

第一章 鬼刀妙手暗箭毒花

璇玑堡。

鬼刀马鹏，没有人看到过他身上带刀，看到过他出刀的人，都已经死了。

马鹏有一句名言，真正杀人的刀，是放在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马鹏的刀，就像鬼一样，需要的候，才会出现。

鬼刀的神秘，是他的刀，他的人并不神秘，而且，看上去也不凶恶，但也不讨人喜欢，不出刀的时候，和平常人没什么不同。

他喜欢穿着黑色的衣服。

现在，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衫，正坐在黄沙渡口的烟云楼上吃酒。

黄沙渡口不是大地方，烟云楼也不是天下名楼，而且搭建的很简陋。

这里的风景，实在不怎么好，面对着无风三尺浪的黄河，和一片黄泥——河套。

据说烟云楼，常常被泛滥的河水冲走，就像过眼的云烟一样，今年的烟云楼，和明年的烟云楼，也许已经不是同一座楼。

但烟云楼也有吸引人的地方，这里黄河鲤鱼，烧的特别好吃，黄河两岸数百家饭店，没有一家烧鱼的手艺，能好过烟云楼。

这里也是南来北往的渡河要道，三四十艘渡河的木舟，云集于此，这就形成了一个小码头。

烟云楼不是名楼，可是生意不错，二十几张桌子，七八十个坐位，经常客满，因为，这里除了烧的鱼好，自酿的酒也好。

但今天的客人很少，烟云楼上，只有鬼刀马鹏一个客人。

XXXXXXXXXX

妙手高空，江湖上第一名扒窃高手，他的手法，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能在大庭广众之间，解下人系裤子的腰带，如非那人的裤子脱落下来，你绝对感觉不到腰带已经被解去。

除了他的偷窃之技，冠绝江湖之外，他的轻功亦是称绝一时，能够攫取两丈左右的空中飞鸟。

这样一个人物，如是想取一个人的性命，自然很难防得，所以，他和鬼刀一样，也是江湖人人畏惧的杀手。

但高空有一点和马鹏不同，那是他的长相，很英俊也很潇洒，加上一件蓝缎子长袍，看上去，就像是豪门侯府的公子哥儿。

奇怪，高空也行入烟云楼。

鬼刀马鹏对这位妙手空空，似是很具戒心，自高空步入烟云楼后，马鹏的两道眼神一直在警觉的盯着他。

高空大概也心中有数，苦笑一下，选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去。

两个人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中间隔了七八张桌子。

高空和马鹏一样，叫了一盘烧鱼，一壶酒，自斟自饮。

XXXXXXXXXX

暗箭王杰，四个字，提起来人人头疼，不知道他几时会发出暗箭，暗箭，只是个笼统的说法，正确点说，他有一身暗器。但在表面上绝对看不出

他带有暗器，他身上不带镖囊，不带皮裘，谁也看不出他暗器藏在什么地方。

但他能在一刹那间打出八种不同的暗器，举手投足之间，追魂夺命。

王杰的脸很白，只是白的不见血色，似乎是全身都散发出一股寒意，衬着一袭白衫，就像是冰雪合成的人。

现在，王杰正步入烟云楼。

马鹏、高空、王杰，六道目光交触在一处，三个人都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他们在江湖上的凶名，等量齐观，技艺也各有所长，也见过面，也相互认识，但彼此都尽量逃避，一旦碰上头，也只是匆匆一面，就立刻走开，绝不会坐在一座酒楼上吃酒，更不会三个聚在一起。

但是今天，情形有些反常，王杰看到了马鹏、高空之后，并未回头而去，反而找了一处桌位坐下来，不过他选的位置，离两人都远一些。

烟云楼上，只有这三个人，但却坐成了一个大三角形，各据一方。

王杰也叫了酒菜。

XXXXXXXXXX

毒花柳媚，见过的人，总想再见见她，她实在长得很美，她刚好和王杰相反，总是带着一抹动人的微笑，不论是什么时候，她的笑容都不会消失，事实上，她整个人，都像盛开的花朵一样，带给人喜悦、欢愉。

她也有不笑的时间，可是没有看到过，因为看到的人，永远无法说出来她不笑的样子。

死在她手中的人，不会比鬼刀、暗箭少，但却没有人觉着她可怕，因为她杀人不用刀，也不用暗器，用毒。

有毒的花，一向特别美丽。

她选择衣服的颜色，也和她的人一样，是引人遐思的粉红色。

柳媚穿着一套粉红的衫裙，像蝴蝶似的奔上了烟云楼。

看到了各据一方的鬼刀、妙手、暗箭，毒花柳媚也不禁为之一怔。

她的确很惊愕，但嘴角间那一抹淡淡的笑意，并未消失。

鬼刀马鹏、妙手高空，暗箭王杰，对毒花柳媚的出现，心中惊震的程度，似是尤在毒花之上。

三个人脸色同时一变。

但他们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很快的恢复了镇静。

四个人的心中，同时在打转，暗道：怎么他们三个人，也都来到了这里，难道，都和我的遭遇一样么？

烟云楼的黄河鲤鱼，自制美酒虽然好，但并非世间珍品，绝不可能把这武林中四大凶煞，一齐吸到这里。

这四个人聚在一块儿，对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

柳媚打量了三人一眼，直对鬼刀马鹏行了过去。

马鹏立刻提高了警觉，暗作戒备。

举手理一理鬓边秀发，柳媚在马鹏对面一张桌子上坐下，笑道：“马兄，小妹想一想，还是和马兄坐一起好。”

马鹏冷冷的嗯了一声。

柳媚道：“我怕王儿的暗箭，又怕高兄扒去我身上的珠宝银票，所以，小妹选择了马兄。”

马鹏冷笑一声，道：“兄弟可不作如是想。”

柳媚道：“马兄怎么想呢？”

马鹏道：“兄弟只希望你柳姑娘别在我酒菜里动手脚，把兄弟给毒死了。”

柳媚嫣然一笑，道：“马兄的穿心刀，快如闪电，小妹可没有对你下毒的胆子。”

马鹏道：“但愿如此。”

高空哈哈一笑，道：“我说柳家大妹子，你真是多虑了，你身上的银票。珠宝，那一样没有毒，兄弟就算饿上十天半个月，也不会动你的脑筋。”

柳媚道：“这才是好朋友啊！其实，咱们天南地北的各谋生路，一向难得见面。四个人碰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大家也应该亲近、亲近才对，但不知王兄意下如何。”

王杰道：“兄弟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亲近嘛，大可不必。”

柳媚笑一笑，道：“王兄，你每天摆着那一付冷冰冰的面孔，就不觉着难过么？”

王杰道：“人心难测啊！远一点总比近一点安全些。”

柳媚叹息一声，道：“这么说来，王兄不肯给小妹一个面子了。”

王杰冷冷说道：“柳媚姑娘，在下一向独行其是，素不和人搭挡，也用不着和人交往，柳媚姑娘的好意，只有心领了。”

柳媚望望窗外浊浪洪流，笑一笑，道：“我想诸位都不会是被这滔滔的黄河浊浪吸引而来，这地方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

高空道：“这烟云楼烧的黄河鲤鱼，可是天下闻名，味道实在不错。”

柳媚道：“高兄难道真是为了品？？这黄河鲤鱼而来么？”

高空轻轻咳了一声，道：“这倒不是。”

柳媚道：“那是为什么来的呢？”

高空道：“这个，这个，柳姑娘也不是追踪兄弟来此的呢？”

柳媚道：“高兄嘛，相当英俊，但小妹还未倾心到千里追踪来此的境地。”

高空举杯喝酒，不再回答柳媚之言。

柳媚也喝了一杯酒，自言自语的说道：“其实，大家能共聚，倾心一谈，也许对咱们都有些帮助。”

鬼刀马鹏道：“柳姑娘想说什么？”

柳媚道：“谈谈咱们来到这黄沙渡口，烟云楼上真正的原因啊！”

高空道：“对！我赞成柳家大妹子的意见，独木难支大厦，但如联合了四人之力，放眼天下……”

突然住口不言。

原来，此时，正有一个沉重的脚步之声，登楼而来。

四个人，八道目光，都不自禁的转望楼梯口处。

一个身着红袍，面如赤金，身躯高大的人，缓缓登上了楼梯。

店小二似乎是早已经得到了关照，一见那红袍大汉，立时抱拳一礼，奔下楼梯。

红袍大汉两道冷厉的目光，缓缓由四人的脸上掠过，道：“四位都很守信约，请这边坐吧！”

指指面前不远处一张桌子。

四个人相互望了一眼，缓缓离位，直对那红袍人指定的桌位坐下。

红袍人也选了一张桌位坐下，和马鹏等四人，却保持了四五尺的距离。

两道凌厉的目光，投注到鬼刀马鹏的身上，红袍人缓缓说道：“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这一次，由你领头。”

目光由妙手、暗箭、毒花的脸上掠过，接道：“江湖上四大凶煞，谁也不肯服谁，由鬼刀马鹏领头，你们三位心中也许有些不甘，不过，下一次就会换别的人领头。”

由袖中取出一个白色的封筒，封套写着“机密”两个红字，交到马鹏手中，接到：“你拆开看看，看的仔细一些。”

马鹏接过封筒拆阅。

他看的果然很仔细，而且，足足看了有一盏热茶的时间。

然后，马鹏把函笺又放入封套之中，奉还了红袍人。

红袍人收入袖中，道：“马鹏，你都记下了？”

马鹏点点头，道：“记下了。”

红袍人缓缓站起身子，道：“打扰酒兴，希望你们合作愉快。”

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他身躯高大，落足又重，每落一级木梯，都可以听到蓬然一声。

脚步逐渐消失，已不可闻。

高空忽然说道：“他脸上戴了面具，咱们看到的绝不是他本来的面目。”

王杰道：“他也没有那么高大的身子，用木竿接在脚上，所以，走起路来，才发出蓬蓬之声。”

毒花柳媚道：“那封密函没有交给我，如是交到了小妹手中，我就要他？？？我百步断魂散的味道。”

马鹏道：“听说柳姑娘有借物传毒之能，可以毒伤一丈内的人畜。”

柳媚道：“雕虫小技，马兄见笑了。”

马鹏道：“刚刚他距离咱们不过数尺，柳姑娘何以不肯下毒？”

柳媚道：“我，我……”

高空苦笑一下，道：“马兄，不用内哄了，那封信上，写的什么？”

马鹏道：“这要先听三位的意见了。”

王杰道：“我们连作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意见可说。”

马鹏道：“如是三位不愿意和兄弟合作，兄弟也用不着说明那密筒上内容了。”

王杰道：“怎么？马兄可是觉着吃定我们了。”

马鹏道：“那倒不是！王兄如此说，兄弟只好先告退了。”

他说走就走，霍然站起了身子。

高空起身，拦住了马鹏，道：“马兄，有话好说，怎么能拂袖而去呢？”

柳媚道：“是啊！王杰得罪你，我们可没有得罪你呀。”

马鹏道：“最重要的是，诸位要表明一下态度，如是咱们不能合作，兄弟无法交代，只好再去见见他，说明内情了。”

高空道：“好吧！兄弟愿意合作，听候马兄之命。”

柳媚笑一笑道：“高兄既然答应合作了，小妹为人一向随和，自然也是要答应了。”

马鹏没有答话，两道目光却投注在王杰的身上。

王杰的脸色，一向冷厉，此刻，更是如冰霜一般。

妙手高空，毒花柳媚，四道眼神，也盯注在王杰的脸上。

这四大凶人的年纪都不太大，但他们都作了几件震动江湖的大事。见过他们真正面目的人数不多，但听过他们名号的人，却是比比皆是。

这四个没有友谊，但也没有仇恨，而且，也一直在巧妙的避开和对方可能引起的冲突因素。

四个人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在这个渡口小码头的烟云楼上碰上了头，而且，还要携手合作。

暗箭王杰生性冷酷，似乎使他无法转圜，在六目逼视之下，仍无法表达出顺从。

他双手紧握，骨骼吱吱作响，显示出他内心正有着激烈的痛苦、挣扎。

柳媚微微一笑道：“高兄，有一句俗话说，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是么？”

高空道：“不错啊！能屈能伸是条龙，只伸不屈是条虫，这些事，连十几岁的孩子都懂。”

王杰长长吁一口气，道：“好！兄弟也愿听马兄之命。”

是什么压力，竟然能使纵横江湖，一向独来独往的四大凶煞，合手一处，而且，甘心听命于一人的领导。

可惜，这四大凶人，都不愿意说出来。

马鹏缓缓坐了下去，道：“那密函之上第一条，就是咱们四个人联起手来，而且要兄弟主持其事。其实，我马某人也明白，马某这点艺业，实在是不配为主事人。”

高空道：“客气，客气！马兄的穿心一刀，江湖上可是闻名丧胆。”

马鹏道：“高兄的十三招空手夺刃放眼武林，只怕也无出其右了。”

高空叹息一声，道：“想不到我这点压箱底的本领，马兄竟然早知道了。”

王杰冷冷说道：“马兄，那封函笺上，要咱们干什么，马兄还没有说出来。”

柳媚道：“那一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要不然，也用不着把咱们四个人联手了。”

马鹏道：“不错，很困难。而且，也很危险。”

高空道：“他选择了这个地方，把咱们会合起来，难道是要咱们上少林寺？”

马鹏道：“那地方也许没有少林寺的人多，但却比少林寺更为凶险。”

毒花柳媚呆了一呆，道：“那是什么地方？”

马鹏道：“洛阳璇玑堡。”

王杰道：“河洛大侠庄冠宇的府上。”

马鹏道：“对！就是那里。”

高空道：“要咱们去璇玑堡干什么？”

马鹏回顾了高空一眼，道：“取一件东西。”

高空道：“偷。”

马鹏道：“明抢，暗取，由我们自己决定，时限三个月。现在是四月初八，七月十五要咱们再回这烟云楼，交出取到的东西。”

柳媚道：“这是高兄的拿手绝活，有他一个人也就够了，似乎是用不着咱们这么多人。”

高空道：“妙手取物，兄弟是当仁不让，但进入璇玑堡，就非兄弟一人

所能了。”

王杰道：“河洛大侠庄冠宇，手中一支剑，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何况，堡中除了守院武师数十人外，还有他两个弟子，一个儿子，及他一位拜弟，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

毒花柳媚笑道：“除了人难对付之外，还有很多机关埋伏。”

高空道：“不错啊！璇玑堡，原来不叫璇玑堡，近几年装上了机关埋伏之后，才改名璇玑堡。”

三人各逞所能，表现了他们对江湖上事物的熟悉和渊博。

马鹏道：“诸位说的都不错，不过，就在下所知，璇玑堡中最难对付的人，是何洛大侠庄冠宇的掌上明珠，庄璇玑，河洛第一府，改作了璇玑堡，就是取了他爱女的名字。据说，堡中的机关布置，也是庄璇玑所策划主持，亲自指导工人装设而成。”

柳媚笑一笑，道：“这么说来，那是非得把我们邀聚在一处，联手合力，才能完成这件大事了。”

高空道：“马兄，我想那密函之上，定已说明了咱们要取的东西。”

马鹏道：“不错，说的很明白，但那密函之上，曾经指明，要咱们到了洛阳之后，兄弟再行说明。但高兄既然问了，兄弟先说出来就是，咱们要取到武林中人人都欲得到的天龙甲。”

高空道：“天龙甲又叫天蚕衣，据说可避刀枪，这一件武林宝衣，落入了璇玑堡中。”

马鹏道：“这件事，兄弟没有听过，不敢妄作评断，但那密函上，说的十分明确，天龙甲现在璇玑堡中，很可能就在庄璇玑手中保管。”

毒花柳媚道：“这件事太难了，咱们不但要想法子混入璇玑堡中，但最为难的是，还要打听那天龙甲放在何处。此等机密大事，除了问庄冠宇外，别的人只怕也未必知道。”

马鹏道：“所以，那密函中，告诉了咱们另外一个办法。”

柳媚道：“什么办法？”

马鹏道：“掌握庄璇玑，逼他们交出天龙甲来。”

王杰点点头道：“这倒比寻找天龙甲容易一些。”

柳媚道：“马兄，庄冠宇有几个儿子？”

马鹏道：“一个。”

柳媚道：“几个女儿？”

马鹏道：“也是一个。”

柳媚道：“那就是了，咱们偏偏不照那密函上的吩咐，咱们掌握住庄冠宇的儿子也是一样。”

马鹏微微一笑，道：“柳姑娘，那封密函上，特别说明了一点，除了庄姑娘之外，别的人，都不会对庄冠宇构成很大的威胁。”

柳媚笑一笑，道：“就一般习俗而论，大都是重男轻女，这位庄冠宇倒是和别人不同啊！”

马鹏道：“那封密函上，既然这么说了，咱们最好照他们函上的吩咐去办。这件事，我看要多麻烦柳姑娘了。”

柳媚道：“只要我能接近庄璇玑，我就能使她中毒。”

高空道：“柳家大妹子，不能把她毒死了。”

柳媚道：“这方面，高兄可以放心，小妹的用毒手法，虽然不敢说已到

了炉火纯青之境，但对毒性的控制，还有把握。我让她晕迷两天，绝对不会三天才醒。”

马鹏道：“密函上规定，咱们七月十五日午时，在此等候，那时候，必需要交出天龙甲。”

柳媚笑一笑，道：“马兄，如若今年秋汛，冲走了这座烟云楼呢？咱们就不用来了。”

马鹏道：“就算黄河泛滥，能冲去这座烟云楼，那也是八月以后的事。”

柳媚道：“说的也是，如若咱们算的比他精一些，小妹也不会在此和诸位碰头了。”

这正是几人心中的隐痛，彼此也都明了，今日之会，是被人逼到此地。只是，人人都不愿提出此事，更不愿说明原因。

柳媚这一提，正是触到了几人的痛处，个个脸色微变，沉吟不语。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马鹏突然叹息一声，打破了沉寂，道：“三位，兄弟已经说明了内情，咱们应该如何行动，还要三位提供高见。”

王杰道：“去洛阳。”

高空道：“王兄，去洛阳不难，进入璇玑堡，只怕是不太容易。”

柳媚道：“庄璇玑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制服庄璇玑，又非要进入璇玑堡中方成。”

马鹏道：“有没有一个办法，把她调离璇玑堡呢？”

高空道：“这个，咱们得先去洛阳查访一下。”

王杰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咱们先到洛阳再说。”

马鹏道：“咱们四个人走一起，只怕会引起注意，五月初八兄弟在洛阳鸿运楼设晚宴恭候三位大驾。”

王杰道：“好！兄弟先走一步。”

站起身子，大步而去。

望着王杰的背影，高空也站了起来，道：“马兄，柳家大妹子，五月初八洛阳见。”

一转身，穿窗而去。

柳媚举手理一理鬓边的散发，道：“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四人合作，放眼当今武林，可算是第一等坚强的阵容了。”

马鹏淡淡一笑，道：“柳姑娘，咱们的对手也很强，是河洛大侠庄冠宇。”

柳媚道：“所以，才值得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合手一搏。”

马鹏笑一笑，道：“河洛大侠也许不太可怕，但可怕的是璇玑堡。”

毒花柳媚低声说道：“马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璇玑堡呢？”

马鹏道：“很遗憾的，我虽然告诉你们非去璇玑堡不可，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历会听我的话。”

柳媚笑一笑，道：“因为，你自己也非去不可！”

两个都希望由对方的口中，听到一些秘密，可惜，他们都不愿说出来。

XXXXXXXXXX

洛阳古都，北邻芒山，璇玑堡就在芒山之下，遥遥相对着赫赫有名的名迹金谷园。

河山变迁，一代名府金谷园，早已成留给后人凭吊的陈迹，但璇玑府，如是气象万千，矗立在芒山之下的绿涛平原之上。

红砖围墙圈绕的一片庄院，至少有百亩大小。

外面看，可见雕楼飞檐，也可见绿树红花。

璇玑堡，不但庭院广大，楼阁重重，也有园林之胜。

璇玑堡外，也植有不少松、竹、花树、翠竹成行，数十种红白奇花，??展其间。只要到璇玑堡外，就给人一种舒畅、清雅的感觉。

璇玑堡很快的成了洛阳近郊的名胜，游人成群，结伴而来。这些人，只能在璇玑堡外，绝不能越过那道翠竹环绕的界限。

竹墙内是一片三四丈宽的平坦花畦，除了一条白石??成的大道，直通璇玑堡的大门之外，再没有可以落足的通路，除非你不是爱花人，不惜踏花而过。

马鹏就站在竹墙旁边，望着那数丈宽的花畦出神。

这片花畦挡不住他，花畦后面的围墙，也挡不住他。

除了璇玑堡大门口处，有两个接待客人的守门人外，不见一个巡守的人，马鹏很奇怪的，很多游人中，竟然没有一个踏入那花畦之中。

??紫嫣红，花畦中开着不少美丽的奇花，也没有人去采它一朵。

马鹏已来了三次，也一直观察那花畦三天。

自然，这三天中，他穿着不同的衣服，以不同的身份出现。

这是第三天。

他恨留心每一个游人，但却一直没有发现，妙手、暗箭、毒花。

正午时分，大部份的游人，都坐在松下乘凉，也有人带来了野餐，在树荫下食用。

马鹏选择的一处松荫，紧临竹墙，靠近花畦。

他已下了决心，今天，一定要弄清楚那片花畦的作用，要不然，就白白的浪费了三天的时间。

但鬼刀马鹏这样的人，绝对不会以身试险。

他找到了一个十四五岁村童，送了他一两银子，要他由花畦中取一朵金心红花。

那是手掌大小的花朵，开在花畦中间，马鹏认不出那是什么花，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他走了至少有十一省，但记忆之中，从未见过那样的花。

事实上，这花畦中百花杂陈，马鹏观察了三天之后，发觉了至少有七种花他没有见过。

一两银子，可以吃一桌上好的酒菜，但那村童竟然摇摇头，不肯收受，反而瞪着马鹏，道：“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如若那村童知道面对的是江湖上一刀穿心的鬼刀马鹏，必然三天睡不着觉。

幸好，他不知道。

马鹏笑一笑，道：“我是外地人，很喜欢那朵花，钱不够，我可以再加一两。”

二两银子买一朵花，实在是很高的价钱。

那村童又摇摇头，道：“十两银子也不去。”

转身行向了别处。

马鹏望望西天一片飘浮的白云，暗暗忖道：明天，就是五月初八了。

XXXXXXXXXX

洛阳鸿运楼，很大的饭庄带客栈，马鹏包租了一座跨院。

他一到洛阳，就包下了这座跨院。

一桌很丰盛的酒席，就摆在这座跨院正厅之中。

像约好了一样，刚刚到掌灯时分，妙手高空、暗箭王杰、毒花柳媚先后行了进来。

马鹏挥手令店小二退下，栓好跨院木门，重回厅中，替三人斟满了酒杯。

高空笑笑道：“看起来，领头的并不太好。”

马鹏干了面前的杯酒，道：“三位随便喝。”

王杰道：“不要辜负了马兄好意。”举筷吃喝起来。

四个人都未再说话，竞相吃喝。

一口气吃完了八个菜，四斤酒，才放下杯筷。

轻轻呼一口气，又是高空先开口，道：“河洛大侠庄冠宇，现正在璇玑堡中，近两年来，他除了去过一趟开封之外，一直没有离开过璇玑堡。”

王杰道：“这几天璇玑堡中很热闹，庄冠宇正在接待一位贵宾。”

柳媚道：“什么人？”

王杰道：“长安花满楼。”

柳媚道：“听说那花满楼乃长安第一公子，惜玉怜香，出手豪阔，飞笺召妓，诗酒自娱，是一位很风流的人物。”

王杰冷冷说道：“是不是风流和咱们无关，兄弟只知道他的风雷八刀非常凶厉，这几年来，还没有遇上过敌手。”

毒花柳媚淡淡一笑，心中道：这个人真是不解风情。

马鹏道：“兄弟到璇玑堡外查看过形势，那里的风景不错，很多游人，防备也不怎么森严，只不过，环绕璇玑堡的一片花畦，似乎十分奇怪。”

柳媚道：“是不是因为没有人敢进入那花畦中。”

马鹏道：“不错，柳姑娘也去过了？”

柳媚点点头，道：“那片花畦之中，百花杂陈，其中有很多种都有奇毒，大概有很多人都吃过苦头，相传告诫，所以，用不着璇玑堡中人去阻止，自动成了禁地。表面上看去，璇玑堡很开放，其实，别人只能在高大的围墙外面转转，无法看到堡中景物。”

马鹏道：“咱们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但对璇玑堡中的事物，知道的却是有限得很。”

高空道：“就目下对璇玑堡的了解而言，如若想在夜晚之中，偷摸进去，恐非易事，最好的办法，是想法子混入璇玑堡中。”

柳媚道：“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在江湖上虽然很有名，但知道咱们的人，并不大多。所以，咱们并非是全无混入璇玑堡的机会。”

高空道：“璇玑堡的防御，外弛内张，咱们要全部混进去，只怕不容易。”

王杰冷冷接道：“我这个样子，扮什么都不像。”

马鹏道：“高兄和柳姑娘想法子混进去，我和王兄在外接应。”

高空道：“咱们怎么连络？”

马鹏道：“我和王兄，藏身在璇玑堡后的芒山上，随时接应。”

柳媚笑一笑，道：“马兄，不能太急，咱们的时间，还有两个月，不算长，也不太短，限期是七月十五日，咱们要算准日期下手，庄璇玑一旦失踪，必然会引起璇玑堡的全面搜寻，以河洛大侠庄冠宇的实力、声望，那必将是天翻地覆的大搜查，咱们带着一个人，很难逃过他们的耳目。这时间安排，必须要计算精密，恰到好处。”

马鹏道：“动手到庄璇玑的身上，那已是下下之策，最好以高兄的妙手空空绝技，把天龙甲弄到手中。”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入耳际。

马鹏霍然站起身子，道：“什么人？”

“我！于佩。”

马鹏目光一掠王杰等三人，缓步向院中行去。

其实，用不着马鹏目光示意，王杰、高空、柳媚，都已经暗作戒备。

打开木门，只见一个身着海青长衫的人，当门而立，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白面长眉，举止十分文雅。

马鹏冷冷说道：“咱们不认识。”

于佩道：“是初见，不过，在下却是久闻马爷的大名了。”

“你认识我？”马鹏实在有些不信。

“鬼刀马鹏马大爷，在下没有说错吧！”

马鹏的心头一震，道：“阁下是……”

“璇玑堡庄堡主的门下。”于佩一直保持平和的笑意。

马鹏道：“哦！流星刀于佩，河洛大侠门下的大弟子。”

于佩笑道：“想不到以马爷的身份，竟知贱号，真是荣宠万分。”

眼看马鹏一直没有让他入内之意，伸手由袖中取出一幅大红封筒。

他举止缓慢，而且一直把手抬得很高。

面对着鬼刀马鹏，于佩实在不敢有一点引起误会的大意。

双手奉上封筒，于佩又缓缓说道：“四位大驾，莅临洛阳，使洛阳古都增色不少，家师本来要亲自奉邀，但因堡中要事缠身，无法前来，特命于某奉函邀约，请四位务必赏光。”

马鹏接过大红封筒，道：“那就上覆令师，咱们准时赴会。”

于佩一抱拳，道：“马爷一诺千金，在下告辞了。”

转身大步而去。

马鹏掩上木门，回入厅中，随手一丢大红封筒，道：“咱们一直在人家的监视之下。”

高空拾起封筒，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五月十一，敬备晚宴，恭请四兄台光，席设璇玑堡。

下面署名是璇玑堡主庄冠宇。

柳媚笑道：“这样也好，用不着再动脑筋，咱们就可以进入璇玑堡中瞧瞧了。”

高空道：“自古道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但愿他还不知道咱们来此的用心何在。”

王杰冷冷说道：“会不会有人出卖了咱们？”

马鹏道：“谁？”

王杰道：“除非咱们在烟云楼走漏了风声，咱们来洛阳，只有咱们四个人知道。”

高空道：“你是说咱们四个人中，有一个走漏了消息？”

王杰道：“人心难测，谁知道那一个人会出卖朋友。”

柳媚道：“王兄，河洛大侠庄冠宇，乃一方雄主，岂会没有一点神通，摸出咱们四个人的底细，不算是太难的事。”

王杰道：“在下只是觉着太凑巧了。咱们四个人到洛阳，今天是头一次

聚会，人家就送上了请帖。”

一向和高空，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冷冷说道：“王兄之意，可是认为咱们之间，一定有一个奸细了？”

王杰道：“如是心中无鬼，就不用担心别人怀疑。”

高空霍然站起身子，道：“暗箭王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杰冷冷说道：“高兄，可是想和兄弟打一架。”

马鹏挥挥手，接道：“两位请坐下，还未开始对付强敌，先闹内哄，只怕对咱们都无好处？”

柳媚笑一笑，道：“马儿说的是，咱们到洛阳时日不短，庄冠宇只要多布一些耳目，就不难查出咱们身份。大敌当前，团结第一，王兄如此多疑，不知用心何在？”

王杰不怕妙手高空，但加上一个毒花柳媚，王杰就不得不忍耐一些了。冷哼一声，未再多言。

他们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凶厉人物，能有今天的盛名，自非幸致，对敌我形势和胜败之机，看的十分清楚。

马鹏四顾了一眼，道：“兄弟已答应了庄堡主五月十一的约请，但不知三位是否同意？”

高空道：“马兄是咱们头儿，既然答应了，咱们自然要去，兄弟先行告退，五月十一日，太阳下山之前，再来此地和马兄相会。”

一抱拳，转身而去。

“马兄，五月十一那天，小妹如是来不及赶到鸿运楼，定然会在马兄等进入璇玑堡前会合。”

银铃般的声音，仍然汤漾耳际，柳媚人已经紧随高空离去。

室中只余下了王杰、马鹏，两人相对而生。

王杰突然端起酒杯，道：“兄弟也告退了。”

一口喝完了杯中之酒，转身而去。

马鹏没有挽留，只是静静的望着王杰的背影消失不见。

他们四个人，齐名江湖，又都是一向独来独往的人物，一旦联手合作，实在有些格格不入的味道。

一股奇异、诡秘的力量，把四个完全不能合作的人，串连在一起，使他们集于一处，联手合作，但只能连结起他们的躯体和行动，却无法使他们的精神和心意连接在一起。

XXXXXXXXXX

五月十一，高空如约到了鸿运楼。那已是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刻。

王杰、柳媚都没有来，高空也没有把近两天的行动，向马鹏说明。

妙的是马鹏也不多问，望望天色，道：“走！时间不早了。”

柳媚果然已在璇玑堡的大门外面等候，她虽是女流之辈，但毒花的信诺，一向是一言如山。

晚霞如火，染红了西天。

王杰不知何时，紧随柳媚之后出现。

他们本来是江湖上出没无常的人物。

马鹏只冷冷的望了王杰一眼，没有多问。

对妙手高空、鬼刀马鹏而言，这等倏忽来去的身法，已经引不起他们的惊奇。

璇玑堡的大门，忽然大开，而马鹏等距离大门还有三四丈的距离。

那说明了，璇玑堡内，一直有人在监视着他们的行动。

马鹏抬头望了那矗立在数十丈外，用红砖砌成的高楼一眼。

那实在是一座很高的楼，高出璇玑堡所有楼阁三丈以上。

站在那一座红楼上，可以远眺到数里外的景物，只要你目力能及，也许可以看到洛阳城中。

给人的感觉是，那一座红楼，就像是璇玑堡一对眼睛，监视着所有接近璇玑堡的人。

于佩当先开道，一个长髯垂胸四十七八的中年人，头戴方巾，身着玄色长衫，缓步迎了出来。

没有前呼后拥的从人，但那傲视阔步的气度，自有一种一方领袖的威严。

不用人引见，马鹏等都立刻感觉到他是何洛大侠庄冠宇。

于佩在道旁停下，玄衣中年人却正面迎向马鹏等，一抱拳，道：“庄冠宇迎宾来迟，四位恕罪。”

马鹏只好也抱抱拳，道：“马鹏。”

“高空。”

“王杰。”

“柳媚。”

三人也自行报上了姓名。

庄冠宇拂髯一笑，道：“鬼刀、妙手、暗箭、毒花，江湖上四大名人，能见一个，已经不易，四位竟肯联袂驾临璇玑堡，真是蓬荜生辉。”

马鹏道：“不用客气，咱们四个人在江湖的声誉都不太好，庄大侠邀请咱们作客璇玑堡，难道不怕伤害到你的清誉么？”

庄冠宇微微一笑，道：“如是庄某人害怕有伤清誉，也不会邀请四位了。”

微微欠身肃客，接道：“四位请吧！”

璇玑堡大门内，有一道青石??成的路，直通大厅前面。

石道两侧排列着整齐的花树，修剪的十分整齐。一股清幽的花香，随风扑鼻。

马鹏目光转动，只见广大的庭院中，除了各种花树之外，则无可疑之处。

不知从那里引来了一股清流，婉转于庭院之中，使原本已极具园林之胜的璇玑堡，又增了一股清秀之气。

璇玑堡中，也许有很多的护院武师、堡丁，但你绝对看不到一个护卫的人。

大厅中的布置，并不豪华，但却有着一种古雅的美。

四盏垂苏宫灯，也经过特别的设计，照亮了整座的大厅。

大厅正中紫色的圆桌上，早已摆好香茗、细点。

两个青衣童子，很快替客人拉开了木椅，木椅上??着白色的缎面坐垫。

于佩没有跟进大厅，留在大厅门外，这大厅中，似乎是没有他的坐位。

庄冠宇道：“诸位请坐！”

马鹏、高空、王杰、柳媚，突然移动身躯，各自选择了一个坐位。

他们没有商量，只是一种灵敏的反应。

现在，不管来自大厅任何一处角落的攻击，都无法逃过四人的监视。

除非四人中有一个出卖了合作的同伴。

庄冠宇原本有宾主分坐的安排，但四个人，这一坐，弄乱了顺序。

他心中暗暗的赞赏，这四大凶煞，果然是名不虚传，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有者高度的警觉。

随便在一张位置上坐下，庄冠宇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道：“诸位先进些点心。”

一面说话，一面先动手取食点心。

马鹏四人的高度警觉，也使得庄冠宇提高了警惕，必须处处消除四人的怀疑，才能使这餐酒饭，吃得顺利。所以，不论什么点心，自己就先吃一口。

事实上，他未食用过的点心，马鹏等也不会动筷。

两个童子收了香茗点心，送上酒菜。

庄冠宇道：“敝堡有一位远道的贵宾，也是江湖上一位大大有名的人，不知道四位是否认识，兄弟想请他来给诸位引见引见。”

王杰道：“可是长安花满楼？”

庄冠宇道：“不错，正是长安花公子，王兄认识他。”

王杰道：“不认识，闻名而已。”

庄冠宇向一旁侍从的人道：“去请花公子来！”

片刻之后，一个锦衣少年，缓步而入。

这花公子倒也名副其实，猿臂、蜂腰，面如冠玉，生相颇为英俊，步履潇潇，举止间，带一股风流自赏的气势。

他常年游宴，对酒席间的肆应，本为专长，但现在却遇上了很尴尬的难题。

原来，这五人坐的宾不宾，主不主，序位混乱，花满楼竟不知落坐何处才对。

高空笑一笑，道：“花公子随便坐，咱们是江湖粗人，不擅礼数。”

花满楼微微一笑，道：“说的是，大丈夫立身行事，但得无亏大义，自不为小节所拘。”

移步在毒花柳媚的身侧坐下。

柳媚回眸一笑，通：“花公子，你可知道我是谁？”

花满楼笑道：“能为河洛大侠坐上佳宾的，自非平常人物，兄弟正要请教。”

柳媚道：“长安花公子名不虚传，单是这伶俐的口舌，就叫人听得舒畅，小妹柳媚。”

花满楼道：“原来是柳媚姑娘。”

柳媚道：“小妹嘛，还有一个匪号。”

花满楼道：“大号是——”柳媚道：“青花。”

花满楼毫无惊奇之感，笑一笑，道：“毒蛇的鳞纹最美，毒花的彩色娇艳，无怪乎姑娘如此美丽柳媚格格一笑，道：“花公子，你好像一点也不怕我对你下毒？”

花满楼笑道：“姑娘如要对区区下毒，在下早就中毒了。再说，咱们都是庄堡主的客人，姑娘不看僧面看佛面，想来不会对花某下手了。”

柳媚道：“那可不一定，小妹用毒，一向是全凭喜恶。”

花满楼微微一笑，道：“姑娘，我花满楼真的是那样令人嫌恶么？”

庄冠宇哈哈一笑，道：“柳姑娘的玩笑开够了吧？”

目光一掠马鹏、高空、王杰，接道：“来！花少兄，我再替你引见几位朋友，都是名动江湖的高人，马鹏、高空、王杰。”

花满楼一抱拳，道：“久仰三位大名，今日幸会。”

马鹏淡淡一笑，道：“花公子莫要客气，咱们都是江湖草莽人物，不配和长安第一公子论交。”

对女人，花满楼似乎是有着相当的忍耐，但对马鹏，花满楼就没有那么好的涵养了，冷笑一声，道：“马鹏兄，号称鬼刀，想不到口舌也和刀锋一般凌厉。”

马鹏冷冷一笑，道：“听说长安花公子，只会飞笺召妓，酒色自娱，想不到竟还有不怕死的勇气。”

花满楼长长吁一口气，还要反唇相讥，却被庄冠宇示意阻止。

端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庄冠宇缓缓说道：“五位，都是我庄某人的贵宾，希望诸位能看我庄某人的份上，彼此忍让一二，庄某人敬五位一杯。”

花满楼举起了酒杯，马鹏等四人，却动也未动一下。

庄冠宇笑一笑，道：“马兄、高兄、王兄、柳姑娘，四位都不肯赏脸了？”

马鹏道：“庄堡主请咱们来，大概不会只是要咱们喝几杯酒吧？”

庄冠宇放下酒杯，道：“马兄觉着庄某人还有别的目的么？”

马鹏道：“鬼刀、妙手、暗箭、毒花，一向在江湖上是独来独往，忽然间集于一处，庄堡主不觉着奇怪么？”

庄冠宇道：“最重要的是四位为什么聚集在洛阳？”

王杰冷冷说道：“这才是庄堡主请我们来吃酒的原因了。”

庄冠宇道：“四位只要对敝堡没有恶意，庄某人稍尽地主之谊，那也是人情之常。”

高空道：“庄堡主的意思是，只要不动贵堡的脑筋，咱们在洛阳，作几件别的案子，庄堡主是不会插手了。”

这几句话直如单刀直入，有挑？？的味道。

庄冠宇略一沉吟，道：“这要看诸位在洛阳作什么案子了。”

柳媚笑一笑，道：“鬼刀、妙手、暗箭加上小妹，那一个是做小案子的人，何况，四个人集中在一处，咱们不在洛阳做案子也就罢了，一旦下手，那必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庄冠宇道：“哦，诸位看上了洛阳那一家？”

王杰、高空、柳媚六只眼睛，一齐投注到马鹏身上。

马鹏微微一笑，道：“我们四个人集在了一处，就算是只为了喝一次酒，也将被人误会我们在商量着杀人的计划。”

庄冠宇道：“人的名字，树的影子，只因诸位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杀手，这就难免被人误会了。不过，使庄某人震惊的是，什么力量能把你们四位串连在一起，什么人出得起如此大的价钱。”

哈哈一笑，接道：“四位既然挑明了来洛阳干一票，这洛阳地面上，又有那一位值得你们四位联手？”

花满楼道：“放眼洛阳地面，方圆二百里内，庄堡主是第一号人物了。”

王杰冷笑一声，道：“长安花公子，可也是值得我们四个联手的目标”

了。”

花满楼道：“荣幸，荣幸！兄弟有如此高的身价，真是死而何憾！”

高空笑一笑道：“庄堡主，贼不空手，咱们到洛阳，是准备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不过，咱们可没有说对你庄堡主，如若庄堡主硬往头上去拦，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庄冠宇淡淡一笑，道：“庄某人只不过请四位敝堡便饭，聊尽地主之意，是四位自己说的，要在洛阳作一件大案子，如是诸位真要在洛阳杀人，这洛阳地方上，值得四位联手对付的人，实在不多，庄某人不敢妄自菲薄，诸位要下手，庄某人应该是头一份了。”

毒花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马兄，庄堡主既然是认定了咱们是为他而来，咱们如是一个劲的不认账，反而会造成了更大的误会。”

王杰冷冷接道：“也伤害了咱们在江湖上的杀人名气。”

高空道：“何不将计就计，提出一个题目，扣在庄堡主的头上，也好使他们放心。”

这四人事先并未商量，只是凭藉他们江湖经验，随机应变，你言我语，配合的天衣无缝。

马鹏沉吟了一阵，道：“庄堡主当仁不让，便把我们四人聚会洛阳一事，套在自己头上，倒也使人为难，这是打鸭子上架了……”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听说庄堡主收藏了一件天龙甲，不知是真是假。”

庄冠宇没有正面回答，却淡淡一笑，道：“我说呢，妙手高空也参与了这一场聚会，原来是为了天龙甲。”

王杰道：“庄堡主承认了？”

庄冠宇答非所问，道：“四位听什么人说的，敝堡收藏了天龙甲？”

马鹏道：“庄堡主可是觉着贵堡收藏天龙甲这件事十分隐密么？”

庄冠宇道：“马兄，难道能肯定天龙甲确在敝堡中？”

王杰道：“我！”

庄冠宇道：“证据呢？”

王杰道：“河洛大侠在江湖上的信用，就是证据，你敢说天龙甲不在璇玑堡。”

他很少说话，但一开口，却是言词如刀，犀利异常。

马鹏却淡淡一笑，道：“庄堡主如是不肯承认天龙甲在贵堡之中，咱们就换一个题目如何？”

庄冠宇道：“在下洗耳恭听。”

马鹏道：“听说庄堡主有一位千金。”

庄冠宇脸色一变，道：“怎么样？”

马鹏道：“如若天龙甲不在贵堡，咱们睹一睹贵堡的千金如何？”

庄冠宇的脸上泛现出怒意，但很快就平复了下来，淡淡一笑，道：“怎么一个赌法？”

马鹏道：“咱们掳走贵堡千金。”

庄冠宇道：“是明抢，还是暗中下手？”

马鹏微微一笑道：“本来，咱们应该暗中下手，但如此一来，等于叫明了，只好改作明抢了。”

庄冠宇道：“诸位准备几时动手呢？”

毒花柳媚道：“拣日不如撞日，堡主既然请咱们进入了璇玑堡，那就今日动手如何？”

庄冠宇道：“现在？”

柳媚道：“庄堡主有何意见？”

庄冠宇淡淡一笑，道：“这就是四位到洛阳来的真正用心了？”

马鹏道：“庄堡主认为我们是对付贵堡来的，咱们如若不和贵堡扯上一些关系，只怕贵堡主不会相信了。”

庄冠宇笑一笑，道：“利害呀，利害！看起来，诸位和敝堡这一场纷争，倒是我庄某逼迫你们的了。”

马鹏道：“庄堡主，这本来是你自己找的麻烦。我们到洛阳，也许和阁下无关，但你为了证明你是河洛大侠，为了证明你的耳目灵敏，你把我们引入了璇玑堡。”

柳媚道：“也许庄堡主把咱们引入堡中，就没有打算放咱们出去。”

马鹏道：“庄堡主，现在，你可决定了。”

柳媚笑一笑，道：“决定的意思，就是你把庄璇玑小姐，交给我们带走。”

高空道：“然后，你去找天龙甲，找到了，想法和我们连络。”

柳媚道：“交出天龙甲，换回你的女儿，一个聪明绝世的好姑娘。”

庄冠宇吁一口气，道：“诸位，这大概是天下最奇怪的绑架案了，要我这做父亲的，亲手把女儿交给你们。”

柳媚道：“这一点，是怕庄堡主很难作到，我们也不敢寄望。”

庄冠宇道：“那四位的意思是……”

柳媚道：“只劳请你庄堡主，传下一道令谕，命令庄姑娘立刻到大厅中来。”

庄冠宇道：“诸位太过放肆了。”

忽然站起了身子。

柳媚摇摇头，道：“庄堡主，不能太生气，你的身体一向不太好。”

庄冠宇道：“老夫健壮的很。”

突然双手抱住了小腹，皱起眉头，道：“柳媚。你对我下了毒？”

柳媚笑一笑，接道：“小妹用的是百步断肠散。百步的意思是，你如耗去了走上百步的气力，毒性就会发作。所以，庄堡主，最好是多休息，少生气，少用气力，小妹虽有毒花之称，但解毒的手段，却不怎么高明，一旦救援不及，害你庄堡主送了老命，叫小妹的良心何安呢？”

庄冠宇双目圆睁，冷冷的望着毒花柳媚。

但他仍然是坐了下去，生命毕竟是可贵的。

花满楼一抬左手，高空却立刻说道：“听说花公子的子母流星弹，是西北武林道上的一绝，但不知花公子身上经常带有几颗？”

一面把手中的流星弹，摆在了桌面上。

那是鸽蛋大小的银色弹丸，单就表面上看去，瞧不出它的特殊之处。

但如在花满楼的手中，却是西北道上很有名的暗器。

那桌子上的银弹子共有八颗。

花满楼脸色一变，道：“很高明，妙手的偷窃之技，果然是名不虚传。”

马鹏冷冷说道：“这件事，本来和你花公子无关，所以，你最好不要多事插手。”

花满楼缓缓坐了下去，一面说道：“看样子诸位对璇玑堡知道的太少。”

马鹏道：“哦！花公子了解的很多了？”

花满楼道：“璇玑堡已被中原武林同道评选为中原第一堡。”

马鹏道：“那很好。”

王杰道：“就算璇玑堡是铜墙铁壁，也拦不住鬼刀、妙手、暗箭、毒花联手出马。”

突然，扬手搓一搓双掌，三个冲进厅门的武士，忽然倒了下去。

他们手中提着刀，刀撞在大厅的红砖地上，响起了锵然之声。

庄冠宇冷冷说道：“王杰，你杀了他们。”

暗箭王杰笑一笑，道：“没有人出价卖命，在下是从不随便杀人。”

庄冠宇道：“他们没有死？”

王杰道：“有些暗器，只让他们受些伤害，不会致命。”

高空伸手取过八颗银弹子，道：“在下不善施用暗器，但王兄却是用暗器的能手，花公子如果不肯和咱们合作，这八颗银弹子，就很可能招呼上他的主人。”

他竟然真的把八颗银弹子交给了王杰。

庄冠宇道：“花公子是客人，不许伤害我的客人。”

马鹏道：“庄堡主如是肯合作，我们也不会伤害庄堡主。”

柳媚道：“只要庄堡主交出天龙甲，小妹立刻奉上解毒药物。”庄冠宇道：“璇玑堡没有天龙甲。”

马鹏道：“那咱们只好带走庄璇玑庄姑娘了。”

“好！给我爹解药，我跟你们走！”

声音很清脆，人儿更娇媚。

一个绿衣绿裙的少女，缓步行了进来。

花满楼道：“庄姑娘，千金之躯，坐不垂堂，你怎么可以跟他们走！”

庄璇玑笑一笑，道：“花公子，我们很惭愧，把你拖入了这场是非中。”

“不！庄姑娘，你不能跟他们走！”花满楼表现出无限的关切，也表现出无限的焦急。

庄璇玑笑一笑，道：“花公子，不让我跟他们走，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花满楼答不出话。

庄璇玑目光一掠高空等四个人，道：“四位之中，那一个能够作主？”

马鹏道：“姑娘有什么话，尽管请说。”

庄璇玑道：“咱们要几时动身，我能带些什么？”

马鹏道：“立刻动身，你只能带几件衣服。”

庄璇玑道：“我很少出门，最好有一辆马车坐。”

马鹏道：“这要贵堡准备了。不过，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咱们不喜欢伤人。”

庄璇玑道：“我一个弱女子，在你们四大煞的看守之下，还会有什么花招可耍？”

第二章 入虎穴 探隐秘

璇玑堡外，停一辆篷车，一辆很普通的篷车，但两匹拉车的健马，卸十分神骏。

庄璇玑罩了一件玄色披风，提看一个小包袱，登上了篷车。

她果然只带了简单的衣服，没有女婢相随，也没有赶车的人。

柳媚笑一笑，取出了一粒丹丸，交给庄冠宇，道：“庄堡主，和温水服下去，睡一觉，就可以复元了。”

庄冠宇面色冷肃，但他仍然伸手接过了丸药。

璇玑堡有很多人，但卸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拦，也许，他们担心四大凶煞会伤了老堡主和大小姐。

高空笑一笑，通：“看来，只有在下赶车了。”

柳媚道：“高兄赶车，我陪庄姑娘。”

闪身登上篷车。

篷车向前驰去。

马鹏对庄冠宇一抱拳，道：“堡主请回，咱们告辞了。”

庄冠宇没有还礼，也没有答话，只是冷冷的望看远去的篷车轮影。

篷车驰离洛阳二十里，天色已是三更时分。

妙手高空一收，停下篷车。

王杰冷笑一声，通：“我还认为你要一口气跑到郑州呢？”

高空道：“其实，这赶车的滋味也不太好受。”

王杰道：“总比跟在车后面跑路好一些。”

高空道：“其实，王兄可以招呼一声的。”

马鹏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不用吵了，看看庄姑娘怎么了？”

车启动，柳媚飞跃而出，笑道：“庄姑娘很好，就是脾气大了一些。”

高空道：“人家是千金小姐，咱们这样把人家弄出来，老官说，也难免使人家生气，大妹子要担待一些才是。”

柳媚嫣然一笑，道：“我如是要和她一般见识，早就对她下毒了。”

马鹏忽然叹息一声，通：“我一路上在想，觉着，这件事有些不对。”

柳媚道：“咱们不是配合的很好么？高空偷了花满楼的流星弹，那等于糊猕没有了金箍棒耍，他只好乖乖的坐着，小妹也及时对庄冠宇下了毒，王兄那无声无息的暗器，突然一袭，倒下了三个武师，我如是庄冠宇，似乎也不宜再作反击了。”

马鹏摇摇头道：“事情好像不会如此简单，偌大一个璇玑堡，就这样看看我们带走了他们的大小姐，一无截击，二无追兵，实在叫人有些怀疑。”

柳媚道：“你怀疑什么？庄璇玑好好的坐在篷车里，难道会是假的不成？”

马鹏道：“咱们谁见过庄璇玑？”

王杰呆了一呆，通：“假的？”

柳媚摇摇头，道：“不像假的。”

王杰道：“柳姑娘何以知晓？”

柳媚道：“他们可以选一个很美的丫头，冒充庄璇玑，但却无法选一个有着那样好气质的人。”

车帘启开，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通：“不用多疑，我是真正的

庄璇玑。”

马鹏淡淡一笑，道：“听说璇玑姑娘是庄堡主的掌上明珠，爱惜异常。但咱们看不出庄堡主对姑娘有什历看重之处？”

庄璇玑道：“因为，他们相信我可以应付得了。”

马鹏哈哈一笑，道：“姑娘不觉着太自信么？”

庄璇玑道：“不错，我恨自信，我相信你们不敢伤我。”

马鹏道：“为什么？咱们杀过不少人，又何在乎多杀你一个？”庄璇玑道：“因为，你们要把我交给你们的主人。”

王杰道：“咱们四个人一向各行其是，那来的什么主人？”

庄璇玑道：“正因为你们四个人一向各行其是，忽然间聚集一起，那证明了，你们不是出于本意马鹏一皱眉头，道：“璇玑姑娘，江湖上传言说，你很聪明，看来是果然不错。”

庄璇玑道：“谢谢夸奖。现在，请你们只管安心，我是千真万确的庄璇玑，如若你们用心在我。

可以向你们的主子交差了。”

马鹏回顾了柳媚一眼。道：“璇玑姑娘，只怕还得委屈你一下了。”

庄璇玑道：“你们要我晕过去。”

柳媚道：“小妹的手法很高明，不会让姑娘感觉到一点痛苦。”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柳大姊，毒花的威名，传遍了江湖，小妹绝对相信大姊的能力，不过……”

柳媚格格一笑，道：“璇玑姑娘，不过什么？我一向喜欢合作的人。”

忽然一挥手，同庄璇玑的脸上拍过去。

庄璇玑翠袖条扬，一指弹中了毒花的右手。

柳媚疾退了八尺，捧着右腕，缓缓说道：“好快的手法，小妹子，大姐姐倒是看走了眼。”

庄璇玑道：“柳大姊的性子太急，其实，你应该让我把话说完的。”

马鹏、王杰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冷冷的望着庄璇玑。

显然，庄璇玑这挥掌一击，使他们有着极大的震惊。

高空却仍然保持着适当的平静，一付袖手观火的悠闲。

柳媚道：“璇玑姑娘还有什历话，只管请说。”

庄璇玑道：“我不希望晕过去，也不愿意别人在我身上下毒。”

王杰道：“其实一个人晕过去，总比死了好一些。”

庄璇玑道：“自然，我也不愿意死。”

王杰道：“没有人愿意死，但情势逼人，有时间，却不得不死。”

庄璇玑嫣然一笑，道：“总不成你们会杀我吧？”

王杰道：“璇玑姑娘，这很难说？”

庄璇玑道：“你们如是杀了我，我爹找到了天龙甲，你们如何向他交代？”

高空道：“姑娘，那天龙甲究竟在不在贵府之中？”

庄璇玑道：“我虽然有哥哥，但我爹却只有我这一个女儿，我不知道，我在我爹心中的份量，是否会超过天龙甲？”

回答的很巧妙，强烈的暗示，天龙甲不在璇玑堡中，但却一直没有正面否认。

马鹏道：“就在下所知，天龙甲不但在璇玑堡中，而且，就在姑娘手中

保管。”

庄璇玑道：“如今我跟你们来了，那天龙甲又交给了什么人保管呢？”

马鹏答不出话。

王杰冷说道：“跟着我们，只怕对你庄姑娘没有好处？”

庄璇玑笑一笑，道：“王杰，取不到天龙甲，我是你们交差的凭藉，你虽有杀人暗器，但我相信你不敢杀我。”

王杰呆住了。

庄璇玑目光又转注到柳媚的脸上，笑道：“柳姑娘，你用毒的手法虽然很高明，但你不敢毒死我，因为，马鹏的穿心一刀，王杰的夺命七绝针，都会替我报仇。”

她从未离开过璇玑堡，江湖上虽有璇玑玉女的传说，那是因为它河洛大侠庄冠宇的女儿。

四大凶煞联手，很轻易的制住了名满中原的璇玑堡主庄冠宇，压服了名动长安的花满楼。

但四大凶煞竟对付不了一个庄璇玑。

庄璇玑美目流盼，嫣然一笑，通：“夜色已深，风寒露重，我看四位也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了。”

说完话，竟自登上篷车，放下了车帘。

四个人八道目光，望着那篷车发呆。

马鹏叮一口气，低声道：“吧们好像是栽了个跟头。”

王杰道：“这一股窝囊气，可真是整的人难受。”

柳媚看手背上一片红肿，通：“十几年来，好像第一次有人伤了我。”

高空淡淡一笑道：“马儿，我看咱们真的该找个地方过夜了。”

大厅上燃着红烛，酒香四溢。骂鹏、王杰、高空、柳媚，正在喝着酒。红烛未残，这场酒，似乎是已喝了不少的时间。

王杰道：“小丫头，穷作怪，这十几天，一直在折腾咱们，兄弟实在忍不下去了。”

高空道：“距离七月十五还有两个多月，这六十多天的罪，实在不太好受。”

马鹏道：“咱们下手太早了一些。”

柳媚道：“奇怪的是，河洛大侠庄冠宇，竟像是不要这个女儿，半月来，竟然不肯追查咱们的行踪。”

马鹏苦笑一下，通：“如是我有了这么一个刁蛮的女儿，我也不想要她留在身边。”

王杰道：“马老大，咱们要杀它的蛮气。”

高空道：“她好像把事情弄得很清楚，吃定了咱们似的。”

柳媚道：“说的也是啊，丫头的确很聪明，分析事理的能力，连你我也难及她。”

高空道：“我一直对她有些怀疑？”

柳媚道：“你怀疑什么？”

高空道：“我怀疑她是存心跟我们来的。”

马鹏点点头，通：“嗯。”

王杰一掌拍在木案上，道：“我不管她是不是存心跟咱们来的，我要决心教训她一顿，马兄，你怎么说？”

马鹏道：“王兄要教训她，兄弟自是不便反对，不过，千万不能杀了她。”

高空道：“咱们找不到天龙甲，又交不出庄璇玑，那就没有办法覆命，其实，咱们再忍她个两个多月……”

王杰冷冷接道：“高空，你可以忍，我是忍不住了。”

马鹏道：“其实教训她一顿也好。”

柳媚想到了半月前击手之恨，随声附和，通：“我赞成，如是让他折腾咱们，倒不如使她晕迷两个月，到七月十五那一天，交给他们就是，反正咱们已经抓到了庄璇玑。交给他的活人，应该可以交差了。”一共四个人，有三个人赞成了，高空心中就算反对，也不便出口了。

第二天，中午时分，蓬车在一处荒凉的树林外面停了下来。高空跳下了车辕。

王杰冷冷说道：“庄璇玑，给我下来。”

车廉启动，庄璇玑探出头来，四顾了一眼，道：“这地方好荒凉啊！”

柳媚道：“你害怕了。”

庄璇玑缓缓行下蓬车，笑道：“怕什么，反正你们也不敢伤害我。”

她似乎是偏爱绿色，今日仍穿着一身翠绿的衣裤。

日光下，只见她眉目如画，微笑似花，缓步行到了王杰身前，道：“你叫我？”

她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

王杰怔了一怔，道：“小丫头，你瞧瞧这是什么地方。”

庄璇玑道：“我瞧到了，是荒野。”

王杰道：“对，很荒凉的地方，就算杀了人，也不会有人瞧到。”

庄璇玑道：“怎么？你想杀了我？”

王杰道：“就算不杀你，狠狠的毒打你一顿，总是可以。”

柳媚笑道：“这半月来，你对咱们呼来喝去，折腾的一肚子气。”

庄璇玑斑斑一笑道：“所以，你们今天，准备在这里打我一顿了。”

王杰道：“就算是打死了，咱们也认命了。”

庄璇玑道：“我的身体不太好，而且也不喜别人打我。”

王杰道：“可惜，我很喜欢打人，而且，要好好的打你一顿。”

说打就打，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他还记得半月前在庄璇玑指弹柳媚右手的事，所以，这一掌去势很快，也用了四成真力。

以那次庄璇玑的手法而言，她实在不难避过这一掌。

偏偏的庄璇玑没有闪避。

王杰眼看掌势真要劈中庄璇玑的左颊，去势不禁一缓。

却不料庄璇玑突然出手，一指点中了王杰的右腕。

王杰只觉右腕一麻，整条的手臂，突然垂了下去，不觉脸色大变。

如若庄璇玑要杀他，这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暗箭王杰，一生之中，很少给人这样的机会。

幸好马鹏冲了过去，疾快的捣出了一拳。

那真正的一拳，迅如电光石火的一击。

他已确立了一件事，这位庄姑娘不但会武功，而且是很高明的武功。

庄璇玑忽然轻轻一摆柳腰，让开了一拳，道：“马鹏，你可知道，这一拳要是击中了，会打死我马鹏一拳落空，立刻收住了奔冲之势，通：“姑娘

的武功很高明，咱们早该知道的。”

庄璇玑嫣然一笑，通：“我是何洛大侠的女儿，河洛大侠的武功，一直被誉为江湖中第一流的高手。”

王杰暗中活动了一下右臂，只觉整条的右臂仍然酸麻难动。

他已明白在短时间中，很难恢复搏杀的赏力。

但他却装出了无甚大碍样子，王杰不愿让庄璇玑看出来，她对自己造成的重大伤害，也不愿让马鹏等看出来自己是这样的容易受伤。

庄璇玑灵活的目光扫掠了几人一眼，笑道：“你们打我的机会不大，但你们可能会杀了我。”

马鹏冷冷说道：“如是不能好好的打你一顿，打得你从此乖巧，那就只好杀了你。”

柳媚道：“鬼刀、暗箭、妙手、毒花，都有自己的性格，就算咱们明天被人杀了，今天也不愿受人折腾。”

马鹏脸上泛起浓重的杀气，冷冷的说道：“璇玑姑娘，最好，你乖乖的接受一顿惩罚。”

忽然欺身而去，右手一探，同庄璇玑的腕脉上扣去。

他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如是庄璇玑再闪开这一击，不肯就范，他就可能出刀取命了。

庄璇玑果然没有再挣动。

马鹏的右手，很快的扣上了庄璇玑右腕的脉穴。

但他立刻感觉出不对，庄璇玑翠袖遮掩下的脉穴，坚硬的像一根金石。

想放手，已然不及，庄璇玑右手指尖，已点中了马鹏的右腕主脉，通：“马兄，不要动怒，我一切从命就是。”

马鹏感觉右腕主脉一阵酸麻，直通脑际，整个的右臂已然不听使唤，心想放开右手，已是有所不能。

但庄璇玑却又巧妙的给了他一个下台的机会。

马鹏的心念轮转，目光迅速由毒花柳媚和妙手高空的脸上扫过，哈哈一笑，道：“庄姑娘如是从此肯和我们合作，咱们又何必一定要打你一顿。”

缓缓放开了右手。

庄璇玑笑一笑，通：“其实，我也知道四位都不是真的要打我，你们都是名满江湖的大人物，又何必和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女子一般见识呢？”

柳媚感觉出情形有些不对，但却又说不出那里不对。

马鹏、王杰讳疾忌医的微妙心理，实在大出了柳媚的意料。

四个人中，似乎是已经有了两个人，放弃惩戒庄璇玑的打算，高空又是那么莫测高深，柳媚也只好见风转舵了，笑一笑道：“说的也是啊：只要庄姑娘以后能乖一些，咱们又怎会舍得把一个如花似玉，我儿犹怜的大姑娘，打的遍体鳞伤呢？”

庄璇玑道：“看来，柳大姊很疼小妹。”转身登上了篷车。

高空望望马鹏，道：“现在，咱们要到那里去。”

他一直冷眼旁观，沉默不语，马鹏也估不透她是否已瞧出了什么？心里在想些什碍？略一沉吟，道：“王兄有何高见？”

王杰感觉到右臂的麻木未消，这只手，是他发射暗器的主力，如是这只手不能施用了，发射暗器的威力，至少减去了十之七八。当下说道：“既然庄姑娘愿意合作了，咱们最好找一个客栈先住下来。”

已进入篷车的庄璇玑，突然说道：“如是诸位的事情不太急，前面不远处，家父有一座农庄，那地方很清静，也很宽大，而且，那农庄的王总管，会酿制很好的酒。”

高空道：“好地方，咱们要不要去那农庄里住一些时间？”

柳媚道：“那岂不是等于把庄姑娘，送回了璇玑堡中。”

王杰冷冷说道：“河洛大侠，如若真的要找璇玑姑娘，只怕，早已经追上咱们了。”

柳媚笑道：“王儿的意思，是赞成咱们到那农庄去了。”

王杰道：“这件事，我着是由马儿决定。”

马鹏道：“那就请庄姑娘指点路途了。”

那是一座很大的农庄，满植着桃、杏，和各色花树。

有一条碎石成的大道，可以让篷车直驰到庄院的前面。

这农庄中看来全无戒备，至少，没有人看出戒备的情形。

但篷车在庄院前面停下来时，已经有三个人排列在大门前面等候。

中间的是一个半百老者，穿着一件淡灰色的长衫，留着飘胸长髯。

左首站着是一个中年妇人，右首却是一个二十三、四，一身短装的汉子。

鬼刀马鹏和暗箭王杰似乎是早已有了默契，两个人同时退在了篷车后面。

赶车的高空，跃下了车辕，车启动，当先行出来庄璇玑。

灰衣中年人，早已瞧到了马鹏、王杰，但他一直肃立未动，也未开口。

他未动，那中年夫人和短装的青年也未动。

三个人，就像是竖立在门前约三根石柱。

直待庄璇玑下了车，那灰衣老者才抱拳躬身，道：“王大海恭迎小姐。”

庄璇玑笑道：“王叔叔，不敢当。”

王大海道：“小姐请入厅中待茶。”

这时，毒花柳媚也随着下了篷车。

庄璇玑道：“王叔叔，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你要准备些好酒好菜，招待他们。”

王大海打量了高空等一阵，道：“大海遵命。”

庄璇玑笑一笑，道：“还有，我们恐怕要在这里住些时候，还要劳动王叔叔替我们安排一座幽静地方。”

王大海低声说道：“小姐，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不像是堡中的人，我怎么一个也未见过。”

庄璇玑道：“他们本来也不是璇玑堡中的人，你自然没有见过了。”

王大海躬身说道：“小姐吩咐，大海自是违命照办，不过，就大海所知，小姐足迹未离开过璇玑堡，怎会交了这么多的陌生朋友，小姐可是受人挟持而来么？”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看我这个样子会像么？不要胡思乱想了，要他们准备酒饭吧。”

王大海点点头，吩咐那中年妇人道：“夫人去准备酒菜，小山带人去打扫西院。”

中年妇人和那短装汉子，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这时，王大海才高声说道：“诸位既然都是小姐的朋友，不用客气，请到厅中待茶。”

这虽然是一座农庄，但广厅巨舍，建的很有气派，除了中院之外，还有东院、西院，连绵的房舍，不下数十间。

怎么看，这地方，也不像一个农庄。

酒菜摆设在西院正厅，菜肴很丰富，酒是刚刚启封的否花露。

王大海未入席相略，一桌丰盛的酒菜，就只有五个人。

庄璇玑原本是几人的俘虏，此刻却变成了主人。

鬼刀、暗箭、妙手、毒花，虽然是在食用着酒菜，但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一席饭，匆匆吃完。

西院的房舍很多，每个人都有一个房间，而且设备的很好，似乎是耳门招待客人之用。

四大凶煞。都是人走江湖的人物，但此刻，也是一件茫然，想不出这座农庄，是个什么所在。

但四个人，都未多问。

饭后回房，马鹏藉机行入了高空的房中，道：“高兄弟，着出来什么苗头没有？”

高空道：“我只是觉着这不像一处农庄……”

放低了声音，接道：“马兄，那王总管也不像是一个务农的人。”

马鹏苦笑一笑，道：“岂止不是一个务农的人，而且，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高空道：“他好像一直在逃避着和咱们见面。”

马鹏道：“庄璇玑把咱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不知她的用心何在？”

高空笑一笑道：“她就算有了什么打算，咱们也未必会输给她，鬼刀、妙手、暗箭、毒花联手来，能够胜过咱们的人，放眼江湖，也不会太多。”

马鹏神情严肃，通：“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是否瞧出来了？”

高空道：“什么事？”

马鹏低声道：“至少，在相当的时间之中，我无法出刀。”

高空道：“哦...受了伤。”

马鹏道：“庄璇玑似乎是有备而来。”

高空道：“你伤在她的手中？”

马鹏道：“如是你没有看出来，那就证明了她手法相当的高明。”

高空沉吟了一阵，道：“王杰呢？是不是也受到了暗算？”

马鹏道：“如若我的推想不错，王杰应该也受到了暗伤，只不过，他不肯说出来罢了。”

高空长长呼了一口气，道：“她跟着咱们来，难道是有意的要对付咱们？”

马鹏道：“四大凶煞，栽倒在一个小泵娘的手中，一旦传言到江湖上去，就算咱们还活着，那也是无味的很。”

高空道：“马兄的意思是……”

马鹏道：“现在，只有看你高兄弟的了。”

高空低声道：“马兄的意思，可是要我暗中对她下手了。”

马鹏道：“高兄弟如是有把握，自然可以掌握到反败为胜之机。”

高空道：“如是一击不中呢？”

马鹏道：“只有勉力一拼，如若还无法制服她，鬼刀、暗箭、妙手、毒

花，只有除名江湖了。”

高空道：“其实，对付庄璇玑最好的办法是下毒，柳媚应该比我更容易得手。”

马鹏道：“如是庄璇玑要防备一个人，她应该防备毒花，看起来，她有最好的机会，其实，她却一直在对方的严密监视之下，再说，她可能早已经受了伤。”

高空心头震动，沉吟了一阵，道：“真是如此，她带咱们到这座农庄中来，那是别有用心了。”

马鹏道：“所以，我才和你商量，如是等她准备成熟，咱们连反击的机会就不大了。”

高空沉吟了一阵，通：“马兄受了伤，以暗箭王杰的生性，绝对忍不下这口憋在胸中之气，但他竟忍了下去，莫非是也受了伤。”

马鹏道：“他如是没有受伤，只怕那夺命神针早已经出了手。”

高空道：“你们三个人都受了暗伤，只有我还未出手，庄璇玑最留心的人，应该是我，不是毒花柳媚了。”

马鹏道：“所以，反败为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高空道：“马兄，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她如是不太注意毒花柳媚，柳媚就应该有很好的下手机会。”

他也感觉到事态严重，只好尽心筹谋，希望能想出对付庄璇玑的办法。

忽然间，一阵冷风吹了进来，那掩蔽的大门忽然打开，庄璇玑缓步行了进来。

她神情镇静，反手掩上房门，加上木栓。

马鹏呆住了。

高空也脸色大变。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们应该加上门栓的。”

高空道：“如此深夜，庄姑娘来此造访，不知有何要事？”

庄璇玑道：“自是很重要的事，才这般深夜打搅。”

马鹏道：“庄姑娘有事，何不当面吩咐下来？”

庄璇玑道：“我特地向诸位道歉来的！”

马鹏道：“这道歉之言，从何说起，咱们惭在江湖上行走多年，竟未瞧出姑娘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物。”

庄璇玑道：“我是诚心诚意之言，希望两位不要误会才好。”

高空道：“姑娘想是已经听到了我们谈话，咱们说出的话，一定负责，姑娘也不用转弯抹角了，划出道儿，咱们接下就是。”

暗中一提真气，单掌护胸，摆出一付迎敌的姿势。

庄璇玑笑一笑，道：“看来，两位对我的成见很深。”

马鹏道：“姑娘如能把话说的明白一些，咱们自然会相信姑娘了。”

庄璇玑道：“我把诸位带入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高空接道：“就是这座农庄。”

庄璇玑道：“不错，这座农庄，还有一个名字，叫作活人冢。”

马鹏呆了一呆，道：“活人冢就是此地？”

庄璇玑道：“马先生想来是听过这个地名了，活人冢的意思，就是活人的坟墓，进了这座农庄的人，就像是走进了坟墓一样。”

高空道：“想不到啊！传言于江湖上的恐怖之狱活人冢，竟然是这样一

个美丽的地方。”

庄璇玑道：“如是活人冢看上去一片阴森恐怖，活的人，又怎会进来。”

马鹏道：“那位王总管是什么人呢？”

庄璇玑道：“他是真的总管，活人冢的总管。”

高空道：“看他对姑娘的神情，似乎是十分恭敬，莫非河洛大侠，就是活人冢的首脑人物。”

庄璇玑摇摇头，道：“家父接到了一份活人冢的请帖，本月之内，一定要到活人冢参与一场盛会马鹏接道：“就在下所知，活人冢虽然常常发出请帖，但他们一向不会书明地址，所以，江湖之上，虽然有不少人知道活人冢，但却没有人知晓它在什么地方。”

庄璇玑道：“王总管和家父，有点交情，但他无法阻止发出的请帖，却偷偷告诉了这个地方，不过，家父以他的信誉担保，决不会漏这个隐密。”

马鹏道：“原来如此，河洛大侠何以不肯赴约，却要姑娘以身相替？”

庄璇玑道：“我是他的女儿，代父赴约，稍尽孝心，好在这活人冢对我代父赴约的事，还算欢迎，想不到就在我要动身的时候，四位却找上了璇玑堡，四位都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小妹斗胆带四位同来，或可相助一臂之力。”

高空道：“江湖上传说璇玑玉女，才慧绝世，看来是果然不错，我们四个人好像是栽的很惨。”

庄璇玑道：“好说，好说，高兄怎的如此妄自菲薄，活人冢虽然是充满着诡密恐怖，但却未必就能埋葬了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四大高手，再说，江湖上恩义往还，四位如能义助小妹一臂，小妹亦将还报四位，只要能生离此地，小妹自会随同四位，去见见你们的雇主。”

马鹏苦笑一下，道：“进入了活人冢，还说什么义助二字，大家似乎是只有合力同心，以保全性命了，只是……”

庄璇玑飞出一指，点中马鹏的右臂，道：“为了表示小妹一片诚意，我先解了马先生的穴脉，再劳请马先生，解开王先生和柳姑娘的脉穴，指力透“凤府穴”，暗劲震“太阴经”，伤脉目解，告诉他们两位日下处境。”

说完话，又轻轻一掌，拍在马鹏的肩头之上。

马鹏感觉到一股暗劲，透体而入。

借着替马鹏解穴的手法，也传授了他一种解穴手法。

马鹏活动一下右臂，果然觉着麻痛尽消，心中暗暗敬佩，道：“姑娘这是什么手法，伤了我们的经脉，不知可否见告，以广见闻。”

庄璇玑道：“兰花截脉手。”

马鹏道：“领教了。”

高空突然说道：“庄姑娘，咱们现在是不是已在他们监视之下。”

庄璇玑道：“大体而言，确然如此。”

高空道：“那姑娘来此之行，也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活人冢，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那就是进入了此地之人，在未开欢迎大宴之前，他们确会把咱们当作主宾款待，只要你不逃走，他们有很大的容忍气量。”

马鹏道：“他们几时才开欢迎大宴。”

庄璇玑道：“十二个时辰之内。”

马鹏道：“他们会不会在酒饭之中放毒。”

庄璇玑道：“大宴未开之前不会，但大宴的酒菜中，是否有毒，我就无法知晓了。”

高空道：“咱们信任姑娘，也希望姑娘能够以坦诚相待咱们。”

庄璇玑道：“风雨同舟，岂可相残，就算咱们之间，难免去一场生死之战，那也是离开这活人冢以后的事了。”

高空微微一笑，道：“对！希望在此难关之中，咱们能真诚合作。”

庄璇玑道：“对两位，我是相信得过，但对暗箭、毒花两位，还得你们晓以利害，活人冢是绝险、奇恶之地，如是大家合作的不够好，很可能会同归于尽。”

马鹏道：“姑娘放心，这一点利害王杰和柳媚都会明白……”

高空突然冷冷喝道：“什么人？”

“我。”是王杰的声音。

高空打开门栓，王杰和毒花缓步而入。

马鹏道：“你们来了多久时间？”

高空道：“不太久，但已经听了你们大部份的谈话。”

马鹏道：“那很好，两位有何高见，现在可以说出来了。”

王杰道：“我想知道这地方，是不是真的活人冢。”

柳媚道：“活人冢的意思，就是活人的坟墓，但这地方鸟语花香，一点也不像坟墓。”

庄璇玑道：“因为这是活人冢，不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王杰道：“事实上，这里看不到一点坟墓的气息。”

庄璇玑笑一笑，道：“王兄如是不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转身向外行去。

高空道：“姑娘留步。”

庄璇玑笑一笑，道：“高兄有何见教？”

高空道：“我相信，而且，在下也愿意和姑娘真诚的合作。”

柳媚冷笑一声，道：“高兄，莫要美色迷晕了你的头。”

高空怒视了柳媚一眼，道：“至少，你毒花柳媚还没使在下着迷。”

柳媚道：“高空，我好意劝你，你倒是把我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了，难道我柳媚怕了你不成。”

高空道：“你不用怕我，不过，在下也不会怕了姑娘。”

柳媚道：“好！那咱们就较量一下。”

高空道：“你身上穴脉受制未解，如何和我动手。”

柳媚呆了一呆垂下头去。

庄璇玑笑一笑，道：“有劳马兄解开他们穴脉，四位可以商量一下，如是无法信得过我，咱们尽可各行其是。”

马鹏行了过来出指挥拳，解了柳媚和王杰被伤的脉穴，道：“王兄和柳家妹子，就算不相信庄姑娘的话，咱们进入了活人冢，但至少应该相信一件事？”

王杰伸动一下右臂，已可运用自如，心中暗暗敬佩，但他口中仍然强硬的说道：“相信什么了？”

马鹏道：“咱们如是一对一的动手，只怕都难是庄姑娘的敌手。”

王杰回头望去，室中早已不见了庄璇玑的影子，叹了口气，道：“她深藏不露，咱们没有防备，自然是要吃亏了。”

马鹏道：“咱们四人，有三个人着了她的道儿，她如真有伤害咱们之心，似乎是用不着等待如此之久了。”

王杰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她会不会早已经和这里的人连络好了呢？”

马鹏道：“这个么？倒是不得不顾虑一下了。”

高空接道：“不会。”

柳媚道：“高空，你这小子诚心和咱们闹别扭了，你怎么知道她不会。”

高空道：“她如是想害咱们，应该有很多机会，用不着把咱们引入活人冢来。”

柳媚道：“你的意思是说，她把咱们引入活人冢，是一片好意了？”

高空道：“是不是好意，咱们倒不敢断言，不过我觉得，既然进了活人冢，就必需和她合作。”

柳媚道：“她人单势孤，自然是需要咱们的合作了。”

高空道：“柳家大妹子可是觉得，咱们四个人加起来，会比庄姑娘强么？”

马鹏一挥手，道：“各人看法有异，也不用勉强，应该如何，听王兄和柳姑娘一句话。”

王杰道：“如若这里真是活人冢，在下倒觉得应该和庄姑娘合作。”

柳媚扬了杨秀眉儿，道：“既然三位都觉得应该和璇玑姑娘合作，小妹也只好同意了。”

高空道：“柳姑娘，要合作，就要很认真的合作，至少，在活人冢内如此，如是心中存有着什么私见，准备找机会下手暗算自己人，那会害人害己，可能连累了咱们所有的人。”

柳媚笑一笑，道：“高空，我柳媚虽然是一个女流之辈，但我说话的份量，绝对不会比你姓高的轻。”

高空道：“柳姑娘的信用好，兄弟知道，不过，话还是要说的清楚的好。”

马鹏道：“王兄和柳大妹子都听到庄姑娘的话了，欢迎咱们的大宴之后，就是劫难的开始，大宴未开之前，咱们只要不逃走，还会保持相当的自由。这可能是咱们在此地唯一的一段自由时间，应该好好的利用它休息一下。”

高空道：“其实，进入活人冢已经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如若咱们要防备，最好现在就开始。”

马鹏道：“高儿的意思是？”

高空接道：“最好是咱们集中住在一处，就是对柳家大妹子不太方便。”

柳媚道：“哟！我说高兄啊！别把我看成了千金小姐，小妹行走江湖，见过了各色各形的臭男人，到现在为止，凡是打我主意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变成了白痴。”

高空笑一笑，道：“好厉害，幸好兄弟还没有这个念头。”

马鹏道：“江湖上行走，难免有诸多不便之处，柳家大妹子既然没有什么避忌，咱们最好集中在一处，应变也方便多了。”

高空道：“对活人冢这个地方，咱们只是听人说过，对它了解的太少，庄姑娘似乎是知道的多一些。”

柳媚笑一笑，道：“我说姓高的，你好像是片刻都难忘去庄姑娘。”

马鹏叮一口气，道：“咱们四人，一向是独行其是，各不相扰，想不到

初次联手，就遇上了庄璇玑这等高人，而且，又一起陷入了活人冢……”

王杰接道：“马兄，咱们是被那位庄姑娘给引进来的。”

马鹏道：“不管进来的原因如何？但咱们总是进了活人冢，除了咱们四个人，必须要协力同心之外，还要与庄姑娘密切合作，为了行事方便，咱们必须要推举一个主事的人。”

王杰道：“你一直是咱们的头儿，现在，还应该由你主持了。”

马鹏摇摇头，道：“我衡量过目下的形势，庄璇玑才是最好的主事人，但这种事，兄弟也是不便。作主，必须得和三位商量一下才成。”

高空道：“在下亦有同感。”

王杰点点头。

柳媚道：“好啊！罢刚出道的庄璇玑，一开始就指挥了咱们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四大凶煞，这件事要是传言到江湖上去，只怕是很难有人相信了。”

回顾了三人一眼，但见三人个个面色严肃，笑一笑，接道：“自然，三位如是都同意了，小妹也不反对！”

马鹏道：“柳姑娘不反对，那就好谈了。”

回顾了高空一眼，接道：“那就有劳高兄去请庄姑娘来。”

高空点点头，启门而去。

马鹏笑一笑，道：“柳大妹子似乎是对璇玑姑娘有些成见。”

柳媚笑一笑，道：“这个，马兄就不懂了，女人一向对女人最挑剔，尤其长得好着的女人。”

王杰道：“这么说来，柳家妹子觉得自己长的不错。”

柳媚道：“这一点，小妹不敢妄自菲薄，我觉得至少，我不是难看的女人，不过，庄璇玑是那种特别好看的女人。”

木门呀然而开，庄璇玑和高空缓步而入。

马鹏道：“咱们四个人决定了一件事，必须要通知姑娘一声。”

庄璇玑道：“小妹听凭吩咐。”

马鹏道：“我们四个人商量好了，准备推举姑娘是咱们这一群人中的主事之人。”

庄璇玑笑一笑，道：“马先生，晚进少不更事，如何当得主事人，我看还要马先生来领导才行。”

马鹏道：“江湖无老少，达者为尊，姑娘就不用推辞了。”

庄璇玑秋波一转，扫掠了王杰、柳媚一眼，道：“马先生如此吩咐，晚进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柳媚道：“庄姑娘，我先请示第一件事，咱们大家挤在一块，姑娘是否同意。”

高空道：“柳姑娘，说好是咱们四个人，可没有包括人家庄姑娘在内。”

柳媚道：“为什么？”

高空道：“人家庄姑娘是……”

柳媚接道：“她是女人，难道小妹是男子汉不成？”马鹏冷冷说道：“柳姑娘，咱们既然推举了庄姑娘是主持人，咱们事事都要听命，这件事，由璇玑姑娘自己决定。”

庄璇玑先对高空微微一笑，才缓缓说道：“大家居于一室，应付变故，方便很多，小妹觉着柳大姊的话，倒也有理。”

柳媚道：“璇玑姑娘同意了？”

庄璇玑道：“小妹同意，我虽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却听家父谈过，武林凶险变化，莫可预测，要随机应变，随遇而安。”

马鹏道：“那很好，璇玑姑娘和我们守在一处，也好随时指点机宜。”

庄璇玑道：“也许是此地的总管，和家父有点交情，所以，小妹的居处，宽大一些，四位何不集居于小妹的房中。”

马鹏等轮班休息，戒备的十分森严。

但却一宵平安。

第二天，几人起身之后，立时有两个女婢送上了丰富的早餐。

一个面目冷厉的青衣人，紧随在两个女婢之后。

这人进门之后，就像标枪一样，直挺挺的站在大门里面。

鬼刀、妙手、暗箭、毒花，都是久经大敌的人物，只冷冷的望了那青衣人一眼，也没有理会他。

柳媚取出一根银簪，试过了各种食物之后，才笑一笑，道：“诸位可以放心的吃了，小妹保证无毒。”

两个女婢的面貌，都很姣好，但面目冷肃，就像在冰雪中冻过一样，看不到一点表情。

她们似是只管把食物送到，对柳媚银簪试毒之举，一概不理。

直到庄璇玑等五人吃过，两个女婢收拾过餐具退出，始终未发一言，甚至也未多看几人一眼。

但那青衣人，仍然直挺挺的竖在那儿未动。

马鹏淡淡一笑，通：“阁下有事？”

青衣人道：“不错。”

转身行近几人。

庄璇玑道：“马先生和他谈。”

马鹏道：“说，什么事？”

青衣人道：“中午时分，敝总管设宴替几位接风。”

马鹏道：“欢迎咱们进入活人冢的大宴？”

青衣人道：“是！”

马鹏冷笑一声，道：“阁下倒是坦然的很。”

青衣人道：“近午时分，在下再来邀请，由现在开始，诸位最好别再离开这座雅舍。”

王杰道：“你小子可是说咱们已被囚禁了？”

青衣人道：“在下是为诸位好，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了。”

霍然转身，曲腿弓腰，像箭一样，笔直的射了出去。

他的姿态像射出去的箭，速度也像箭一般的快速。

王杰想发射出暗器，都晚了一步。

暗箭王杰射出暗器本领和速度，一向是江湖上人人承认的快速。

但那青衣人的去势更快。

王杰皱了皱眉头，同时也感觉到这活人冢内，当真是藏龙卧虎，非同小可，桀傲之心，收敛了不少。

马鹏轻轻吁一口气，道：“好快的速度。”

庄璇玑道：“活人冢内的守卫，都算得上江湖一流高手。”

柳媚亦是看的暗暗惊心，但她故作平淡的，道：“我看他大约是害怕王兄的暗箭。”

她用心在赞扬王杰几句，但却踩到了王杰的痛处，当下冷笑一声，道：“我看他大概是担心你柳姑娘用毒。”

高空道：“暗器、用毒，大概他都有些畏惧，才走的这么个快法。”

马鹏道：“璇玑姑娘，对这活人冢知道好多？”

庄璇玑道：“有限的很。”

马鹏道：“哦！璇玑姑娘，觉着那青衣人有些什么不对？”

庄璇玑道：“你是说他的神情？”

马鹏道：“对！”

庄璇玑道：“他的体形和那股肃冷的神情，可能是一种特异的武功所形成，他离去时的迅速和反应，神情并不痴呆，所以，他不像被什么药物所控制。”

马鹏道：“姑娘高见，对那两个送饭的丫头，姑娘有什么看法？”

庄璇玑道：“她们的苍白和冰冷，我想和他们居住的地方，习练的武功，以及生活习惯有关，但她们那股痴呆的样子，可能受着某一种控制，思维的力量，被挤压于其一个年龄的限届之内。”

王杰、高空目中都闪起了神光，对于这一个精辟的分析，流露出无限的敬佩。

马鹏道：“活人冢在江湖声威喧赫，但知道其内情的人，实在不多。”

庄璇玑道：“马先生对这传说，知晓好多。”

马鹏道：“在下所知有限的很，所以，不得不向庄姑娘请教。”

庄璇玑道：“事实上，没有人很了解活人冢，由他们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实在有限的很，不过，顾名思义，我倒对他们有一个看法。”

马鹏道：“姑娘可否先说出来，使在下等一开茅塞。”

口气之中，更见尊重。

庄璇玑道：“他们自称活人冢，用心显然，并无意把人杀死……”

柳媚接道：“独留青冢向黄昏，冢可解作埋葬人的坟墓。”

庄璇玑道：“不错，但姑娘别忘了它上面还有活人两个字，活人冢，是一句话，不可分割，活人冢的意思，我想就是把人变成活着的死人？”

高空道：“对！活死人，就人的形象而言，他还活着，但他却失去了主裁自己的能力，失去了思想。智能、意识、活着，也等于死了。”

庄璇玑道：“如若小妹的推断不错，活死人还保留了一种技能，那就是他本身的武功。”

她对马鹏、王杰，自称晚进，但对高空、柳媚却以平辈论称。

事实上，就外貌看去，高空、柳媚的年岁和马鹏、王杰，也有着一段距离。

马鹏道：“这就更可怕了。”

王杰道：“活人冢，制造了这些活死人，用心何在？”

高空道：“一个失了智能、意识的人，一切听命于别人，而又能保有着他们原有的武功，那该是最好的杀手了。”

马鹏道：“这几年来，还未听说过，江湖上有这样的杀手出现？”

庄璇玑道：“所以，活人冢在江湖上，一直还是个未解之密，现在，咱们正面对着这个隐密，咱们可能解开江湖上的大惑，也可能变成活人冢内的活死人。”

马鹏道：“咱们在姑娘指导之下，也许可以渡过难关。”

柳媚道：“如若真要变成活死人，小妹倒是宁可战死。”

高空道：“谁也不愿如此，只怕到时间，由不得你。”

柳媚道：“高空，我柳媚如若变成了活人冢内的活死人，只怕，你姓高的也很难逃得活死人的命运。”

高空道：“这就对了，你能想通此中道理，那就要好好约合作，咱们谁也不能走错一步，错一步，不但害了自己，而且，还会连累到别的人。”

柳媚正待反唇相讥，马鹏已然冷冷说道：“借此时刻，各位最好自己检查一下，是否有缺失之物，立刻补救，等欢迎大宴开始，一切都要遵照庄姑娘之命行事。”

柳媚忽然叹息一声，道：“可惜呀！可惜。”

马鹏呆了一呆，道：“可惜什么？”

柳媚道：“早知咱们要到活人冢来，应该把那个小子，也给引来。”

王杰道：“你说的那小子？”

柳媚道：“姻云楼上那个小子。”

她说的什么人？马鹏、王杰、高空，心中都明白，三个人心中都很懊恼，但又无法和她争辩。

三个人只好都默不作声。

庄璇玑也许不知道那小子是谁，但她却没有多问。

欢迎五人的大宴，设在一座花厅中，四面奇花盛开，随着清风，飘进来阵阵花香。

这花厅四面都留着落地长窗，垂着竹，坐在厅中，不但空气流畅，而且，还可以看到四周的景物，绚烂花色，依依绿篁，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宴客地方。

偌大的花厅，只摆了一桌酒席，陪客也只有一个王总管。

四个伺酒上菜的女婢，奉上佳肴，斟满酒杯之后，悄然退下。

王总管端起酒杯，望着满桌佳肴，道：“美酒当前需当醉，一醉能消心中忧，诸位请随意吃喝。”

举杯一饮而尽。

鬼刀、妙手、暗箭、毒花，既未举杯，也未举筷，八道目光，盯注在王总管的脸上，默然不语。

庄璇玑端起了面前酒杯，笑道：“诸位不用拘束，该说的就说，该喝的就喝。”

柳媚笑一笑道：“王总管，你这酒菜之中，没有下毒吧？”

王总管道：“没有，没有，欢迎大宴中一向美酒佳肴，诸位放心吃喝。”

王杰冷冷说道：“可惜，咱们就是放不下心。”

高空道：“咱们心中有几点疑问，王总管如是能给咱们解答一些，那就强过这美酒佳肴千百倍了王总管笑一笑，道：“区区不过是一个总管之职，专司杂务，所知有限，只怕很难给诸位满意的答覆。”

柳媚道：“你能说好多，咱们就听好多，不过，我想奉劝王总管一句话。”

王总管这个人，生的一脸忠厚之相，待人接物也和气的很，笑一笑，道：“柳姑娘只管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柳媚道：“对活人冢的事，吧们知道的不多，但也听闻过一些，我们希望王总管能给我们一些指点，但要真实。”

王总管点点头，道：“柳姑娘这么问，在下也只好照实说了，诸位确然

进了活人冢。”

王杰冷冷说道：“就是这座农庄？”

王总管道：“这地方正确的名字是接引山庄，诸位能不能进入活人冢，要靠这个地方接引了。”

庄璇玑嫣然一笑道：“王叔叔，最好别把我们接引进去，我不知道活人冢内的情况如何，但这个名字太难听。”

王总管道：“贤侄女色艺双绝，我这个作叔叔的，实在也不想把你引入冢内，不过，你知道，王叔叔只是一个受命办事的人，有些事，实在也无法作主。”

庄璇玑道：“王叔叔如此说，侄女儿倒也不便再作非份之求了。”

王总管道：“贤侄女果然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

马鹏道：“王总管道，进入这接引山庄的人，是不是一定要进入活人冢？”

王总管道：“很多人不愿进去，不过，我在这里作了十年总管，还没有着到过一个，进入了接引山庄之后的人，不进活人冢。”

高空道：“非进去不可了？”

王总管道：“唉！这叫作在劫难逃，咱们这一次接引的名单上，并没有四位的大名，想不到四位竟然自行投入了接引山庄。”

马鹏道：“那也证明了，咱们并不在这个劫数之内了。”

王总管道：“其实，活人冢内，并没有什么不好，吃的饱，睡的好，如是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只怕还有人不愿离去。”

王杰冷笑一声，道：“有人想作活死人，那不管咱们的事，至少咱们不想作，王总管道，活死人，还带一个活字，如是真的死人，那就永远不能活了。”

高空道：“你干了十年的总管，想是已经接引了不少的人？”

王总管道：“也不大多，每年总有那么十个八个。”

高空道：“咱们没有办法使一个人变成活死人，不过。咱们却有办法，要一个人变成真的死人。”

王总管道：“这些话，在下已经听过了很多次。但我还是好好的活着。”

马鹏道：“一个人的运气，不会永远的那么好，躲过十年的人，未必能躲得过第十一年。”

站起身子，缓步向王总管道行去。

高空、王杰、柳媚都知道，马鹏要出刀了，江湖上见过那柄鬼刀的人，实在太少。

连王杰、高空、柳媚，也没有见过。

三个人都全神贯注到马鹏的身上。

庄璇玑笑一笑，道：“马先生，请坐下。”

马鹏已经暗中提聚了真气，穿心一刀，随时可以出手。

但庄璇玑却及时阻止了他。

马鹏吁一口气，又缓缓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道：“王总管道，你的运气实在好。”

王总管道笑一笑，道：“马鹏，你能及时回头，悬崖勒马，倒也非常人能够作到，所以，我想，回报阁下几句话。”

马鹏冷冷说道：“是庄姑娘阻止了在下。”

王总管道哈哈一笑，道：“进入活人冢之前，老夫向例有几句话要告诉各

位的，不过，对诸位要特别的说几句。”

庄璇玑道：“王叔叔特点吧们一点玄机，咱们是感激不尽。”

王总管道：“这迎宾大宴，一共有十道大菜，第十道菜上桌之后开始，你们就准备进入活人冢了庄璇玑道：“我们自己去呢，还是有人来接我们？”

王总管道：“自然是使者接引。”

庄璇玑道：“可不可以不去？”

王总管道：“大概是不可以。”

庄璇玑道：“如若我们的神志还很清楚，我想，我们一定不会去。”

王总管道：“贤侄女，酒菜中，保证无毒，只是你们非去不可！”

柳媚道：“大不了动手一拼，他有什么能力，非逼我们进去不可。”

王总管道：“凡是进入活人冢的，开始时，都有你们一样的想法，只可惜，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愿。”

柳媚道：“哦！”

马鹏道：“江湖上，不少铁铮铮的汉子，他们如是不甘心进入活人冢，势必有一阵很激烈的搏杀了。”

王总管道：“确有着那么几次，真是惨不忍睹。”

王杰冷笑一声，道：“是不是那些接引使者们死的太多了？”

王总管道：“这十年来，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是没有一个使者死亡，而是那些不肯进入活人冢内的人，既不肯进入活人冢，那也只好进入死人坟墓了。”

马鹏冷冷说道：“是威胁？”

王总管道：“不是威胁，而是劝告。”

马鹏道：“江湖上称我们四大凶煞，我相信，咱们杀的人，绝不会比那些使者少。”

王总管道：“四大凶煞，的确很有名气，但可惜，还未列入我们宴客的名单，但你们却自己送上门来。”

高空道：“你是说，咱们还不够资格列入你们宴客的名单上？”

王总管道：“至少，不够第一批的身份，老实说，如若你们不是那四大凶煞一点名气，老夫根本不会让你们进入庄院。”

马鹏道：“一个人，如是专逞口舌之利，实在也是无味的事。”

王总管道：“老夫看的太多，我的修养已到了相当的境界，就算你现在骂我八代祖宗，我也不会和你动手。”

庄璇玑突然开口，道：“王叔叔的意思，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王总管道：“你一向都很聪明。”

庄璇玑道：“你劝我们的意思，是不要我们动手？”

王总管道：“因为，不论什么人，只能死一次，而机会却是留给活着的人。”

庄璇玑道：“好像，进入活人冢的人，和死了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活人冢的人，只不过比死了的人，多一口气。”

王总管道：“但他们毕竟还是活着的，总还有一点机会。”

庄璇玑道：“那机会必也是千万分之一。”

王总管道：“千万分之一，也会比完全没有的好一些。”

马鹏道：“我看，咱们拒绝进入活人冢，总比等那千万分之一机会好些。”

王总管道：“其实，老夫只是说给你们听听，你们肯不肯听，那是你们的事了。”

庄璇玑道：“王叔叔，现在该上第几道菜了？”

王总管道：“第五道。”

庄璇玑道：“早餐很丰富，我们吃的太饱，我看，应该上第十道菜了。”

王总管站起身子，道：“好！我催他们。”

举步向外行去。

马鹏道：“王总管要走了？”

王总管道：“我一向只做份内的事，只陪客人吃吃酒，上完最后一道菜，就和我无关了。”

马鹏道：“你这个总管，好像干的很惬意。”

王总管道：“所以，这些年来，我都一直没有辞去这个职位。”

柳媚淡淡一笑，道：“王总管，江湖上是否有浪得虚名的事？”

王总管道：“有“不过，我相信你们四大凶煞不是。”

柳媚道：“王总管猜的不错，鬼刀、妙手、暗箭、毒花，都有他们的特殊技艺，小妹敬陪末座，只会用毒。”

王总管道：“哦！”

柳媚道：“所以，我在王总管身上，下了一点毒。”

王总管道：“当真是很高明的手法，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柳媚道：“小妹也不敢居功，多亏高兄的妙手相助，我想，妙手和毒花合作，天下最聪明的人，也很难感觉到他被下了毒。”

王总管道：“姑娘说完了么？”柳媚道：“没有。”

王总管道：“好！那就请再说下去。”

柳媚道：“你中的是小妹自己调制的毒，它有个名字，叫作五日绝命散。”

王总管道：“很可怕的名字。”

柳媚道：“别希望有什么人会解救你，就算是当今第一用毒高手，也难找出解毒的药性，没有看到过五日绝命散，就很难配成解药。”

王总管道：“这么说来，我是死定了。”

柳媚道：“小妹做事，一向留人余地，如若小妹无恙，我自然会奉上解药，若是小妹不幸战死，或是被带入了活人冢，那就只好劳请你总管到阴曹地府陪陪咱们了。”

王总管笑一笑，道：“希望柳姑娘和我的运气一样好，这些年，我的运气一向都不错。”

缓步行了出去。

柳媚道：“看来，这个人，不太怕死。”

高空道：“有两种人不怕死。”

庄璇玑道：“高兄说说看，那两种人不怕死？”高空道：“一种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的人，一种是有把握不死的人。”

柳媚道：“高空，你说，王总管是那一种人？”

高空道：“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了。”

马鹏伸动一下双臂，道：“璇玑姑娘，你看咱们是不是应该冲出去？”

庄璇玑道：“只怕没有机会了。”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听说过璇玑姑娘很聪明，今日总算见识

到了。”

马鹏等转眼望去，只见厅门口处，站着一个人。

黑色的长袍，黑色的呢帽，连脚上鞋袜，也是黑的。

这个人，除了一张脸之外，全身都是黑色。

因为，他的手上，也戴了一付黑色的手套。

马鹏道：“你是谁？”

黑衣人道：“王总管没有告诉你们么？”

马鹏道：“接引使者？”

黑衣人道：“不错，我正是奉命来接引你们的人。”

王杰道：“好像王总管没有告诉你，我们不太喜欢活人家。”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其实，你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我们还是给了你们机会？”

王杰道：“什么机会？”黑衣人道：“你们可以凭武功拒挡本使者的接引。”

马鹏冷笑一声，道：“这不是机会，而是必然，我们不但要抗拒，而且，还要想法子杀人？”

黑衣人笑一笑，道：“我知道，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各有擅长之艺，也是江湖上知名的杀手，但你们还没有列入我们的强敌名单之内。”

毒花道：“哦！口气倒是不小。”

黑衣人道：“听说你能使无形之毒，何不放手一试？”

毒花柳媚道：“该下毒的时间，小妹自含下毒，用不着阁下提醒。”

黑衣人目光转注到庄璇玑的身上，道：“庄姑娘的意思呢？”

庄璇玑道：“我想，这花厅之外，可能已经布有了活刀手……”

黑衣人笑一笑，接道：“姑娘，实在是聪明的很，借着和我谈话的机会，告诉他们这些隐密。”

四大凶煞，都有着很丰富的江湖经验，但也没有听过“活刀”这种兵刃。

高空呆了一呆，道：“璇玑姑娘，什么叫活刀？”

黑衣人道：“庄姑娘既然知道了活刀，想必亦知其内情，何不替他们解释一下。”

庄璇玑道：“小妹确有此意，恭敬就不如从命了。”

目光一掠马鹏等四人，道：“所谓活刀，又名见血刀，江湖上，很少有这种暗器，据说，它是用一种极经的金属作成，说它自己追人刺杀，未免太过，我想可能因它太轻之故，有着自动旋转的能力，诸位遇上之后，不要惊慌，从容应付。”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看来，璇玑姑娘对活刀的了解，亦不大多。”

庄璇玑道：“活刀，不过是一种暗器罢了，我想不出，它还能有多大的威力。”

黑衣人道：“庄姑娘很快就可以见识到了。”

王杰没有打出暗器，柳媚也没有用毒。

他们是有丰富经验的人，事情没有绝对的决定之前，他们不会轻易出手。

果然，那黑衣人很快的接道：“有些规矩，在下不能不说个明白，我希望你们能仔细去听。”

王杰道：“如是咱们拒进活人家，那规矩似乎是也不用知晓了，我们现在，只想见识一下，什么是活刀？”

马鹏一直在轻巧的移动着身躯，希望接近那黑衣人。

他的穿心一刀，虽然是霸道绝伦，但究竟是不能及远。

柳媚目光转动，不停打量花厅四面的窗子。

对柳媚的举止，庄璇玑有着洞若观火的感觉。笑一笑，道：“柳大姊，看起来，这座花厅的窗子很多，四通八达，可惜，我们却不能逃。”

柳媚道：“你是说他们每一个窗门之后，都有埋伏？”

庄璇玑道：“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咱们一分散，不进入活人家的机会很小。”

柳媚笑一笑，道：“多承指教。”

只听那黑衣人冷冷说道：“第一条，束手受命者，不得伤害。”

高空笑一笑，道：“废话。”

黑衣人道：“第二条，出手抗拒者，格杀勿论。”

王杰道：“简直是放屁。”

黑衣人双目中厉芒一闪，道：“规矩只有两条，我已经宣布，诸位准备如何？着你们自己决定了。”马鹏淡淡一笑，道：“我们已经表示的很明白，一开始，我们就准备抗拒架式。”

王杰突然一抬手，五点寒星疾射而出。

那寒星有大有小，竟然是五种不同的暗器。

一只亮银镖，一枚银蓬花，一枚子午钉，一只子母弹，一只柳叶刀。

除了子午钉之外，都是较大的暗器，真不知王杰怎么发出来的，一抬手，就打了出来。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这些破铜烂铁的也能伤人么？”

袍袖一拂，五件暗器尽都被卷入大袖之中。

王杰道：“好手法。”突然欺身而上，劈出一掌。

黑衣人右手一挥，迎了上去，蓬然一声，双掌接实。

世人都知道王杰的暗器厉害，却不知他的掌力，也是雄浑无比。

未待王杰再次出手，黑衣人已抢主动，左手一拳，捣了过来。

拳势未到，一股疾劲的拳风，已冲前胸。这一拳之威力，当真如豆杵撞钟一般。

王杰心头骇然，不敢硬接拳势，一吸气，退开八尺。

他和黑衣人硬拼一掌，双方秋色平分，却不料对方这一拳却如此威猛，比起他的掌势却截然不同王杰发出暗器，纵身扑攻，而黑衣人直到发掌理退王杰，一直站在原地未动一步。

这是真正的武功，显出了深厚的内力，和坚稳的下盘工夫。

马鹏暗暗赞了一声，道：好稳的马步，好凌厉的拳势。心中念转，人却缓步向前逼去。

王杰呆呆的站着，楞楞的望着那黑衣人。

他自出道以来，第一次遇上了这样强劲的对手，心中仍然想不明白，自己怎会被那一拳逼退。

只听一缕清音，自庄璇玑的口中婉转而出，道：“好凶猛的破山拳。”

黑衣人冷冷说道：“姑娘果然高明，竟然认得在下的破山拳。”

庄璇玑道：“破山拳，虽然威势绝伦，但如比起查家堡的百步神拳，尚

逊一筹。”

向前逼进的马鹏，突然停了下来，道：“破山拳，阁下莫非是当年双拳毙七虎的童子川，董先生吗？”

黑衣人被人叫出了名号，只好承认，道：“想不到，你竟听过老夫的名号。”

高空接道：“想不到啊！二十年前拳毙剑门七虎，被江湖上尊称为无双拳的赫赫大侠，竟然在这里作了接引使者。”

董子川道：“老夫从未自诩过大侠身份。”

柳媚笑道：“王杰，听到没有，无双拳一拳没有把你打死，只不过把你逼退了几步，实在不算什么丢人的事。”

王杰道：“哼！下一次，我王某人倒也硬接他一拳试试。”

庄璇玑道：“高兄，这无双拳董子川，当年在江湖上的声誉如何？”

高空征了一征，笑道：“声誉满江湖，极受武林推重，二十年后，江湖上仍有人谈起他的往事，比咱们四大凶煞的名誉好多了。”

庄璇玑道：“哦！斑兄的心目中，也有好恶之别。”

高空闭口不言。

董子川的脸上泛起了一抹愧色，道：“往事已逝，不提也罢，老夫现在是按你们进入活人冢的使者。”

马鹏淡淡一笑，道：“兄弟出道晚了一些，江湖上早已不见董兄风采。

想不到，董兄在江湖上消声匿迹了二十年后，竟然又会叫马某人碰上。”

董子川冷笑一声，道：“活人冢内，会给你无限的惊奇，看到老夫一人，又算得什么？”

马鹏道：“哦！这么说来，那活人冢内，还有很多的武林前辈了？”

董子川突然一转话题，道：“马鹏，就老夫所知，很少有人，在受到接引之后，而不入活人冢内，你们最好熄去了抗拒之想。”

庄璇玑道：“你是武林前辈，想来，也在活人冢内居留了不少的时日，不但自己不愿离开，而且，还要再三的劝我们留下，想来，那活人冢内，亦呈洞天福地，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了。”

董子川冷冷说道：“好玩的很，老夫说它不尽，最好是姑娘自己进去瞧瞧。”

王杰道：“咱们似乎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除非你能把咱们生擒活捉，送入活人冢内。”

董子川突然举手互击了一掌，道：“来人啊！”

但闻衣袖飘风之声，人影一闪，花厅中已多了四个人。

两个穿着白衣，两个穿着黑衣的人。

自从了解了童子川的身份之后，没有人敢再轻视这活人冢内的人。

何况，这四个人的飞来身法，已显出是第一流的高手。

庄璇玑的镇静，对马鹏等四个人的影响很大，使这四个人，也都变的十分冷静。

马鹏冷冷的盯着童子川，道：“这四位，又是什么身份？”

董子川道：“接待你们鬼刀、妙手、暗箭、毒花的人。”

庄璇玑笑一笑，道：“董先生，好像把我给忘记了。”

董子川道：“庄姑娘似乎是忘记我了，日下，咱们是五对五的局面。”

庄璇玑道：“董先生年高德劭，难道也准备亲自出手不成？”

董子川道：“有些事，虽然我不太愿意，但却是没有法子。”

这时，一个穿白衣的人已然出手，人影一闪，已到了王杰的面前，王杰没有发出暗器，却出拳迎向了那白衣人。

他号称暗箭，但出拳的速度，似乎是不比暗器慢。

那白衣人像箭一般冲向王杰，但他的双足还未落着实地，王杰的拳头，已到了他鼻尖前面。

白衣人向前急冲的身子，突然顿了下来，他来势像怒涛拍岸，但后退之势，却像是飘浮在空中的柳絮，随着王杰的拳势，突然向后飘开。

王杰一拳落空，突然一上步，第二拳紧随着击出。

他击出的第一拳，虎虎生风，拳势极是威猛，但第二拳却是无实无息，似乎是全无力道。

两个人，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表现出了刚柔两种武功。

白衣人对王杰那刚猛奇烈的第一拳，轻轻松松的闪避开去，似是未放在心上，但对这无实无息的第二拳，却是脸色凝重，肃神以待。

原来，两人甫一接手，都已经知道遇上了劲敌，王杰这第二拳，就笼罩了白衣人全身数处大穴，暗藏着七个变化，蓄劲不发，看敌人应变的身法，然后再全力击出。

这一次，白衣人未再闪避，右手平横胸前，五指半屈半伸，肃然不动。

这只是一个架势，但这架势在王杰的眼中，却是有些微微震骇。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在王杰的眼中，那白衣人的防守之势，严密无比，不论那一个角度，都无破绽。

王杰收住了拳势。

他明白，只要自己有一些疏漏，对方必将趁隙反击。

至少，将给对方取去先机，如是拳势攻老，也可能就伤在对方的手中。

王杰纵横江湖十六年，除了在庄璇玑手中，吃过一次暗亏，此外一直无往不利。

他对自己周身三十二种杀人的暗器手法十分满意，也对自己的武功造诣，充满看信心。

但现在，他却明确的感觉到，遇上了从未遇过的劲敌。

这座小小山庄，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竟有着这样的高手。

两人相对而立，王杰是攻势，但蓄劲未发，拳留中途。

白衣人是守势，屈势弓身，防守的天衣无缝。

就算是学过武功的人，如是造诣不够，也无法体会出这两人相持的凶险。

双方面都是提聚真气，等待着机会，作全力一搏，可能那一招交接，就会分出生死胜败。

王杰身上的衣服，似是灌了气一般，全都鼓了气。

但那白衣人却刚好相反，他身上似是散发着一种吸力，把全身的衣服，都吸的紧紧的贴在身上。

鬼刀、妙手、毒花，着得出来他们都是江湖上顶尖的高手。

毒花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舍长用短，暗箭王杰，怎么不用他的暗器呢。”

妙手高空道：“他们太接近了，王杰已无法分心施用暗器，只要他一分心神，只怕暗器还未出手，对方的掌指，就会插入它的致命要害。”

庄璇玑道：“高兄说的不错，这个人练过铁指功，他的指力，可以洞穿碑石。”

柳媚仔细看去，才发现那白衣人的手指，已然不像人的手指，右手半用的五指，已经变成了紫黑之色。

马鹏冷笑一声，举步行去。

近身搏杀，对鬼刀马鹏而言，正是他的技艺精专所在。

一个黑衣人突然打了过来，拦花了马鹏的身前，冷冷说道：“一对一，四大凶煞，都是江湖名人，难道还要倚多为胜么？”

鬼刀马鹏冷笑一声，道：“你要拦阻我？”

突然，举掌拍出，一句话说完，已然拍出五掌，一字一招。

那黑衣人竟然把五招都接了下来，指点肘撞，完全把马鹏约五招对开，人却仍然站在原地方未势马鹏道：“好身手。”

双掌连环，攻出了一十二掌。

黑衣人又接下一十二掌，而且立刻还击，左拳、右指，各攻三招。

马鹏也接下了黑衣人六招攻势。

但那黑衣人在六掌之后，又踢出了八腿。

他腿上的功夫，似是尤胜他的拳指，马鹏竟然被迫退了两步。

马鹏的脸色变了。

高空、柳媚的脸色也变了。

他们都已看出来，董子川带这四个人，实在都是很难对付的高人。

庄璇玑缓缓说道：“他练的五步鸳鸯连环腿，这种腿法，比起谭家的弹腿，尤胜一筹，他已练得八成火候了。”

马鹏已准备出手硬拼了，但庄璇玑及时提醒了他。

升上胸中的怒火，立刻熄了下去。

强敌当前，岂容心浮气躁。

董子川冷冷说道：“庄姑娘小小年纪，实在懂的不少。”

庄璇玑道：“他们四个，虽然不肯说出姓名、身份，但我相信他们都是大有来历的人。”

董子川道：“璇玑姑娘何妨说说他们的来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不论他们的来历如何？但他们都是江湖中第一流的高手，也许，他们的职位，不如你董先生，但他们的武功，只怕不在你董先生之下。”

董子川冷哼一声，道：“璇玑姑娘，可是想试试老夫的武功么？”

举步直行过来。

高空突然一横身，拦在董子川的身前，笑一笑，道：“想动手，在下奉陪。”

董子川打量了高空两眼，道：“妙手高空？”高空道：“正是区区在下。”

董子川道：“马鹏的鬼刀，有一刀穿心之威，王杰的暗器手法，也算得很高明的手法，柳媚会用毒，就算那是有欠光明的手法，但那至少可以毒死人，至于你高空，听说只是会一些偷鸡摸狗的手法，竟然也列入了四大凶煞之名，实在叫老夫不解。”

高空冷笑一声，道：“董兄如是觉着在下这一双妙手，只是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何不出手掂一掂高某人的份量？”

董子川道：“老夫正有此意。”

突然出手，抓向高空。

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招术，出手抓过去，但却速度奇快。

高空一双手，果然不是只会偷东西，他的手实在很灵活，五指屈弹，指尖迎上董子川的脉穴。

董子川这一抓之势，原本隐藏着很多的变化，不论高空如何闪避，他的变化，都很凶厉。

但高空竟然不闪不避，硬迎上去。

董子川道：“来的好。”忽然骈指为掌，化成手刃，立掌切了下去。

切向高空的手腕。

高空的招法又变，收指为拳，曲腕上迎，反击脉穴。

瞬息之间，两人变换了六七种手法，谁也没有收回手臂。

高空的妙手，果然是妙的厉害，单看这几招变化，已可以看出他武功的造诣，绝对不在王杰之下四大凶煞之中，马鹏、王杰都有一个感觉，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应该以妙手是最弱的一环柳媚的武功，也许不怎么高明，但她和人动手时，有一套很特殊的本领，名叫弹指飞毒，她能把很多的毒粉，藏在手指甲内，在动手时弹出毒粉。

那是很难应付的奇技，任何知道柳媚的人，都要保留下很大的实力，应付弹指飞毒。

但高空除了它的偷窃之技外，很少人知道他有什么奇技。

董子川出手一击后，连着七种变化，竟都被高空化解开去。

他的臂已伸直，拳势已老，实在无法再施展什么攻势，只好一吸气，退后三尺，双目盯注在高空的脸上。

高空应付这一击间的七种变化，也尽了最大的心力。

董子川收招而退时，留下了很大的破绽，可惜，高空实在已没有追袭的能力了。

柳媚突然格格一笑，道：“高兄，这几招，变化奇妙，小妹好生佩服。”

董子川冷冷说道：“高空，老夫倒是有些低估你了。”

高空淡淡一笑，道：“董兄太客气了，其实，你如能再多两个变化，也许我就有些接不下去了上四大凶煞之中，高空也许比柳媚大几岁，但他比起马鹏、王杰，却有一段距离，但他的修养在四叫大凶煞中，却是最好的一个。

董子川脸色一变，冷冷说道：“姓高的，咱们还没有分出胜负。”

高空笑道：“我知道，董兄想必还有更厉害的杀着，兄弟正在候教。”

马鹏也看到了高空和董子川动手的经过，心中暗道：看他手法高明。武功上的成就，决不在我和王杰之下，这小子深藏不露，我们心目中最弱的一个。可能是四大凶煞中最强的一个了。

但闻和王杰对峙的黑袍人突然大叫一声，身子疾飞而起，直向王杰冲去。

王杰不甘示弱，一拳“直捣黄龙”，连人带拳的迎了上去。

两个人都是飞跃着撞向对方，凝聚的毕生功力，加上身子向前的奔冲之势。

江湖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法。

黑袍人及时推出了右掌。

这一掌和王杰击出的右掌，撞在了一起。

只听嗤的一声，有如骨骼碎裂的声音一样，两个伸得笔直的手臂，同时弯了过去。

身形交错而过。

王杰的拳势，和那黑衣人的掌势，究竟还是无法和全身凝聚的功力及那疾冲的身躯对抗。

两人对错开了五尺的距离之后，双方同时停了下来。

王杰的脸色苍白，头上冷汗淋漓而下，右臂软软的垂了下来。

但他仍然咬着牙，没有出声。那黑衣人似乎是也很痛苦，左手抱着右臂，痛苦之情，流现于神色之间。但他忍住了，没有呼叫出来。马鹏忽然快移两步，靠在了王杰的身侧。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马鹏，要王杰过来。”

马鹏吸一口真气，右手微抬，摆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

这姿势的确很怪，立时将场中之人的目光吸住了。

他仍然空着双手，但知马鹏的人，都会感觉到，那似是一种出刀的姿势。

马鹏那柄鬼刀，究竟藏在何处，刀又是什么样子，到现在为止，似乎是还没有人见过。

因为，见过那一柄鬼刀的人，都死了。马鹏从不轻易出手，出刀必是一刀穿心。

第三章 四凶煞各使绝学

王杰快步行近了庄璇玑。

在四大凶煞，他是生性最冷酷，也最不肯服输的人。

但他见识过高空的武功，再和那黑衣人对过之后，内心中高傲的气焰已经消退了不少。

他开始明白，四大凶煞表面上最弱的高空，真实武功的成就，决不在他王杰之下。

高空，却是第一个敬重庄璇玑的人。

事实上，庄璇玑表现的冷静，才慧，已使王杰有些折服。

庄璇玑的脸色，有些严肃，但并非严肃的可怕，只是在那美丽的脸上，平添了一些责怪的意味。

她伸出纤巧的手，握住了王杰的右腕，轻轻的抬动了一下。

王杰流出了一脸冷汗。

强悍的王杰，一直没有发出过呻吟之声，但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王杰冷冷说道：“柳媚，有关医药的事，以后有暇再谈，此刻大敌当前，别再分了璇玑姑娘的心神。”

柳媚冷哼一声，欲言又止。

这时，一个身着锦衣，面色苍白的年轻人，突然缓步行了进来。

他锦衣的前后，各绣着一个虎头，口大如盆，虎牙外露，绣工十分精

致，似乎是要择人而噬。

只见他举手轻轻一挥，两个白衣人立刻奔向他的身侧，两个黑衣人却抬起董子川的体，奔出大厅。

锦衣人目光一掠庄璇玑，淡淡一笑，道：“你杀了董子川？”

未待庄璇玑开口，马鹏已冷冷说道：“谁杀他都是一样。”

锦衣人缓缓转过头来，望了马鹏一眼，道：“你是鬼刀马鹏？”

马鹏道：“正是区区在下。”

锦衣人道：“听说你出刀很快，一刀穿心，这些年来，从没有失过手。”

马鹏道：“确有其事，看过我马鹏出刀的人，现在还没有一个活的。”

锦衣人道：“你的运气实在不错，这些年，都没有碰上一个能杀你的人。”

马鹏道：“我的运气本来就很好，碰上我的人，运气就差了。”

锦衣人淡淡一笑道：“运气有走完的时候，现在，你已经没有运气了。”

他双目中已闪动起杀机，但他的声音，仍然是那么平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庄璇玑突然开了口。说道：“你身上绣的这两只老虎。张着血盆大口，看起来，实在很滑稽，不知道它们代表着什么？”

锦衣人的目光，又转到庄璇玑的脸上，道：“那是一种标识。”

庄璇玑道：“有些什么意义，难道你的名字，就叫老虎？”

锦衣人道：“我不叫老虎，可是有老虎一样的凶厉。”

庄璇玑道：“难道你也会吃人？”

锦衣人道：“不！我会杀人，就像一只老虎扑杀一只小绵羊那样容易。”

庄璇玑道：“看上去你有些文弱，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凶残。”

锦衣人道：“姑娘貌美如花，但你却杀了董子川。”

庄璇玑笑一笑，道：“那是因为他要杀我，我已经警告过他，可惜。他太固执。”

锦衣人点点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你也在警告我了。”

庄璇玑道：“如若你感觉到这是一样警告，那证明了你实在很聪明。”

锦衣人道：“我一向不喜欢伤害女人，但有时候又没有办法避开这种事。”

他的双目中又露出了浓重的杀机。

庄璇玑提高了警觉，同时，对马鹏说道：“这个人，虽然衣服穿的很可怕，绣着两头张口的虎头，但他看上去很文弱，所以，我想，他的武功，一定不怎么高明，对付武功太坏的人，你们用不着出手。”

马鹏明白，庄璇玑说的是反话，那是说这个人很厉害。庄璇玑准备亲自出手。

笑一笑，马鹏向后退了两步，道：“璇玑姑娘既是想小试牛刀。在下只好退让了。”

锦衣人双目中的杀机更是强烈。缓缓向庄璇玑的身前逼来，一面笑道：“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是谁，我这衣服上。绕着两个老虎头的意义？”

庄璇玑道：“你是伏虎公子，在活人冢内四大公子中排名第二，好像还有一位降龙公子，排在你前面，一般人都称你叫虎公子。”

他果然就是虎公子。

虎公子停下了脚步，冷冷说道：“你怎么知道？”

庄璇玑道：“你身上绣了两个老虎头，那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么？”

虎公子道：“你对我们的事，好像知道的不少。”

庄璇玑道：“天下好像没有绝对机密的事，何况，你们龙、虎、蛇、鼠都已经杀过不少人。”

虎公子对庄璇玑如此了解，感觉到惊震，一时间，未再向前逼进。

但更震惊的是鬼刀、妙手、暗箭、毒花。

四大凶煞常年在江湖上行走，但却从未听说过龙、虎、蛇、鼠四公子。

庄璇玑竟然知道。

而且，知道的很清楚。

虎公子终于又移动了脚步，缓缓向前行来，他走的很慢，一点地没有老虎扑人的样子。

鬼刀马鹏没有见过虎公子，甚至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他的感觉中，这个人至少要比董子川高明一些。

他准备对抗虎公子，蓄势以待。庄璇玑笑一笑，道：“马鹏，你闪开。”

马鹏呆了一呆，依言闪退。庄璇玑却缓步迎了上去。两个人虽然都走的很慢，但仍然碰上了头，相互之间，保持了三步距离，对峙而立。庄璇玑缓缓说道：“虎公子，真的准备出手了？”虎公子道：“看来庄姑娘很镇静，似乎完全不把区区在下放在心上。”

庄璇玑道：“璇玑只听过虎公子的威名，还没有见过虎公子出手的情形。”虎公子道：“姑娘很快就可以见到了。”柳媚低声道：“这个家伙，在衣服上绣着虎头，看起来实在不顺眼，我要他中毒的滋味。”王杰冷冷说道：“你最好不要动手。”

柳媚道：“为什么？”王杰道：“如是你的弹指戒毒，真能对付虎公子，只怕璇玑姑娘早就请你出手了。”柳媚道：“我……”高空低声接道：“柳姑娘，咱们还是坐以观变吧！”柳媚闭上了嘴巴。虎公子缓缓伸出了右手。

右手上无名和小指上，本来卷着指甲，随着他右手的伸动，忽然伸直，竟然有七寸多长。

他的中指上，戴着一个白色的指套，也有三寸多长。

大指和食指上疾如流星。

柳媚娇叱一声，飞迎而上。

柳媚和那白衣少女，两个人一来一往，势子更为快速。

但闻蓬然一声，两人的掌势，在空中接实。

彼此之间，身子一顿，同时由空中跌落下来。

柳媚心头震动了一下，忖道：“那里来这么多的丫头，一个个的武功，都如此高明。”

直到此刻，柳媚才觉着，名动江湖的毒花，并不是江湖中的一流人物，这活人冢内，就有很多个可以和自己一争长短的人物。

但最使柳媚心中不服服服的，就是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女人。

而且，都是很年轻、美丽的女人。

和她柳媚比起来，毫不逊色的女人。

心中的气怒，变成了很浓重的杀机。

于是，柳媚展开了一轮最猛烈的攻击。

但那白衣女人，竟仍然能够应付下来。

扑向庄璇玑那位白衣少女，似乎是极为顺利。

她伸出的双手，眼看就要接触到庄璇玑的身上，却似乎是遇上了一种无形的阻力。

白衣少女一记千金坠，落着实地，同时，也收回了双手。

她明白遇上了高人，所以，足落实地之后，立刻改采守势。

但庄璇玑却像没事一样，根本就没有回望她一眼。

白衣少女心中大感奇怪，忖道：难道，那一股无形的劲力，不是她发出来的。

心中念转，人却一扭柳腰，又向前扑了过去。

庄璇玑忽然间，向前跨出两步。

那白衣少女全力施为，一下子收势不住，直向高空和那黑衣人冲了过去。

高空正举右手还击那黑衣人的攻势。

但高空还击的右手部突然收了回来。

这就使那白衣少女向前扑攻之势，正好迎向那黑衣人的有掌五指。

眼着那白衣少女的身躯，就要撞上了黑衣人的右手，这就迫的那白衣女子，不得不出手目保，左臂一握，格向那黑衣人的右臂。

蓬然一声，两人接个正着。

两个人都已经看清楚了是自己人。

所以，都尽量在收缩自己发出的内力。

高空却乘势退到了庄璇玑的身侧，微微一笑。

庄璇玑低声道：“你为什么不求胜。”

高空道：“杀了他，还有十个八个的跟着来，杀之不尽。”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高空，马鹏他们都太低估你了。”

高空叹息一声，道：“但还是被他们瞧出来了。”

庄璇玑道：“这是生死相搏的环境，没有法子再掩饰下去了，不过，你不杀他，更见高明……”

这时，那黑衣人和白衣女已然同时向两人扑了过来。

高空大喝一声，飞迎而上，两手并出，分袭两人。

他一个人，竟然独斗那黑衣人和白衣女。

庄璇玑缓缓向后退了两步，目光一掠柳媚和另一个白衣女子的搏斗。

柳媚和那白衣女子的搏斗，更见激烈，形同拼命。

庄璇玑一直盼望着见识一下柳媚的弹指飞毒，奇怪的是，柳媚宁肯全力施为和人硬拼，但却一直不肯使出她江湖上人人畏惧的弹指飞毒。

就好像柳媚早已经明白了庄璇玑的用心一样，她宁可作生死之搏，也不愿意施出他的看家本领。

庄璇玑心中大感奇怪。

毒花柳媚的武功，和那白衣女子虽然在伯仲之间，但柳媚的丰富搏斗经验，在这场激烈的搏杀中，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双方面虽然是势均力敌，但应付凶险的技巧上，毒花柳媚似是要高明很多。

高空以一对二，却打出了另一番景象出来。

看上去，高空独力应付两个人十分吃力，但高空却总能在两人合击的凶险中，轻轻的闪避开去。

庄璇玑看得出来，高空实有足够的的能力，应付两个人的猛攻，但他却

采取了另一种奇怪的打法。

只是在勉强应付两个人的攻势。

就在庄璇玑分神旁顾之时，柳媚和那白衣少女的搏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只听柳媚大喝一声，紧接着传来了一声惨叫。

庄璇玑回头看去，柳媚已一掌击在那白衣少女的前胸之上。

那白衣少女耳鼻之间，流出了鲜血，倒摔在地上。

四大凶煞，果然都不是简单人物，每个人都有一套杀人的本领。

庄璇玑心中暗暗忖道：不知她是否用出了弹指飞毒的手段，竟然杀了这个人。

毒花柳媚杀了那人之后，汗水已湿透了罗衣。

这两阵搏杀，用出了她全部的力量。

杀了那白衣女子之后，柳媚并没有再向前奔冲，却停了下来。

举手理一理鬓边散发，拭一拭额上滚落的汗水，信步行向了庄璇玑，道：“庄姑娘，看来被你猜对了，冲出这接引山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对面不远，又出现了四个身着白衣的少女。

庄璇玑轻轻一扬柳眉儿，没有作响。

她忍下了心中的惊异。

但柳媚却无法控制心中惊异，低声接道：“这些白衣女子的武功都不错，不知他们从那里找来的。”

庄璇玑道：“训练出来，她们年龄相若，在同一个时间内，接受训练，所以，她们的武功也相差不远。”

柳媚道：“这么说来，她们并不是活人冢内的主要力量了。”

庄璇玑道：“活人冢内，有太多的事，使我们无法了解，所以，我们要留这里。”

柳媚道：“活人冢内有这么多的高手，留下来，岂不是死路一条。”

庄璇玑道：“如若我们闯不出去，岂不是也要战死。”

柳媚道：“比起留这里来，总该多几分生机。”

庄璇玑道：“柳大姊，生死一关，很难堪破，所以，你选择求生之路，小妹不便阻拦，而且，马兄等地不会阻拦，但你要想明白，你闯出去的机会有多大。”

柳媚道：“我一个人，机会不大，但如你们肯合作……”

庄璇玑摇摇头，接道：“柳大姊，有些事不能凭一时的感受抉择。”

柳媚道：“难道我们留这里，会比闯出去的机会大一些么？”

庄璇玑道：“小妹的看法，确然如此。”

柳媚道：“璇玑姑娘，这几天，我一直很佩服你对事的精到见解，唯独对这件事，我一直有些不太服气，你为什么一定要留这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至少，我们离开此地，比留这里的生机大一些。”

庄璇玑笑一笑，道：“柳大姊，其实，你心中很明白，四大凶煞合在一处的力量，十分强大，一分开，力量就会大打折扣，这几天，我观察所得，你们四大凶煞的武功，各有所长，如若能够想办法组成一个合击的阵势，你们四人的武功所长，就更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柳媚道：“璇玑姑娘，如若我们离开了此地，难道就不能够联成了四个

人的合搏之术。”

庄璇玑道：“那倒不是，问题在，咱们闯出去所冒的险，比留在这里更大一些。”

柳媚道：“璇玑姑娘，就是这一点，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留下来，才能够学习合搏之术。”

庄璇玑道：“柳大姊，有一件事情你想到过没有？”

柳媚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留下来，我们是以静制动，冲出去，就变成了敌暗我明，而且，这些年来，从没有一个人能逃出这个接引山庄，所以，我觉着这地方有些不对。”

柳媚的语气，突然间变的十分低微，道：“璇玑姑娘是说……”

庄璇玑道：“我是说，他们除了拦截的人手之外，也许还有别的埋伏。”

柳媚道：“哦！”

庄璇玑道：“我们只有五个人，所以，我们不能轻易有所牺牲，也不能受到伤害。”

柳媚道：“喔！我明白了，姑娘和令尊，可是早有约定，他会带人来接应咱们。”

庄璇玑摇摇头，道：“没有，我爹不会来，甚至，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何处。”

柳媚道：“深入一些，不但说出了他的武功的精奇之处，而且，也说出了他们的缺憾所在。

四个人内心之中，都很佩服，但都忍下去没有说出来。

庄璇玑只用了几十句话，却把四个各具特殊武功的人，组合在一起。

然后，笑一笑，道：“四位再好好的商量一下，不过，声音要小一点，而且，除非形势需要，不要用联合的手法对敌。”

马鹏点点头，道：“姑娘今日给咱们一点指点，使咱们获益不浅。”

庄璇玑道：“四位如若能再化工夫研究一下，我想，一旦用上时，会对诸位更有帮助。”

四大凶煞，没有再说话。

原来，四个人已经找到了路子，又开始研商起来。

庄璇玑看四个人商谈的十分入神，缓缓站起身子，行到了厅院门口处，探首向外望了一眼，又缓缓行了回来。

就是那一眼，他已经看出了危机。

四个人衣着各具特色的人，正缓缓向前行来。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转身行人回来，低声道：“诸位，可以停下来了。”

马鹏霍然站起身子，道：“怎么回事？”

庄璇玑道：“他们来了，一场很激烈的血战，只怕就要开始了。”

马鹏道：“怎么样？”

庄璇玑道：“他们的人手已经赶来了。”

马鹏道：“什么人？”

庄璇玑道：“龙、虎、蛇、鼠，四公子。”

柳媚道：“四个人都来了。”

庄璇玑道：“不错，虎公子没有讨得好去，所以，大概回去说出了这件

事，所以，龙、虎、蛇、鼠四个人都来了。”

高空道：“那是准备决一死战了。”

庄璇玑道：“是！他们这一次来，只怕是准备打一架。”

王杰道：“早拼一场也好，反正这一战免不了。”

庄璇玑道：“你们听着，免不了的一场血战，不过，不论血战如何激烈，我都不希望你们受到伤害。”

王杰道：“璇玑姑娘，既然是动手相搏，只怕是难免有所伤亡，我王杰活了这几十年，也杀了不少的人，老实说，死了也不算夭寿。”

庄璇玑道：“王杰，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在我的想法之中，你受了这一次伤之后，自己应该会好一些，王杰，你要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的死，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王杰道：“我……我……”

庄璇玑接道：“你和别人合作，像一个环体一样，如是环体缺了一环，整体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王杰道：“哦！”

庄璇玑道：“所以，你必须珍借你的生命，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整体，包括我在内的整体。”

王杰道：“这么说来，在下连死的自由也是没有了。”

庄璇玑道：“对！所以，不可轻易的言死。”

王杰道：“唉！多谢姑娘的指点。”

第四章 舍身许婚 四公子弃暗投明

就是说这几句话的工夫，虎公子已当先行入了厅。

他身后紧随着三个人。

三个人都穿着长衫，只见每个人胸前绣的形像，就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了。

一个前脚绣着金龙，一个前胸绣着一条青色的小蛇，还有一个，绣着一个灰色的老鼠。

龙、虎、蛇、鼠四公子的标识，都非常的明显。

这四个人都长的很年轻，至少，看上去都很年轻。

四个人进入了厅中之后，一字分开。

虎公子冷冷说道：“庄璇玑，刚才未分胜负，在下又来讨教了。”

四大凶煞立刻分列在两侧，把庄璇玑围在中间。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龙、虎、蛇、鼠四公子都到齐了。”

虎公子道：“不错，庄姑娘对我们的事，似乎知道的不少。”

庄璇玑笑一笑，道：“虎公子，你请了他们三位同来，是不是准备要和我们一决生死？”

虎公子道：“我说出了阁下的武功，他们三位，都佩服服服的不得了，很希望来见识一下姑娘的武功。”

庄璇玑点点头道：“四位满怀热衷而来，只怕这一仗很难避免了。”

虎公子道：“不能避免。”

庄璇玑道：“好！虎公子，你说，咱们这一战，你有几分胜机？”

虎公子道：“这个么，很难说了，不过，这一战一定有一个结果。”

柳媚抢先说道：“什么样的结果？”

虎公子道：“不是她死，就是我亡。”

庄璇玑道：“你既然向我挑战了，自然要舍命奉陪，不过，在咱们未动手前，我有几件事，要向虎公子请教。”

虎公子道：“请说。”

庄璇玑道：“我听过龙、虎、蛇、鼠四公子的大名，也知道你们杀了不少武林高手，不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杀人？”

虎公子冷冷说道：“理由很简单，一个是那些人该死，一个是我们非杀了他不可。”

庄璇玑皱皱眉头，却没有出言反驳。

大约虎公子自己也明白他的理由，不算太健全，所以，立刻补充，道：“就像你庄姑娘这样的人，我们非杀不可，留下你是强敌，也是祸患。”

庄璇玑道：“我没争霸武林的用心，也没有和你们拼命的理由，只是，我是你们要杀的人，因此，要杀了我，但虎公子，杀了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

虎公子愣了愣，道：“彼此对抗，我如不杀你，你就要杀了我们，对么？”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彼此无怨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你？”

虎公子冷笑一声，道：“庄璇玑，我们用不着在口舌之上争辩，这世上有很多道理，根本就很难说的明白，还是在武功上，分个胜负出来。”

庄璇玑道：“你一定要动手，我们就算是不想打，也是不行了。”

虎公子回顾了龙公子一眼，道：“咱们如何一个打法。”

龙公子道：“先对付庄璇玑，至于鬼刀、妙手、暗箭、毒花，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

庄璇玑一死，他们决不会再撑下去。”

高空冷笑一声，道：“问题在你们还没有对付庄璇玑姑娘之前，先要通过咱们四个人这一关。”

龙公子淡淡一笑道：“好！四位如是想先庄璇玑而死，我们自然成全。”

蛇公子突然上前两步，逼向高空，道：“你先死。”

高空道：“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一份能力了。”

蛇公子一点也不像蛇，除了衣服上绣了一个蛇的标志之外，人生的十分英俊。

但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无形的冷热之气，形成了一股很恶毒的气质。

就像是一条毒蛇，准备向人攻击一样，有着一股凌厉的气势。

蛇公子终于表现出了蛇的味道，是那股恶毒的气势。

马鹏突然横跨了两步，站在了高空右侧四五步处。

王杰却向后退了五步，和高空保持了十步左右的距离。

那是暗器最有效的距离。

柳媚站在原地未动。

这道是马鹏等四个人研究出的合搏阵法。

蛇公子两道凌厉的目光，凝注在高空的身上，本来白净的脸上，也泛起了一片青色。

他的五官也开始扭曲、变形，而且，似乎是拉长了不少。

高空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

这蛇公子摆出的架式，似乎是一出手，就是致命夺魂的一击。

庄璇玑全神贯注在两人的身上。

她已发觉，这龙、虎、蛇、鼠四公子，并不是随便叫的，他们练的武功，一定和这四种动物的特性有关。

只听蛇公子口中发出一种咕的轻响，突然间冲了土来。

高空在江湖上历练了不少的日子，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攻袭方法。

只见他双足着地不动，整个人，向前面扑来。

就像一个人向前面摔倒一样。

他整个的攻击的距离，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的长度。

如此的吹击方法，怎能伤得了人。

但高空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已明白，这蛇公子的攻击之后，必然会有很利害的杀着。

真正杀着，是隐藏在第一次攻击之后。

所以，高空只轻轻的向旁边闪开一步。

蛇公子整个人摔倒在地上。

四大凶煞常年在江湖上走动，但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武功。

一个人，只攻击别人一招，自己却先行摔倒在地上。

但蛇公子却在摔倒地上的同时，双腿突然一收，以目力难见的迅快速度，忽然卷向高空。

没有人能看得清楚蛇公子是如何的卷袭过去，只看到一团光影。

高空虽然是早已经有了准备，但仍然有着震惊的感觉。

一提真气，身子突然间拔空而起，升高了七八尺。

那卷袭的光影，也突然笔直的升了起来，如影随形，追袭过去。

高空展现他名动江湖的轻功。

这座花厅不高，只要高空再向上升高个四五尺，就会撞屋顶。

但高空没有撞到屋顶。

只见他蜂腰一挫，整个人，突然间缩成了一个，像一团圆珠一样，在空中打了两三个转身，翻出去一丈多远，圆珠又突然拉长。落着实地。

这一次，蛇公子并没有追袭而至。

高空的突出奇幻身法，终于摆脱了蛇公子剑光的追袭。

但高空也同时脱了四大凶煞布成的对敌阵势。

好的是庄璇玑在和四个人研讨这一座拒敌的阵法之时，已经想到了这个可能，阵势已早作了变化安排。

所以，高空脱离阵位，并没有使得他们混乱。

蛇公子两道凌厉的目光，凝注在高空的身上，脸上是一种冷厉和讶异混合的神情，冷冷说道：“阁下的逃命身法很高明。”

高空目光也望着蛇公子，想看看他用的什么兵刃。

但蛇公子空着双手。

刚刚卷袭而来的兵刃，竟然已消失不见。

他的兵刃，就像蛇口的蛇信一样，用的时候，会突然出现。

高空冷冷一笑，道：“蛇公子没有伤着在下，倒是累得你摔了一跤。”

蛇公子发青的脸色，青色更浓。奇怪的是，他的目光，和他的脸色有着一种配合，他的脸色愈青，两道目光也愈见锐利。那种锐利的目光，充满

着恶毒，竟然如有形之物一样。

好可怕的目光。

高空脸上也泛起了怒色，整个的脸色，变的一片通红。

像是一烧红的烙铁一样。

柳媚似是很注意高空，见到他可怖的脸色，忍不住低声，道：“马兄，高空好像准备拼命了。”

马鹏也看出了情形有些不对。

因为，高空面对着恶毒的蛇公子，已然全无畏惧，大步的行了过来。

人都有性格，何况，四大凶煞这样的江湖上名人。

他在蛇公子的连番激讽之下，显然已动了怒火。

龙、虎、蛇、鼠四公子，一眼间，就可以看出不是简单人物。

他们像出鞘的刀剑一般，有一股锐利的霜气。

但四大凶煞能在江湖扬名，历久不衰，自然也不是容易对付的人物。

庄璇玑虽然观察入微，但她还无法看出，四大凶煞的真实功力。

因为，还未到真正的拼命时刻，他们真正潜力，并未发挥。

现在，四大凶煞中最温和的高空，却准备以全力和对方硬拚了。

柳媚只看出高空的脸上、手上，一片通红，好像在烈火烧出了的火人一般，头顶上，也隐隐冒出一片蒙蒙白气。

但庄璇玑却瞧出来，这是一种特殊的内功，血气气功。

一种很霸道的内功。

庄璇玑心中暗暗的震动了一下，忖道：想不到，高空这一点年纪，竟然练成了血气气功。

马鹏望望庄璇玑，看她并没有阻止的意思，心中暗道：璇玑姑娘，既无阻止之意，看来，她似乎是很赞成这一并了。

高空逼近了蛇公子。

这时，两个人都变了形态，脱离了人的颜色。

高空成了一个火样的红人，蛇公子却变成了一片铁青颜色。

像一条条青色的毒蛇一样，他的身子开始不停的晃动。

奇怪的是，在人的视觉中，他不停的晃动的身子，似乎是也逐渐在缩小。

两个人接近了，相距只有三尺左右。

高空停了下来。

龙、虎、鼠三公子，六道眼神，都盯注在场中。

三个人的神情，都很紧张。

名无幸至，到现在，他们才明白，四大凶煞能够扬名江湖，没有伤害到他们，确有他们的道理。

其实，又何止三人，马鹏、王杰、柳媚，也一样全神贯注场中，就是庄璇玑也看的屏息凝神。

花厅中，除了庄璇玑外，这些人，大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所以，在场之人，大家都明白，蛇公子和高空这出手一击，不是平常的过招，两个人不但提聚了全身的功力，而且，都已经准备作生死存亡的一击。

就一般情形而言，两人全力的搏杀，似乎是用不着很久的时间，可能

三五招内，就会分出胜负生死了。

蛇公子晃动的身躯，越来越利害，终于飞身而起，攻向了高空。

高空这一次不再闪避，右掌一抬，迎击过去。

蛇公子来的十分急快，高空也是全力迎击，而且是硬打硬撞。

但闻蓬然一声，双掌接实。

两人这一招硬拼，竟然是秋色平分，每个人，都被震的向后退了三步。

但两个人，并未因此住手，一稳下身躯，立刻又向前冲了过去。

显然，两个人内心之中，都有很强烈的忿怒，也都准备要拼个胜负出来。

一连三招，都是硬攻硬接，搏的十分凌厉。

江湖上，很少见到这等不要命的打法，三招下来，两个都震散了护身真气。

这三招也使蛇公子和高空心中都明白了今日遇上了劲敌，想胜过对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其实，两个人也无法再拼下去。

高空原本一张血红的脸色，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苍白。

蛇公子的脸色，也不再铁青了，恢复了人的脸色，只是一片姜黄，有如大病初愈一般的脸色。

原本十分英俊的脸型，此刻却因脸色的姜黄变的猥琐起来。

两个人心中虽然还想打下去，但却都已经消失了行动的力量。

鼠公子突然举步行了过来。

他一动，马鹏、柳媚。都以极快的身法，行到了高空的身前。

马鹏挡在了高空的身前，左脚微弓，右腿后撑。

那正是马鹏最好的出刀姿势。

柳媚却伸手扶住了高空，低声道：“高兄，你怎么样了？”

高空道：“我恨惭愧，只要我能再攻出一掌，就可以要他的命了。”

口中说话，人却倒入了柳媚的怀中。

柳媚右手扶住了高空，目光却投注向蛇公子。

只见蛇公子也摇摇欲倒，虎公子伸手扶助了他。

龙公子皱皱眉头，道：“看来，四大凶煞，也不是容易对付的人，咱们低估了他们。”

虎公子道：“如若两个人慢慢的打，那小偷儿，绝对不是敌手。”

龙公子道：“他已经练成了血气神功，就算两个人慢慢的拼，也不是三五百招内可以分出胜负。

虎公子来时的锐气，忽然在这一战之后，消失了不少，叹口气，道：“我一直认为咱们的劲敌是庄璇玑，想不到，四大凶煞，竟然也是这样的难缠。”

龙公子轻轻吁一口气，道：“这是火拼，老鼠，把蛇老三送去花厅。”

鼠公子应了一声，抱起了蛇公子转身而去。

龙公子缓缓转过身子，面对着鬼刀马鹏，淡淡一笑，道：“你是鬼刀马鹏。”

鬼刀马鹏笑一笑，道：“在下正是马鹏，很荣幸的，兄弟被他们推作主事的人，龙公子，想指教在下几招么？”

龙公子道：“马鹏，咱们就要有一场火拼，不过，在咱们没有动手之前，我要请教阁下几件事情？”

马鹏道：“什么事？四大凶煞在江湖上作了很多年的杀手，经历过不少的风浪，我们都杀过人，杀人之前的第一件事，是要先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高空身受重伤，但他也拼倒了一个蛇公子，区区的鬼刀，也正准备作全力的一搏。”

龙公子道：“久闻你穿心一刀的威名，不过，现在，我想先问明白另一件事。”

马鹏道：“哦！什历事？”

龙公子道：“你和庄璇玑，那一个才是你们之中的首脑？”

马鹏冷冷说道：“龙公子问这件事的用心何在？”

龙公子冷笑一声，道：“马鹏，不要觉着高空拼倒了蛇老三，你们四大凶煞，都可以有这个机会庄璇玑笑一笑，道：“龙公子，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首脑人物，所以，什么事，我们都是商量着来的。”

龙公子道：“庄璇玑，据我所知，我们找的是令尊，你是代令尊赴约而来，我们没有找四大凶煞，是你把他们拖进来的。”

庄璇玑道：“这件事，如若真的和他们无关，龙公子能作主放他们离去么？”

龙公子道：“既然进了接引山庄，只怕不会这么轻易的任人离去。”

王杰怒道：“龙公子，你在胡扯些什么？”

龙公子道：“你是冷箭王杰。”

王杰道：“不错，在下的暗器手法，还过得去，龙公子要不要试试？”

龙公子道：“要！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别人找你。”

王杰道：“谁？”

“我！”随着应话之声，鼠公子缓步行了进来。

王杰道：“你这头小老鼠！”

鼠公子道：“人称你暗箭，那说明了，你是专以用暗箭手法伤人了？”

王杰道：“对！江湖之上，谁都知道，我王杰敢作敢当，别人说什么？在下也从不放在心上。”

鼠公子道：“所以，你只配和老鼠动手，老鼠一向不见天光，一向在暗中活动，也喜欢以暗箭伤人。”

王杰道：“好极，好极，暗箭对老鼠，那也是一场好戏了。”

鼠公子举步行了过来。

王杰也举步迎了上去。

龙公子冷冷说道：“鼠老四，站住。”

鼠公子停下了脚步。

庄璇玑也喝止住王杰。

即将发生的一场搏杀，突然停了下来。

柳媚悄然行近了王杰，低声道：“王兄，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杰道：“我……”

柳媚道：“高空已经拼倒了下去，王兄难道也要拼倒下去么？”

王杰淡淡一笑道：“柳媚，除非不得已，我不会和他硬拼。”

柳媚笑一笑，道：“王兄，如若你的暗器伤不了那只老鼠，你就甘心退让么？”

王杰道：“那自然不会，我不能替咱们四大凶煞丢人？”

柳媚道：“是啊！暗器如是无法放倒那只小老鼠，你王兄不是还要准备

放手一并么？”

王杰笑一笑，道：“高空敢打那一条蛇，难道我王杰还打不了一只老鼠。”

柳媚笑一笑，道：“要打。不过，要打的机巧一些。”

王杰道：“我明白。”

柳媚低声道：“王杰！好奇怪，我也开始关心起你们的安危了。”

王杰道：“哦！”

柳媚道：“也许我不是在关心你们，我是在关心自己，如果你们一个个都倒下去了，我一个人，只怕也很难冲出这接引山庄。”

王杰笑一笑，道：“我明白，除非情非得已，我绝对不会硬拼。”

柳媚笑一笑道：“你记下就好。”

这时，庄璇玑已出手点了高空身上十处大穴，而且，悄然把一粒药丸，塞入了高空的口中。

高空不知道那是什么药物。

但他却感觉到入口之后，立刻化作一股清香的玉液，流下咽喉。

原本有些闷痛的内腑，立刻好转了不少。

投过去感激的一瞥，高空脸上泛起一抹微笑，开始运气调息。

庄璇玑巧妙的转动一下身子，挡住了龙公子等人的视线。

她身怀灵药，在发觉高空已练成了血气功之后，所以，也没有阻止高空和蛇公子的硬拼。

对双方硬拼的结果，庄璇玑也有着一种意外的感觉。

她明白血气功的凌厉，那是一种迹近邪恶的内功。

但蛇公子的成就，却出了人意料之外，这一拼，竟然是两败俱伤。

幸好，高空伤的并不太重。

他深厚的武功基础，再加上庄璇玑的绝世灵丹，使高空的调息，很快的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高空运息过一周天，竟然感觉到伤势大好。

正想站起身子时，耳际间突然响起了庄璇玑的声音，道：“继续运气调息，使体能完全恢复，然后，严作戒备，等待最有利的时机，然后，出手一击。”

高空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再站起来。

龙公子喝止鼠公子之后，又招来虎公子，三个人集于一处，低声交谈。

没有人听到他们说的什么？因为，他们的声音太低。

本来是一场武林高手的大火拼，但却因高空和蛇公子的两败俱伤，而使这一场搏杀，忽然间停延下来。

须知高空之伤，使四大凶煞心中震动，但蛇公子的惨重伤势，使得龙。

虎二公子的震惊，尤过四大凶煞十倍。

这时，双方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僵持之局，彼此之间，似乎是都暂时按下了那股冲动，都在集会商议，准备第二回合的搏斗。

马鹏皱皱眉头，忖道：这花厅外面，就是他们的援手，只要招呼一声，就会有人进入厅中帮忙，不知何故，龙、虎公子，竟然不作此图。

柳媚似是四大凶煞中最难耐受寂寞的人，信步行近了庄璇玑，低声道：“璇玑姑娘，咱们是不是还应该等下去？”

庄璇玑笑一笑，道：“如若是等不下去，姑娘觉得咱们应该如何？”

柳媚道：“姑娘的才慧，高出我等甚多，小妹正在等待着姑娘指点。”

庄璇玑道：“柳大姊，大风暴前，总会有片刻平静，龙、虎、蛇、鼠，在活人冢中，是什么身份，我虽不太清楚，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很重要的。”

柳媚道：“如若他们是很重要的，咱们都不放在心上，这接引山庄就没有什么可怕了。”

庄璇玑道：“我知道，柳大姊念念不忘的离开这座接引山庄，只不过，柳大姊还没有算清楚这笔账。”

柳媚道：“我现在心平气和，只要璇玑姑娘能够说出一番道理，我必然能心服口服。”

庄璇玑道：“柳大姊择善固执，这一点我倒十分敬重，现在小妹，只说明一点，以柳大姊的智慧，必可以举一反三了？”

柳媚道：“璇玑姑娘请说。”

庄璇玑道：“在这座花厅之中，如若要动手，他们必要以真功实学和咱们硬拼，但如离开此地，敌暗我明，不论什么阴谋诡计，他们都可以施展了。”

柳媚道：“哦！”

庄璇玑道：“咱们冲离此地，就会面对着很多的暗算、阴谋，没有人能生离此地，我想倒不是他们拦截高手会天下无敌，而且，这地方，必然会有很多的杀人埋伏。”

柳媚道：“璇玑姑娘，原来是如此顾虑。”

庄璇玑道：“这只是其一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他们自动帮咱们完成一种心愿。”

柳媚这一次真的糊涂了，呆了一呆道：“他们能帮咱们什么。”

庄璇玑道：“咱们如若能对付龙、虎、蛇、鼠四公子，他们必会有更高明的人出来。”

柳媚点点头，道：“怕是如此了！”

庄璇玑低声道：“龙、虎、蛇、鼠如是投入了我们之中，是不是可以增强很多的实力。”

柳媚呆了一呆，道：“璇玑姑娘，你是说，咱们要收伏龙、虎、蛇、鼠四公子，也能为咱们所用么？”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们四大凶煞能够辨别是非，他们为什么不能弃暗投明。”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龙、虎、鼠三个人，都听得十分清楚。

龙公子抬头望了庄璇玑一眼，冷冷说道：“原来庄姑娘还想把我们收归己用。”

庄璇玑道：“你们都是聪明人，有一天，你们都会从沉迷中清醒过来，我的能力，只是早一点提醒你们？”

龙公子道：“提醒什么？”

庄璇玑道：“你们在活人冢内，是什么身份？”

龙公子道：“护法身份。”

庄璇玑道：“所谓护法，不知诸位护的什么法？你们所作所为，不过都是些杀人的工作罢了，护法其名，和杀手有何不同？”

龙公子冷然一笑，道：“庄姑娘，你对活人冢了解的太少，活人冢不是个罪恶的组合，我们把很多该死的人，保留下来，使他们活下去，想想看，

这是多么伟大的仁慈。”

庄璇玑道：“龙、虎、蛇、鼠四公子，可也是该死的人？”

龙公子道：“胡说，我们职责，是保护活人冢的人。”

庄璇玑道：“道理是如此的浅显，想不到聪明如你龙公子者，竟然能用来作为辩词……”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不知那人创造活人冢的用心何在？但我却知道，它必有一种很自私的作用，其实，你们龙、虎、蛇、鼠也都知道，身为此等护法，已是明珠暗投，只是我想不通，有一种什么力量，能使你们这些人，甘愿效命。”

龙公子道：“姑娘不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且，你们也很快会进入活人冢内，只有你们身临其境，才知道活人冢是个什么样子？”

庄璇玑道：“龙公子，不用狡辩，你心中实在很明白，过去，你们无往不利，养成了你们骄纵的狂热，积非成是，混淆了你们的良智，但我想到必有一种力量维系着你们，使你们情甘效命。”

龙公子道：“但你永远找不出来，庄璇玑。”

庄璇玑道：“事实上，我也不愿找出来，我只是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自己觉醒。”

龙公子道：“我们一直很清醒，事实上，实也用不着什么觉醒。”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龙公子，江湖上有很多门户，它们都有一个宗旨，有很多戒规，你身为活人冢的护法，总该知道，你们的宗旨是什么，有些什么戒规吧？”

龙公子道：“活人冢确也有很多的规戒，只可惜，你还没有进入活人冢，告诉你们，你们地无法明白，更不会遵守。”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龙公子，听你之言，我们今日，必有一场生死之战了。”

龙公子道：“活人冢，能在江湖上少为人知，那是因为它有一个最大的秘密。”

柳媚道：“什么秘密。”

庄璇玑道：“柳大姊，这秘密就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就永远不会说出去。”

龙公子道：“进入接引山庄的人，也从没有一个能完好的离开。”

王杰冷冷说道：“在下就不信这个邪。”

龙公子道：“我们就在证明这件事情。”

庄璇玑道：“龙公子，你认为，你龙、虎、鼠三个人，稳操胜算了么？”

龙公子道：“一个拼一个，龙、虎、蛇、鼠四公子，可以拼到你们四个人，我不信你庄姑娘一个人还能闯得出去。”

庄璇玑沉吟不语。

柳媚道：“庄姑娘，你说一句吧！既然是非拼不可，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拖下去，对咱们有害无益。”

庄璇玑道：“龙公子，可愿意和小妹一搏？”

她突然很直接的向龙公子提出了挑战，不但大出了龙公子的意外，就是四大凶煞，也是有着大出意外的感觉。

龙公子还未回答，柳媚已抢先说道：“这个怎么能叫你璇玑姑娘出手，自然是我们打旗的先上啊！”

庄璇玑摇摇头，道：“龙公子，你是不是敢答应我的挑战？”

龙公子道：“看来，你庄姑娘，似乎是很有把握胜在下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龙公子，我只问你，敢不敢答应我的挑战？”

龙公子道：“只有咱们两个，不许别人助拳，不许别人暗算。”

庄璇玑笑一笑，道：“附带的，还有一个赌注！”

龙公子道：“赌什么？”

庄璇玑道：“我输了，可以随你处置，送我进入活人冢也好，杀了我也好……”

龙公子接道：“不杀你，也不会送你入活人冢内，我有一个更好的处置你的办法？”

庄璇玑道：“哦！”

龙公子道：“我要把你留在身边，作侍婢、情妇。”

庄璇玑脸上泛起了一抹羞红，但她仍然保持相当的冷静，道：“龙公子，不论要把我作什么，都必须先胜了我才行，是么？”

龙公子道：“你答应了。”

他诚心羞辱庄璇玑，希望激起她的怒火，也使他失去镇静。

庄璇玑道：“我说过，只要你能胜了我，那就随你处置，不过，你如是败了呢？”

龙公子淡淡一笑，道：“我不会败？”

庄璇玑道：“龙公子的信心很强。”

龙公子道：“不错，我是那种信心很强的人。”

庄璇玑道：“龙公子，既是赌，大家都应该下注，龙公子既有胜我把握，为什么不肯作一个承诺。”

龙公子道：“好：只要真的没有人助拳，我如败了，也就任凭你处置。”

庄璇玑道：“好，咱们一言为定。”

缓缓向前行了两步，接道：“龙公子，请出手。”

龙公子本来，自己有一套对敌的计划，但却被庄璇玑破坏了。但他对制胜庄璇玑这件事，内心中实有强烈的信心。

举步对庄璇玑行了过来，笑一笑，道：“姑娘，亮兵刃。”

庄璇玑道：“不劳关怀，该用兵刃的时候，我自会有兵刃出手。”

其实，龙公子也是赤手空拳。

真正的武林高手，除非以某种兵刃见长之外，他的兵刃，大都是藏在不为人见的地方。

龙公子冷然一笑，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说，咱们动手搏杀，不用受任何限制。”

庄璇玑道：“对！不论用什么手段、暗器、兵刃、拳掌，各种恶毒的武功，只要龙公子觉着可以伤得了我，那就尽避出手。”

龙公子道：“好！那么姑娘小心了。”突然一拳，击了过去。

好快的一拳，像闪电一般，拳势出手，已到了庄璇玑的前胸。

庄璇玑忽然间向后退了两步。

那快如闪电的一拳，只差那么一寸，没有击中庄璇玑。

庄璇玑没有还击，避开了龙公子这一拳，竟也未再出手。

龙公子呆了一阵，道：“姑娘为什么不向旁侧闪避。”

任何人在避过龙公子这一拳之时，大都会向一例闪开，绝少有人，会

向后面闪避，因为龙公子那一拳，直击而来，向后延伸好多，很难预料。

但庄璇玑却直向后退的，避开这一拳。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龙公子这一拳，势道凌厉，这一拳，暗藏的变化，笼罩了左右六七尺的方圆，很凌厉的一拳。”

龙公子脸色一变，道：“你认识我的拳路？”

庄璇玑道：“武功一道，万变不离其宗，龙公子的拳法，我虽然没有见过，不过，这拳势，路道，总还看得出来。”

龙公子道：“高明，璇玑姑娘接在下的龙形十八拳试试。”

他本来满含忿怒出手，但攻出一拳之后，又经过几句交谈，龙公子的火气，突然消退了不少。

但他仍然展开了攻势。

龙形十八拳，果然非同小可，每一招都龙飞凤舞的气势。

只见龙公子的双拳，很快的伸展绵延，站在一侧观战的人，都被那绵密，扩散的拳势，逼的纷纷向后退去。

庄璇玑被龙公子那扩展的拳势，完全的包围了起来。

马鹏回顾了柳媚一眼道：“柳媚，去照顾高空，王杰兄准备和在下一起出手……”

王杰应了一声，行近马鹏。

马鹏脸上泛起了一片冷肃的神色，道：“王兄，你见过兄弟出刀么？”

王杰道：“没有，当今之世，只怕没有人见过马兄出刀，因为，见过的都死了。”

马鹏道：“穿心一刀，本来是一个隐秘，现在，这个隐秘，即将公诸在各位的面前了。”

王杰道：“其实，马兄，可以不必先行出刀，何不让兄弟先出手呢？”

马鹏道：“不！这龙公子的拳势，有如江河之水，绵密而来，不可分割，我攻出穿心一刀之后，只希望能给阁下一个机会，施展你的暗器。”

王杰微微一征，道：“马兄这穿心一刀，仍然不能杀得了他么？”

马鹏道：“老实说，王兄，我没有信心，我只希望这一刀，能伤了他，或是他有些手忙脚乱，给王兄一个机会。”

两人谈话之间，战局突然有了惊人的变化。

只听一阵拳掌交击之声，龙公子那扩散的拳影，突然敛收不见。

只见他手抚前胸，向后退了三步，嘴角间，泊泊流出了鲜血，道：“你...你练的什么武功？”

庄璇玑没有回答他。

事实上，龙公子也等不及回答了。

因为，龙公子身子摇了两摇，人已经倒了下去。

虎公子大跨一步，伸手扶住了龙公子。

庄璇玑道：“他死不了。”

虎公子双目圆睁，忽然放开龙公子，一个虎扑，攻了上来。

他真像忽然间扑土来的一只老虎一样。

迅快，猛烈。

王杰像一支射出的箭，直逼了上来。

两人悬空接了一招，各目震退了下去。

庄璇玑吁一口气，道：“虎公子，你听过我和龙公子的话么？”

虎公子道：“听过了，不过龙公子已经战死，这些话，自然也不能算数了。”

庄璇玑道：“他没有死。”

虎公子道：“就算他受了重伤，也是一样。”

庄璇玑道：“他伤的也不太重。”

虎公子道：“哦！”

龙公子并没有摔在地上，因为虎公子放开手的时候，鼠公子却突然窜了上来，扶住了摇摇欲倒的龙公子。

庄璇玑道：“多则半柱香，少则盏茶工夫，他就可以清醒过来了。”

虎公子道：“哦！”

庄璇玑道：“你们龙、虎、蛇、鼠四公子，目下只有两个人可以动手了，要动手，对你们十分不利。”

龙、虎、蛇、鼠四公子中，龙公子不但排名第一，事实上，他的武功，在四个人中，也是略高那么一筹。

平常时日，这四公子都是以龙公子的决定为主，眼看龙公子倒了下去，虎公子和鼠公子，实在也没有了主意。

庄璇玑这几句话，立刻使他们的斗志，消退了不少。

虎公子轻轻吁一口气，道：“鼠老四，咱们等一等吧！”

鼠公子道：“对！等等看，龙老大能不能醒过来。”

两个人，真的就等了下去，人就守在龙公子的身侧。

庄璇玑说的很真实，不过片刻工夫，龙公子清醒了过来。

只听他轻轻吁一口气，忽然坐直了身子，道：“你们……”

目光一掠庄璇玑，住口不言。

虎公子道：“我们在等你醒来！”

龙公子缓缓站起了身子，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们不是她的敌手。”

鼠公子低声道：“龙老大，就算我们不是敌手，也得拼下去啊！”

龙公子道：“不是敌手，拼下去，也是无味的很。”

鼠公子道：“龙老大，不拼下去，难道咱们撤走不成。”

龙公子道：“对！能撤走，那才是上上之策。”

鼠公子道：“龙老大，咱们出道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一次，认败而退，岂不是损失了一世英名。”

龙公子道：“一世英名？”

鼠公子道：“不错，宁可战死，也不能撤走。”

龙公子黯然说道：“鼠老四，战死了，咱们并不是胜了人家，而是一样的败在别人的手中。”

鼠公子道：“反正咱们已经死了，胜败之事，也不用放在心上了。”

龙公子道：“拼不出一个同归于尽的局面，拼下去有什么好处？”

庄璇玑道：“龙公子，生死事小，我想，你们都是不怕死的豪客，不过，死的有没有价值，那才是重要的事。”

鼠公子道：“生死一条命，什么价值不价值，还不都是一样。”

庄璇玑道：“龙和鼠不同之处，也许就在这里了，你不懂的事，龙公子懂。”

龙公子苦笑一下，道：“我？”

庄璇玑道：“对，你！你应该了解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人生一世，难免

一死，问题在死的是否安心，死的是否值得？”

龙公子道：“璇玑姑娘的意思，我们明白，不过，每个人，不论好坏，都和他生长的环境有关，对好与坏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姑娘觉着是好的，我们却未必觉着很好，姑娘觉着是坏的，我们的看法，也许并不坏，璇玑姑娘，对立的环境，培养出的人性的情操，标准有着很大的不同。”

庄璇玑道：“龙公子能说出这些话，是证明你对事物，有着很深的看法，如若我们必须一战，我们之间，必须要分出生死，不过，我希望在未引动彼此的杀机之前，我们能有一点时间，使彼此对事物的看法，能够融通一下，不谈大道理，小妹只请教三位两件事。”

龙公子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活人冢对武林同道，对天下苍生，有些什么帮助？”

龙公子呆了一呆，道：“对天下，有些什么帮助，题目太大，我还想不起来，至于对武林中人，在下倒觉着可以消弭去不少的仇恨、搏杀。”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龙公子，你认为真能如此么？龙公子，你们是不是肯入活人冢？”

虎公子道：“我们是活人冢的护法，自然不入活人冢。”

庄璇玑道：“你们为什么不入活人冢，因为你们了解活人冢，没有人愿意进去，是你们把别人硬投入活人冢去，龙公子，这对人，是不是迫害，情仇恩怨，还有迹可循，但你们却是无缘无故的，把一个人送入了活人坟墓。”

鼠公子道：“那有什么不好，那里面又清静，无嗔无恨……”

庄璇玑接道：“鼠公子，一个人无恨也无爱，他还是不是人？”

鼠公子呆了一呆，答不上话。

庄璇玑接道：“龙公子，我不知道活人冢是什么人主持创办，但我可以断言，你们龙、虎、蛇、鼠，并不是首脑人物，也许，连你们也不明白，他们的目的何在？不过，他们一定有目的。”

龙公子沉吟不语。

庄璇玑道：“小妹请教的第二件事是，你们为什么？为谁效命？为情，为恨，为恩，为自己，至少，这一点，三位应该明白吧？”

龙公子回顾了虎公子一眼。

虎公子道：“为情谊，大丈夫一诺千金，我们答应了出任活人冢的护法，就应该为他们效命。”

庄璇玑道：“他们是谁？”

虎公子道：“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告诉你。”

庄璇玑冷冷说道：“你可以不说，不过，事实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你们不比别人优越，甚至连我现在几个，也对付不了，我不惜化费唇舌，只希望能使你们在大梦中觉醒过来，想想别人，也想想自己，死要死的有价值，活要活的有意义，现在，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并不能答覆我什么，如是三位仍然执迷不悟，可以放手一搏了。”

龙公子道：“我们不会和你动手了。”

庄璇玑道：“哦！”

龙公子道：“我们要退走，因为，我们既非敌手，又何必无谓送死。”

目光一顾虎、鼠二公子，道：“咱们走！”

庄璇玑道：“龙公子，你真的不肯回头么？”

龙公子道：“回头，回头干什么，那里没有我的亲友，没有我留恋的故

旧。”

庄璇玑柔声道：“回头是岸，我，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龙公子叹息一声，道：“朋友！你们和我只是初识，你们可知道，我杀过了多少人，双手沾了多少血腥。”

庄璇玑道：“不管你杀过了多少的人，不管你双手沾上多少的血腥，但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现在回头，譬如今日生。”

龙公子道：“我，我……”

庄璇玑道：“你已经是输给我的赌注，除非你完全不顾自己的承诺、信用。”

王杰冷冷说道：“如是一个人连这一点信用都没有了，活着就不如死了算啦。”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龙公子，严重点说，你已经没有了自决的权利，不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听命于我。”

龙公子回顾了虎、鼠两人一眼，道：“你们两位觉着咱们应该如何？”

鼠公子道：“兵不厌诈，龙老大，既然是彼此之间敌对相处，那还用讲什么信用和道义。”

庄璇玑脸色一变，道：“龙公子，我能不能杀了你，别人不太清楚，你大概心里有数，不要激怒我，也不要引动我的杀机。”

龙公子默然不语。

鼠公子低声道：“龙老大，这个人真的那么难对付么？”

龙公子道：“鼠老四，她说的是实话。”

庄璇玑道：“你这头老鼠，果然是见不得天光的人。”

鼠老四道：“璇玑姑娘，一个人的姓名可以起错，但他的外号绝对起不错，在下的有些看法，也许和很多人有些不同。”

庄璇玑道：“老鼠，你既然见不得天日，我就杀了你。”

鼠老四道：“璇玑姑娘，死亡威胁不住我，就算龙老大不是你的敌手，你也真能杀了我，大不了一条命。”

庄璇玑道：“你只是一只鼠，所以，我不想和你说道理，龙公子，你怎么说？”

龙老大沉吟了一阵，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这笑声突如其来，笑的是那么苍凉，笑的是那么悲壮。

庄璇玑微微一皱眉头，道：“龙公子，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龙公子道：“璇玑姑娘，你当真的希望我投奔你的手下么？”

庄璇玑道：“不错。”

龙公子道：“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庄璇玑道：“什么办法？”

龙公子道：“璇玑姑娘，你可是凭着我还可救药。”

庄璇玑道：“你本来，也不是十恶不赦的人。”

龙公子道：“好！那么，庄姑娘愿不愿意嫁给我？”

庄璇玑呆住了。

柳媚却气的一瞪双目道：“龙公子，你疯了，还是你被高烧烧晕了头。”

王杰冷冷说道：“人贵自知，为什么不拿镜子照照你那付德行，就凭你也敢说出这种放肆之言。”

龙公子道：“璇玑姑娘，你怎么说？”

庄璇玑人已逐渐的恢复了镇静，淡淡一笑，道：“我还不明白你的意思？”

龙公子道：“我说的很明白，你如真大仁大慈为怀的人，那就舍身虎，救我出地狱。”

庄璇玑道：“我答应嫁给你，你就可以脱离活人冢。”

龙公子道：“嗯！”

庄璇玑道：“他们呢，虎、鼠两公子，又将如何？”

虎公子道：“你如答应了，我们都追随老大。”

柳媚低声道：“璇玑姑娘，别理他们，三个人，一对半疯子。”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若我的舍身，能使得龙、虎、蛇、鼠四公子，改邪归正，这舍身，自然是也舍得有价值了。”

高空呆了一呆，道：“璇玑姑娘，你千万不可屈服在他们的威胁之下，经过了几番交手之后，我们已有自信，可以对付他们龙、虎、蛇、鼠了。”

庄璇玑道：“哦！”

柳媚道：“璇玑姑娘，你容色绝世，才慧过人，是何等人物，怎么能答应龙公子那种人物的婚约，此事万万不可。”

王杰冷冷说道：“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但至少，行走江湖多年，阅人多矣！”

龙公子这个人，绝对不配娶你。”

柳媚道：“璇玑姑娘，传下令谕，我们愿意拼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柳大姊，王兄，小妹很感谢你们的关注，不过，我觉着，他们只要是真心的改过向善，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不好？”

高空道：“你……你……”

庄璇玑接道：“我应先表现牺牲的精神，才能使你们心服口服。”

目光一掠龙公子道：“你说，你能把虎、蛇、鼠，三个人都带过来？”

龙公子道：“对！”

庄璇玑道：“虎公子已经有所表示了，我要听老鼠一句话。”

鼠公子道：“龙老大，真能给我娶一个你这样漂亮的龙大嫂，咱们自然要支持他。”

龙公子哈哈一笑，道：“怎么？庄璇玑，你不敢答应了，是么？”

庄璇玑道：“我会答应的……”

龙公子呆了一呆，道：“我说的很认真。”

庄璇玑道：“我答应你的也很真实，难道，你还不相信么？”

龙公子摇摇头，道：“我不信。”

庄璇玑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我亲口允婚，你为什么不相信。”

龙公子道：“唉！庄姑娘，我不是在做梦吧！”

庄璇玑道：“就在一刻工夫之前，我也不相信，我会答应嫁给你。”

龙公子道：“可是，你却亲口答应了，那又为什么？”

庄璇玑道：“因为，我不愿杀你们，也不愿你们再作活人冢的护法。”

龙公子道：“哦！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庄璇玑道：“如是仔细想下去，这是我终身大事，细思虑，慢推敲，想上三年，我就不会嫁给你，所以，我不能多想……”

龙公子道：“这么说来，你就算答应嫁给我，也是很勉强了。”

庄璇玑道：“不管我是否勉强，你只是要求我答应你的婚约，我已经答

应了对么？”

龙公子道：“庄璇玑，这种事，不可以随便答应。”

庄璇玑道：“不管我的心情如何，但我答应了你就算数，眼下有这么多人，都听到了我说的话，难道还会有假不成。”

龙公子道：“庄璇玑，你要知道，婚约不只是口头答应，而是要履行。”

庄璇玑吁一口气，道：“我知道。”

龙公子道：“庄璇玑，难道你只为了我们投靠于你，就不惜舍身相报么？”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龙公子，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守这一次的诺言，你已经背弃过一次。”

龙公子道：“这一次，我会遵守，不是为你，那是为我自己。”

庄璇玑道：“为你自己？”

龙公子道：“我龙公子并非好色之徒，但像你庄璇玑这样的美女，举世之间，只怕也难得选出几个，至少，我龙公子以前就没有见过。”

庄璇玑道：“现在，你已经见到了，而且，这个人，也已经答应了嫁给你，对么？”

龙公子道：“不错。”

庄璇玑道：“龙公子，现在，好像是你应该行动的时候了。”

龙公子道：“璇玑姑娘，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非要说个明白不可。”

庄璇玑道：“哦！”龙公子道：“璇玑姑娘真答应了在下的婚事，我要三个月内成亲。”

紧迫而来的压力，使得庄璇玑也有着不胜负荷的感觉。但她过人的才慧，使她仍然保持了相当的镇静，笑一笑道：“好！”高空突然站起冷冷说道：“龙公子，至少咱们要离开这里对吧？总不能在这活人冢内办喜事。”龙公子点点头，道：“那个自然……”目光突然转注到虎公子的脸上，冷冷说道：“虎老二，你怎么样？”

虎公子道：“怎么：咱们真的要背叛主人么？”龙公子道：“是真的，我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难道说了不算。”虎公子道：“好吧！我跟你过去。”

龙公子目光又转到了鼠公子的身上，道：“鼠老四，你怎么样？”

鼠公子笑一笑道：“你是龙头老大，咱们自然是跟着你走了。”

龙公子道：“要想办法救出蛇老二，咱们一背离，他们一定会杀了蛇老三。”

鼠公子道：“我去，带他到这里来。”

龙公子道：“他伤势很重，要虎二哥跟你去。”

两个人一转身，像一双脱弦之箭样，疾射了出去。

望着两人的背影，龙公子口齿启动，欲言又止。鬼刀马鹏，突然举步对龙公子行了过去。

他脸上带着微笑，步履也十分安详。庄璇玑一皱眉头，道：“马鹏，你站住。”

马鹏停下了脚步。龙公子道：“马兄，想试试你的穿心一刀么？”

马鹏道：“可惜，被庄璇玑拦住了。”龙公子目光一掠庄璇玑道：“应该让他试试的。”

庄璇玑道：“我不想看你们自相残杀。”

马鹏道：“璇玑姑娘，在下很伤感，也为姑娘不值。”

庄璇玑道：“马兄，不用再提这件事了，如若这是一件恨事，此恨已成。”

柳媚道：“那倒未必……”高空突然叹息一声，道：“柳媚，不要再和璇玑姑娘争执了。”

柳媚道：“为什么？”高空道：“璇玑姑娘决定的很有道理。”

柳媚道：“道理，什么道理，我柳媚就要阻止这件事情，我不能眼看着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高空笑一笑，道：“柳媚，我也一直有着你一样的想法，但我刚刚想通了。”

柳媚道：“你想通了，我怎么越想越不通呢？”

高空道：“其实，这件事，并不是太难想，只是……”

柳媚接道：“你干脆直截了当的说出来，我们听听看，能不能心中服气。”

高空道：“庄姑娘的修为，已到了无我之境，她已不会想到自己。”

柳媚道：“哦！”

高空道：“我只是想通了一点道理，并没有融会贯通，但这一点道理，已经够我不反对这件事了”柳媚道：“你越说越玄了。”

高空道：“一个忘我的人，她处理任何的事，都不会把自己的得失算进去，那是至高至圣的想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奉献。”

柳媚叹息一声，道：“你这么一说，我倒也有些明白了。”

马鹏道：“惭愧，惭愧。”

龙公子神情肃然，若有所思。

虎公子、鼠公子双双回入厅中。

蛇公子果然被救了回来。

鼠公子放下背在身上的蛇公子，低声道：“龙老大，咱们杀了两个人。”

龙公子点点头。

虎公子道：“只要咱们再晚去一刻工夫，蛇老三就被当作人质了。”

鼠公子道：“我们叛离的消息，已然传了开去，他们正要在蛇老三身上动手脚，我们及时赶到了。”

虎公子道：“为了救人，不得不突出杀手。”

龙公子吁一口气，道：“蛇老三的伤势如何？”

虎公子道：“很严重。”

鼠公子道：“只怕不是养息个三五日可以复元的。”

庄璇玑道：“小妹略通医理，我看看有没有使他早些复原的办法。”

龙公子点点头。

庄璇玑行近蛇公子，蹲了下去，查看了一下蛇公子的伤势，突然出手，连点蛇公子身上七处大穴虎公子道：“你……”

庄璇玑笑一笑，接道：“他很快会醒过来，不会超过一顿饭的工夫。”

鼠老四道：“真有这么灵光么？”

庄璇玑道：“很快就可以证明……”

一声尖厉怪啸声，传入了花厅。

龙公子脸色微微一变。

鼠公子道：“来的好快，好像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在等我们一样。”

柳媚道：“什么事？”

龙公子道：“那一声怪啸，柳姑娘听到了。”

柳媚道：“听到了，可是接引山中的调兵遣将的信号。”

龙公子道：“不是，那怪啸声，是代表一个人。”

柳媚道：“什么人？”

龙公子道：“专门克制我们龙、虎、蛇、鼠的人。”

柳媚理一理鬓边的散发，娇笑道：“怎么？还有专门克制你们的人？”

龙公子道：“是！活人冢内，有很多的可怕事，可怕的人，只是江湖上很少传说，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大多。”

柳媚道：“他既是专门克制你们四位，等一会，四位一侧掠阵，由我们四大凶煞来对付。”

马鹏道：“能克制龙、虎、蛇、鼠四公子的人，只怕不是平庸之辈。”

“不错，还是男人有些见识，妇道人家，究竟是见识狭小，不足以领袖群伦。”

随着话声，一个黑衣人出现放大厅之中。

他的年纪并不大，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一身细皮白肉，尤其一双手，十指纤纤，很像女人的手。

龙、虎、鼠三个人，对这黑衣人，似是有着很大的畏惧，各自向后退了一步，凝神戒备。

马鹏疾行两步，和龙公子并肩而立。

立刻表现出一付同仇敌忾的气势。

黑衣人两道目光，逼注在龙公子的身上，道：“听说，你已背叛了主人？”

龙公子道：“我打赌输给了庄姑娘，人无信不立，在下只好履行信约了。”

黑衣人望望庄璇玑，道：“就是那个小丫头么？”

王杰冷冷说道：“你小子好大的口气。”

黑衣人点点头道：“好！等一会，我要拔下你的舌头。”

目光一掠虎、鼠二公子，道：“听说你们也跟着龙老大倒戈了，而且，还杀了自己的人。”

虎公子道：“龙、虎、蛇、鼠，四兄弟，一向是焦不离孟，龙老大既然赌输了，咱们三个人也是赌注。”

第五章 接刀手法高绝 艺业不减须眉

龙公子脸一红，说不下去。

鼠公子却笑一笑，接道：“那座别院的天地虽小，但却有着最好的供应，最好的酒，最好的厨师，最好的女人，我们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

庄璇玑道：“哦！”

鼠公子道：“我们也可以离开别院，到洛阳、开封等去玩玩，有很丰富的程仪，化用不完的银钱供应。”

庄璇玑道：“这些供应，对一个身怀绝技的江湖高手，未必就能使他甘愿效命，我想，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鼠公子道：“这个，这个……”

蛇公子接道：“鼠老四，为什么不说下去？”

鼠公子道：“我……”

蛇公子冷冷说道：“怕什么？你不敢说，我来说好了。”

鼠公子道：“不是不敢，而是不好意思说罢了。”

龙公子道：“说吧！有什么说什么，不用保留。”

鼠公子道：“这里有一种特制的酒，不是天下任何美酒可以替代。”

庄璇玑道：“真想不到，一种美酒，竟也有使人效命的力量。”

鼠公子笑一笑，道：“璇玑姑娘，那种酒不但味道很美，而且，对一个人的体能，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庄璇玑道：“如若有一天不饮这种酒，会有些什么感觉？”

鼠公子的神情，突然间转变的十分严肃，道：“如若十天不饮这种酒，就会感觉到体能在衰退。”

庄璇玑道：“难道四位还没有发觉，这酒中早已有了药物？”

鼠公子道：“知道，不过，我们知道的晚了一些，知道酒中有鬼时，已经中了酒毒。”

庄璇玑道：“鼠老四，十天不饮那种酒，体能就开始衰退，以后又会如何？”

鼠公子道：“龙老大是我们四人中耐力最强的一个，他最长忍耐了二十一天，没有喝过这种酒。”

庄璇玑道：“那是什么样子？”

鼠公子道：“二十一天，龙老大，完全不像一条龙，像一条虫样，躺在了那里，连动也不会动一下了。”

庄璇玑皱了皱眉头，道：“这么严重。”

鼠公子道：“所以，我们知道，不饮那种药酒，最多只能支撑二十一天，二十一天之后，一个人，不论武功如何高强的人，就无法再撑下去，那时，他连一点的行动能力。也是没有了。”

柳媚道：“那是说，你们就算是要帮我们，最多也只有二十一天了。”

鼠公子道：“只有十天，十天之后，我们就无法和人动手了。”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你们那里还有没有那种酒？”

鼠公子道：“有！我们那座别院中，还有两瓶存酒。”

柳媚道：“两瓶存酒，可以够你们用几次？”

鼠公子道：“我们四个人，每次要喝一瓶才行，两瓶酒可以用两次。”

柳媚道：“你们不会少喝一点么？如是酒瘾发作，那就喝别的酒。”

鼠公子道：“不行，至少一个人要喝一大杯酒，力量才够。”

柳媚道：“哦！”

鼠公子道：“那一瓶酒，只能倒够四大杯酒。”

庄璇玑道：“那两瓶酒，可以使你们保持十四天的体能。”

虎公子道：“我们来此之前，都喝过了一大杯酒，我们现在可以撑过十天，如若，还能取得那两瓶酒，我们还可支撑二十天。”

鼠公子道：“咱们背离了他们的事，只怕早已经传了出去，也许他们早已经把酒取走了。”

虎公子道：“蛇老三，你怎么样了？”

蛇公子道：“好多了。”

虎公子道：“好！咱们回去取酒。”

龙公子道：“慢一点。”

目光转到庄璇玑的身上，接道：“对我们四兄弟的处境，大概你已经很清楚了。”

虎公子黯然一笑，道：“强敌过招，对手拼命，总还有一半机会，而我们背叛了活人冢之后，就断绝了生命之酒的供应，非死不可，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事先都很清楚，这一份压力很强，预知死期的煎熬，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一直在想，他用的什么方法，把你们控制得如此严密，原来是生命之酒作祟。”

龙公子道：“在没有取得生命之酒前，我们只有七日好活，珍贵的七天，我们也以能为你尽七天心力。”

柳媚道：“十大之后呢？”

龙公子道：“没有之后，到那一天，我们会自绝而死。”

柳媚道：“那又何苦呢？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会尽力保护你们。”

龙公子道：“如是我们活着时连自己也不能保护，活下去，也是没有味道得很。”

虎公子道：“就算你们能保护我们，那也只是不让别人杀我们，但我们缺少了那生命之酒，就会枯萎而死，这又岂是你们能救得了的。”

龙公子笑一笑，道：“英雄只怕病来磨，我宁肯轰轰烈烈的死于搏杀之中，也不愿躺在病床上，让生命干枯而死。”

庄璇玑道：“现在我们就到你们的别院去瞧瞧，我们要取得一些你们生命之泉的药酒。”

鼠公子道：“也许他们早已把那两瓶药酒食走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说，那竹林中有很多别院。”

鼠公子点点头。

庄璇玑道：“那控制你们精神，生死的药酒，如右具有那等神效，配方并非易事，加诸你们身上的，也可能加请在别人身上。”

虎公子道：“对！咱们去抢药酒。”

龙公子笑一笑，道：“我看不用了，璇玑姑娘，七天时间，在一个人数十年的生命中，虽然很短促，但就我们目下的形势而言，七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了，所以，不用为我们四兄弟的生命，耽误了别的大事，影响了璇玑姑娘的计画。”

鼠公子苦笑一下，道：“龙老大说的不错，有七天时间，我们已经足够了。”

柳媚道：“老鼠，你这是什么意思？”

鼠公子苦笑一下，道：“你认为，我们进了活人冢后，还真能活着出来。”

柳媚呆了一呆，未再多言。

对活人冢，龙、虎、蛇、鼠四公子，自然比柳媚了解的大多。

马鹏道：“怎么？鼠兄觉着我们进入活人冢，算是死定了。”

龙公子道：“马儿，鼠老四说的不错，咱们进去之后，生出来的机会，并不大。”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龙公子，你们的豪气那里去了？”

龙公子道：“在下豪气，只是我已存必死之心，庄姑娘可以放心。”

庄璇玑道：“我知道你们已存了必死之心，有此意志。才能战志昂扬，不过，你们却少了那一份死中求生的观念……”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你可记得，你对我要求些什么？”

龙公子苦笑一下，道：“璇玑姑娘，这不过是说说算了，姑娘不可认真。”

庄璇玑道：“不管你心中怎么想，但我已经答应你了。”

龙公子道：“算了吧！庄姑娘，你真的答应了，我还有些自惭形秽。”

庄璇玑道：“龙公子，你真的想死么？”

龙公子道：“姑娘，你还不太知道我们的处境。”

庄璇玑道：“哦！”

龙公子道：“在下愿意当众声明……”

庄璇玑摇摇头，道：“不要说下去，不管如何？我们要活下去，你们说的隐密，不但关系着你们，而且，可能关连着整个的活人冢，我们必须取得那些续命的药酒，我要你活下去，多给我一些时间，也许我能为你尽些心力。”

龙公子双目中神光闪动，道：“你真的如此关心我？”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是！我不但关心你，也关心你的三位兄弟。”

这几句话，无限温柔，不但振奋起龙公子的求生意志，也振起虎、蛇、鼠三个人强烈的求生之念。虎公子豪气忽生，高声说道：“对！璇玑姑娘说的不错，我们就算一定要死，也要死的轰轰烈烈，现在，我们还没有到死的时候，自己却先失去了活命的信心，这算那门子英雄、豪杰。”

蛇公子道：“二哥说的不错，咱们替活人冢卖命，那一天都可能战死，为什么咱们却一点也不在乎，但却为了那几瓶药酒把咱们给困扰的心神不宁。”

龙公子道：“不管前途多么的艰困，咱们也要振作起精神，应付难关。”

庄璇玑低声道：“现在，咱们立刻行动，先取到几瓶生命之泉的药酒再说。”

虎公子道：“好！在下带路。”

庄璇玑道：“慢一点。”

虎公子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庄璇玑道：“你准备先到那里？”

虎公子道：“自然是先回到我们的住处，先取那两瓶药酒。”

庄璇玑摇摇头，低声道：“不行，他们既然派来了专门对付你们的黑猫王计，那足以说明了他们已经知道了你们背离这个组合的事，那两瓶药酒，可能早已经被别人取走了。”

虎公子道：“哦！”

庄璇玑低声道：“如若我的推想不错，那竹林别院之内住的人，都和你们一样，也可能都是食用药酒成习的人。”

虎公子道：“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庄璇玑道：“如是我的推断不错，竹林之内的别院之中，所有的人，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如是，咱们出其不易的先冲入一座别院之中，取得了一些药酒，既可延续你们的生命，我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由那些酒中，找出解除的药物。”

鼠公子道：“看来，璇玑姑娘对医道似是十分在行。”

庄璇玑道：“不错，我身怀的灵丹，功效如何？”

蛇公子接道：“起死回生，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世上会有那样的灵

丹。”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那些灵丹，都是我自己炼制而成的。”

蛇公子呆了一呆，道：“真的？”

庄璇玑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蛇公子道：“真要如此，姑娘的精湛医道，实在叫人敬服。”

庄璇玑笑一笑，道：“我的医道，相信不错，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

蛇公子微微一笑，道：“咱们自己救命的事，自然应该全力以赴了。”

他服用过庄璇玑的丹丸，对她充满着一种信任的敬佩。

只是几句交谈，但庄璇玑却鼓舞起了龙、虎、蛇、鼠公子的求生念头，也激起了他们的拼斗意志。

龙公子带着虎、蛇、鼠，当先步出了花厅。

庄璇玑居中而行，四大凶煞却随护庄璇玑的身后。

龙公子刚刚步出厅门，一枚挟着轻啸金风飞刀，疾飞而至。

那是完全异于一般暗器的飞刀，它盘旋而至，快速如电。

龙公子忽然向后缩退了两步，人已进入了厅门之中，道：“活刀。”

那飞刀真如活的一般，旋飞而来的力量，刚刚好到了厅门口处，突然转向一侧。

龙公子如若再向前多走一步，那寒厉的刀芒，就正好击中他的天灵要害。

王杰凝目望去，只见那飞刀微偏，掠着墙壁，成弧形向上旋飞而去。

轻轻吁一口气，王杰缓缓说道：“力量控制，恰到好处，有此人在世，在下实有负暗箭之名了。”

马鹏也觉着，一个人把飞刀运用到此境界，真是有活刀之誉了。只听庄璇玑缓缓说道：“王杰，这飞刀手法，确有如活刀一般，不过，它是借重了构造上的机巧，才能使得这把刀，有着活的感觉，如若他用的是你的暗器，那就未必有你一样的灵活了。”

王杰苦笑一下，道：“就算给我同样的一把刀，只怕，我也是无法用的像他一样的灵活。”

庄璇玑道：“现在，你当然不能，不过，如若给了你三五个月的练习，我相信你会比他们用的更好。”

王杰道：“这就知道了，姑娘如此看得起在下，在下倒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庄璇玑道：“王杰，不要这样妄自菲薄。”

一面说话，一面举步跨出了厅门。

她本来走在中间，但现在，如突然走在最前面。

龙公子急急说道：“庄姑娘，快些停下来。”

庄璇玑一伸手，拦住了向前奔冲的龙公子，道：“你们都别出来，快些退回去。”

就是这说两句话的工夫，四柄飞刀已然卷袭而至。

四把刀分由四个方向，一齐向庄璇玑攻到。

飞刀将近庄璇玑时，其中两柄忽然向下一沉。

两柄削向前额，两柄斩向腰腹。

任何人，处此情形之下，都很难避开这种刀势的杀伤。

庄璇玑似乎是也没有别的法子，忽的一抬双臂，用腰、腹和双腿，硬

接刀势。

旋转的飞刀，正击在庄璇玑腰腹致命所在。

锋刃划破了衣裤，但却掠着庄璇玑身侧而过。

庄璇玑向上升起的身子，又突然落了下来。

龙公子知道那飞刀的利害，低声道：“你伤的很重吧！不取逞能，活刀之上，可能会淬有奇毒。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不用担心，我不是很好么？”

龙公子道：“璇玑姑娘，你如受了伤，不可隐瞒。”

庄璇玑道：“没有的事，我真的很好，这活刀虽然是利害，但可惜，发刀人的力量还没有把握的恰到好处，留给了我逃命的机会。”

龙公子似是有些不相信，两道目光，不停打量庄璇玑。

活刀掠身而过，怎么有人不受伤呢？

果然，龙公子仔细的打量之下，发觉了庄璇玑衣服上有几处破裂的地方。

奇怪的是，衣服上虽有破裂，但却不见有血迹渗出。

那说明白了，庄璇玑的确没有受伤。

虽然，活刀划破了庄璇玑身上的衣服，但却没有伤到她的肌肤。

龙公子心中有些奇怪，也有些敬佩，这庄璇玑武功之高，实在是叫人难以测度。

事实上，不但龙公子感觉到奇怪，就是虎公子等，也都看的茫然不解。

那几柄旋飞而来的活刀，明明是打在庄璇玑的身上，但竟没有伤人。

没有人能想得通，庄璇玑是如何挡过了这几刀的攻击。

但闻金风破空，第二批活刀，又旋飞而来。

这一次又是四柄。

四柄刀，一排飞来，每一柄，相隔有三尺左右。

但在飞刀接近了庄璇玑身前七八尺时，突然间两柄加快，飞向了庄璇玑的咽喉。

这等旋转而来的飞刀，实在不好防备，事前，根本就瞧不出它要飞向什么地方。

庄璇玑突然抬手。

龙公子大声喝道：“不可伸手去接。”

他看到过，一个接暗器的能手，自持手法高明，伸手去接活刀，刀未接住，一只右手却被活刀搅的粉碎。

庄璇玑没有被活刀搅碎，而且，按着了两柄活刀。

王杰这暗器行家，特别留意那柄刀，那柄被称为活刀的刀。

那是两柄很薄而锋利的刀片，交叉在一起，成了十字形。

庄璇玑很快把手中两柄刀投掷在地上。

因为，另外两柄刀，又分由左右两侧攻了过来。

庄璇玑这一次接刀的手法很快，双臂向外一分，两手已接住了两柄飞刀。

她的动作太快，快的别人竟然未瞧出她接刀的手法。

龙公子叹息一声，道：“世上竟然有能接着活刀的人，实在叫人佩服。”

王杰伏下身去，捡起了一柄飞刀，仔细瞧看，活刀的构造，并不复杂，只是两柄柳叶的刀，中间有一个槽口扣连起来，成一个十字形，只是锋刃、

刀背的份量上，却不相同，那就是活刀的巧妙之处一种不平衡的平衡，加上巧妙的力道，就是这柄飞刀变成了转轮般的活刀。

活刀整个份量，并不太重，所以，才使它保持了相当的灵巧。

王杰这个施暗器的大行家，心中暗自思量，想来想去，想不出庄璇玑用什么方法，能接住这不停转动的暗器。

如若这也是一种手法，那就是天下最奇奥的手法。

细看庄璇玑一双玉手，纤纤十指，齐白如雪。

她手上没有带手套，也没有受伤。

除非，庄璇玑已练成肌肤如铁，刀剑难伤的武功。

但王杰不相信她已经练成了那样的武功，也不相信她练成了能接这活刀的手法。

可是，庄璇玑毕竟是接住了。

这就构成了一个隐密，藏在王杰心中的隐密。

其实，在场之人，心中都有着很大的震惊，只不过，不像王杰想的这么透澈罢了。

庄璇玑也没有解释，这就更增加了她在群豪心目中的神秘。

活刀只有杀人，从没有过遗失。

但这一次，却被破去了两轮活刀的攻势。

而且，有四柄活刀落入了对方的手中。

天下第一奇妙的暗器，攻势受了顿挫。

龙公子道：“他们对活刀十分珍惜，这种暗器，从来没有落到外人手中过。”

鼠公子道：“我至少看到过三十次以上，每一次，它都杀了人，万无一失，所以，被称作活刀，武功最好的人，也只能避过一次，但你不但避过一次，而且，又接下四柄活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庄璇玑道：“我只是侥幸。”

蛇公子道：“在活刀之下，没有侥幸的人，庄姑娘不畏活刀，想来定已练成了刀枪不入的神功。”

柳媚回顾了高空一眼，低声道：“这位庄姑娘，真有点叫人难测高深。”

高空叹息一声，道：“只一点，我不明白，她怎么会答应嫁给龙公子？”

柳媚冷笑一声，道：“怎么？你妒忌是不是？”

高空低声道：“柳媚，不要吵，我只是在想，这中间有些什么缘故。”

柳媚嗤的一笑，道：“你真的是想不通么？”

高空道：“我实在有些想不通。”

柳媚道：“可是，我早就知道了。”

这时，庄璇玑已带着龙、虎、蛇、鼠向前行去。

高空故意落后了一些，道：“柳媚，原来你是这么一个聪明的人，告诉我，那是为了什么？”

柳媚笑一笑，道：“兵不厌诈，咱们和四公子敌对相处，自然也用不着和他们讲什么道义了。”

高空道：“我还是不太明白。”

柳媚道：“龙公子在这场搏杀之中，活命的机会不大，他如一死，这婚约自然就不作数了，就算他活下去，到时候，庄璇玑也可以不认账。”

高空道：“你错了，柳媚，庄璇玑不是这样的人，不错，她才慧高过我

们很多，她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事，但她绝对不会赖。”

柳媚道：“除了我说的办法之外，她还有什么法子不嫁给龙公子如说，庄姑娘真的会嫁给龙公子，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高空道：“这就是我想不通的事？庄璇玑用心何在，又如何维护她的诺言，而不会真的嫁给龙公子。”

柳媚道：“其实，这也不算什么？龙公子不算英俊动人，可也不算太丑，女人要嫁人，嫁给龙公子，也算不错了。”

高空冷笑一声，突然加快了脚步，追上了庄璇玑等。

对柳媚的解释，高空不愿再听下去，只好加快脚步追上庄璇玑等人。

出人意外的是，除了活刀一阵攻击之外，再无遇上拦截。

穿过了一片花圃，到了竹林外面。

庄璇玑道：“这片竹林之内，就是你们住的地方了。”

虎公子道：“是！我们住的地方，就在那竹林里面。”

庄璇玑道：“这竹林之内，可有埋伏？”

虎公子道：“没有，过去一直没有，但现在是否有，就不知道了。”

龙公子道：“蛇老三，鼠老四，你们两个走在前面。”

蛇老三应了一声，举步向前行去。

鼠老四紧随在蛇公子的身后。

行人竹林四五丈远，看到了一间红色的砖墙瓦舍。

庄璇玑忽然停了下来。

四大凶煞和龙公子等也跟着停了下来。

庄璇玑指着那翠竹环绕中的一座红色瓦舍，道：“那是什么地方。”

龙公子道：“那是别人住的地方。”

庄璇玑道：“什么人？”

龙公子道：“不认识。”

庄璇玑道：“他们和你一样，都是护法的身份了？”

龙公子道：“我们虽然都住在这一个竹林之内，不过，那道竹篱，却把我们完全隔了起来，彼此之间，互不来往。”

璇玑道：“你们也不认识。”

龙公子道：“不认识，这里住的人，虽然常常见面，但却彼此不相往来。”

庄璇玑道：“我们进去瞧瞧如何？”

龙公子道：“好！在下带路。”

庄璇玑道：“咱们大家一起进去。”

高空突然一侧身子，道：“我走前面。”忽然间，向前冲去。一向文静的庄璇玑，忽然以极快的速度，冲入了那红墙围绕的院落之中。

只见一个纠髯绕颊的大汉，已经拦住了高空。两个人，在院中对峙。

大厅前面的石阶上，还站着两个人，一老一少。

老者大约在五十以上，穿着一身宝蓝长袍。

那年轻的，只有二十多岁，穿着黑色的劲装。

高空冷笑一声，道：“朋友，看起来很面善，但我却想不起你是谁了。”

纠髯大汉道：“不过，我认识你，你是四大凶煞中的妙手高空。”

高空笑一笑，道：“不错，四大凶煞很难得聚会一处，但今日，却到齐了。”

纠髯大汉冷冷说道：“四大凶煞在江湖上的声誉，并不太好。”

高空道：“彼此，彼此。”

纠髯大汉道：“至少，这是咱们的住处，但阁下却找上门来了。”

这时，庄璇玑等全都进了庭院。

虎公子突然飞跃而起，扑向那纠髯大汉。那纠髯大汉也一直在严密的戒备之中。

虎公子飞扑向他的同时，他也出了手，双方的武功，似乎都是走的刚猛路子，悬空一击，拳掌接实。

蓬然大震声中，两个人同时落着实地。

虎公子的武功刚猛凌厉，拳势如虎出爪，但那纠髯大汉，竟然能接下这一击，而且秋色平分。

虎公子一击不中，立刻再度跃起，又扑了上去。

那纠髯大汉一点也不示弱，大喝一声，也飞身而起，又迎了上去。

但见掌影幌动，双方悬空交手数招。这一次，双方对拆了四招。

虎公子攻了两招，那纠髯大汉也攻了两招，两个人仍然是平分秋色。

两个人又同时跌落实地。

马鹏低声对王杰说道：“这地方，真的不是个简单地方，似乎是人人都有着一身绝世武功。”

王杰道：“看样子，这地方住的人，都不是简单人物，大概都是和龙、虎、蛇、鼠四公子一样的护法身份。”

马鹏点点头，道：“王兄，我想我也该出一次刀了。”

王杰道：“这件事，最好先和庄姑娘商量一下？”

马鹏点点头，信步向庄璇玑行了过去。

他和王杰的谈话，虽然声音不大，但庄璇玑却已听到。

马鹏行近庄璇玑时，庄璇玑已抢先说道：“你等等再说吧！”

这时，虎公子已展开了第三度猛攻。

他号称虎公子，攻势的凌厉，也如老虎一般凶猛。

一个虎扑，冲了上去，拳脚并出，攻势猛烈绝伦。

虎公子虽然和人动手，他们感受到虎公子那股凌厉杀气，如虎作势。

现在，他们看到了虎公子出手的气势，果然有如猛虎出押一般，同样一拳直捣，但在虎公子攻出时，就有一股特别凶悍的气势。

但那纠髯大汉的武功，却似是和虎公子走的同一个路子，也是以刚猛、凶悍为主。

两个人，同一种路子，各极凶厉。这样人物，动手相搏，看上去特别的火爆，有时间，双拳相击，硬打硬接，不时的向起了蓬蓬撞震之声。

这两人凶悍的搏斗，一时间，倒是无法分出胜负。

看起来，那纠髯大汉的个子，似比虎公子高大不少，但虎公子的内力、拳劲，却不在他之下。

双方一直是打的八两半斤。

庄璇玑回顾了龙公子一眼，道：“你不认识他们。”

龙公子道：“这里的人，各居一处，虽然，生活上有着很丰富的供应，但却是彼此互不往来。”

高空道：“居处邻接，鸡犬相闻，为什么竟然不相往来。”

龙公子道：“我想这和那生命之泉的药酒有关。”高空道：“这里住的人，都在那生命之泉的药酒控制之下。”

龙公子淡淡一笑，道：“要非如此，这一座竹林内纵有美女、好酒，也不会使这些人物安分。”

庄璇玑点点头，道：“生命之泉的药酒，不但能控制你们的生命、体能，而且，也好像控制了你们的精神。”

龙公子沉吟了一阵，道：“姑娘这么一提，在下倒也是想起来了一件事。”

庄璇玑道：“什历事？”

龙公子道：“我们初入活人冢时，还常常想到自己，自从饮了那生命之泉的药酒之后，似乎是，从来没有再想到过自己。”

庄璇玑道：“看来，这生命之泉的药酒，确是世界上最奇妙的药酒了。”

龙公子道：“很奇怪，饮惯了那生命之泉之药酒之后，我们似乎是都变的懒散了，也不太愿意出去走动。”

庄璇玑道：“这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依靠。”

柳媚接道：“心灵上的依靠，是什么意思？”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里的生命之泉，永远不会断绝，他们心中，也不会有什么顾虑，离开此地之后，他们一直玩不舒适，随时担心体能衰退。”

龙公子道：“不错，这里管束并不严厉，我们可以结队出去，到处游玩，只是，这种想法，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淡。”

庄璇玑道：“时间越久，你们的精神就越受控制，对那生命之泉的药酒，依赖也是越来越深了。”龙公子点点头，道：“目下的情形，确然如此，只是，我们却没有想通过个中的道理。”

柳媚道：“一种药酒，能配到如此程度，想一想，也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庄璇玑故意引诱龙公子等谈论此事，而且，把声音提的很高，自然是有意的让站在厅前台上的两人听到。

果然，那穿着宝蓝长衫的老者，忽然间大声喝道：“孟雷，住手。”

孟雷疾攻两拳，迫退了虎公子，一退九尺，到了台阶之前，道：“周老大，我正打的过瘾……”

蓝衣老者很瘦弱，脸色也很苍白，似乎是病了很久的人，刚刚由床上爬起来似的。

但孟雷却好像对他很敬畏，只见他冷冷的看了孟雷一眼，孟雷立刻住了还没有说完的话。

庄璇玑道：“马鹏，认识他么？”

马鹏道：“很像传说中的三手判官……”

蓝衣老者接道：“不错，老夫正是三手判官张百年。”

马鹏道：“久仰了，在下马鹏。”

张百年大笑道：“鬼刀马鹏……”

马鹏道：“正是区区。”

张百年道：“江湖传说，马鹏之刀，神奇如鬼，同时突然出现，穿心取命。”

马鹏道：“听说张兄有一只无形之手，能在双方搏杀之中，突然出现，授魂夺魄。”

张百年哈哈一笑，道：“江湖上的传说，虽有空穴来风的谣言，但亦有鲜血集成的事实，但不知鬼刀之说，是属于那一种的传说。”

马鹏道：“一个人，只有双臂、两手，但阁下却被江湖上哄传出三只手来，在下实在是有些不信。”

张百年道：“容易，容易，马兄一试便知。”

马鹏道：“在下正有此意。”

张百年冷冷说道：“等找问过那丫头几句话，立刻奉陪。”目光转注到庄璇玑的身上，道：“小丫头，你是什么人？”看来，他们还不太清楚前面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接引山庄之中，经常发生这些事情，如非接到令谕，赶往援手的人，根本就不会注意这些。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晚进庄璇玑。”

黑衣少年突然向前行了两步，道：“庄璇玑，江湖上没有听过啊！”

他举止轻浮，带着一脸邪荡的笑意。

第一个看不惯的是高空，冷冷说道：“小子多口。”

黑衣少年霍然转过身子，面对高空，道：“你敢骂我。”

高空冷然一笑，道：“骂你，我还想杀了你！”

黑衣少年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很尖厉、刺耳。

高空冷冷说道：“你笑什么？”

黑衣少年道：“我很少听到有人对我说出这等狂傲的话，所以，我觉得很好笑。”

高空道：“今天，你听到了。”黑衣少年的笑容，忽然收敛，右手一伸，欺了过来。

两人距离有一丈四五尺远，但那黑衣少年却先把手伸了出来。

这种打法，本来是一件很可笑的事。

但这一拳在那黑衣少年打出之后，却一点也不可笑。

原来，他一拳击出之后，整个的身子，忽然间像箭一般冲了过来。

速度快的像闪电一样，拳头一出，已到了高空的前胸之上。

高空右手一抬，大喝一声，道：“来的好。”

右手一招，硬把一拳接下。

双拳尚未接实，黑衣少年的左手，却又一拳击了过来。

他双拳连环击出，一拳快过一拳，一眨眼间，已经攻出了一十八拳。

这十八拳的快速，连高空这样的高手，也是第一次见到。

高空双手并出，才封开了三拳，人向后退出了八步。

黑衣少年冷笑一声，道：“无怪你有点狂傲，竟然能接下我一十八掌。”

高空道：“阁下，还有几个一十八掌，试试看能不能伤到了我。”

黑衣少年道：“好！小心了。”

突然双拳连环，又展开了一轮急攻。

高空这一次虽然早已有备，但也不过是接下六拳，仍然被逼退了八步。

黑衣少年虽然仍是威风八面，但脸上却已经没有了笑容。

这一轮快攻，虽然他仍然占了上风，但他已经感觉到遇上了劲敌。

高空的脸色，也变的十分严肃，第一次，他虽然是被逼退了八步，只接下了三拳，但他心中并不难过，这人的拳法之快，生平仅见，在全然无备下，接下对方三拳，但这一次，自己全神戒备之下，也只接下对方六拳，这使得高空的心中，十分难过。

所以，高空不待对方再有第三次攻势，立刻展开了反击。

但那黑衣少年的反击，仍然是那么快速，高空只攻出了两掌，那黑衣少年又抢去了先机，一连又是一十八拳。

高空凭着轻身工夫，又应付过一十八掌。

不过，这一次高空又有了进步，他接下了九招。

黑衣少年一连三轮快攻，都无法伤到高空，不禁怒火暴起，厉声喝道：“你每次都能多接我三招，足见高明。”

高空道：“你拳势虽快，但仍然伤不了我。”

黑衣少年道：“现在，这一次，我一定杀了你。”

马鹏突然行了过来，道：“高老弟，这个人让给我。”

高空道：“不行，江湖上最有名的闪电拳，果然是利害的很，闪电连击十八招，我已经避过了三次，不过，我听说闪电拳还有七招最利害的杀手，没有施用出来。”

黑衣少年道：“原来你早知道了。”

高空道：“不错，天下最快速的拳招，在下也算见识过了。”

黑衣少年道：“好！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最后七招。”

高空道：“在下正在恭候。”

黑衣少年道：“哦！”

高空道：“阁下出手吧！”

黑衣少年双目凝注在高空身上瞧了一阵，缓缓击出一拳。

闪电拳本以快速著称，但那黑衣少年，这一拳却是打出的很慢、很慢。

但高空却感觉到了很大的威胁，刚才，那黑衣少年攻出的拳势很快，快的叫人有些应接不暇。

但那快速的拳势，只攻向一点，但这一拳虽然很慢，但却笼罩了高空身上七处大穴。

那一拳，逐渐接近了高空，但高空仍然无法分辨出他是攻向何处。

这是很奇幻的一招，高空竟然是不知如何应付这一招攻势。

黑衣少年缓慢的掌势，突然间变的十分快速，五指半屈，叩向前胸。

由慢变快，有如闪电。高空一吸气，身子突然间向一侧翻去。

他翻转的虽然快速灵活，但仍然是迟了一些。

高手过招，迟了那么一点，就会有很大的错失。

高空疾快的向后退了五步，伸手按在了前胸之上。

黑衣少年冷冷一笑，道：“高空，这才是第一招。”

马鹏一闪身，拦在了高空的身前，道：“在下领教。”

黑衣少年道：“好！好！最好你们四大凶煞能够联手而战，在下也好放手施为。”

高空收起按在前脚上的右手，高声说道：“马兄闪开，在下还能应付。”

马鹏冷冷说道：“别忘了，咱们都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保重。”

黑衣少年又举起了右掌。

庄璇玑低声道：“高空，伤的很重么？”

高空本来要强行出手，但庄璇玑这两句话，却发生了很大的劝阻之力，一股涌塞于胸头的倔强之气，顿然消失，点点头，道：“好像被他的指劲点伤。”

庄璇玑道：“快些调息一下，咱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马鹏的右手，握住了刀柄，左脚微微踏前了半步。

那正是马鹏出刀的姿势。

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鬼刀之下，但却从没有真正看过他出刀的手法。

甚至看不到马鹏手握的刀柄。

他的刀柄也隐在长衫之中，只能由他右手背上累起的青筋，可以看出他限用力的握着刀柄。

马鹏的身躯侧立，双目注视着那黑衣少年，名动江湖的“穿心一刀”，似是就取出鞘了。

这时，突然间人影一闪，鼠公子竟然越过了高空，挡在了马鹏的身前，笑道：“咱们龙老大说，武功一道，相互克制，我鼠老四鼠形八转，就是专门对付闪电拳的武功，请你马兄这一阵，让给兄弟，让我鼠老四能露一次脸。”

马鹏哦了一声，道：“鼠兄如此说，在下倒是不便强行出头了。”

鼠公子笑一笑，道：“多谢马兄。”

忽然一个转身，人已到了那黑衣少年的身侧。

黑衣少年却抢先出拳，快如闪电的拳势，一连十八拳。

鼠公子的身子团团乱转，竟然把一十八拳，全都闪转开去。

他的身法很奇怪，像是老鼠咬尾巴一样，不停的转动。

表面上看去，鼠公子只是在团团乱转，事实上，他却是折转有致，黑衣少年连攻了三次，但却一次也未击中对方。

三次攻势五十四拳，拳拳都从鼠公子的身侧滑过。

鼠公子有一种特殊的武功，那种武功身上滑溜的很，真的像一只老鼠一样，一只全身都有柔溜鼠毛的老鼠。

武功一道，十分奇怪，一种武功，对另一种武功，在某些地方，会形成一种奇妙的克制。

鼠公子避开了对方攻击之后，突然展开反击。

他转动时像一只老鼠，攻击时更像老鼠，事实上，他的武功，也完全走的鼠形路子，连名称都和老鼠有关。第一招“老鼠出洞”，第二招“老鼠盘尾”，第三招“老鼠探爪”。

闪电拳，虽然是天下最快的拳招，但却无法打中老鼠。

老鼠的行动最谨慎，每一招，都带着偷袭的形态。

这黑衣少年有些急了，拳势一变，施出了最后七招杀手。

可惜老鼠的奇异身法，转动的十分灵活，而且，一直是围绕敌人的身子转。

这就使得闪电拳势，有看用力施不上的感觉。

偏偏这老鼠身法，就是这闪电拳的克星。

鼠公子未必会是高空的敌手，但他可以对付闪电拳。

突然间，鼠公子的身躯转动，双脚踏着很怪的步法，双手却疾快的攻出一十二招。

这是老鼠拳法中，十二连环爪。

黑衣少年一轮快拳，封开了鼠公子的攻势，但他没有防到老鼠还会咬人。

鼠公子一口咬中了黑衣少年的左臂。

他被称作鼠公子，确有老鼠一样的尖口、利齿，这一口咬下去，竟然把那黑衣少年的左臂咬下了一块肉来。

一大块肉，连衣服也被咬了一片下来，鲜血淋漓而下。

这一口真还不轻，像黑衣少年那样的人物，竟然也忍不住，失声而叫。鼠公子突然一拳捣了过去。

他的拳势很奇怪，五指捏在一起，像猴拳，又像鼠爪。

黑衣少年疼的正慌，一个失神，被鼠公子一拳击中了左肋。

这一拳也够狠，膨的一声，击断了一根肋骨。

但见人影闪动，那蓝衣老者忽然之间已到了鼠公子的身前，左手一抬，封开了鼠公子的拳势，双腿连环踢出。

只看到双腿飞动，足影点点，眨眼之间，踢出了廿四腿。

连环快速的腿法，有如闪电、流矢，鼠公子被逼的连退了八九尺远。

马鹏道：“好一轮快速弹腿。”

随着说话之声，人已向前冲了过去。

余音未绝，刀已刺出。

江湖闻名丧胆的“穿心一刀”。

江湖中人，大都知道，马鹏在出刀之前，定然会先摆出一个姿势，却不知道他在飞跃之中，也可以出刀。

那蓝衫老者张百年的连环飞腿很快，但再快的腿法，也快不过马鹏的鬼刀。

一刀穿心。

但那蓝衣老者突然多了一只，一只护在前胸的手，当的震偏了马鹏的刀。

马鹏的刀锋偏左三寸，但仍然洞穿了张百年的身躯，只是，那已不是要害。

鲜血疾快的冒了出来。但张百年的连环飞腿，也踢中了马鹏。

马鹏被踢的飞了起来，摔到六七尺外。

鬼刀出刀快，收刀也快，马鹏人摔到地上的时候，刀已入鞘。

他的刀，本来是隐在长衫之中，刀已入鞘，立刻不见。

马鹏缓缓站起身子，缓缓说道：“我忘了你号称三手判官。”

张百年道：“我也想不到，你在飞扑的时候，还会出刀。”

马鹏道：“唉！一个人真的会有三只手，实在是叫人难信。”

张百年伤口的鲜血，染湿了半边衣衫，道：“鬼刀之名，似乎一点也不夸张。”

马鹏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道：“你阁下，是否还有再战之能？”

张百年道：“我还没有死，自然还可以再战。”

马鹏笑一笑，道：“幸好，我她还有出刀之能。”

张百年道：“好！出刀之能，我有三只手，但连一只也没有受到伤害……”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我不知那两腿是否踢得很重，希望你真还有再战之能。”

马鹏被踢的两脚实在不轻，不过，他还是咬牙撑看。

是否还有再战之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

马鹏冷冷说道：“我也不大明白那一刀是否伤到了你的要害，因为心的旁边，还有肺，一个人，如是肺伤的很利害，也很难有再战之能。”

张百年苦笑一笑，道：“我如是不想再活下去，就可以动手，至少，我不愿一个人死，咱们可以同归于尽。”

马鹏向前行了两步。

柳媚突然一闪身，到了马鹏前面，道：“小妹柳媚，想请三手判官，试一试我的弹指飞毒如何？”

张百年道：“久仰你飞毒取命之能，今日有幸一会。”

柳媚道：“你可是认为我毒不死你。”

张百年身子摇动了一阵，突然倒了下去。

但他暗藏腰中的另一只手，已经伸了出来，那只手正指向柳媚。

没有人真的会长出三只手来，但一个人，造一只假手，并非难事。

三手判官那只藏在衣服中的手，是一只铁手，用机簧控制的铁手。

张百年在这只铁手上，下了三十年的工夫，所以，他龙操纵自如，运用的十分灵活，周围四五尺内，铁手长度可及范围之内，这只铁手，都可以伤人，可以当一只真手般的灵活运用。

但最可怕的是，那只铁手约五指，可以弹飞出去伤人，像五指钢筋一样，刺入人身的要害之上。

这只打造巧妙的铁手，使得张百年成名江湖，不知有多少人死伤于这只铁手之下。

现在，他的铁手已然对准了相距数尺的柳媚，只要一松机簧，五根铁指就会疾飞而出，杀死柳媚。

可惜，他还没有发出铁手指就倒了下去。

暗箭王杰救了柳媚。

四大凶煞本不是正人君子，当冷眼旁观的王杰，看出情形不对时，就发出了他的暗器，绝毒无伦的暗器，见血封喉的追魂针。

四大凶煞真要联手，严密配合，江湖上能够对付他们的人，真还不多。

那黑衣少年奋勇冲了过来。

但他刚刚越过张百年的体，立刻倒了下去。

闪电拳虽然快速奇幻，但他必须要近身才能攻出。

但柳媚的弹指飞毒，却可以伤人于一丈左右。

所以，那黑衣少年还没有冲近柳媚，却已死在柳媚的弹指飞毒之下。

庄璇玑默查形势，心中很满意自己的抉择，这四大凶煞联手的力量，知能巧妙的运用，足可抵二十个一流武林高手。

龙、虎、蛇、鼠四公子，眼看到四大凶煞的杀人技术，心中自叹弗如，这四人名动天下，果然各有奇学。

孟雷呆在了那里，他知道张百年和闪电拳，都比他高明，但他竟然没有看清楚两个人是怎么死的蛇公子突然一抖手，一道红索，绕在孟雷的颈子上。

虎公子却冲过去，点了他的穴道。

蛇公子首先亮出了看家的本领，蛇信索。敢情龙、虎、蛇、鼠，也都有着独特的兵刃，只是，都还未亮出来。

满植花树的庭院中，似乎是只有这三个人。

因为，孟雷被制之后，整座宅院一片死寂。

庄璇玑打破了沉寂，缓缓说道：“龙公子，可以带他们进去搜查一下，看看能找出多少生命之泉的药酒。”

马鹏吁一口气，道：“龙兄，兄弟在江湖上走动了十几年，会过不少高人，但在一个地方中，见到如此众多高手，还是第一次。”

王杰道：“这片竹林之中，不下数十幢瓦舍，似乎是住了不少的人，如若这些人，个个都像这三个家伙一样，那倒真是很难对付了，幸好，他们互不往来。”

柳媚微微一笑，道：“这些年来，咱们在江湖上走动，经历过不少的事情，也经过了几番搏斗，但像这样激烈的搏杀，倒是很少有过。”

高空吁一口气，道：“马兄，你的伤势如何？”

马鹏道：“三手判官，不但第三只手利害，他的连环飞脚之快，也是天下少有了。”

高空道：“马兄，你为兄弟……”

马鹏哈哈一笑，接道：“高兄弟，不要客气，过去，马某从来没有关心过人，想不到关心别人，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高空道：“马兄，在下是问你的伤势如何？”

马鹏道：“不太重。”

庄璇玑道：“伤势虽然不太重，但也要好好养息一下。”

马鹏道：“多谢姑娘关心，在下还撑得住。”

庄璇玑道：“唉！马前辈，咱们只不过小胜一阵，真正的险恶搏杀，还在后面，希望诸位保重。”

马鹏笑一笑，道：“好像受了一点内伤。”

庄璇玑道：“骨头没有断吧？”

马鹏苦笑道：“没有断，不过，好像是有点裂伤。”

庄璇玑道：“这有一粒药物，快些吃下去，尽量坐息一下，骨裂之处，最好找高空给你推拿一下，如是伤势未愈，下一阵的搏杀，就不要出手。”

柳媚道：“璇玑姑娘，你说，下一阵的搏杀，要什么时刻。”

庄璇玑道：“这片竹林中大概都是住的护法，幸好，他们都为生命之泉所控制，不相往来，所以，咱们这一次的搏杀，他们没有援手赶来。……”

柳媚接道：“姑娘的意思是，咱们继续的搜过去了。”

庄璇玑道：“我正想，如何能使这竹林中的护法帮助咱们，咱们总不能连斗数十场，何况，咱们还要进入活人冢。”

柳媚望了高空一眼，道：“这倒是高明办法，借敌人的力量，对付敌人。”

庄璇玑点点头，道：“柳大姊，对这件事，老实说，我没有一点把握，不过，我只是尽力量去试一试。”

这时，龙公子由房中行了出来，每人手中，都提看四个瓷瓶子。

那瓶子，都烧的很精致，上面写着，人间仙露。

庄璇玑取饼一瓶，拔开瓶塞，闻了一阵，道：“这就是控制你们的生命之泉？”

龙公子道：“是！不知道有多少江湖高手，都陶醉在这药酒之下。”

庄璇玑道：“四四一十六瓶药酒，可保你们数十日的安全，想法子，好好保护这些酒。”

龙公子苦笑一下道：“璇玑姑娘，动手相搏，如想保护这些酒，不受到伤害，只怕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高空道：“想法子，找一个铁箱，或是铁桶之物，也许有保住的机会。”

鼠公子返身而入。

幸好，这里真有一个铁箱子，那本是张百年等放银子的地方。

鼠公子却用来放酒。

十六瓶酒，放满了一箱子，再用棉花、绸布给塞了起来，用布包好，背在身上。

高空道：“好极了，鼠老兄，外面又加了这一条棉被，这十六瓶药酒，保住的机会就很多了。”

庄璇玑道：“这地方，只有住这三个人么？”

鼠公子道：“本来住了四个人，有一个似乎是不在。”

庄璇玑道：“龙公子，就目下的情形而言，我们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为什历还不见活人冢派出围截我们的人。”

龙公子道：“照说，消息早应该传入了主事人的耳中，迟不见他们派人出来，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还未开始反应，一个是他们暂时无人可派。”

马鹏道：“活人冢，如是这样一个反应迟钝的组合，老实说，那就没有什么可怕了。”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不会的，他们必然是另有目的。”

马鹏道：“另有目的？”

庄璇玑道：“对！也许他们有意要咱们进入活人冢内。”

柳媚道：“龙公子，你在这里住了不少的时间，难道就瞧不出一点名堂么？”

龙公子道：“接引山庄之内，从未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

柳媚接道：“所以，你也不清楚。”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他们可能会算错了一件事，咱们未进入活人冢前，先消灭他们一部份护法，虎公子，解开孟雷的穴道。”

虎公子应了一声，伸手拍活了孟雷的穴道。

孟雷一挺身站了起来。

龙、虎、蛇、鼠四公子，团团把他围了起来。

蛇公子冷冷说道：“孟雷，你听着，只要你一动，我们就要你的命。”

龙公子道：“孟雷，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那就是，你们赖以维持体命的生命之泉，已被咱们搜光，一共一十六瓶，不知你们是否收的还有。”

孟雷呆了一呆，道：“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也杀了。”

龙公子道：“孟雷，你真的不怕死么？”

孟雷道：“你们杀了张伯年等两人，我还能活得了么？再说，你们取去药酒，只怕我也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庄璇玑很温柔的说道：“孟雷，他们待你如何？”

孟雷道：“你是说什么人？”

庄璇玑道：“活人冢内的人。”

孟雷道：“他们么？待我说不上好，不过，他们可以供应生命之泉，使我活下去。”

庄璇玑道：“现在，你可以再找他们去要啊！”

孟雷道：“找谁去要，他们不会给我，我也找不到人？”

庄璇玑心中暗道：这个人有三分浑气，不用和他讲什么道理了。

心中念转，笑一笑，说道：“我想，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

孟雷道：“什么办法？”

庄璇玑道：“别人既然能取走了你的生命之泉，你为什么不去抢别人的？”

孟雷道：“哦！抢什么人的？”

庄璇玑道：“这片竹林之内，住了不少的人，每个人都有几瓶生命之泉，人可以抢你的，你也可以抢人的，不知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孟雷道：“懂，这事很简单，我怎会不懂。”

庄璇玑道：“既然如此，那就跟着我们去抢吧！”

鼠公子道：“孟雷，你认不认识我？”

孟雷道：“你是老鼠，我怎会不认识？”

鼠公子皱皱眉头道：“我也是这接引山庄上的护法。”

孟雷道：“我知道。”

鼠公子道：“咱们的药酒被人抢了，所以，只好来抢你们的，现在，你如肯和我们合作，咱们就去多抢几瓶。”

蛇公子道：“没有药酒，也难活得下去，反正是死定了，为什么不死中求生。”

鼠公子道：“你小子要想清楚，这地方，没有人对你有恩，你也用不着对谁效忠，要不，你自绝死了算啦。”

孟雷道：“我如是能够活下去，我似乎是不愿意死了。”

蛇公子道：“既是不愿意死，那就跟我们走吧！”

孟雷道：“好！咱们走吧！”

蛇公子道：“孟雷，你听看，你如是要跟着我们走，那就要好好的听话。”

孟雷道：“听什么？”

蛇公子道：“去抢生命之泉的药酒，大概人家不会白白的拿给你吧？”

孟雷道：“那是当然。”

蛇公子道：“不白白的拿给咱们，咱们又非要不可，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孟雷道：“什么办法？”

蛇公子道：“抢晌！”

孟雷道：“对！他不给，咱们就抢。”

鼠公子道：“抢！难免要动手打架，所以，这一点，你要想明白。”

孟雷道：“我知道，但抢不到也是死，那就不如抢一下试试了。”

鼠公子笑一笑道：“这就对了，由此刻起，你要听咱们的命令行事。”

孟雷叹一口气，道：“你们这么多人，我要听那一个的才对呢？”

鼠公子道：“自然，要听咱们龙老大的。”

一面伸手一指龙公子。

孟雷点点头。

庄璇玑看两人很直接的说服了孟雷，一直没有接口。

直到此刻，四大凶煞，才明白庄璇玑的利害。

她利用了四大凶煞，收服了龙、虎、蛇、鼠四公子，再利用他们，收服了孟雷。

她未带璇玑堡中一兵一卒，单人匹马，找上了接引山庄赴约而来，竟然能造成如此的局面。

马鹏叹一口气，笑一笑，道：“想起来，咱们是自作聪明，咱们掳走了璇玑姑娘，事实上，却受了璇玑姑娘的利用。”

柳媚道：“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啊！”

马鹏道：“有一点，我想不明白的是，咱们事先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其实，事情一直有很多的破绽。”

高空道：“马兄，可是后悔了？”

马鹏道：“倒不后悔，我只是觉得咱们太呆了一点。”

柳媚道：“不是咱们呆，四大凶煞是笨人，鬼也不相信，而是璇玑姑娘太聪明了。”

高空道：“其实，在下倒有看不同的看法。”

柳媚道：“你有什么看法？”

高空道：“咱们被称作四大凶煞，那是因为咱们所作所为，都是些穷凶极恶的事……”

柳媚接道：“高空，你说话留着口德好么？”

我们杀人，是为了赚钱，难道这还有什么大错？”

马鹏微微一笑，道：“今天我出刀杀人，是唯一没有收回代价的一刀。”

柳媚道：“世上各行各业，都要赚钱口，咱们这也是一种生意啊！”

高空道：“柳媚，这些年来，你赚了多少钱吧？”

柳媚道：“其实，也不算太多，钱庄里也只不过存着百把万两银子。”

高空道：“柳媚，算你活一百岁，你还能化多少钱？”

柳媚道：“省一点用，一年三五千两总是够了。”

高空道：“有一千两银子，一年的日子，已可过的不错了，就算你会化钱，一年化个三五千两，那已经是相当的豪华了，你已有上百万银子，存在钱庄中，单是利息，就够你用了。”

柳媚道：“话是不错，不过，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嫌银子多的。”

高空道：“柳媚，你存了那么多银子，一旦你被杀了，那些银子，要留给什么人？”

柳媚呆了一呆，道：“这个，我倒没有想过。”

高空道：“现在，你该仔细的思想了。”

柳媚道：“好！我会仔细的思想这一件事，不过，一时之间，只怕也想不通。”

高空道：“有一件事，小弟今日想告诉各位。”

马鹏的神色，突然间变的十分严肃，似乎是在想些什么东西。

王杰也是若有所思。

仍是柳媚接口说道：“小斑，你还有什么秘密啊？”

高空道：“说起来很惭愧，我虽然名列四大凶煞，但到目前为止，只不过才杀了五个人。”

柳媚道：“那实在很差劲了。”

高空道：“这五个人，两个是在搏斗中，失手杀死，一个是我有意的杀了他……”

柳媚接道：“你杀五个人，赚了多少钱。”

高空道：“一两银子也没有嫌，我不会为钱杀人。”

柳媚略一沉吟，笑道：“对了，你不用杀人赚钱，你会偷……”

高空笑一笑，接道：“不错，我会偷，但却很少去偷人家的银子，其实，这个世界上，像我们这种人，随便动点脑筋，就可以赚不少的钱，其实，我们一个人，吃吃化化，能用好多钱？”

柳媚道：“这一点，我倒没有想过，听你这么一说，倒也有些道理了。”

王杰叹息一声，道：“一个人，吃最好的酒菜，穿最好的衣服，住最好的房子，甚至骑一匹最好的马，那都用不了多少钱，但千万赌不得。”

柳媚道：“王杰，原来你还会赌钱。”

王杰道：“我杀人赚的几个钱，都赌输了。”

柳媚道：“王杰，你赚了多少钱？”

王杰道：“总不会比你少吧？”

柳媚道：“一百多万两银子，全部都输光了。”

王杰道：“哼！你见过豪赌没有？”

柳媚道：“豪赌又怎厉害？”

王杰道：“我见过一场豪赌，一百多万两银子，不够一夜输的。”

柳媚道：“哦！一夜能输上一百多万，这还得了啊！”

王杰道：“我这一生中，最大的伤害，就是好赌，所有的钱，都被我赌输了。”

柳媚道：“王杰，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杰实在想不明白，不禁一呆，道：“柳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柳媚道：“我是说，你杀人卖命赚的钱，竟然把辛辛苦苦赚的钱，输在赌上。”

王杰叹息一声，道：“一个人，总有一个毛病，我的毛病就是好赌，所以，我虽然赚了那么多钱，但我却一直是一个很穷的人。”

柳媚道：“你把钱都赌输了，自己变成了穷光蛋，我实在替你不值。”

高空微微一笑道：“王兄，你竟然是一个大赌徒，这一点，兄弟倒意外的很。”

王杰道：“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高空笑一笑，道：“王兄，你如是再有什么赌，最好带兄弟一起去。”

王杰道：“怎么？你也很爱赌么？”

高空道：“是啊！我也是个很厉害的赌徒，柳媚说我会偷，事实上，我偷的不多，我的钱大部份都是赢来的。”

王杰道：“高空，这么说来，你也是赌中高手了。”

高空道：“高手，第一流的高手。”

王杰道：“高空，我问你一件事，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

高空道：“好！你问吧！”

王杰道：“赌钱，究竟有没有鬼？”

高空道：“王兄，你有暗箭之称，手法想来是很快了。二王杰道：“我可以一手发出去十枚赌器，但我却没有办法去偷一张牌，而让人家看不到。”

高空道：“我能，我的道行很高，高到我能换了所有牌，不为人知，不过，我也用不着动什么手法。”

王杰道：“哦！你还有这种本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高空道：“因为，我不知道你很爱赌，而且常败，王兄，凡是赌，都有毛病，只有高低之分，绝对没有无病之赌。”

王杰道：“你不作鬼，不要手法，能不能赢钱？”

高空道：“能！而且，十来十胜。”

王杰呆了一呆，道：“有这种事？”

高空道：“我的眼睛很厉害，只要被我看一会，我能认识三十二张牌……”

柳媚接道：“如是你遇上了会耍手法的人呢？”

高空道：“大家比真本领，我占十成十的胜算，如是遇上了耍手法的人，我会比他们更高明，岂不是智珠在握么？”

柳媚道：“高空，想不到你竟然对赌博也有研究。”

高空道：“柳媚，你可是不太相信我的话？”

柳媚笑一笑，道：“小妹发觉了，你们三个，都有一些人所不知的能耐，超越了你们在江湖上的名气，唉！咱们四个人，应该早一些结交的，也许对我们都有好处？”

庄璇玑似是有意避开去，以便四大凶煞多一些时间谈话。

马鹏道：“患难见真情，要不是庄姑娘把咱们带到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四大凶煞，只怕也很难处的这样好。”

柳媚道：“这话倒是不错，平常咱们四个人见了面，不是你对我冷讽热嘲，就是想法子逃避开去，彼此之间，似有很大的隔阂。”

马鹏点点头，道：“对！四大凶煞，根本上也无法处在一起。”

高空笑一笑，道：“过去，我一直在想着一件事，一旦此事临头了，真不知该如何处置，是一个如何的结果。”

马鹏道：“和我们四个人都有关么？”

高空道：“对！都有关系！”

马鹏道：“什么事？”

高空道：“如是有一天，有一位大雇主，雇我们其中之一，去杀另一个人，咱们应该如何？”

柳媚道：“咱们可以不接这票生意啊！”

高空道：“现在，我相信，有人这么作，咱们四个人，决不会接下这票生意，但如在咱们四个人相处之前，这就难说了，如是对方出了高价，而且咱们也顾虑到自己名誉上的损失，说不定会接下来。”

柳媚道：“你一定不会接的。”

高空笑一笑，道：“我一向不接杀人的委托。”

柳媚道：“王杰，如是有人要雇你杀马鹏，或是杀我，你会不会接受下这笔生意？”

王杰道：“这要看那个雇我的人，出多少银子了。”

高空道：“自然是价钱很大了。”

王杰道：“如若他出的钱太多，我可能会接下来。”

柳媚沉吟了一阵，道：“我想，我也会被巨额的金银打动。”

王杰道：“不过，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就算有一个人，把人世间的财富完全送给我，我也不会接受杀害你们的委托。”

柳媚道：“幸好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生过。”

高空道：“唉！如若咱们四大凶煞在江湖上的名气再大一些，我想总会有发生过这件事的一天，四大凶煞，自相火拼。”

马鹏道：“事实上，已经有过了这么一件事。”

柳媚呆了一呆，道：“怎么？马兄，接到过这种委托。”

马鹏道：“对！大概是一年之前吧！有一个人找上我谈生意，他出价三十万银子，买你柳大妹子一条命。”

柳媚道：“想不到啊，我还能值这么多银子。”

王杰道：“你没有答应。”

马鹏道：“没有，不过，倒不是我和柳大妹子有何交往，只是觉着这件事冒险太大，三十万银子虽然数字庞大，但冒的险也大。”

王杰道：“一年前，我正在赌的很穷，如是这票生意找上了我，我就可

能接下来。”

马鹏道：“其实，那人要买的不是柳大妹子一条命，包括你王兄也在内。”

王杰道：“我有多少身价？”

马鹏道：“也是三十万银子。”

柳媚道：“乖乖，你要接下来，一下就可以赚六十万银子。”

马鹏道：“不瞒两位说，当时我也确有一点动心，但我想了想，还是没有答应。”

王杰道：“你为什么不答应呢？那时候，他们如找上了我，说不定我就会接下来。”马鹏道：“我不答应的原因，是担心柳大妹子的弹指飞毒，和王兄的冷箭暗算，觉着有些太过冒险，老实说，倒不是为了要顾忌别的什么。”

高空道：“如是他再加多一些银子呢？”

马鹏道：“那我很难说了，因为，我心中已经有有了一个价钱，他们如肯出价到五十万，我想，我也许会答应这件事情。”

柳媚道：“马兄，有没有人化银子买高空的命，同是四大凶煞中人，为什么要厚此薄彼。”

马鹏道：“这个，我当时也想到了，不过，不知道原因，现在，我才明白，高兄弟实在和我们有些不同。”

王杰道：“那个人是谁？可曾提到过，为什么要杀我和柳媚。”

马鹏道：“这是行规，恕我无法告诉你们他是谁，不过，有一件事，已经此生不改，以后，不论什么人，也不论他们要化多大的价钱，我也不会接下这种生意了。”

王杰道：“我看，以后我得戒了赌，至少，我也要跟高空学一点赌的学问。”

高空道：“赌字没有学问，只有手法、技巧，十赌九骗，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运气赢钱。”

王杰道：“这么说来，我不是被人骗了很多钱。”

高空道：“如若你继续的赌下去，那就会继续的被人骗下去。”

王杰道：“哦！”

高空道：“除非你也学着去骗别人。”

王杰道：“可恶的很，我要去找他们算账。”

柳媚笑一笑，道：“狐有狐道，鼠有鼠路，你只要以后不赌就行了。”

王杰道：“唉！你们不知道，我现在不但很穷，而且，还欠了一笔赌债。”

柳媚道：“赌债不用还了，只要你不再赌，我想别人也不敢再来找你要债，至于你很穷，我想办法借一点银子给你，我虽非富有，但借给你二万银子，还拿得出来。”

王杰道：“我很担心，我能不能戒了赌，因为，我一生就只有这一个嗜好。”

高空道：“不要紧，以后，我会教你几招手法。”

王杰道：“好！咱们一言为定，我要好好的请你一顿。”

高空笑一笑，接道：“王兄，咱们一言为定，不是兄弟夸口，只要我稍为交你两招，你就可以无往不利了。”

王杰道：“真的有这么灵光么？”

高空道：“不错，王兄如是不信，离开此地之后，咱们立刻可以证明。”

王杰笑一笑，道：“其实，我也不太喜欢杀人，但我输的钱太多，一个人，可以赖了别的债，但赌债绝不能赖。”

柳媚笑一笑，道：“我看这世上，唯一可以赖去的债务，就是赌债。”

王杰呆了一呆，道：“柳媚，绝对不能赖赌债，因为，你一赖赌债，立刻得痛苦，不会再有人跟你赌了。”

柳媚道：“原来你怕这个，我还认为你怕赖人赌债，别人会杀了你。”

王杰笑一笑，道：“咱老王这一生，只怕别人不跟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怕。”

柳媚冷哼一声，道：“想你这种男人，不知爱惜金钱，滥赌不息，所以，你永远讨不到老婆。”

王杰微微一笑道：“其实，马鹏、高空，和我一样，都不会有女人嫁给他们。”

柳媚皱皱眉头，苦笑一下，道：“就像我，嫁不出去一样。”

这时，庄璇玑缓步行了过来，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柳媚道：“庄姑娘，我们谈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很普通的事，但我们却从来没有谈过这些事，我们杀了很多人，却不知道人生还有很多的意义。”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姑娘，看来最简单的一件事，中间常常有最深邃的哲理。”

柳媚道：“很多事，似乎是突然而来，可惜，现在我没有时间去想它，璇玑姑娘，我们该走了。”

马鹏笑一笑，道：“我现在也突然有了一个心愿。”

高空道：“是不是想讨个老婆？”

马鹏道：“不！我想进入活人冢内，看一看活的死人，是什么样子。”

王杰笑一笑，道：“马兄，咱们赌一下，我说活人冢内的人都还是真的活着。”

马鹏道：“死的是他们的灵魂和良知。”

庄璇玑摇摇头道：“不是！死的是他们的思想和智慧，他们真的不知善恶，地无法分辨出黑白，因为，他们只有血和肉，撑着一具活动的躯体。”

马鹏道：“我好奇怪，我们有智慧、思想，可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用过它。”

庄璇玑道：“在没有失去思想和智慧以前，知道运用它，总算时尤未晚。”

马鹏道：“对！时尤未晚。”

龙、虎、蛇、鼠四公子站在一侧，听几人的谈话，似乎听得很入神。

直到庄璇玑举步向外行去时，几个人才随在庄璇玑的身后行去。

这片竹林中，散布着很多别墅式的瓦舍，但每一座都紧闭着门户。

就像这竹林中的瓦舍一样，每一幢都互不关连。

王杰和高空同时向前行了两步，越过了庄璇玑，隐隐之间，有带路之意。

庄璇玑表现的智慧、才能，已自然的成了这些人中的领袖。

她的美，令人目眩。

她的才慧令人折服。

她的温柔，令人心生敬爱。

她的武功，又令人莫测高深。
庄璇玑，就是这样一个人又爱又敬，又有畏惧的美丽少女。

第六章 过关斩将

她似是已经早已选定了目标，越过了两幢瓦舍，在一座粉红色的瓦舍面前停了下来。

那是一座全部刷成了粉红色的瓦舍，看上去很别致。

望望那紧闭的粉红色木门，庄璇玑缓缓说道：“龙公子，这里住的什么人？”

龙公子回顾了虎、蛇、鼠一眼，道：“你们谁知道？”

虎、蛇、鼠，相互望了一眼，面面相觑。

孟雷道：“我知道，这地方住了两个女人。”

庄璇玑道：“两个女人？”

孟雷道：“一个老夫人，一个姑娘，还有侍候她们的两个丫头。”

庄璇玑道：“那个丫头是什么人，你知道么？”

孟雷道：“这就不知道，不过，我听张伯年说过，他们似是母女两人。”

马鹏道：“母女两人，难道会是……”

柳媚笑一笑，接道：“小妹倒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立刻就知她们的身份了。”

马鹏道：“你有什么办法？”

柳媚道：“咱们进去瞧瞧，不就知道了么？”

话还未完，蓬然一声，木门已被跃起的柳媚踢开。

庭院中站着两个人。

两个穿着青色衣服的少女，身佩长剑，并肩而立。

柳媚望望两个青衣少女，笑道：“着你们这两个样子，一定是丫头了。”

这两个青衣姑娘，虽然是扎了两个小辫子，但着年龄两人已经是不小了，至少应该有二十岁了。

两个少女缓缓把右手握住了剑柄。

柳媚冷笑一声，道：“没有出息，这么大了还在这里作丫头。”

只听一个尖厉、冷阴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好狂的女娃儿。”

随着呼喝之声，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人，缓步行了出来。

这老妇人老的很利害，却偏偏穿了一身大红衣服。

那身衣服红的像血。血红的衣服，配合着满头白发，看上去十分诡异。

柳媚不认识这个老妇人。

但马鹏认识，冷然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巫婆婆。”

巫婆婆斜着眼，看了马鹏一眼，道：“你是鬼刀马鹏。”

马鹏道：“想不到，巫婆婆竟然还认识在下。”

巫婆婆道：“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因为老身早已经认识你了。”

马鹏道：“婆婆已经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为什么不在家纳福，却跑到这穷乡僻野的接引山庄来了。”

巫婆婆道：“老身不问你，你倒问起老身来了，老身正在奇怪你怎么也来了……”望望进入大门的龙、虎、蛇、鼠四公子，接道：“他们这四个人我见过，都是这里的护法，对么？”

马鹏道：“不错啊！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是这里的护法了。”

巫婆婆道：“哦！难道他们已背叛了这里。”

马鹏道：“不错，他们背叛了活人冢，婆婆，你在这里几年了？”

巫婆婆道：“马鹏，你的意思是，希望老身也背叛活人冢了。”

马鹏道：“我不知道活人冢中的人，是什么样子，不过，我只看到你们这些护法，一个个都为生命之泉所控制，实在也是和死去差不了太多。”

巫婆婆笑一笑，道：“马鹏，你也知道生命之泉。”马鹏道：“知道，而且，我也知道你的为人，你的声誉不太好，但你的人并不太坏，你的脾气暴躁，常常在忿怒中杀人，所以，江湖上对你有些畏惧……”

巫婆婆冷冷接道：“马鹏，不用说下去了，老身不能走，你既然知道生命之泉，也应该知道老身离开了此地的后果。”

马鹏道：“没有生命之泉，你们是不是活不下去？”

巫婆婆道：“痛苦的是，也死不了，不死不活的日子，那实在是十分难过。”

马鹏道：“婆婆如此大年纪了，难道还把生死之关看的如此重要。”

巫婆婆道：“你可知道，在这里的，不只是老身一个人。”

马鹏道：“我知道，还有令媛。”

巫婆婆道：“你明白就好了，念在咱们相识的份上，老身不追究你们破门而入的事，你们可以去了。”

马鹏道：“婆婆难道仍然执迷不悟么？”

巫婆婆道：“马鹏，老身已很给你面子，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马鹏道：“巫婆婆，在下既然来了，来者就不善，如是巫婆婆执迷不悟，硬是不听劝告，那就另当别论了。”

巫婆婆冷笑一声，道：“你还能把老身怎么样？”

柳媚道：“杀了你。”

巫婆婆怒道：“小毛丫头，你是什么人，敢对老身无礼。”

柳媚笑一笑，道：“小妹柳媚。”

巫婆婆道：“毒花柳媚。”

柳媚道：“不错。”

巫婆婆道：“这几年江湖上出了四个杀手，除了鬼刀马鹏之外，还有暗箭、妙手、毒花，想来你也是四人中的一个了。”

柳媚道：“巫婆婆说的四个人，今天都到齐了。”

巫婆婆道：“除了鬼刀马鹏，老身认识，余下的三个小辈，老身还未见过，谁是暗箭，谁是妙手？”

王杰冷冷道：“你真要见识么？”

五点寒星，梅花并齐而出。

巫婆婆右袖挥动，只一卷，五颗银莲子，尽都被巫婆婆长袖卷去。

冷笑一声，巫婆婆缓缓说道：“雕虫小技，也在老身面前卖弄。”

高空道：“在下妙手高空。”

突然一伸右掌，推了过去。

巫婆婆左手一扬，封了过去。

高空突然向后退去。

巫婆婆道：“高空，你只能攻一招。”

高空一伸右手，道：“巫婆婆，你的玉簪。”

巫婆婆呆了一呆，道：“你……”

高空道：“妙手高空，不是让人叫着玩的。”

马鹏笑一笑，道：“巫婆婆，撩起你的裙角瞧瞧。”

巫婆婆撩起裙角，只见裙角上插着两只银针，又是一征。

王杰冷笑一声，道：“那针上有毒，不可手触。”

巫婆婆笑一笑道：“看来你们四个人名不虚传。”

马鹏道：“巫婆婆，名无幸至，四大凶煞纵横江湖很多年，仍然活着，自然是有点道理。”

柳媚道：“婆婆，要不要试一试我的弹指飞毒？”

只听冷漠而清脆的声音，道：“娘，不要怕，别被他们唬住了。”

一个二十四五的黄衣女子，缓步行了出来。

巫婆婆道：“英儿，他们已经证明了他的绝技。”

薰衣女子道：“娘！那是障眼法，他们分散你的注意，然后施为，暗箭的毒计，就在高空和你动手时射出的。”

巫婆婆道：“孩子，一个一个的来，我不会怕他们，但如他们四个联手，那就很难对付了。”

黄衣女子道：“娘！咱们也有四个人，其实咱们母女联手，就可以对付他们了。”

巫婆婆道：“好！至少，咱们可以自保。”

马鹏叹息一声，道：“巫婆婆，你还不醒悟么？”

巫婆婆显然是在犹豫难决。回顾了那黄衣女子，道：“我觉着这马鹏说的话，也有些道理。”

黄衣女子淡淡一笑，道：“娘！难道你想背离活人冢？”

巫婆婆道：“其实，他们待我们并不很好。”

黄衣女子道：“不错，他们对我们不算好，但他们可以供给咱们生命之泉的药酒，咱们只要少了这药酒的供应，不用有人杀咱们，咱们自己就会毒发而死了。”

巫婆婆点点头，道：“马鹏，你们都听到了？”

马鹏道：“听到了。”

巫婆婆道：“我们一旦离开此地，那是非死不可了，你既然明白了，想来，不会逼我们离开此地了。”

马鹏道：“巫婆婆，很抱歉，你知不能背离活人冢，咱们只好先把你们消灭了。”

巫婆婆道：“杀了我们？”

马鹏道：“情非得已，还望你多多的原谅。”

巫婆婆突然纵声大笑，道：“这些年蛰伏此地，似乎是已经磨去了我的壮志、锐气，想不到，你们这些后生小子，竟然也敢对我如此的放肆无礼了。”

马鹏笑一笑，道：“你常居此地，该认识他们吧？”

伸手一指龙、虎、蛇、鼠四公子。

巫婆婆道：“龙、虎、蛇、鼠。”

马鹏道：“对！他们也是活人冢的护法，也在生命之泉的药酒控制之下，

但他们却照样背离了活人家。”

巫婆婆道：“他们死定了。”

马鹏道：“那也是数月之后的事了，我相信巫婆婆这里会有相当存量的药酒，带上这些药酒，可以使你们维持几个月的性命，但如巫婆婆硬要为活人家效命，甘为鹰犬，只怕很难活过一个时辰。”

巫婆婆怒道：“你在威胁我？”

马鹏道：“不是威胁，在下所说的很真实。”

巫婆婆道：“就凭你马鹏那招鬼刀……”

马鹏的伤势还未痊愈，但却豪气干云的说道：“不错，一刀穿心，到现在为止，区区的刀下，还没有活命之人。”

黄衣女子突然举步迎了上来，冷冷说道：“马鹏，纵然我娘答应了，我也不会答应。”

柳媚道：“很奇怪，你这个小毛丫头，是不是有毛病，不知死活，不分是非。”

黄衣女子冷笑一声，道：“我们活的很好，你们找上门来，硬要把我们拖入漩涡之中，是何用心。”

柳媚格格一笑，道：“巫婆婆，你这个宝贝女儿，为什么会这样留恋活人家呢？”

巫婆婆道：“因为，这里面很安全。”

马鹏道：“巫婆婆，难道你一定想证明什么？”

黄衣女子接道：“马鹏，你应该明白，你们这么多人，找上这座宅院之中，而我一点都不害怕，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么？”

柳媚道：“哦！这么说来，你是有仗恃了。”

黄衣女子道：“其实，有些事用不着多问，也应该有些明白了。”

庄璇玑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道：“姑娘，我想你一定有什么奥援，何不叫他出来，给我们看看。”

黄衣女子道：“你是什么人？”

庄璇玑道：“我叫庄璇玑。”

柳媚道：“璇玑姑娘，她说的一字一句，你都好好听着，不管你一生受用不尽。”

黄衣女子冷冷说道：“不论她是谁，我也不会听她的。”

庄璇玑笑一笑，道：“姑娘，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再加上龙、虎、蛇、鼠四公子，你们母女联手，也只能支撑个三五招。”

柳媚道：“对！咱们时间宝贵，用不着拖延了。”忽然右手一探，抓向那黄衣女子。

黄衣女子右手一沉，避开了一望，左手突然反击，一连八掌。

她一手攻敌，连绵八掌，招数之快，完全出人意外。

一个女人，把左手掌练到如此境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但这黄衣女子办到了。

无怪她骄狂，确有一身人所难及的武功。

柳媚几次想施展弹指飞毒，可是那黄衣女子的八掌攻势，连绵于一气呵成，竟然没有给他施展的机会。

黄衣女子攻过了八掌之后，忽然间向后退开五尺。

柳媚停下了脚步之后，才发觉自己被逼退了七八尺远。

这一轮攻势的激烈，乃柳媚在江湖上极少遇到的快速攻势。

庄璇玑点点头，道：“巫婆婆，令媛的武功不错，看来，似乎是尤在你之上了。”

巫婆婆肃然的说道：“老身不敢掠美，这武功不是我传给他的。”

庄璇玑笑一笑道：“我明白了。”

黄衣女子冷笑了一声，道：“你明白什么？”

庄璇玑道：“姑娘是活人冢内很重要的人物。”

黄衣女子淡淡一笑，道：“你这么看得起我……”

庄璇玑接道：“姑娘，现在的身份是……”

黄衣女子淡淡一笑，道：“你何不猜猜看。”

庄璇玑道：“看来，你好像是这片竹林中的主裁人物。”

黄衣女子道：“嗯！”

庄璇玑道：“我现在，还有一点想不明白？你们似乎是早知道了我们的行动，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竟然不肯下令截击。”

黄衣女子笑一笑，道：“你觉着你们自己很聪明？”

柳媚道：“至少，我们不太笨吧？”

黄衣女子道：“很笨，很笨，对龙、虎、蛇、鼠的背叛，有些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其他的，都是我们的有意放纵。”

庄璇玑道：“哦！我说呢？像我们这样惊天动地大闹，你们竟然会不知道。”

黄衣女子道：“庄璇玑，在这片竹林之中，住了很多的护法，但这中间有很多人，已经是老迈了，那生命之泉的药酒，侵蚀了他们的雄心，也有很多人，对活人冢生出了背叛之心，这些人，我们早就想除了他们，借你们的手，把他们杀了，那岂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么？”

庄璇玑点点头，道：“原来，这也是你们安排好的。”

黄衣女子道：“还有一点出我意外的是，你们怎么会一下子，找到了这个地方。”

庄璇玑道：“这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把你这幢房屋颜色刷的很特别。”

黄衣女子道：“颜色也很重要么？”

柳媚道：“你把这个房屋，刷的颜色与众不同，花里胡俏的，难道别人还瞧不出来么？”

黄衣女子笑一笑，道：“本来，你们还可以纵横自如一阵，至少，可以发一下心中之气，但现在，你却走错了门。”

庄璇玑道：“哦！”

马鹏冷冷说道：“你这毛丫头好大的口气，咱那里错了？”

庄璇玑道：“姑娘是不是早有准备了？”

黄衣女子道：“不错，早已有准备了。”

庄璇玑道：“好！泵娘可以把你的准备亮出来了。”

黄衣女子道：“好！反正早晚我们免不了一场恶战。”

庄璇玑道：“对！泵娘，如若还不请他们现身，只怕姑娘就没有机会再请他们出来了。”

黄衣女子淡淡一笑，道：“我巫蝶在江湖上闯荡过不少年，也见识过不少的事，我既然不怕人多围攻，自然是早有准备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巫蝶姑娘，不管你这宅院中有些什么布置，不管这宅院中安排了些什么高人，但我们既然来了，就算龙潭虎穴，我们也要见识一下。”

马鹏道：“巫婆婆，看来你是管不住你的女儿了。”

巫婆婆道：“儿大不由爹，女儿大了，她不肯听我的，我有什么办法？”

庄璇玑道：“巫婆婆既然是没有存下和我们敌对之心，那就请到一侧，袖手旁观吧？”

不知巫婆婆，是真的对女儿不满呢？还是对女儿充满看信心，果然，一转身，走向一侧。

庄璇玑玉手一挥，道：“围起来。”

四大凶煞、龙、虎、蛇、鼠，八个人一齐出动，分不同的方位，把巫蝶给围了起来。

巫蝶并没有招请援手，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不动。

高空冷冷说道：“巫姑娘，你很沉着。”一伸手，抓了过去。

庄璇玑道：“且慢出手。”

高空的动作很快，右手一探，五指已笼罩着巫蝶身上三处大穴。

但他听到庄璇玑喝叫之言，疾快的收手而退。也就不过是寸许之差。

收住掌势，回顾了庄璇玑一眼，道：“姑娘，为什么要在下停下手？”

庄璇玑道：“在妙手高空之下，她竟然还能沉得住气，乃有所恃，倒要先问她几句才行。”

高空道：“江湖上，阴险难防，问她，她也不会对咱们说实话。”

庄璇玑缓步向巫蝶行了过去，一面说道：“巫姑娘，看来，我是第二次低估你了。”

巫蝶笑一笑，道：“你实在是个很聪明的人。”

庄璇玑道：“哦？”

巫蝶道：“如若高空不是被你及时喝止，此刻，只怕人已经倒下去了。”

庄璇玑道：“嗯！泵娘会用毒？”

巫蝶摇摇头，道：“不会，我娘会，不过，我娘用毒手法，我一直觉着她不够高明，所以，我没有学。”

庄璇玑道：“那是一种伤人的武功？”

巫蝶道：“也不是。”

庄璇玑道：“这叫小妹也想不出来了。”

巫蝶道：“办法很多，你可以要他们试试看？总不能让我告诉你吧？”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我想，还是我自己试试好些。”

王杰道：“在下代姑娘试试？”

庄璇玑道：“不！我自己来。”

举步行了过去。

场中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庄璇玑如何应付，也想看看巫蝶究竟仗恃些什么？

庄璇玑走的很慢，但仍然接近了巫蝶。

巫蝶真的是很沉着，一直静站着不动。

庄璇玑缓缓伸出右手，扣向巫蝶的右腕。

巫蝶一侧身子，右肩向庄璇玑的右手迎去。

庄璇玑突然收回右手，右肘一曲，撞向了巫蝶的肩上。

四周看的人，都看糊涂了，巫蝶以右肩撞向庄璇玑，算不得什么武功，庄璇玑以肘换掌，也算不上奇学妙招。

但见右肘和右肩，撞个正着。

巫蝶身不由己的被这一肘撞的向前奔了两步。

庄璇玑却自行向后退了一步，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巫蝶霍然回过身子，道：“你，准备后事去吧！”

庄璇玑道：“我看用不着，小妹会活的很好。”

巫蝶打量了庄璇玑两眼，道：“你的右臂是否已经有麻木的感觉。”

庄璇玑道：“不觉着，我只是有点微微作痛。”

巫蝶眨动了一下眼道：“你说什么？”

庄璇玑道：“我说姑娘穿的内衣是一付针甲。”

巫蝶道：“对！很尖厉的毒针，不论一个人内功如何高强，也无法阻止那些尖针刺入。”

庄璇玑道：“这就是你的仗恃了。”

巫蝶呆了一呆，道：“你真的没有事？”

庄璇玑道：“你看呢？巫姑娘如是不信，何不出手试试？”

巫蝶道：“我不太喜欢伤害人，但我也恨别人伤害我，所以，我一向不放过伤害我的人。”

忽然欺身而上，一指指向庄璇玑的前心大穴。

庄璇玑和巫蝶一样的沉着，不闪不避，竟似准备硬接一击。

巫蝶的指锋将要接近到庄璇玑的前胸时，突然停了下来。

她心中本就多疑，眼看庄璇玑不肯闪避，就立刻停了下来，道：“庄姑娘，你也早有了准备。”

庄璇玑笑一笑，道：“一个人作了一付针甲，穿在身上，这件事，也亏你想得出来，老实说，穿着一付针甲的事，在江湖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大概也是第一个穿这种衣服的人了。”

巫蝶道：“无独有偶，我想你的身上，也有些古怪吧？”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我知道你会多疑的，所以，我不用闪避。”

巫蝶道：“我不信，你会赌自己一条命。”

庄璇玑道：“就是我料定了你不相信，所以，我才不会闪避。”

巫蝶摇摇头，道：“你如真的没有伤在我毒针之下，那已证明了一件事，你也早有了保护自己的准备。”

柳媚突然扬指一弹，一抹毒粉，飞了出去，道：“巫蝶，你身上穿着针甲，可以伤人，但不知能不能避毒。”

巫蝶忽然一跨步，就像突然间离弦的弩箭，射向了柳媚。

人还未到，掌势已疾飞而出。

高空一脚飞来，封住了巫蝶的攻势。

巫蝶冷哼一声，道：“群攻。”

忽然一个转身，鲤鱼打挺，跃了起来，避过了高空一脚，身子一侧，撞向了柳媚。

庄璇玑道：“不可以和她的身子相触。”

王杰忽然一拳击了过来。

巫蝶冷哼一声，暗道：找死。

反以身躯，向王杰的身上迎了过去。

王杰疾攻的拳势，眼看就要往巫蝶右肩撞上，忽然由袖中飞出一根铁棍，一弹而出。

巫蝶看到了，但事情太过突然，闪避已不及。

但她仍然一吸气，向一侧让去。

可惜，仍是晚了那么一点，王杰袖中飞棍，仍然击中了巫蝶的右肩。

巫蝶冷哼一声，向后退了五尺，脸色一片苍白。

高空微微一笑，道：“王兄之名，果不虚传，这袖中飞棍，一招，实有画龙点睛之妙。”

王杰道：“夸奖，夸奖。”

目光转到巫蝶的身上，接道：“用不着璇玑姑娘出手，要杀你，只要我们四大凶煞联手，就可以绰有余裕了。”

巫蝶可能受了伤，但却受伤不重。

她的神情很冷肃，双目中暴射出忿怒的光芒，冷冷说道：“好！很好，四大凶煞联手，果然是有一点道行。”

高空笑一笑，道：“巫姑娘，咱们四个人联手，对付你巫蝶一个人，实在是有些小题大作，最好把你埋伏的人手，一起找出来，大家拼个胜负出来！”

巫蝶冷冷说道：“好！你们既然要决心一并，那就要你们开开眼界吧！”

说完话，突然举手，互击三掌。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人影闪动，四个穿着黄衣的大汉，突然由内室中涌了出来。

四个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年龄也在伯仲之间，大概都有五十余岁。

鬼刀马鹏打量了四人一眼，道：“姑娘，只有这四个人么？”

巫蝶冷冷说道：“只有这四个人，也就够诸位应付了。”

马鹏左脚微微向前踏出半步，道：“在下不相信，他们都是三头六臂的人物。”

他已经摆出了出刀的架式。

庄璇玑突然叫道：“且慢出手。”

马鹏手已握住了刀柄，闻言向后退了一步，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庄璇玑道：“你们仔细的瞧瞧他们，是不是认识？”

王杰凝目望去，口中缓缓说道：“不错，这四个人之中，有一个，我似乎认识。”

庄璇玑道：“那一个？”

王杰道：“左边第一个。”

庄璇玑道：“还认出他是什么人么？”

王杰道：“好像是左手刀封平。”

马鹏、高空，全都把目光投注在那四个黄衣人的身上。

左手刀封平，是中原有名的刀客，二十年前，纵横中原武林道上，声誉卓着，名震一时，但近年来，却突然销声匿迹，想不到却会在此地出现。

庄璇玑道：“诸位仔细瞧瞧，他们和一般人，有些什么不同？”

马鹏道：“好像目光有些不对？”

庄璇玑道：“不错，他们的目光有些痴呆。”

巫蝶笑一笑，道：“璇玑姑娘，你实在很厉害啊！”

庄璇玑道：“巫姑娘也瞧出来了。”

巫蝶道：“我不是瞧出来，我是根本就知道。”

庄璇玑道：“哦！”

巫蝶道：“他们都有病，不过，是很轻微的痛，而且，这种病，不会影响他们的武功……”

庄璇玑接道：“是不是还有一些帮助。”

巫蝶软口气，道：“对于你庄姑娘的聪明，小妹实在是不得不佩服了……”

庄璇玑道：“巫蝶姑娘，不用客气，这些人中，既然有左手刀封平，其他三位，想来也都是大有名望的人物了。”

巫蝶笑一笑，道：“不错，他们也都是大有名望的人物，不过，我不会告诉你们，他们是什么人物，除非你自己能够认出来他们是谁。”

庄璇玑道：“其实，他们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没有了自我，对么？”

巫蝶道：“不错，他们已经没有了自主的能力。”

庄璇玑道：“想来，这就是活人冢内的活死人了。”

巫蝶笑一笑，道：“只能算对了一半，但我仍然很佩服姑娘才华。”

庄璇玑笑道：“巫蝶姑娘，这不值得夸奖，不过，我倒想请教巫姑娘另外一件事情。”

巫蝶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这些人，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和人对阵搏杀，万一死在别人手中，那岂不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么？”

巫蝶道：“庄姑娘，这些道理太深奥，小妹还不到通达的境界，咱们不谈，不过，小妹倒是有件事，想和姑娘谈谈。”

庄璇玑道：“好！你吩咐。”

巫蝶道：“庄姑娘，你们在这里纵横自如，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么？我们不如拦阻，不过是有意的放纵罢了。”

庄璇玑点点头，道：“这一个，我们早想到了，你们必有作用。”

巫蝶道：“还有一点，只怕是姑娘想不到吧？”

庄璇玑道：“哦！”

巫蝶道：“有人看上了姑娘，看上了你的美丽，也看上了你的才华，下了一道令谕，不许伤害到你，这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埋伏，没有对你发动的原因。”

庄璇玑道：“这一点，我倒是真的没有想到。”

巫蝶道：“庄姑娘，这里的实力强大，不是任何一个武林门派可以抗拒，你的才智过人，我相信，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庄璇玑道：“但就我目前所见，实在感觉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

巫蝶道：“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截杀。”

马鹏道：“现在姑娘准备全力的出手了。”

巫蝶摇摇头，道：“我们如是真的存了杀你们的用心，只怕现在诸位骨已寒，那重重拦截，只不过是给了你们一点颜色而已。”

庄璇玑道：“巫姑娘的话，可是已经说完了。”

巫蝶道：“没有。”

庄璇玑道：“恭聆下文。”

巫蝶道：“看上庄姑娘的那个人，在这里很有权势，他不希望姑娘受到伤害，所以他准备请姑娘看看活人冢的真实面目。”

庄璇玑点点头。

巫蝶道：“庄姑娘，看过了活人冢之后，姑娘只有两个选择了。”

庄璇玑道：“什么选择？”

巫蝶道：“一个是留下来，一个是死亡。”

庄璇玑道：“要我自绝么？”

巫蝶道：“我想这一点，只怕你姑娘不会答应。”

庄璇玑道：“对！我不喜欢自刎一死，要我死，只有一个办法，你们找个人，把我杀死。”

巫蝶笑道：“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只要那位看上你的人同意，我会有很多种办法可以杀死你。”

庄璇玑道：“有什么条件？”

巫蝶道：“没有了，你可以进去活人冢内开开眼界了。”

庄璇玑道：“他们呢？我带的这些人，是不是都可以进去。”

巫蝶道：“最好你姑娘一个人进去。”

庄璇玑笑道：“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了。”

巫蝶道：“姑娘有人保护，但他们没有，进入活人冢内，他们可能随时会死。”

马鹏冷冷说道：“活人冢是龙潭虎穴，还是刀山油锅。”

巫蝶道：“不是龙潭虎穴，但却比龙潭虎穴更可怕。”

王杰道：“咱们敢来，就不会害怕。”

巫蝶笑一笑道：“你们一定要去罗。”

庄璇玑道：“如是他们不能同行，我也许也会拒绝你们之请。”

巫蝶道：“他们不能去，姑娘就也不准备去了？”

庄璇玑道：“去！只是不接受你们的邀请，而用我的办法进去。”

巫蝶道：“打进去。”

庄璇玑道：“这地方距离活人冢不会太远，何况，还有龙、虎、蛇、鼠四位帮忙，我想找到活人冢，不会是一件太难的事。”

巫蝶沉吟了一阵，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柳媚怒道：“鬼丫头，有什么好笑的？”

巫蝶道：“庄姑娘，如是他们进了活人冢内，有了伤亡呢？”

王杰道：“那只怪老子命短。”

巫蝶双目神光暴射，道：“王杰，这一群人中，如是有人要死，你就是最先死亡的一个。”

王杰道：“老子该死很多次了，但现在还不是好好的活着。”

巫蝶气的全身微微颤抖，但她还是忍了下去。

马鹏笑一笑道：“巫蝶，你老娘和我们平辈论，王兄自称一声老子，也不算占你的便宜。”

巫蝶长长吁一口气，道：“庄璇玑，你本是文文静静的姑娘，想不到却带了这么一群粗人。”

庄璇玑道：“他们虽然粗暴一些，但总比一群痴呆的人好一些。”

巫蝶道：“利口丫头……”

庄璇玑接道：“巫姑娘，我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主意，你最好对我客气一些。”

巫蝶呆了一呆，道：“什么意思？”

庄璇玑道：“也许我看过了活人冢，真会被那一股气势给吓住，也可能身不由主的留下来，那时候，巫姑娘，咱们是不是同在一处共事么？”

巫蝶点点头，道：“是！”

庄璇玑道：“你想想看，那时，我如是想报复你，是不是有机会？”

巫蝶默然不语。

庄璇玑道：“我的一切，都还未作最后的决定，所以，你最好留一点日后的相处之情。”

巫蝶突然放下了笑脸，道：“好！小妹就胆大的作主，你带着他们进去吧！不过，我不负他们可能会死的责任。”

王杰道：“这个不劳费心，如是我们死在活人冢内，只怪我们命该如此了。”

巫蝶笑一笑，道：“既然如此，诸位请吧。”

右手挥动，四个中年大汉，突然又退回房中。

高空一直很留意她的举动，但仍然没有瞧出来，她用的什么方法指挥这些人。

那是一个极大的秘密，任何人，只要知道了这个秘密，就可以指挥这四个一流高手。

庄璇玑忽然吁一口气，道：“巫姑娘，有没有一个人，带我们去。”

巫蝶道：“有！只不过不是小妹。”

庄璇玑道：“对姑娘，我们不敢有劳……”

放低了声音，接道：“姑娘，能不能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巫蝶道：“你是问看上你的那个人啊？”

庄璇玑点点头。

巫蝶笑一笑道：“这一点，小妹不便讲，也不敢讲，我只知，他在这里很有权势，真真正正的权势。”

庄璇玑道：“你这话的意思是……”

巫蝶接道：“我的意思很明显，我只能说这些，你不要再问了，就算你知道了，也不用说出来。”

柳媚道：“这也是你不敢要他们出手的原因？”巫蝶道：“算你的运气好，占了别人的光。”

柳媚冷笑一声，道：“那倒未必见得，真要放手一并还不知谁胜谁负。”

马鹏突然叹息一声，道：“巫婆婆，我发觉了一件事。”

巫婆婆道：“什么事？”

马鹏道：“你似乎是很孤独，很可怜。”

巫蝶冷笑一声道：“马鹏，用不着挑拨我娘，她年纪大了，也应该休息一下了，在这里享享清福，有什么不好。”

目光突然转注到龙、虎、蛇、鼠四公子的身上，道：“你们呢？也要进入活人冢么？”

虎公子道：“对！庄姑娘去了，咱们自然要跟着去。”

巫蝶冷冷说道：“你可知道，你们现在已是这个组合的叛徒，进入了活人冢，你们就会首先受到惩罚。”

虎公子道：“咱们连命都不惜爱了，还在乎什么惩罚。”

巫蝶目光一掠庄璇玑道：“璇玑姑娘，我见过很多的美女，但像你这么有魅力的，小妹还没有见过，他们识你不久，但却一个个情甘效死。”

马鹏道：“巫蝶，你错了，璇玑姑娘能得人心，并不是因为她生的美丽。”

巫蝶道：“不是因为她生的美丽，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马鹏道：“因为她的才慧叫人折服，她的气度叫人敬畏。”

高空道：“马兄，不用跟她说这些了，她不会懂，说了也是白说。”

巫蝶淡淡一笑，道：“那些深奥的道理，我也许真的不懂，不过，我却知道，由来蝶儿都恋花，如是庄姑娘生的很难看，叫人一见生厌，我相信，你们也未必还会这样听她的话了。”

这番话似是而非，但却并非是全无道理。

马鹏、高空都听得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

庄璇玑却微微一笑，道：“巫姑娘，是你带我们去呢？还是我们自己去？”

巫蝶道：“别小觑了这片竹林，不知道内情的人，很难在林中行走。”

庄璇玑道：“这片林中，外以五行布置，内藏九宫，不知道五行生克变化之理的人，很难在这里行动。”

巫蝶道：“你很清楚？”

庄璇玑道：“至少，我们还没有迷路。”

巫蝶哦了一声，道：“庄姑娘，看来，小妹是真的低估你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巫姑娘，这片竹林之中，除了五行生克的布置之外，还有很多的机关。”

巫蝶道：“所以，这地方充满着凶险。”

庄璇玑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处，那就是对付你们自己的人。”

巫蝶道：“你说什么？”

庄璇玑道：“在这里的护法，都是你们的自己人，他们只是被困于生命之泉，他们的神智，还保持着相当的清醒，有一天，他们想明白了，就会伤在这竹林的机关之下。”

巫蝶微微一笑，道：“马鹏很佩服你的才慧，看来，你的确有过人的聪明。”

庄璇玑道：“其实，这不是什么难事，任何人只要肯用心想一想，都会明白的，巫姑娘，你如再深一层去想，这些机关埋伏要杀的人，连你也包括其中。”

巫蝶呆了一呆，道：“我！”

庄璇玑道：“对！这些机关布置要杀人，不论什么人都会杀，机关操纵在人的手中，只要他觉着你该死了，他们就会下手。”

巫蝶道：“不会。”

庄璇玑道：“会不会，姑娘大概心里有数。”

巫蝶道：“我，我……”

庄璇玑接道：“比起龙、虎、蛇、鼠四公子，你姑娘似乎是身份高了不少，不过，我不信，你会是真正的重要人物。”

巫蝶垂首不言。

不说话，就是默认。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小妹只是几句忠告之言，忠言逆耳，听起来，不像巧言花语那么甜蜜，也许我说错了，只是留给姑娘作一个参考罢了。”

巫蝶点点头，以极低的声音说道：“多谢姑娘的指点……”

吁一口气，接道：“璇玑姑娘，能不能听小妹两句谏言。”

庄璇玑道：“请指教。”

巫蝶道：“不进活人冢。”

她的声音仍然很低，低的只有站在身前的庄璇玑才能听到。

庄璇玑笑一笑，道：“盛情心领了，不过我无法答应你，我来这里的用心，就是要进入活人冢内看看。”

巫蝶道：“那里没有美好的景物，也没有动人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好看。”

庄璇玑道：“巫姑娘，那里有可能找到一位我失去的亲人。”

巫蝶呆了一呆，道：“谁？”

庄璇玑道：“恕我不便明告，因为，我没有见到他之前，不知他是否在此。”

巫蝶沉吟了一阵，道：“好！咱们走吧！”

庄璇玑道：“那就有劳巫姑娘带路。”

巫蝶笑一笑，道：“庄姑娘，我有个很奇怪的感觉。”

庄璇玑道：“什么感觉？”

巫蝶道：“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我也有点喜欢你了。”

庄璇玑道：“哦！为什么呢？”

巫蝶道：“你聪明，聪明的可爱，聪明而不奸诈，叫人心中佩服。”

庄璇玑道：“巫姑娘，主要的是，我说的都是理。”

巫蝶点点头，道：“听起来，这些道理并不深奥，不过，但却是那么动人，平常的时候，我们竟然都想不到。”

庄璇玑道：“巫姑娘，现在，你知道了。”

巫蝶道：“是的，我知道了，可惜的是，太晚了一些。”

庄璇玑道：“佛家说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个人辨明了是非之后，改过向善，永远没有晚的时候。”

巫蝶苦笑一下，道：“庄姑娘，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总之，是晚了，走吧！我带你们去活人冢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欲言又止。

马鹏道：“巫姑娘，令堂要不要去？”

巫蝶道：“她不去，别人也不去，只我带你们去。”

柳媚突然回顾了龙、虎、蛇、鼠一眼，道：“你们在这个组合之中，难道就不知道活人冢么？”

龙公子道：“去过一次，不过，我们是蒙着眼睛被带进去的。”

柳媚道：“这么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活人冢的地方了。”

马鹏道：“唉！看来，你们只是这个组合中的马前卒罢了。”

龙公子道：“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很重要，现在，我才觉着被骗，我们在这里，只是一种工具，身份是那么低微。”

巫蝶道：“龙公子，不只是你们，包括了这里所有的人，都和你们一样。”

龙公子道：“哦！”

巫蝶道：“龙公子，有几句忠告之言，我想先告诉你。”

龙公子道：“姑娘请说。”

巫蝶道：“活人冢内很危险，你们进去之后，必是他们狙杀的对象，所以，你们要多多小心？”

柳媚道：“为什么只杀他们，我们难道不会被狙杀么？”

巫蝶道：“你们也要被杀，那是你们看完了整个活人冢之后，等你们决

定自己的命运。”

庄璇玑道：“如是我们答应留下来，他就不会伤害我们了。”

巫蝶道：“对！”

庄璇玑道：“巫姑娘，活人冢内真的是很可怕么？”

巫蝶笑一笑，道：“如果你可以改变主意，最好不要去。”

柳媚道：“说的也是，咱们要和他们决死一战，为什么不在青天白日之下，进入什么活人冢内，单是听到那个名字，我就觉得很别扭。”

庄璇玑道：“柳大姊，活人冢内，自然要去，但像咱们这样清楚的人，只怕没有人进去过……”

巫蝶接道：“对！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敌人进去过活人冢。”

柳媚苦笑一下，道：“如若我们还能活着出来，那也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了。”

巫蝶道：“柳姑娘，那机会不太大。”

高空道：“柳媚，去就去吧！江湖生活，那一天不活在惊风骇浪之中，你怎么会这么怕死。”

巫蝶道：“对！柳姑娘，不论你们退出这里，或是进入活人冢内，危险都是一样。”

柳媚道：“那是说，我们要退回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

巫蝶道：“对：既然到了这里，再想退出去，实在是一件困难事。”

柳媚道：“好吧！既然不能退，那咱们只有向前进了。”

庄璇玑道：“巫姑娘，请带路吧！”

巫蝶转身向前行去。

庄璇玑等一行，紧随在巫蝶身后。

这座竹林中的路径曲折迂回，走起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

巫蝶走的很快，快的所有跟着她的人，都无法可辨两侧的形势。

连转十几个弯，眼前的景物忽然一变。

只见一道土岭，横在面前。

土岭上长满了青翠的草和树。

庄璇玑凝神望去，只见那土岗的树木，表面上很散乱，事实上，确有着相当的规律，心中立有所悟。

果然，巫蝶在土岭前面停了下来。

柳媚道：“怎么不走了？”

巫蝶道：“到了。”

柳媚道：“到啦！”回顾了一眼，接道：“不见一处房子，也不见人踪，活人冢究竟在那里？”

巫蝶道：“就在这里，柳媚姑娘，你应该明白，既然称作活人冢，那就是一座大坟，眼前这座土山，像不像一座大坟呢？”

柳媚道：“哦！就是在这一座山下。”

巫蝶道：“是！就在这一座山的下面。”

柳媚道：“那就带我们进去吧？”

巫蝶道：“好，诸位请在此稍候。”

突然举步向前行去。

前面没有去路，但巫蝶却一直行到了山壁前面，停了下来。

只见巫蝶伸手在山壁上一阵触摸，山壁突然现出一道门户，她道：“诸

位，可以进去了。”

庄璇玑点点头，当先行去。

这座裂开的洞门，高约一丈，宽约六尺，一排石阶，向下通去。

洞中一片黑暗，但庄璇玑目力过人，发觉那石阶直下十二层后，就成了平道，但却分向两侧弯去。

洞中很干燥，没有一点潮湿气味。

庄璇玑道：“巫姑娘，里面是否很黑暗？”

巫蝶道：“不会很黑，由我带路，庄姑娘应该放心。”

庄璇玑紧随巫蝶身后。

高空和马鹏并肩行在最后。

两个人踏入了洞门，裂开的门户，立刻合闭。

龙公子低声说道：“三个兄弟，由此刻起，咱们随时可能会受到暗算，要千万小心啊！”

虎公子道：“大哥放心，咱们早已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了。”

洞门关闭之后，行道上更见幽暗。

直到转过了两个弯子，才突然光亮起来。

两只火炬，熊熊高烧，一个鹅蛋大小的明珠，嵌在迎面的石壁上。

火光映照着珠光，看上去，十分绮丽、动人。

直到此刻，才算看出了这座地下洞府规模的宏大。

高过一丈的木门，石壁中，门内是一片柔和的光线。

门前是一片五丈见方的广场。

明珠下面，写着“活人冢”三个大字。

原本两扇关闭着的木门，突然缓缓大开。

巫蝶吁一口气，道：“璇玑姑娘，进入了这座大门之后，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活人冢。”

柳媚道：“巫姑娘，那里面是什么样子？”

巫蝶笑一笑，道：“这个，很难说了，有些人看上去很可怕，但也有些人，看上去很可爱，那要看你柳姑娘，是什么心情了。”

柳媚道：“我是说，那里面的人，是不是整天睡在床上，懒洋洋的，像个活的死人一样。”

巫蝶摇摇头道：“门里面大千世界，会使人有着极乐之感。”

庄璇玑道：“巫姑娘，你是说，那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世界。”

巫蝶道：“对！会大出你们意料之外，我现在说出来，等一会，你们见到了，就不会有新奇之感，还是不说的好。”

王杰道：“我瞧这门里门外，并无不同，何不进去呢？”

巫蝶道：“庄姑娘是贵客，他们会派人迎接。”

高空冷哼一声，道：“那有接客人比客人架子还大，我们作客人已经在此等了许久，还不见迎接客人的人。”

巫蝶沉吟了一阵，道：“璇玑姑娘，急也不在一时，何不稍候片刻呢？”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大门之内，是不是没有埋伏。”

突然举步直行而入。

巫蝶一皱眉头，紧随行人。

鬼刀、妙手、暗箭、毒花、龙、虎、蛇、鼠四公子，和孟雷，也紧随着行了进去。

这时，突然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奔了过来。

一个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和一个中年妇人，并肩疾驰而来。

这两个人年纪都在四十以上，男的身材瘦高，青衫，儒巾，看上去很文雅，女的虽届中年，但却别具一种特有的风姿。

两个人行近庄璇玑时，突然停了下来。

青衫文士打量了庄璇玑一眼，道：“你是庄姑娘。”

庄璇玑道：“晚进庄璇玑。”

鬼刀马鹏突然大上一步，道：“青阳堡主，江东大侠，怎会也在活人冢内？”

中年文士点点头笑道：“马鹏，咱们有十年不见了吧！你还记得在下。”

马鹏道：“堡主风采如昔，在下怎会不识。”

青阳堡主未再理会马鹏，却望着庄璇玑道：“在下项青阳，奉命迎接璇玑姑娘。”

庄璇玑道：“我们已经自己进来了，不敢劳动大驾。”

项青阳笑道：“在下督导他们整扫客舍，来的晚了一步，姑娘不要见怪才好。”

他太过客气了，客气的不像是名满武林的江东大侠项青阳。

王杰冷冷说道：“项青阳，你十年威名，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没有骨气的人。”

项青阳笑一笑，道：“王杰，如若进入接引山庄的只是你们四大凶煞，只怕你们此刻骨已寒多时了。”

柳媚冷哼一声，道：“你是来迎接客人的，还是耍嘴皮子的。”

项青阳笑一笑，道：“自然是迎接客人要紧。”

庄璇玑道：“项大侠，晚进想动问一句，你在这活人冢内，是什么身份。”

项青阳道：“在下是二总管。”

庄璇玑道：“二总管，那是说，还有一位大总管了。”

项青阳道：“不错，还有一位大总管。”

庄璇玑道：“项二总管，来迎接我们，不知是用心何在？”

项青阳道：“在下奉命来此迎接诸位。”

庄璇玑道：“奉何人之命。”

项青阳道：“姑娘，这个，在下不便奉告，那人既然能命令区区，又能使，得整个的活人冢为姑娘开放，这个人的权势，自然是不小了。”

庄璇玑道：“哦！”

项青阳道：“所以，姑娘可以放心跟在下进入活人冢内。”

庄璇玑道：“听说，这活人冢内很多的机关布置。”

项青阳道：“不错，机关布置虽然很多，但却要人来操纵，姑娘是我们迎接的贵宾，活人冢内，又有谁敢开动杀人的机关呢？”

庄璇玑回顾了身后的四大凶煞一眼，道：“项总管，他们呢？是不是很安全。”

项青阳道：“一样，跟着姑娘的人，未奉到令谕之前，绝对不会受到伤害。”

庄璇玑道：“哦！”

项青阳道：“姑娘请吧！”

目光一转，望着巫蝶，道：“姑娘，你可以回去了。”

巫蝶道：“那就交给项总管了。”

项青阳道：“姑娘请放心，我会善于招待。”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意外呀！意外，想不到青阳堡主，竟然是如此会说话的人。”

项青阳笑一笑，道：“柳姑娘，今天，你很幸运。”

柳媚道：“这话怎么说？”

项青阳道：“如若今天你是一个人来，就凭这两句话，我已经要你的命了。”

柳媚道：“项青阳，你认为你能够杀了我？”

项青阳笑一笑，道：“姑娘，只要十招，十招之内，我一定可以取你之命。”

柳媚道：“可惜，我不相信。”

项青阳道：“只要姑娘同意，我们立刻可以试试。”

这时，随同项青阳来的中年美妇突然开了口，道：“项兄，咱们是来接庄姑娘的，其他的事，都不足使咱们分去心神，不用和她多费口舌了。”

这几句话，没有指柳媚，也没有一句是骂人之言，但听在柳媚的耳中，却比骂了她还要难过，项青阳点点头，道：“说的也是，咱们不用跟她多言。”

柳媚过度的气忿，使得整个人开始微微发抖。

高空笑一笑，道：“柳媚，至少，咱们目前还没有作别人的奴才。”

柳媚笑了，笑的很自然，高空一句话，使她忽然间开了心。

但项青阳却听得两眼发直，怒容满面。

还是那中年美妇，淡淡一笑，道：“项兄，有些人说话，听到了，你只能当它是狗吠一样。”

高空没有生气，他年纪虽轻，但修养却是很好，它是一个能控制自己的人。

项青阳未再多言，柳媚也未发作，高空只是淡然一笑。

庄璇玑紧随在项青阳的身后。

转过了一个弯子，项青阳突然停了下来。

庄璇玑目光转动，淡淡一笑，道：“这是什么地方？”

项青阳道：“这地方，叫作少林山庄。”

庄璇玑道：“哦！我听说少林寺在嵩山少室峰顶，那是中原名山。”

项青阳微微一笑，道：“你会看到的，姑娘，只是具体而微，少一些罢了。”

庄璇玑道：“但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平整的地道，两面是光滑的石壁。”

项青阳伸手在石壁上拍了两掌。

只听一阵轧轧之声一面石壁，突然裂开成一座门户。

庄璇玑凝目望去，看到了一座大厅。

也看到了山。

那是一面墙壁上画好的山。

嵩山少室峰上的全景图。

庄严的少林寺，画的十分逼真。

而且，也有和尚，真正的和尚。

足足有二三十人，穿着僧袍，带着串珠。

他们不是画中人物，而是真正的人，坐在厅中的木椅上。

对庄璇玑等这一批不速之客，完全没有注意，甚至，望也未望凡人一眼。

庄璇玑道：“这里和尚，都是你们从少林寺中抓来的。”

项青阳道：“不是，少林寺，只是一个代表，这里有三十二位高僧，只有十六位是少林寺中的人，其余的十六位，都是空门中武功高强的和尚，他们的武功造诣，绝不在少林僧侣之下。”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明白了。”

项青阳笑道：“遇上姑娘这样聪明的人，在下省了不少的口舌。”

庄璇玑道：“二总管夸奖了。”

项青阳道：“姑娘是否看出来，这些人和常人有些不同。”

庄璇玑道：“他们有点痴呆。”

项青阳道：“也表示了他们对活人冢的效忠。”

庄璇玑道：“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活死人。”

项青阳道：“不错，他们的武功，也因为心中没有杂念，而更有进境，只不过，他们没有了主裁自己的思想罢了。”

庄璇玑道：“很恶毒的手段啊！”

项青阳笑一笑，道：“姑娘，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啊！图霸武林，雄踞江湖，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啊！”

庄璇玑道：“原来，活人冢还有这么大的野心啊！”

项青阳道：“庄姑娘，这只是佛门高人，除此之外，活人冢还有很强大的实力。”

庄璇玑道：“只是这些高人，已可举一反三了。”

项青阳笑一笑，道：“姑娘，在下奉到的令谕是，要你看到活人冢全部实力。”

庄璇玑道：“那是存心让我们心中害怕了。”

项青阳道：“那倒不是。”

庄璇玑道：“那么用心何在呢？”

项青阳道：“用心很简单，因为姑娘智慧过人，咱们借重姑娘的智慧评估一下江湖上的局势。”

庄璇玑笑一笑，道：“好！你们这么看得起我，我也不能妄自菲薄了……”

缓步行近一个老僧，接道：“项总管，我可不可以和他说几句话。”

项青阳道：“可以，不过，我可以告诉姑娘，他不会理你。”

庄璇玑目光转注那老僧的身上，道：“大师，法号可否见告？”

那老僧神情木呆，望了庄璇玑一眼，果然未作理会。

庄璇玑道：“大师，你可是来自少林。”

那老僧端坐如故，连身也未移动一下。

庄璇玑点点头，道：“二总管，他们这样木痴，如何会为你们出力呢？”

项青阳道：“我们自有办法使他们效命，不但可以使他们唯命是从，也可以使他们全力以赴。”

庄璇玑道：“这么说，活人冢另有一套很特殊的统驭之术了。”

一面说话，一面举步，在群僧之中绕行了一周。

她不但走动，而且不停的伸出手去，抚摸群僧之手。

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大胆的动作，不过，没有觉着她这动作轻浮，只

觉，她举步之间，有着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操。项青阳没有阻止，只是冷眼旁观。

庄璇玑走了一周，至少和十个和尚有过肌肤的接触。

项青阳微微一笑，道：“姑娘，咱们看看另外一处地方吧？”

庄璇玑点点头道：“劳请带路。”

项青阳回顾了那中年美妇一眼，才举步向前行去。

庄璇玑又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中年美妇的身份，似乎是高过项青阳。

明里是以项青阳为首接待佳宾，但事实上，却是那中年美妇在决定行动。

项青阳每一个行动之前，都向那中年美妇请示。

不过，他们之间的连系，一直是一种很轻微的动作表达，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

庄璇玑看出来，不过，她没有揭穿，只是暗中更留心那中年美妇的举动了。

这座建山腹的活人冢，不但诡密，而且，气派宏范，看过了形象化的少林寺，庄璇玑等又转过一条巷道。

这座活人冢，有如地下城市，蛛网的环绕山腹而建。

而且，每一个巷道情形不同。

庄璇玑等目前看到的，似是一座山村。

两边住家六七户，木门紧闭，一道小溪，环绕其间。

每一个住户的木门，都有一方横立的匾牌。

第一家的木牌上写着：南宫世家。

不用项青阳招呼，庄璇玑已经停了下来。

江湖上四大世家，屹立江湖数百年，但却以南宫世家最著名。

望着那块横匾，庄璇玑缓缓说道：“南宫世家，雄峙江湖数百年，庄院宏大，房舍连云，这一座小小宅院，也写上南宫世家，岂不足太寒俭了。”

项青阳笑一笑，道：“活人冢山藏海纳，有如整个江湖的缩影，南宫世家，又能占多大地方，不过，这里面，住的却是南宫世家的人。”

庄璇玑道：“如是只是南宫世家中的丫头、从仆，那实在不算稀奇。”

项青阳道：“姑娘，活人冢规模虽大，但不能和江湖相比，我们那有余地容纳闲人，这里面住的，是老少两代南宫世家的主人，和两个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童子、丫环。”

庄璇玑心头震动了一下，道：“你是说两代主人？”

项青阳道：“不错。”

庄璇玑道：“我由江湖来，从未听过南宫世家主人失踪的事，是不是你们画饼充，故意造了这一个境像，来惑人耳目，骗骗自己。”

项青阳道：“活人冢从不对外开放，用不着惑人耳目。”

庄璇玑道：“南宫世家，蓄士百人，是武林人一股很强大的正义力量，我不信，你们真能把他们的主人囚在此地。”

项青阳道：“真金不怕火，姑娘何不进去拜访一下南宫主人。”

庄璇玑道：“这些地方，我可以自由的进出么？”

项青阳道：“别人不行，但对你姑娘特别的例外，咱们开放了这个地方，就是希望你姑娘对活人冢多一分认识。”

庄璇玑点点头，心中暗道：“我正要看看内情。”

当下说道：“那就由项二总管代我们叫开门了。”

项青阳道：“姑娘，这南宫世家，厅房不多，地方不大，姑娘可以进去，但不能带太多的人。”

庄璇玑道：“哦！不能带太多的人，那是准许我带了？”

项青阳道：“对姑娘这些礼遇，活人家从未有过。”

庄璇玑道：“但不知允许我带几个人？”

项青阳道：“至多不能超过三人。”

庄璇玑心中一动，道：“其余的人呢？”

项青阳道：“只能留在门外，等候姑娘。”

庄璇玑道：“你们会不会暗算他们。”

项青阳道：“他们要受制裁，尤其是龙、虎。蛇、鼠四公子，和孟雷，不过，一切都看在姑娘的份上，暂时的免了。”

庄璇玑道：“想不到，我竟有这么大的面子。”

项青阳道：“土里藏不住夜明珠，姑娘的才慧、姿容，世无其匹，自会有敬慕之人。”

庄璇玑笑一笑，道：“马鹏、高空、龙公子，三个人跟我进去。”

第七章 游遍活人家

项青阳叫开了木门。

开门的是个垂髻女婢。

项青阳道：“向内传报，就说璇玑姑娘拜访南宫主人。”

那女婢点点头，道：“南宫主人已在厅中侯驾。”

庄璇玑行入厅中。

只见一个五十上下的老者，和一个二十四五的英俊少年，分座在厅上两张太师椅上。

马鹏见过南宫世家的老主人，已入厅中，立刻失声叫道：“是南宫豪。”

南宫豪是南宫世家上一代的主人，就算没有见过南宫豪的人，也听过这个名字。

庄璇玑低声道：“他真是南宫豪？”

马鹏道：“错不了，在下见过他三次，但不知南宫世家的老主人，是否还记得我。”

那端坐的老者说道：“记得，你是鬼刀马鹏。”

鬼刀马鹏虽然是江湖上著名的杀手，但对南宫世家的老主人，心中还有几分敬畏。

当下抱拳一揖，道：“马鹏见过南宫老主人。”

南宫豪轻轻一拂胸前的长髯，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替旧人，我老了，今后江湖上的天下，都是你们的了。”

马鹏笑一笑，道：“老前辈夸奖了，晚进在江湖上的声誉不好。”

南宫豪轻轻吁一口气，欲言又止。

这时，坐在一侧年轻人，突然低声说道：“爹，你该运功了。”

南宫豪站起身子，点点头，道：“好！诸位来看我，现在，咱们已经见过了，而且也谈了不少的话，诸位也可以去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请再稍留片刻，晚进庄璇玑，还有事向前辈请领教益。”

目光突然转注项青阳的脸上，道：“项总管，我真是你们的贵宾么？”

项青阳道：“千真万确，如非贵宾，这活人冢内，岂是任人参观的地方。”

庄璇玑笑一笑，道：“好！那我就斗胆请项总管给我一个薄面。”

项青阳道：“姑娘有事情，只管吩咐。”

庄璇玑道：“两位请出去一下，给我们一点轻松交谈的时间。”

项青阳道：“姑娘，咱们一直很谨慎随护姑娘，不知那里有妨碍。”

庄璇玑道：“不是妨碍，我只是一个请求。”

那中年美妇低声说道：“二总管，庄姑娘既然说出来了，咱们应该答应。”

项青阳点点头，道：“庄姑娘，日后，咱们如能常处，远望多多照顾。”

庄璇玑道：“如若有一天，我真照顾到你，我想你的才干，应该干上大总管。”

项青阳笑一笑，道：“姑娘果然是有着人所难及的才慧。”

那中年美妇，已然转身行出了大厅。项青阳道：“不要太久，长话短说。”

望着项青阳远去的背影，低声说道：“龙公子，守着大门，任何人要进来，就发出警告。”

龙公子点点头，转身行了出去。

庄璇玑道：“南宫主人，晚辈想请教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前辈怎会在此？”

南宫豪点点头，道：“庄姑娘是……”

庄璇玑接道：“老前辈不必多疑，晚辈是有意混入此地。”

南宫豪道：“他们把你当作贵宾接待，又是为了什么？”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件事很玄妙，好像是他们……他们有一个，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庄璇玑实在无法说得出口。

虽然，她有着高洁的志行，过人的才慧，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

她了解自己，除了她身兼三位奇人之长，一身武功之外，还有一样自己了解的武器，那就是她的美丽。

她离开璇玑堡时，已暗下决心，准备把上天付于自己的美丽，当作是一种对敌的武器运用。

她身受三位高人培养，传给了她一身武功，也交给了她一个责任。

一个沉重的责任。

那就是要她对付活人冢。

她心中很犹豫，她对自己要以清白儿女之身混迹江湖亡事，心中一直有些畏惧，但活人冢一封邀约河洛大侠庄冠宇的信，使得庄璇玑下了决心，代父赴约而来。

她虽然心理上早已经有了准备，但这种事，仍然是很难出口。

南宫豪皱皱眉头，道：“姑娘，你究竟要说些什么？”

庄璇玑道：“晚辈只是请老前辈相信一件事，我不是活人冢的朋友，和

我同来的人，也不是。”

南宫豪道：“姑娘，你想知道什么？”

庄璇玑道：“老前辈望重武林，领袖江南，怎么会到活人冢来？”

南宫豪道：“姑娘，老夫不是要来，而是不得不来。”

庄璇玑道：“那是被他们绑架来的了。”

南宫豪沉吟了一阵，道：“姑娘，老夫不愿来此，但仍然来到了此地，这总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也一定有着不能不来的原因。”

庄璇玑道：“老前辈，晚辈希望能够知道老前辈到此的原因？”

南宫豪道：“原因姑娘已经说出来，老夫有一点小小的声誉，这就是我来此的原因了。”

庄璇玑道：“听说南宫世家门下，高手如云，单是二十四剑士，就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了，他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老前辈请来此地？”

南宫豪道：“姑娘，在江湖上有时候，武功也会失去作用，南宫门下二十四剑士，但却保护不了他们老少两代主人。”

庄璇玑目光转到那年轻人的脸上，道：“这位是南宫公子？”

年轻人道：“在下南宫杰。”

庄璇玑道：“不要说南宫门下士了，单是两位的武功，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对付，晚辈实在想不通，他们怎能把两位请来此地，而且，这件事还鲜为人知，江湖上也没有传闻。”

南宫豪道：“他们把我们父子诱入此地之时，南宫世家中人，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把此事宣扬江湖，老夫就不清楚了。”

南宫杰道：“爹，南宫世家的武士们，一旦知晓此事，必然会找来此地……”

南宫豪接道：“这好像不是他们顾虑的重要原因。”

庄璇玑道：“老前辈，南宫世家的武士们，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是什么样一个后果。”

南宫豪叹息一声，道：“老夫和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过面了，现在说他们如何？老夫也没有什么把握。”

南宫杰道：“不会的，爹，南宫世家门下士，绝对不会变节，他们知道此事后，必倾全力而来，解救咱们出去。”

南宫豪叹息一声，道：“孩子，你爹是被人囚禁的人么？你是被人囚禁的人么？但我们不是被人囚禁在这里了么？”

南宫杰道：“爹爹，孩儿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肯……”

似是有所警觉，突然住口不言。

南宫豪长长吁一口气，道：“孩子多忍耐，如是咱们三个月前和他们拼了，今日岂不是见不到庄姑娘了。”

庄璇玑道：“刚才，我看到了很多僧侣，据说，那些人，都是佛门中的高手？”

南宫豪道：“不错，那里面的和尚，我至少认识二十个，他们都算是武林中第一流顶尖高手。”

庄璇玑道：“南宫前辈，他们好像都已经失去了主裁自己的能力。”

南宫豪道：“对！他们形同白痴。”

庄璇玑道：“他们对老前辈似乎是特别的优厚一些。”

南宫豪道：“那是因为老夫和犬子还有利用的价值。”

庄璇玑道：“哦！老前辈，活人冢内除了老前辈和那些佛门高手之外，恐怕还有别的人了。”

南宫豪道：“相当的多。”

庄璇玑道：“老前辈都见过了。”

南宫豪道：“倒是没有全部见过，不过，见过了不少，单就我所见而言，江湖上就没有一个门户可与抗衡。”

庄璇玑道：“南宫世家呢？”

南宫豪道：“南宫世家，只是几个很杰出的武士，但如以南宫世家一门之力，一样无法应付，何况，老夫和犬子，又被囚于此地，领导乏人，南宫世家的实力，减去了不少。”

言下之意，无疑暗示了南宫世家中真正的高人，还是南宫父子。

庄璇玑低声道：“老前辈和令郎的武功，均未失去？”

南宫豪道：“姑娘，老夫和太子，虽然还有利用的价值，但他们还没有放心到这等程度……”

庄璇玑接道：“难道说，老前辈也受了伤？”

南宫豪道：“老夫和犬子，都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手段，使老夫父子无法提聚真气。”

庄璇玑道：“唉！一个习武之人，真气无法提聚，那就等于失去了武功一样。”

南宫豪道：“这就是我们父子无法反抗的原因。”

庄璇玑道：“老前辈，一个人，形同白痴，还能够运用他的武功么？”

南宫豪道：“能！一个人的神智受到了控制，但他的武功，并未失去，相反的，在某一种单纯的武功上，因其心无杂念，反而容易运用的纯熟，只不过他们在对敌之时，反应慢了一些。”

庄璇玑道：“高手过招，胜机就在那一瞬之间。如若他们反应迟钝，纵有绝世武功，也是不易施展了。”

南宫豪道：“如是武功相若，那一丝先机，确然是重要的很，如是武功相差有一段距离，那就未必有效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的意思是，世上高手，毕竟不多。”

南宫豪道：“高手不多，而且，大部份到了活人冢，他们神智虽然受制，但如他活动开手脚之后，武功发挥出来，就不会再有这个缺憾了。”

庄璇玑道：“就老前辈估算，目下这活人冢内，被囚有多少当得高手之称的人物。”

南宫豪道：“如若老夫的估算不错，天下如一百位高手，至少有五十位在这活人冢之内。”

庄璇玑呆住了。

马鹏、高空也是脸色一变。

良久之后，庄璇玑才轻轻吁一口气，道：“老前辈，活人冢能把这样多的高人囚在此地，那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

南宫豪道：“前无古人，就老夫所知，千年以来，还没有一个组合，有此成就。”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主持这个组合的人，岂不是异常可怕了。”

南宫豪点点头。

庄璇玑道：“老前辈，见过那些首脑没有？”

南宫豪道：“没有。”

庄璇玑道：“唉！和老前辈一番交谈，使晚辈长了不少的见识，不过，也使晚辈更那迷惘了。”

南宫豪苦笑一下，道：“如是庄姑娘想向在下讨取一个良策，只怕老夫要令你失望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在此的声望如何？”南宫豪道：“一个被人囚困的人，还谈什么声望。”

庄璇玑道：“这倒未必，就晚进所知，南宫世家在江湖上具有的声望，就是少林、武当掌门身份，也难和老前辈的声望相比。”

南宫豪道：“庄姑娘，老夫未被囚禁此地之前，江湖上的朋友，也确然肯给我几分薄面，不过，目前老夫被囚此地，究竟还有多大的号召力，那就很难说了，再说，南宫世家的信符，已经被他收去。”

庄璇玑第一次露出来吃惊神色，道：“南宫世家的信符，有多大权威？”

南宫豪道：“南宫世家的信符，可以调动南宫世家的武力，对外面，也可以代表南宫世家主人的身份。”

庄璇玑道：“老前辈，这么说来，南宫世家也被控制了。”

南宫豪苦笑一下，道：“目前的情形，确然如此。”

庄璇玑道：“老前辈和令公子被囚在此地的事，贵门中人，是否知晓？”

南宫豪摇摇头，道：“不知道，不过，老夫已经把失落信符一事的消息，传了出去。”

庄璇玑道：“南宫世家中人，是否已知道了这件事情？”

南宫豪道：“老夫只是传出了讯息，南宫世家是否能收到，就不是老夫所知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难道就准备安于此危，任囚此地么？”

南宫豪道：“老夫本早该自绝一死，不过，总觉死非其时，所以，苟延残喘的活下，如若老夫该死的时刻，决不会惜此老命。”

庄璇玑道：“璇玑初入江湖，少不更事，老前辈知能赐教一二，使璇玑多得智珠。”

南宫豪叹息一声，道：“璇玑姑娘，你如此年纪，竟能深入活人冢，单是这一份胆气，就叫人心生敬服，老夫如有助你之能，定会全力以赴，你们不宜留此太久，早一些出去吧！”

庄璇玑道：“多谢前辈，晚进告辞了。”

转身向外行去。

马鹏、高空，虽是江湖上的杀手，但对南宫世家的老主人，还是敬重万分，两个人抱拳深深一揖，才随在庄璇玑身后行了出去。

龙公子很尽职，一直守在门口处。

龙、虎、蛇、鼠，平日里本也自视甚高，但此刻他们有着自不如人的感觉。

项青阳就站在大门外面，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道：“璇玑姑娘谈完了。”

庄璇玑道：“南宫世家，两代主人，都被留置于活人冢内，实在叫我们开了眼界。”

项青阳道：“这地方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姑娘所见，只不过十之一二罢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这么说来，项总管还有使我更惊奇的事了？”

项青阳笑一笑道：“现在，在下带姑娘行过这一条巷道，每一幢房舍之前，都有名号，如是姑娘希望进去瞧瞧时，不妨入内小叙。”

庄璇玑道：“现在，我确实是有着贵宾的感觉了。”

项青阳道：“姑娘本来就是贵宾，活人冢自从开创以来，还从没有一个人，能受到像姑娘这样的礼遇。”

庄璇玑道：“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项青阳道：“这个么？姑娘应该明白的了。”

庄璇玑道：“这件事，我就是想不明白，项总管可否说出来？”

项青阳道：“这个，在下也难解说，不过，不要紧，姑娘很快就会明白的。”

庄璇玑道：“哦！”

项青阳道：“姑娘请。”

庄璇玑又行经一座瓦舍之前，只见门牌上写着“天台老人镜之寓”。

庄璇玑停下笑一笑，道：“天台老人，是不是武林中人称行雨翁的天台神叟？”

项青阳道：“正是此人，姑娘年纪不大，但却是识人很多。”

庄璇玑道：“都是武林名人，我虽无缘相见，但却是闻名久矣。”

项青阳笑一笑，道：“天台老人，的确很有名气，也是南宫豪很敬重的朋友。”

庄璇玑道：“项总管定然不会骗我了。”

项青阳道：“不敢，不敢。”

庄璇玑道：“好！那我就向项总管请教一件事了？”

项青阳愣了一愣，道：“姑娘，有些事，只怕在下无法回答。”

庄璇玑道：“项总管放心，我问的事，决不会使你为难，如是你那着无法回答之时，尽可以不回答。”

项青阳说道：“只要能说，在下一定奉告。”

庄璇玑道：“天台老人的神智，是否很清醒？”

项青阳道：“清醒。”

庄璇玑道：“我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项青阳道：“能。”

庄璇玑道：“不过，我想和他单独的谈谈，项总管能否同意呢？”

项青阳道：“在下替姑娘引见天台老人之后，立刻退出来。”

庄璇玑点点头，道：“那就有劳项总管带路了。”

项青阳道：“姑娘还要带什么人去？”

庄璇玑道：“不用了，这一次，我一个人去。”

项青阳道：“好！在下带路。”

天台老人穿着一身淡黄色的长袍，一头银发、银鬃，相貌十分清奇。

项青阳对天台老人全无敬重之意，冷笑一声，道：“行雨翁，这位是庄姑娘，有事向你请教，希望你能据实回答。”

天台老人打量了庄璇玑一阵，道：“好！不过，老夫知道的事情不多。”

项青阳道：“你尽你所知就是。”

转身退了出去。

眼看着项青阳身形消失之后，庄璇玑才躬身行了一礼，道：“晚进庄璇

玠，见过老前辈。”

天台老人道：“不必多礼。”

庄璇玠道：“恭敬不如从命。”

天台老人道：“你有什么事，要问老夫？”

庄璇玠低声说道：“这里有人窃听么？”

天台老人道：“你和老夫谈话，难道也怕被人窃听么？”

庄璇玠心中暗道：他和我素不相识，看来，不知要费多少口舌，才能说服他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晚辈庄璇玠，来自洛阳璇玠堡。”

天台老人道：“河洛大侠庄冠宇，是你的什么人？”

庄璇玠道：“是家父。”

天台老人道：“哦！泵娘也是活人冢内客了？”

庄璇玠道：“我不是，家父才是他们要请的人，晚辈代父而来。”

天台老人道：“很乖的孩子，孝顺的女儿。”

庄璇玠道：“晚进刚才看到了南宫世家的老主人。”

天台老人道：“南宫豪。”

庄璇玠道：“正是，晚进和他们谈了不少的话。”

天台老人道：“哦！谈了很多的话。”

庄璇玠道：“他被一种药物控制了，不能提聚功力。”

天台老人笑一笑，未再答话。

庄璇玠道：“老前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

天台老人道：“一样，一样。”

庄璇玠低声道：“老前辈，晚进不是活人冢内的人。”

天台老人淡淡一笑。

庄璇玠道：“南宫老前辈，告诉了晚辈不少的事，希望老前辈也能给我一二指示。”

天台老人道：“很抱歉，老夫对江湖上的事，知晓的有限。”

庄璇玠道：“对活人冢内的事呢？”

天台老人道：“南宫豪，有南宫世家作他的后盾，自是受人重视，老夫只是一个老光棍，活人冢没有杀了老夫，给我一口饭吃，我老人家的运气已经算是不错了。”

庄璇玠道：“老前辈，我还见识过了活人冢内的少林寺。”

天台老人道：“他们都好吧？”庄璇玠道：“不好！他们一个个，都像白痴一样。”

天台老人道：“那有什么不好，吃了睡，睡了吃，心中没有烦恼。”

庄璇玠道：“老前辈，那生活已经不能算是人了，只是一具行走肉。”

天台老人道：“所以，他们才能那么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

庄璇玠道：“老前辈，晚进是诚心的领教。”

天台老人道：“姑娘，你会失望，老夫无可奉告，你可以去了。”

庄璇玠道：“我不信，老前辈会不能给晚进一点指教。”

天台老人哈哈一笑道：“姑娘，不要枉费心机，老夫身体不好，不能再多说话了。”

言罢，闭上双目而生。

庄璇玠道：“老前辈，晚进还有一事请教。”

天台老人似是已睡熟了过去，对庄璇玑的呼叫，充闻不闻，连眼皮也没有眨动一下。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你们虽有一颗不屈不服的心，不愿为他们所用的风骨，但你们却没有那股积极的意志谋反抗，这就是他们已往很顺利的原因。”

天台老人仍然闭目端坐寂然无声。

庄璇玑摇摇头，道：“天台前辈，这是一股逆流，但却来势滔滔，你和南宫豪，都是抗拒这股洪水中流砥柱，但你们却自甘认命，只求形态上的心安，我知你们大义凛然，不畏死亡，但却想不通你们为什么不敢振奋而起，和它搏斗，大不了一个死字，我对前辈的风范，心慕已久，想不到见面后，竟然会使我如此的失望，晚进一介弱女子，但我却不惜成败，不计生死，和他们决一场决死之斗，老前辈好好的静养，晚进告辞了。”

转身向外行去。

天台老人突然睁开了双目，沉声说道：“女娃儿，你回来。”

庄璇玑人已出门，闻言又转身而回。

天台老人道：“你刚才说什么？”

庄璇玑道：“我对老前辈有些失望，有着相见何如不见的感觉。”

天台老人道：“老夫记忆之中，敢对我如此说话的人，你是第一个人！”

庄璇玑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晚进只是觉着诸位好消沉。”

天台老人道：“大势所趋，气候已成，老夫纵然不惜一死，又如何能够独力回天。”

庄璇玑道：“不是你一个人，你只是很重要，但人人都有你的想法，所以，江湖上，才有如此大祸，其实，你，南宫豪还有晚进，及我随行的人手，只要你老人家登高一呼，我相信必有很多人争相景从。”

天台老人道：“南宫豪跟你说了什么？”

庄璇玑道：“他比老前辈稍为好一些，他告诉我此地不少内情，但他也很消沉，谁会相信，叱吒风云的南宫主人，竟然变成了一个完全失去信心的人了。”

天台老人叹息一声，道：“女娃儿，老夫纵有助你之心，也没有助你之力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可是不能提聚真气了？”

天台老人道：“不错，真气提聚不起，老夫就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如何能对你姑娘有所助益呢？”

庄璇玑道：“不是被废弃的武功，应该有恢复的办法？”

天台老人苦笑一下，道：“南宫豪是何等人物，他如能恢复武功，又如何肯甘心被囚禁于此。”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老前辈如若晚辈能有效力之处，极愿全力以赴。”

天台老人苦笑一下，道：“女娃儿，你的盛情，老夫心领了。”

庄璇玑道：“看老前辈的神情，明明知晓解救之法，却是不肯轻言出口，难道你有什么顾虑？”

天台老人道：“女娃儿，你知道画虎不成反类犬这句话。”

庄璇玑黯然一笑，道：“老前辈很担心……”

天台老人接道：“对！我担心自己恢复了武功，但却变成了白痴，变成

了他们的杀人工具。”

庄璇玑叹息了一声，沉重的道：“但长年如此下去，老前辈纵然还神志清明，可是对江湖又有何裨益？”

天台老人沉吟了长久，道：“女娃儿，你先去吧！容老夫多想几天，也许，我可以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

庄璇玑道：“老前辈，没有两全其美之法，人到了应该牺牲的时候，必须要不惜牺牲。”

天台老人点点头，道：“丫头，我明白了，你去吧。”

庄璇玑道：“老前辈，要不要晚进以后再来看你？”

天台老人愣了一愣，道：“你以后，还能来看我？”

庄璇玑道：“很难说啊！晚进能够进入这地方来，也许还有机会来此看你。”

天台老人道：“别小觑了活人冢，这里的人，能把江湖上第一流的人物，囚于此地，想想看，是需要何等的才能，何等的智谋、魄力，你能进入此地，决非是运气太好，必然别有原因，女娃儿，也许他们是有意的放你进来。”

庄璇玑心中暗道：“究竟姜是老的辣，这天台老人的深思、谨慎，似是在南宫豪之上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老前辈，但愿晚进有再来看你的机会。”

天台老人道：“好吧！你如真有再来看我的机会，老夫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覆。”

庄璇玑道：“老前辈多保重，晚辈去了。”

天台老人道：“女娃儿，希望幸运之神，一直常伴你的身侧。”

庄璇玑道：“多谢老前辈。”

天台老人道：“姑娘，执大义，不拘小节，你知道佛经中舍身虎的故事吧？”

庄璇玑突然脸上一热，一股羞红，泛上双颊，垂下头去，缓缓说道：“晚进知道，我离开璇玑堡时，已没有打算自己会完整的回去，为拯救苍生，晚进不惜任何牺牲？”

天台老人道：“女娃儿，你是庄冠宇的女儿？”

庄璇玑道：“是！晚进来自璇玑堡。”

天台老人道：“了不起，庄冠宇有这么一个好女儿，我老人家如若能离开此地，要好好的请他喝一杯。”

庄璇玑嫣然一笑，道：“但愿那一天早早到来，晚进亲自下厨，替你老人家作几样可口的小菜。”

天台老人黯然一笑，道：“丫头，能来时，就再来看看我，也许我老朽会有几句遗言告诉。”

言罢，闭上双目，不再理会庄璇玑。

他没有流泪，但脸上那一股黯然的神色，却有着一种英雄老迈，蛟龙被囚的悲伤。

庄璇玑迅速的行了出去。

项青阳恭候在大门外，一躬身道：“姑娘和他谈的还投机吧？”

庄璇玑心中一动，忖道：“何不借机会套出他一些内情。”笑一笑，道：“那老头子很怪。”

那随行的中年美妇人，已不知何时离去，所以，项青阳的举止、神情，

变的轻松了不少。

项青阳道：“天台老人未入活人冢之前，就有着冷怪毛病，被囚于此，还是那个样子。”

庄璇玑道：“项总管，为什么南宫豪和天台老人，却还神智清醒，和那些和尚们不太相同。”

项青阳道：“这两个人腹笥渊博，对江湖中的事，知晓很多，保留他们神智的清醒，以备垂询。”

庄璇玑道：“只有这一点用处么？”

项青阳道：“还有什么原因么？在下就不清楚了。”

庄璇玑道：“他们两个人武功精奇，留着他们清醒神智，以便逼他们交出武功，对么？”

项青阳道：“好像这也是原因之一了。”

庄璇玑道：“看样子，这里住的人，都是受到优待的人，每个人，都还能保持着清醒的神智。”

项青阳道：“这里住的人，都是江湖上特别杰出的人，稍受优待。”

庄璇玑道：“他们是不是都很合作？”

项青阳笑一笑道：“初来之时，他们都还保持着旧习性格，但时日已久，他们那一点旧习性格，也都被磨的差不多了，姑娘，时间能把一块顽铁、冶炼成精钢，也能把百练精钢，化成了绕指柔肠，这里住的人，虽然都是江湖上很特出的人士，但也无法受得住时间的折磨。”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想不到活人冢内，竟是如此的博大、雄厚。”

项青阳笑一笑道：“姑娘，还要看看那一处人家么？”

庄璇玑道：“哦！这里面住的什么人？”

项青阳道：“峨眉三子。”

庄璇玑呆了一呆，道：“峨眉三子都是世外高人，已经很多年不理江湖中事了，为什么也把他们掳入活人冢来。”

项青阳笑一笑道：“峨眉三子不理江湖中事务，那是因为他们感那到江湖中事，已经用不着他们下山了，所以，他们悠然自得，不理睬江湖中事，但如一旦天下大变，江湖归于一统时，峨眉三子，亦似会重出山林了。”

庄璇玑道：“你们想得很深远。”

项青阳呼一口气，道：“历来，江湖上的变化，都是由外而内，先由小事引起大事，小人物引出大人物，这一次，却不相同。”

庄璇玑道：“怎么不同呢？”

项青阳道：“活人冢内，拘禁了天下大部份武功最强的高手，先把这一批强大的反抗力量给压制下去，只要有一天正式开山立业，向天下宣布一下，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庄璇玑道：“项总管，你对这件事，倒是充满看信心啊？”

项青阳道：“是啊！璇玑姑娘，大势已经很明显，放眼当今之世，还有什么人能够阻止活人冢的发展。”

庄璇玑道：“项总管能不能给我一点暗示，为什么我会受到如此的优待？”

项青阳道：“璇玑姑娘，你很快就可以知道了，实在用不着在下多说，再说，以璇玑姑娘的聪明，想也可以想得到一些内情了。”

庄璇玑心中早已有数，甚至天台老人的口中，也隐隐约约提起了这件

事，虽然轻描淡写的一句，但却有画龙点睛之妙。

不过，庄璇玑还想要更确实的证明一下。

更了解一下那人是谁，在活人冢有多大的权势。

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相当的有权，只不过，庄璇玑想知道，他是不是有绝对的权势。

她轻轻吁一口气，理一下鬓边的散发，道：“项总管，其实，我也不算是顶美的女人……”

项青阳哈哈一笑，接道：“姑娘，在下生平别无所长，只是对美女稍有心得。”

柳媚道：“稍有心得，是什么意思？”

项青阳道：“稍有心得的意思，就是我有别人难及的研究，对美女，分出了很多的类型。”

庄璇玑道：“想不到，项总管还有这样的能耐，无怪身居总管要职了。”

柳媚冷笑一声，道：“纨绔子弟，别无所长，全凭一张嘴混饭吃罢了。”

项青阳点点头，道：“柳媚，真让我们待如上宾的人，只有庄璇玑姑娘一个，你们能得如此大开眼界，那是秃子跟着月亮走，占了璇玑姑娘的光，人贵自知，不要给脸不要脸。”

一向利口尖舌的柳媚，这一次，突然变了，白白被项青阳抢了几句，竟然一语不发。

倒是马鹏冷笑一声，道：“项总管，用不着厉言声色，咱们跟着璇玑姑娘进入这活人冢，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大不了一条命。”

项青阳冷笑一声，道：“马鹏，你见识过了这活人冢的人物了。”

马鹏道：“见识过了。”

项青阳道：“南宫豪，天台老人，峨嵋三子，这些人物，你是难及万一，就是那一群僧侣，随便找一个人，都可以和你较量个三五百招，你们四大凶煞，在江湖上虽然还有点名气，但还排不到进入活人冢的名次，老实说，活人冢随便找个人，就可以对付你们。”

马鹏道：“龙、虎、蛇、鼠四公子的武功，咱们也领教过了，如若高过我们多少，那就难说了。”

马鹏道：“活人冢的实力，都在活人冢内，冢外护法，不过是外围卒子。”

庄璇玑道：“项总管，活人冢的高手虽多，但他们不是失去武功，就是失去智慧，虽生如死，这种人能派充大用么？”

项青阳笑一笑，道：“南宫豪，天台老人等如能保持着神志的清醒，也许不会被我们所用，至少，他们再无法抗拒我们，再说，我们如需这些人时，立刻可以使他们失去神智，璇玑姑娘，一句话，进入了活人冢内，就算是鱼儿入网，纵然有千变万化，也无法逃过这重重罗网。”

庄璇玑道：“你项总管是不是神志十分清醒呢？”

项青阳尴尬一笑，道：“只怕，在下也有点不清醒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项总管，想来，这活人冢定然十分庞大，还有不少地方要我们看了。”

项青阳道：“是：姑娘见识十之二三，还有七个地方好瞧。”

庄璇玑摇摇头，道：“不用再看啦，瞧过了拘禁的少林高手，又见过南宫豪和天台老人，再加上峨嵋三子，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好看的了。”

项青阳道：“不然，九迴谷，小西天，还有绿林道上四十八位高手，少

林除外的八大门派高人，逍遥堂还住着三位太上护法，以及天下五十一个门户的高人。”

庄璇玑心中震动了一下，道：“真是人才济济，天下英雄尽聚于此了。”

马鹏等四大凶煞，却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项青阳笑一笑道：“璇玑姑娘，绿林群凶，八大门派高手，和五十一个门户中的高人，可以不看，但逍遥堂上那三位太上护法，却是非得见识一番不可。”

庄璇玑道：“为什么？”

项青阳道：“他们是绝世高手，如若肯入江湖，和群雄争名，每个人的成就，都不在南宫豪之下。”

庄璇玑道：“有这等事，那三位定然是江湖中大大有名的人了。”

项青阳道：“他们很少在江湖上走动，所以，他们的名气，在江湖上也许不大……”

目光一掠马鹏等，接道：“不过，像鬼刀、妙手、暗箭、毒花这四个常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也许会听过他们的大名。”

马鹏道：“项总管何不说来听听呢？”

项青阳道：“钱铃叟、伏虎索、回春手，这三位大名，你们听过没有。”

马鹏道：“听人说过伏虎索，他手中一条长索，力伏三虎。”

项青阳道：“三只老虎，分由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他扑过去，他能用手中的长索，在一瞬间把三只老虎全都缚住，这手法已极困难，更难的是那份莫可言喻的迅快，伏虎索，也因此得名。”

妙手高空道：“在下听过钱铃叟的大名，听说他手中，是一条千年老藤，上面满缀银铃，施展开来，铃声叮当，武功再高的人，也很难适应那盈耳铃声。”

项青阳道：“所以，他现在还没有遇上敌手。”

语声一顿，接道：“你们那位听过回春手的大名。”

马鹏、高空、王杰、柳媚，面面相觑，答不上话。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我听过。”

项青阳道：“姑娘听过。”

庄璇玑道：“是，对这个人的艺业，我也稍有了解。”

项青阳道：“那回春手，已经二十余年未在江湖上露过面了。”

庄璇玑道：“所以，我是听人家说的，连他息隐十余年，总有近三十年未在江湖上露过面了。”

项青阳道：“不错，姑娘是听什么人提过他呢？”

庄璇玑道：“璇玑堡中，经常有江湖上的豪客到达，他们说出了不少的江湖秘辛，他们是些什么人？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说完嫣然一笑。

她笑的很特殊，很动人，很美，很美。

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了，都不禁呆了一呆。

项青阳距离最近，也看的最清楚。

只觉那笑容中散发出一股热力，激的人心神震动。

绝世容色的少女，充满魅力的笑容，像一杯香甜强烈的酒，怎不叫人陶醉。

项青阳用舌头添润一下发干的嘴唇，道：“世上竟有如此动人的笑容，

如非亲眼看到，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古人说一笑倾城，再笑倾国，这句话，在下终于体会到了。”

马鹏干咳了两声，把将要出口的话，又了回去。

高空取出手帕，拭拭脸上的汗水。

庄璇玑接道：“回春手医道精湛，听说断了的肌体，只要半个时辰之内，他能重行续接，并使它完好如初。”

项青阳道：“是！华陀留下三篇医书残卷，落入了他的手中。”

庄璇玑道：“他的武功，也和他的医道一样，鬼神莫测，奇异绝伦。”

项青阳道：“璇玑姑娘果然胸罗万机，才慧胜人，试想，活人冢拥有这些人才，放眼江湖，谁又能和他抗拒呢？”

庄璇玑道：“项总管。”

柔柔清音，直冲脑际。项青阳呆了一呆，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庄璇玑道：“钱铃叟、伏虎索、回春手，这三大奇人，怎会作了活人冢的护法？”

项青阳苦笑一下，道：“你实在把我问住了，他们确实是这里的护法，但他们为什么作护法，我就不清楚了。”

柳媚道：“哼！你堂堂的二总管，竟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项青阳道：“活人冢内很多的事情，根本就无法追根究底。”

柳媚道：“请教项二总管，别人的事，你不清楚，你自己的事呢？是否很清楚？”

项青阳笑一笑，道：“柳姑娘的意思是……”

柳媚接道：“放着好好堡主不干，跑到这里当一个二总管，好听些叫总管，其实呢？还不是侍候人的头目，而且，还不是大头目。”

项青阳淡淡一笑，道：“柳媚姑娘，没有人请你，你不是也进了活人冢么？有些事，人根本无法主裁。”

庄璇玑道：“项总管，这话小妹不敢苟同，不错，活人冢内，关了不少的人，但他们不是自动来，把他们囚禁这里的，也是人？”

项青阳道：“唉！泵娘说的是。”

庄璇玑道：“人有好坏之分，没有什么贵贱之别，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项总管又何必轻贱自己呢？”

项青阳道：“我！我……姑娘，咱们不谈这些了，姑娘还有什么需要在下效劳之处？”

庄璇玑道：“有！我想看看逍遥堂。”

项青阳道：“姑娘，逍遥堂住的三位高人，姑娘已经知晓了。”

庄璇玑道：“所以，我才要去看看。”

项青阳道：“这个，不太方便吧！泵娘可以看任何地方，最好别看逍遥堂。”

庄璇玑道：“可是，我最有兴趣的地方，就是逍遥堂。”

项青阳道：“这个，这个，在下很为难。”

庄璇玑道：“你作不了主？”

项青阳道：“是。”

庄璇玑道：“谁要你来接待我的？”

项青阳道：“是……”

是什么？他没有说出来。

庄璇玑道：“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一下。”

项青阳点点头，道：“好！在下去请示，姑娘请就在此地等候片刻。”

转身向前行了几步，重又回过头来，道：“姑娘，在下未回来之前，请约束他们最好不要乱走。”

柳媚道：“乱走又怎么样？”

项青阳道：“看上去，这里毫无防备，其实步步杀机，姑娘既然希望见识一下逍遥堂，在下希望在未进入逍遥堂之前，最好别造成冲突。”

庄璇玑道：“好！你去吧！不过，要快去快来，别要我们久候。”

项青阳道：“在下尽快赶来，不过成不成，可是没有把握。”

转身故步而去。

眼看着项青阳背影消失之后，柳媚低声道：“璇玑姑娘，咱们要到那里瞧瞧？”

庄璇玑道：“不错。”

柳媚道：“峨嵋三子住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听师父说过，峨嵋三子，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不论他们那一个，只要传你个一招两式，就会终身受用不尽，想不到二十年后还能看到他们。”

庄璇玑道：“柳大姊，峨嵋三子的确是武林奇人，不过，他们的遭遇，和南宫豪、天台老人一样，他们不能给我们什么指点。”

王杰冷冷说道：“如论武功之高，铁铃叟、伏虎索，两位老前辈，决不在峨嵋三子之下，唉！这些老一辈英雄人物，想不到，都还活在世上，过去纵横江湖，我一直认为自己这身艺业，就算不太好，也不算太坏，进入活人冢之后，我才觉着，自己不过是萤火之光，如何能和日月争明。”

柳媚叹口气，道：“难道咱们真要听那个项青阳的话么？”

高空道：“咱们最好忍一忍，人到矮檐下，何苦不低头。”

柳媚淡淡一笑，道：“好吧！咱们就站这里等吧！”

龙、虎、蛇、鼠四公子，一直很少说话，但看到他们皱起的眉头，显然是四人内心之中，有着很多的忧虑、烦恼，只不过，不肯说出来。

项青阳很快回来，脸色很平静，不见忧苦，也没有喜悦。

庄璇玑道：“项总管请示的结果如何？”

项青阳道：“逍遥堂可以去，不过，不能负责诸位的安全。”

庄璇玑道：“那就行了，项总管，请带路。”

项青阳道：“璇玑姑娘，你要多多原谅，逍遥堂，实非他权力所及地方，在下之见不去也罢。”

庄璇玑笑道：“你很怕？”

项青阳道：“姑娘，我怕是其中之一，最担心的还是怕姑娘受到伤害。”

庄璇玑道：“他既然指示你可以去，你就不用负太大的责任了，对么？”

项青阳道：“姑娘，明知山有虎，又何苦偏向虎山行呢？”

庄璇玑道：“我们敢进活人冢，难道就怕了逍遥堂么？”

项青阳苦笑一下，道：“一定要去么？”

庄璇玑脸色一寒，道：“项总管，我很尊重你，不愿意为难你，也希望你会尊重我。”

项青阳无可奈何，道：“好！咱们走吧？”

逍遥堂只是一座大院，沿着削壁而建，一半可见天光。

在整个活人冢内，可算是一处很特殊的地方。

天风徐来，大家都有着重睹天日的感觉。

一阵阵清脆的鸟鸣之声，传入耳际，配合着潺潺的流水声。

高空道：“勿怪不准我们来，原来，这里可以和外界接触。”

项青阳道：“这是一处很险峻的地方，进入了逍遥堂，可以见蓝天白云，可见日月星辰，不过，出不去，像铁铃叟等那样的武功，也一样出不去。”

庄璇玑道：“有埋伏。”

项青阳道：“百丈峭壁，再加人工的埋伏，不论武功如何高强的人，都无法飞登上去。”

庄璇玑点点头，道：“叫门吧？”

原来，已到了逍遥堂的大门前面，紧闭的木门上，一块金字横匾，写着逍遥堂三个大字。

项青阳低声道：“逍遥堂内，完全是三位太上护法的天下，那一位去叫门。”

他说的虽然很含蓄，但已隐隐的暗示出连叫门都可能遇上凶险。

高空吁一口气，道：“我去。”

龙公子却已抢到了高空的前面，道：“强宾不压主，在下叫门。”

高空没有再争，退后三步，站在龙公子的身后，凝神戒备。

龙公子回顾了庄璇玑一眼，脸上是一片莫可言喻的复杂神色。

庄璇玑暗暗叹息一声，道：“你们多小心。”

龙公子回头举手，叩动门环。

片刻后，大门呀然而开。

开门的是一身着青衣的年轻人，二十左右的年纪，剑眉、俊目，一张微显削瘦的脸，最显着的是两片嘴唇特别的薄。

因此，看上去，整张脸上泛着一股冷厉的味道。

青衣少年打量门外的人群一眼，扬起了两道剑眉，道：“你们走错了路。”

龙公子道：“这里是逍遥堂？”

青衣人道：“嗯！”

龙公子道：“那就没有走错，咱们来拜访三位太上护法。”

青衣少年脸色一寒，两片薄薄的嘴唇，自动向下撇去，一张脸就更现冷厉之色，缓缓说道：“拜访？”

龙公子道：“是！璇玑姑娘来拜访三位太上护法。”

青衣人道：“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要她回去吧，三位老人家不见客。”

退后一步，伸手关门。

龙公子突然一上步，一脚踏入门内，道：“咱们既然来了，万望朋友给通报一声。”

青衣少年冷冷说道：“放肆，谁是你的朋友。”

高空道：“四海之内皆兄弟，叫声朋友是敬重阁下。”

青衣少年目光一掠高空，道：“你们还不配和我称兄道弟。”

高空道：“哦！这逍遥堂内，阁下是否就作得了主。”

青衣少年一愣，道：“作不作得了主，又要怎样？”

高空道：“作不了主，你就通报一声，就说庄璇玑姑娘求见。”

青衣少年冷笑一声，道：“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目光一掠龙公子，道：“你，滚出去。”

右脚一抬踢了过来。

这一脚踢到中途，连变了三个方位，终于把龙公子给逼出门外。

龙公子的应变之势，只能对付两变，那青衣少年第三变已到了他的膝前，如不退出，这条腿，就算废了。

高空却在那青衣少年发动的同时，人已冲了过来，龙公子退到门外，高空的掌势已发，五指半马鹏道：“意思很明显，我们希望大家点到为止。”

黑衣童子冷冷说道：“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们能够过了我这一关就行。”

马鹏脸色一变，道：“既然如此，阁下就请出手吧！”

黑衣童子冷冷说道：“好！”

好字出口，刀、剑齐出，条忽之间，刺出了六剑，劈出了四刀。

他双手中各握刀、剑，刺与劈，完全用的两种不同的力量。

鬼刀马鹏经历过很多次的战阵、搏杀，也遇到过不少双手施用兵刃的人。

但却从来没有遇上过一个人，双手各分使两种兵刃，又能用出两种力道。

刀势疾劲，剑招快速。

马鹏没有拔刀，以轻灵迅捷的身法，闪过了刀剑的合击。

刀、剑没有伤到他，但他却感受到那些刀剑的凌厉和压力。

黑衣童子忽然欺身而上，刀、剑刺来。

马鹏的手，握住了刀柄，闪开一剑。

但那黑衣童子的刀却紧随剑后而至，快如闪电的一刀，划向咽喉。

马鹏的刀出手了，刀光一闪，逼上了黑衣童子的前心。

刀芒，刺破了黑衣童子的衣服。

但那黑衣童子的刀锋，也逼上了马鹏的咽喉。

幸好，两个人，都适时收住了刀势。

任何一个人，只要稍为再加一成力道，就会立刻使对方溅血而死。

但任何人在刺死对方的同时，也无法逃过对方的一刀。

这是两败俱伤的火并。

马鹏吁一口气，道：“小兄弟好凌厉的刀法。”

黑衣童子叹息一声，收回短刀，道：“你也不错。”

马鹏还刀入鞘，道：“我们算不算过了你这一关。”

黑衣童子道：“算。”收了刀剑，退到一侧。

这时，另一个蓝衣童子，却缓步行了过来，道：“谁和我比？”

他赤手空拳，未带兵刃。

柳媚道：“你用毒！”

蓝衣童子道：“对！我用毒。”

柳媚吁一口气道：“小兄弟，你用的什么毒？”

蓝衣童子道：“随便你划下道子，不管什么用法，我都可以奉陪。”

柳媚道：“想不到，我在此地竟然遇上了用毒的高手。”

蓝衣童子道：“我不算高手，比起我师父，相差何至十倍。”

庄璇玑道：“你师父是回春手？”

蓝衣童子望了庄璇玑一眼，道：“是！他老人家不但医道精湛，世无其匹，用毒也是大行家。”

目光一掠柳媚，接道：“是不是你和我比。”

柳媚道：“我是毒花柳媚，自然由我和你比了，不过，小兄弟……”

蓝衣童子冷冷接道：“不要叫我兄弟，可以施展你的毒技了。”

柳媚一扬柳眉儿，道：“彼此以毒相搏，我在江湖上走了很多年，也是初次遇上，这倒得想一个比试方法才行。”

蓝衣童子道：“什么方法？”

柳媚道：“我倒想听听高见。”

回春手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能吃了老夫的毒药，而能不立刻发作，就凭这一点，老夫倒可以回答你几个问题，不过，老夫那两位朋友，一向很重视身份，你刚才言词之间，要他们合作，单是这一句话，那就是触犯了他们的禁忌。”

庄璇玑道：“晚辈年轻识浅，说话如有什么不妥，两位老前辈，想来也不会放在心上了。”

回春手哈哈一笑，道：“好！女娃儿，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

目光转注到厅前两个老人的身上，接道：“你们两位怎么样？”

左首老人淡淡一笑，道：“既然你肯答应，老夫倒是没有意见，只看曲兄的意思了。”

左首的老人笑一笑，道：“你们两个人，如若都同意了，我这个玩老虎的人，也只好同意了。”

回春手微微一笑，道：“女娃儿，看来，你的运气不错。”

庄璇玑道：“多谢老前辈的成全。”

回春手取出一粒丹丸，道：“这是百步断肠散的解药，你先吃下。”

庄璇玑接过解药，道：“多谢前辈。”

回春手道：“不用客气，姑娘请入厅中生吧！”

庄璇玑缓缓站起身子，道：“老前辈，晚辈可以进去么？”

回春手道：“可以，不过丫头，只有你一个人进去。”

庄璇玑点点头，回顾了马鹏一眼，道：“你们就在这院中休息，不可乱跑。”

项青阳突然一抱拳，道：“三位太上护法，在下想……”

回春手淡淡一笑，道：“你想走？”

项青阳道：“三位老前辈既然答允了接见庄姑娘，在下留在此地，也没有什么事了，我这就先行告退。”

回春手道：“你既然带了庄姑娘来此，她未离开，你怎能离去，还是请留下来吧！”

目光一掠那蓝衣童子，道：“掩上木门，谁要擅自离此，格杀勿论。”

他虽是对那蓝衣童子下令，但那穿青衣和黑表的年轻人，同时行动，掩上了木门，一字排开，站在门前。

穿黑衣的童子，同时亮出了短刀短剑。

项青阳愣了一愣，道：“老护法，在下……”

回春手接道：“他们是闯进来的，你如有信心，那就闯出去。”

项青阳知道，这三个年轻人，也就是铁铃叟、伏虎索，和回春手的弟子，这六个师徒，相处十余年，三个年轻人，已得三老真传十之六七，别说自己没有信心，能闯出这地方，就算能胜过这三个年轻人，也未必能走得了。

所以，他只好留下。

庄璇玑行人了厅中。

回春手指着面色苍白的老者，道：“这位是铁铃叟。”

庄璇玑道：“见过老前辈。”

铁铃叟拂髯一笑道：“姑娘请坐。”

庄璇玑回身对那面色姜黄的老者一礼，道：“老丈是伏虎索老前辈了。”

伏虎索淡淡一笑，道：“我们三个人，在江湖上行走之时，武林道上的朋友，都称我们外号不称姓名，想不到数十年后，别人还是叫我们的外号。”

庄璇玑道：“我生也晚，未能数十年前一睹风采，实在不知道三位老前辈的姓名，事实上，三位前辈的大号，在江湖上如雷贯耳，听过一次，就很难忘怀。”

铁铃叟微微一笑，道：“你这丫头很会说话，叫人听了很舒服。”

伏虎索道：“其实，咱们外号，也比姓名好记，几十年来，别人都这样叫我们，连我自己也快要忘记姓名了。”

回春手吁一口气，道：“女娃儿，你在这里，不可能停的太久，你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庄璇玑道：“晚辈第一件请教的事是，以三位老前辈在江湖的威望，何以会沦落活人冢内。”

伏虎索冷冷说道：“女娃儿，你这要修正，老夫是活人冢的太上护法，受尽崇敬，怎么会是沦落此地呢？”

庄璇玑道：“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这活人冢内，虽然对三位百般优遇，但总没有江湖上那么壮丽，恕晚辈斗胆直言，三位极受敬重，但却未必能随便出去。”

铁铃叟沉吟了一阵，道：“你就要证明这些。”

庄璇玑道：“这只是晚辈请教第一件事，但不知三位老前辈可愿回答。”

回春手道：“事实上，你已经说出来了，我们三个人，极受敬重，但却很难跑出这活人冢。”

庄璇玑道：“晚辈想不通的是，他们用什么方法，把老前辈困入这活人冢内。”

回春手道：“这个么……”

望了铁铃叟和伏虎索一眼，突然住口。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春秋虽高，但个个精神盛旺，总不会长期住在这里吧？”

伏虎索道：“老夫三人，都已是七十以上的人了，也未打算离开此地了。”

铁铃叟道：“何况，我们已走遍了大江南北，就算离开此地，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既然不作离此的打算，这件事咱们不谈了。”

回春手道：“慢着，女娃儿，你说，我们想离开又将如何？你能帮我们什么忙？”

庄璇玑道：“以晚辈为例，我进入了活人冢，但并没有受他们的控制，老前辈是名医，要看病，必须要找出病源，三位老人家，如肯说明不能离开的原因，晚辈也许能借着代筹，想一个可行的办法”回春手道：“这个，这个……”目光一投铁铃叟和伏虎索，接道：“两位意下如何？”

铁铃叟道：“咱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难道还真要离开不成。”

伏虎索道：“铁老兄，这几年你过的是不是很快乐？”

铁铃叟道：“谈不上什么快乐，不过，日子过的很平静。”

回春手道：“你们两位，过的很平静，但兄弟却是不平静的很。”

铁铃叟叹息一声，没有接口。

回春手道：“诸位请想想看，这些年来，我酿造了很多生命之泉，不知道害了多少人，每当午夜梦回，我心中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铁铃叟道：“这些年都过了，大错已铸，难道还想平反过来不成。”

回春手道：“就算不能平反，但我也愿继续的助纣为虐。”

伏虎索道：“如若这位庄姑娘，真的没有受到他们的控制，这就是咱们一个很好的理由了。”

铁铃叟、回春手，互相望了一眼，默然不语。

庄璇玑道：“晚辈实在很自由，一切都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不知能够给诸位什么理由。”

伏虎索道：“告诉你也不妨事，他们对老夫三人夸下过海口，如若这活人冢内，能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出入时，就可以撤去我们的禁制。”

庄璇玑呆了一呆，道：“禁制，难道三位老前辈，也受到禁制了？”

伏虎索道：“如若我们三位老人家没有受到禁制，谁会愿意在这个地狱一般的所在，一住这么多年呢？”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受到些什么样的禁制，可否告诉晚辈呢？”

铁铃叟道：“姑娘，我们三个人合起来都没有办法对付的事，就算告诉了你姑娘，你又能如何呢？”

庄璇玑道：“这个么？晚辈觉着当局者迷。”

铁铃叟道：“姑娘自觉是旁观者清了？”

庄璇玑道：“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三位老前辈安逸于这活人冢内的生活，所以，也没有动过要离开此地的脑筋。”

一顿，道：“所以，三位老前辈何不把身受禁制之事，公诸出来，也许能找出可行之策。”

铁铃叟道：“卫兄，这件事，我看还是由你来说吧？”

回春手笑一笑，道：“你们都同意了。”

铁铃更道：“我着这位庄姑娘说的有些道理。”

伏虎索道：“咱们就算不能离开此地，但这件事，最好能传到江湖上去，免得为百年之后的武林，留下一件疑案。”

回春手叹息一叟，道：“庄姑娘，你真想知道我们受到的什么禁制么？”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回春手道：“其实，姑娘如若留心一些，应该可以看出来我们身受的禁制了。”

庄璇玑心中一动，凝神望去，果然发现三人身上，都有一根很细很细的灰线。

回春手说出了内情之后，这三位江湖怪杰，都有着一种羞愧不安之感。

庄璇玑道：“天蚕丝。”

回春手道：“姑娘果然聪明，不错，是天蚕丝，一根天蚕丝把我们栓在了此地十几年。”

伏虎索道：“这根丝线很长，可以容我们在这逍遥堂中活动。”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可曾试图弄断这天蚕丝索么？”

回春手道：“有！我们试了一年多，用尽了各种手段，但却没法如愿。”

伏虎索道：“卫老儿本来想了一个法子，但我和铁铃老儿，都不太信任他，所以，就拖了下来。”

庄璇玑道：“卫老前辈想的是什么高明办法。”

伏虎索道：“他要替我们动手术，割开了琵琶骨，取出天蚕丝索，他保证我们不会残废。”

庄璇玑心中暗道：“这逍遥堂中的太上护法，一点儿也不逍遥，竟然被人用天蚕丝穿过琵琶骨，栓在这里。”

回春手道：“其实，都是你们两位有些害怕，以老夫的酱术，相信可以为你们接骨、续筋。”

伏虎索道：“不错，你的医术是高明，不过，你可会想到，你对我们动手术的事，如若漏了出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我和钱老儿的伤势还没有好，人家找上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呢？”

回春手道：“唉！所以，咱们就此耽误下来，一下子十几年。”

庄璇玑道：“卫老前辈的神医妙手，真的能开过琵琶骨之后，还可以不让人残废么？”

回春手沉吟了一阵，道：“老实说，老夫并无太大的把握，琵琶骨乃人身重大的骨骼，挫开了，让它完全复合，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过，我可保证他们不会危害到性命。”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听说华陀能接续断肢，老前辈的医道，可以比美前贤了。”

回春手沉吟了一阵，道：“机会是一半对一半，但如把老夫比前贤，那就不敢当了。”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并无归依活人冢的心意，只是被困于此，情非得已了。”

钱玲叟、回春手、伏虎索，相对的言。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三位老前辈可是对晚辈有些不敢信任。”

伏虎索冷冷说道：“信不信任，无关紧要，咱们只是觉着你这女娃儿，问的太多了。”

庄璇玑道：“晚辈有事奉告，但我也要先明白真实的内情。”

铁铃叟道：“女娃儿，你有办法弄断天蚕丝么？”

庄璇玑长长吁一口气，道：“我想也许有办法可想。”

伏虎索道：“说！什么办法？”

庄璇玑答非所问的道：“就目下情势而论，当今江湖，没有一个门派的实力，可以和活人冢抗拒，只有他们内部火拼，是唯一解救江湖大劫的办法。”

铁铃叟道：“我在进入活人冢前，又收了龙、虎、蛇、鼠四个人给我帮忙，他们本来是活人冢的护法。”

伏虎索道：“你也想收服我们三个老头子？”

庄璇玑道：“那倒不敢，不过，三位老前辈都是胸怀大仁的人，拯危救难，大概不肯后人吧？”

铁铃叟道：“问题是总要有人救了我们才行。”

庄璇玑道：“好！晚辈试试看能不能解去三位身上的丝索。”

站起身子，沿着丝索行去。

穿在三人琵琶骨上的丝索，由屋后悬崖上直垂下去。

这间正厅，紧依峭壁而建，下面是一条深不见底的山涧。

伏虎索道：“璇玑姑娘，你可是想找到那丝索系源之处么？”

庄璇玑道：“这也是办法之一。”

伏虎索叹息一声，道：“如若只是这么一个办法，我劝你不用费心了。”

庄璇玑道：“为什么？”

伏虎索道：“因为，这一点，老夫们早已想到了，这三条线索，在十丈之外，合结一处，然后穿入峭壁间一个石缝之内。”

第八章 逍遥堂火焰洞

庄璇玑道：“怎生知晓？”

伏虎索道：“我们想过了很多的办法，这只不过是办法之一。”

回春手道：“除非有斩金、切玉的宝刀，或可一试之外，恐怕是只有一个办法。”

庄璇玑道：“愿闻高见。”

回春手道：“你们替老夫护法，我替他们动手术，取出丝索。”

庄璇玑摇摇头，道：“你要多少时间？”

回春手道：“半天就够了，问题是，这是大手术，他们必须要七日以上的休养。”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办法，不太好，晚辈此时还不宜和他们冲突，因为，我没有见到统治这活人冢的真正首脑。”

回春手道：“唉！庄姑娘，你如是真有好计划，那就别管我们了。”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低声道：“三位老前辈，就晚辈所知的江湖中，目前确已无可用人，晚辈带来这几个人，在年轻的一辈中，算得上是高手，但他们如何能抗拒活人冢这等庞大的实力呢？所以对活人冢，必须还要三位老前辈的支持。”

铁铃叟道：“就算我们三个老人家，愿意为江湖尽一分心力，但如无法斩断困我们的天蚕丝索，还是无法帮你。”

伏虎索道：“小丫头，你已经说服了我们，问题在我们无法走出这逍遥堂，他们断了水粮，可以把我们渴死，饿死，他们如是放一把火，可以把我们烧死，你想想看，我们如何能帮助你，我们都是年过古稀的人，生死之事，实也不放心上了，如若能帮助你，我们自然会尽最大的心力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那一位去把大厅的门关上。”

伏虎索道：“关上厅门干什么？”

铁铃叟道：“我们这三个徒儿，对我们十分忠心，只要姑娘带来的人，能够保密，这消息就不会外了。”

回春手道：“再说，我们只要断了被困于此地的天蚕丝索，我们会跟你一起行动，还有什么要保密的。”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晚辈只是想试试看几种方法看，能不能解去这

天蚕丝索，万一解不开，岂不是要为人耻笑。”

回春手道：“这个么？倒也有理。”

伏虎索行了过去，掩上了厅门。

站在厅庭的四大凶煞，眼看到伏虎索掩上房门，心中吃了一惊。

马鹏道：“咱们冲进去。”

高空道：“赞成，赞成，咱们拼了这条命，会会江湖上三大奇人，也算是人生一大乐事。”

幸好庄璇玑用手势阻止了他们几个人的冲动。

铁铃叟笑一笑，道：“女娃儿，厅门关上了，你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去天蚕丝。”

庄璇玑道：“武林中有一件天龙甲的事，诸位听过没有？”

铁铃叟道：“自然是听过了，那是一件宝衣，听说可避刀枪、火、毒。”

庄璇玑道：“晚辈也听说过，那件天龙甲，就是天蚕之丝，合以龙鳞而成，天蚕丝可以成衣，虽要巧手编织，但总要裁剪之法才行，所以，这世上，应该有一种可以克制天蚕丝的方法，否则条条蚕丝，绵绵不绝，如何能织成衣物呢？”

回春手道：“女娃儿，你这点年纪，竟然知晓如此多的事情，实在是叫人敬服，不过，就老夫所知，天蚕之丝，历久弥坚，听说，在初抽成丝约六日之内，可用利刀剪断，过期则坚韧逾倍，无物可伤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事物始生，乃具相克之理，晚辈相信必有断丝之法，只不过要化去一些时间罢了。”

铁铃叟道：“要多少时间？”

庄璇玑道：“三个时辰，应该够了。”

回春手道：“这个，我们倒可以想个办法。”

伏虎索道：“你有把握么？”

庄璇玑道：“十之八九，不过，晚辈还有一个不情之求。”

铁铃叟道：“好！你说吧！”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最好能熟睡一阵。”

铁铃叟道：“什么？熟睡一阵，这恐怕不太容易了。”

伏虎索道：“不怕告诉你小丫头，我们被困于此，十有余年，也没有白白浪费，我们三个人互相切磋，内功大进，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很少睡觉了，只要打坐一下，就可疲劳尽按。”

庄璇玑目注回春手，道：“老前辈可有良策？”

回春手道：“女娃儿，我们闭上眼睛不看就是，良医救人，心存正大，不要想儿女之私，也就是了。”

原来，他们认为庄璇玑姑娘家，不愿为人撩襟医疾。

庄璇玑心中暗道：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藉口。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三位老前辈，璇玑年幼面嫩，初入江湖，还有很多地方，看它不开，三位老前辈丝索又穿在琵琶骨上，实也很多不便之处，三位如非睡熟，晚辈怎敢下手。”

伏虎索愣了一愣，道：“小丫头，你究竟要怎么样整治我们？”

庄璇玑道：“试断天蚕之丝。”

伏虎索道：“那为什么要我们睡熟了才行？”

庄璇玑笑道：“其实，三位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对的条件，晚辈定当接

受。”

铁铃叟哈哈一笑，道：“算啦，你如是想谋杀我们三个，老夫也认了，不过，我们很难睡的熟，只有一个法子，可以使我们失去知觉，那就是点了我们的穴道。”

回春手道：“铁老儿，她转弯抹角的，就是这个用心，难道你还听不出来。”

铁铃叟道：“我自然是听出来了，所以，老夫才把事情挑明了。”

伏虎索道：“现在，咱们该有个决定了。”

回春手道：“我实在想不通，她要断咱们身上的天蚕丝索，为什么一定要咱们熟睡一场呢？”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至少应该相信，晚辈决无加害之心。”

回春手哈哈一笑，道：“女娃儿，想不到老夫活了七十岁，竟然被你这个女娃儿给耍的团团乱转。”

伏虎索道：“女娃儿，老夫好像是被你说服了，来吧！先点老夫穴道。”

铁铃叟道：“看来，咱们非要跟你配合了。”

回春手道：“一条线上，栓了咱们三个人，一个人不同意，都无法完成这件事。”

说完话，三个人同时闭目而坐。

庄璇玑不再犹豫，突然出手，点了三个人的穴道。

三个人清醒过来的时候，已是夜幕低垂的时分。

不知不觉间，已然过去了两三个时辰。

铁铃叟道：“咱们被一个女娃儿耍了半天，不知道身上的天蚕丝索解了没有。”

庄璇玑的声音由暗影中传了过来，道：“幸未辱命，不过，三位最好还要装着丝索未解，请三位帮忙的时候，我自会派人来通知。”

语声一顿，低声道：“天蚕丝索是很难解，所以，化了我近两个时辰的时间，这件事，已然引起了一些麻烦。”

铁铃叟道：“什么麻烦？”

庄璇玑道：“我在此地停留的太久，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伏虎索道：“什么人的怀疑？”

庄璇玑道：“能够怀疑你们的人，这活人冢内不多，三位想想看，就可以知道了，我该走了，如是有人来找麻烦，只好由三位自己应付了。”拉开厅门行了出去。

铁铃叟、回春手、伏虎索，都没有出言阻止，只因此刻，他们心中忽然感到一阵震动，他们想到了很多年，都没有斩断的天蚕丝索，竟然被一个女娃儿化了半天的时间，把它给斩断了。

这是何等惊人的才慧，何等惊人的能力。

逍遥堂的庭院中，坐满了人，四大凶煞，龙、虎、蛇、鼠四公子、孟雷。

这些人都是很焦急，但他们还都在坐着，只有一个人，却不停的来回走动。

那是项青阳。

但铁铃叟等三个弟子，还是守在大门口处。

这三个人，一直保持严肃的警戒。

直到庄璇玑行出厅门，群豪才松了一口气。

项青阳快步迎了上来，道：“璇玑姑娘，你还好吧？”

他似是比别人，都心中焦急。

庄璇玑道：“我很好啊！二总管是不是等得很焦急？”

项青阳道：“唉！泵娘，你再晚上片刻出来，只怕就要出事了。”

庄璇玑道：“会出什么事呢，太上三护法，都是活人家内很受敬重的人，难道你还信他们不过。”

项青阳道：“不是信不过，而是……而是……”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理由，竟然说不下去。

幸好，庄璇玑接了口道：“我有些饿了，项总管能不能赏给我们一顿饭吃。”

项青阳道：“早已安排好了吃饭的地方，咱们走。”

只听一阵金锣之声，传了过来。

项青阳急道：“快走！金锣二响了。”

庄璇玑一面举步而行，一而说道：“金锣二响，是何用意。”

项青阳道：“那是召唤在下和姑娘的锣声，如是三响之后，咱们还未离去，他们就冲进来了。”

庄璇玑道：“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冲进逍遥堂来。”

项青阳道：“会来些什么人，我不知道，反正有人会来就是。”

三个童子，仍拦在大门口处。

这三人守了半日，一直戒备不松懈。

庄璇玑笑一笑，道：“三位可以让让路了。”

三人相互望了一眼，齐齐摇头。

铁铃叟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开门，让璇玑姑娘出去。”

三个童子退到一侧，拉开木门。

庄璇玑微微领首，道：“三位对师父都很忠心。”

举步行出大门。

项青阳紧随身后，出得大门，才轻吁了一口气，道：“好险啊！好险！”

庄璇玑道：“什么事好险啊？”

项青阳道：“如是璇玑姑娘在那大厅中再多留一会儿，咱们在金锣三响之后，还未离开逍遥堂，那就立刻会造成一场激烈的冲突。”

庄璇玑道：“你很担心会发生这一场冲突？”

项青阳笑一笑，道：“只能说，我们的运气不错，不管如何，这一场冲突，还是没有发生。”

庄璇玑低声道：“项总管，如若真要发生一场冲突，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

项青阳沉吟了一阵，道：“关键在三位太上护法的态度了，他们能遵从和容忍，把咱们交出，如若，他们不肯遵从，那就会引起一场十分激烈的搏杀。”

庄璇玑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咱们是先遭殃了。”

项青阳道：“护法三老如是一出手，那就更不堪收拾，必将会拼一个血溅逍遥堂。”

庄璇玑道：“血溅逍遥堂，你是说护法三老会死？”

项青阳道：“护法三老虽然在江湖上身份崇高，但手臂终归粗不过大

腿，真要动起手，他们必败无疑。”

庄璇玑道：“这活人冢内，谁有如此大的力量，能使护法三老死亡。”

项青阳道：“姑娘难道还感觉不出，什么人才能使你在活人冢内畅行无阻。”

庄璇玑道：“我有些明白，不过，我也感觉他还是有些顾虑。”

项青阳道：“像你这样聪明的姑娘，实在少见，不过，他的势力已经很大了。”

他似是生恐庄璇玑再问下去，加快脚步，行入了一座厅中。

厅中燃着四支红烛，四角处，却吊着四颗明珠。

烛火、珠光相映，厅中一片通明。

两张方桌上，已摆好了酒菜，四个白衣童子，垂手站在厅中。

项青阳道：“这活人冢内，虽然是僻处地下，不过，这里却有世上很有名的厨师，和自酿的好酒，在吃上，该是第一流的美味。”

高空冷冷说道：“就怕这酒是生命之泉，咱们喝了之后，也要成为这活人冢内的护法了。”

项青阳笑一笑，道：“诸位是秃子跟着月亮走，沾了庄姑娘的光啦，否则，就凭诸位连接引山庄的身份还不够。”

项青阳道：“如是姑娘不累，那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庄璇玑笑一笑，道：“项总管的意思，可是说咱们累了要休息，不累的时候也要休息么？”

项青阳笑一笑，道：“璇玑姑娘，事实上，姑娘和他们也该休息一下了。”

庄璇玑道：“那是要休息了。”

项青阳苦笑一下，道：“姑娘，别这样咄咄逼人，在下也只是奉命行事。”

庄璇玑道：“不！我要见他。”

项青阳愣了一愣，道：“见什么人？”

庄璇玑道：“什么人要你接引我进入活人冢的……”

轻轻吁了一口气，接道：“项总管，我有自知之明，如非有人要你接我，我们很难进得来。”

项青阳点点头。

庄璇玑道：“他待我很礼遇，确有贵宾的样子。”

项青阳道：“对！泵娘论事，实在是叫人敬服。”

庄璇玑道：“我想他要我进来，见识了这么多高人，这么强大的实力，一定是别有用心了。”

项青阳不自觉的点点头。

庄璇玑道：“现在，我已经见到这里的强大实力，也该见见他了。”

项青阳道：“现在不行。”

庄璇玑道：“为什么？”

项青阳道：“他很忙，虽然，这地方看上去和外界隔绝。但事实上，我们必须掌握到江湖上的各种变化。”

庄璇玑道：“哦！”

项青阳道：“现在，他实在无法接见姑娘。”

庄璇玑道：“那要等到几时呢？”

项青阳道：“至少，要四个时辰之后。”

柳媚冷笑一声，道：“既是如此，那就不该问我们，是否累了……”

项青阳接道：“其实，在下只不过是希望把话说的好听一些。”

庄璇玑道：“既然见不到他，项总管能不能带我们封别处瞧瞧？”

项青阳沉吟了一阵，道：“姑娘想看什么？”

庄璇玑道：“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人，所以，不想再看人了。”

项青阳道：“姑娘，我只是一个总管身份，很多事，我都不能作主。”

柳媚道：“而且，还是二总管，作主的事情更少了。”

项青阳怒道：“柳媚，别太过份，惹得我动了怒火、恨意，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

柳媚格格一笑，道：“你没有怒火、恨意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庄璇玑道：“柳大姊，项总管人不错，别再气他了……”

语音一顿，接道：“我想，在你项总管权限之内，带我们开开眼界，再说，我是贵宾，只要不太触犯禁忌，你推到我身上就是。”

项青阳面有难色，沉吟了良久道：“璇玑姑娘，有一个地方叫做火焰洞，不知道姑娘是否愿去瞧瞧？”

庄璇玑道：“名字很动人，不过还希望项总管能给小妹解说一二。”

项青阳道：“那是一座山洞，半由天然，半由人工，创造出来那座火焰洞。”

庄璇玑道：“那是惩罚人的刑场了。”

项青阳道：“不是，那是一种练武功的地方。”

庄璇玑道：“练武功的地方？”

项青阳道：“对，我们这里有火焰、寒冰三洞；都是供练特殊武功的地方。”

庄璇玑道：“那真得去见识一下了，利用天然的酷寒、极热，练习的武功，必然是很特殊的武功了。”

项青阳笑一笑，道：“不错，他们的武功很特殊。”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奉命来接待我，想来一定得到了某些授权，对么？”

项青阳道：“不错，姑娘不觉着我已经说出了太多的事情。”

庄璇玑道：“那一位和你同来的妇人，忽然不见了，我想她可能是被调走了。”

项青阳道：“璇玑姑娘洞查细微，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你了。”

庄璇玑道：“那已证明了你作的很好，一切都不逾份。”

项青阳道：“姑娘太夸奖了。”

庄璇玑道：“其实，这活人冢内的强大实力，已凌驾了任何门派之上，放眼江湖，绝无任何人可以抗拒了，这地方已经用不着隐藏什么？”

项青阳道：“也许姑娘说的有理，只不过，在下的职司低微，有些事实在无法办到，有些话也不敢轻易的说出来。”

“我很明白你的苦衷，但你可以……”庄璇玑道：“把事情都推到我的身上，其实，他要你带我参观活人冢内的人人事事，用心也很明显，难道你不明白。”

项青阳道：“就算我明白一些事，但也只是猜想，璇玑姑娘不太了解，我不能犯任何错误，一有错失，就可能会失去了一条命。”

庄璇玑道：“如若我有什么能力，我会全力的支持你。”

项青阳道：“多谢姑娘了。”

庄璇玑站起身子，道：“现在，咱们可以去瞧瞧那火焰、寒冰洞了。”

项青阳站起身子，道：“在下带路。”

起身向外行去。

庄璇玑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所谓火焰洞，那是一个小小的山洞，洞口处向外冒出熊熊的火焰。

那洞大约有八尺方圆。

庄璇玑凝注洞口，道：“这就是火焰洞了。”

项青阳道：“是！”

庄璇玑道：“这洞有多深？”

项青阳道：“在下这种功力，还不敢进去，所以，不太知晓。”

庄璇玑道：“项总管，我们能不能进去瞧瞧？”

项青阳大吃一惊，道：“姑娘要进去？”

庄璇玑道：“是啊。”

项青阳道：“这个，不太好吧，万一姑娘有了什么伤损，要在下如何交代。”

庄璇玑道：“我自己要进去，和你何干？”

项青阳道：“姑娘，如是一定要进去，为什么不派个人进去呢？”

庄璇玑道：“如若那火焰洞很危险，谁又肯舍命进去呢？”

项青阳道：“姑娘，在下带你到此地，已经有些越权了，如若姑娘发生什么事，在下，在下……”

庄璇玑嫣然一笑，接道：“项总管，你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担心的只怕你受到惩罚，却不担心我的危险。”

项青阳道：“姑娘，人贵自知，我很了解自己，在下还没有照顾姑娘这个身份。”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项总管能荣膺重任，实在有很多原因。”

她说的很含蓄，言下之意，是称赞项青阳约克己功夫。

庄璇玑的温柔，和智慧，托衬的她本就动人的美丽，更为动人，和她接触的时间，多上一刻工夫，就会对她多一分爱慕。

人人都为庄璇玑的智慧加美丽，放射的光芒所眩，纵然不肯说出来，但内心之中，却是极为渴望着—亲芳泽，一旦这个机会来了，就算明知是镜花水月，但能得—言相慰，—目关顾，也有莫大的安慰。

可是项青阳却能克制着自己，不管他是否心口如一，但却能镇静如常。

轻轻一提衣领，项青阳微笑着说道：“姑娘的安危，和在下的生死，有着相当关连，所以，在下不希望姑娘冒险。”

庄璇玑道：“那山洞之中，火光熊熊，我不去，又叫谁去呢？”

“我，我……”

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响起了几个人的声音。

说话是高空、王杰、龙公子。

庄璇玑点点头，道：“忠勇可嘉，但我想知道你们的真正想法和准备。”

高空道：“想法倒有，不过，准备却是谈不上了。”

庄璇玑道：“那就说说你的想法吧！”

高空道：“在下的想法是，这里既然可以练武功，大概有几分可以求生的机会。”

庄璇玑道：“不管洞中的火势是否极为猛烈，但想像之中，那里空气可

能很坏，就算不被大火烧死，也可能被浓烟熏呛而死。”

妙手高空道：“果真如此，那也只好让他死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王杰，你的打算呢？”

王杰道：“我还没有高兄想的那么清楚，完全想赌赌运气。”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龙公子，阁下呢？”

龙公子道：“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有什么凶险的事，我绝不能后人。”

庄璇玑道：“你们都是这样的想法，我如何能让你们进去，项总管，还是我们进去吧！”

项青阳道：“我们，那是说我也要进去了？”

庄璇玑道：“对，要是我被烧死了，你不是也活不成么？”

项青阳道：“十之八九如此。”

庄璇玑道：“那你为什么不肯陪我进去看看呢？”

项青阳苦笑一下，道：“因为，进入这火焰洞中，活命的机会，也不太大。”

庄璇玑道：“项总管，看来，你是个很爱惜生命的人。”

项青阳道：“姑娘，死有轻重之别，如若进入火焰洞非死不可，那又何苦冒这不值之险呢？”

庄璇玑道：“哦！想不到项总管竟然也会知道死有轻重之别？”

项青阳笑一笑，道：“姑娘，在下不想进去，也奉劝姑娘，不必进去。”

庄璇玑道：“可是，我非要进去不可……”

语声一顿，接着道：“其实，火焰洞中，未必会全无生机。”

项青阳道：“我虽然没有进入过火焰洞，但我却听过火焰洞中很多的传说，当初建造这活人冢，这里有火洞、冰穴，也是被选中此处的原因之一，就在下所知，进入这火焰洞中的人，绝难有生存的机会，姑娘又怎知，存有生机呢？”

庄璇玑道：“我也是听你说的。”

项青阳道：“我……我几时说了？”

庄璇玑道：“你说，他们利用火焰洞练习武功，可有此事。”

项青阳道：“那倒不错。”

庄璇玑道：“如若他们练的武功，和这火焰洞有关，大概不会在洞外练吧？”

项青阳沉吟了一阵，道：“姑娘，他们在洞中练的，不过，他们有着很好的准备，所以，我们办不到。”

庄璇玑道：“有多少人，练成了和火焰洞有关的武功。”

项青阳苦丧着脸，道：“姑娘，别逼我，我实在不能说。”

庄璇玑道：“这就没有办法了，看来，你只好陪我进洞中一探究竟了。”

项青阳皱了皱眉头道：“姑娘，咱们无冤无仇，自你进入这活人冢内之后，在下可说极尽心力在照顾你姑娘，似乎是不必和在下的过不去吧！”

庄璇玑脸色一寒，道：“项总管，你去不去。”

项青阳道：“我，我，唉！我告诉你一桩很重要的事，活人冢内有十二个人，练成了和这火焰洞有关的武功。”

庄璇玑道：“既然有十二个人都能在火焰洞中练武功，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看看。”

项青阳道：“就在下所知，一共有七十八人入选，但练成的只有十二个

人。”

庄璇玑道：“唉！你虽然是说出了这个隐密，但我还是要进去看看。”

项青阳原以为说出这项隐私，满足庄璇玑的好奇之心，她就可以不进去了，谁知她还是要进去瞧瞧。

不由眉头一皱道：“姑娘，你是一定要放不过在下了，但洞口布满烈火，咱们如何才能进去？”

庄璇玑道：“你是在客气么？项总管，凭你的江湖经验，会瞧不出如何穿过这道火门？”

项青阳道：“这个……唉，咱们可以利用喷火的间歇进洞，但咱们不明白洞内的情况，如是跃进火焰之中，只怕连骨也不存在了！”

庄璇玑一叹道：“项总管如此明哲保身，看来生命的确重要。”

项青阳面色一红道：“请不要误会，在下是为姑娘着想，你是咱们的贵宾，如若有什么闪失，项青阳就百死难蔽其辜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多谢项总管关心，不过人生百年，终有一死，能够长点见识，才算不虚此生，你说是么？项总管。”

项青阳无法打消庄璇玑进洞的决心，连口头之争也说她不过，只得凄然一叹道：“看来在下是命该如此，请吧，姑娘。”

庄璇玑笑笑道：“项总管不必担心，咱们活着进去，也必然会活着出来。”

她回头向跟在身后的群雄瞧了一眼道：“委屈各位在洞外等待一下，咱们去去就来。”

龙公子忽然面色一整，道：“姑娘……”

庄璇玑道：“什么事？”

龙公子面色肃穆，以一种极度关怀的目光向庄璇玑投下一瞥，但那目光却又迅速收了回来。

自然，他与庄璇玑有婚嫁之约，这种关怀倒也未可厚非。

如若一种不可知的危机，即将降临一个人未婚妻子的身上，他不仅无法替她解除危难，甚至无法以身相代，此等痛苦的心情，是值得令人同情的。

不过龙公子的神情，是关怀之中，还揉合着另外一种情绪。

没有人指出他这种情绪是什么，也许庄璇玑龙公子的心中全都明白。

最后他终于由喉际挤出了几个单调的音符：“小心一点。”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我会小心的。”拧转身形，目注洞口，等待火焰的间歇，就待投身而入。”

此时火焰洞外一片静寂，除了洞口烈火所发的呼呼之声，几乎静寂得落针可闻。

是空气稀薄了一点？还是洞口的热力使他们难以忍受，这般功力不俗的高手，竟然额头都已暴出了豆大的汗珠。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庄璇玑姑娘。

她目注神专的瞧着那熊熊烈火，在计算着它间歇的周期，以及间歇的时数。

这必须有一个精确的计算，水火无情，她希望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此时她依然目注洞口，却忽然啊了一声道：“项总管……”

项青阳道：“什么事？姑娘，你可是改变了主意？”

庄璇玑道：“不，我只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罢了。”

项青阳道：“哦，姑娘想到了什么？”

庄璇玑道：“项总管说这火焰洞中，有人在这里练功？”

项青阳道：“不错，在下的确说过。”

庄璇玑道：“那么这是一个练功的场所了，练功场所必然有主持之人，对么？”

项青阳道：“我想是的。”

庄璇玑道：“项总管，咱们可不是猜谜语，我要的是肯定的答覆。”

项青阳道：“这就难了，姑娘，在下只不过听到传说，如何能够肯定？”

庄璇玑道：“那你就将传说告诉我吧。”

项青阳用衣袖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道：“姑娘，传说多半是不准的，姑娘不听也罢。”

庄璇玑道：“项总管，有一点只怕你还没有想到。”

项青阳道：“哦，请姑娘指点。”

庄璇玑道：“咱们进入洞中，应该是风雨同舟，我如若遭到不幸，你也难免一死！”

项青阳道：“这个在下知道。”

庄璇玑道：“你不知道的是风雨同舟之人，应该坦诚相与，如是各逞机锋，就逃不过风雨的劫难了！”

项青阳道：“这个……”

庄璇玑道：“项总管，我决心入洞瞧瞧，你必须陪我前往，我如若因为不知道火焰洞的首脑人物而犯下错误，你项总管就难以洗脱干系了！”

项青阳身躯一震，道：“庄姑娘，你好利害！”

庄璇玑笑笑道：“不，我只是分析利害，提醒你一点罢了。”

项青阳无可奈何的咳了一声道：“就在下所知，这火焰洞中的首脑，是三个黑道奇人。”

庄璇玑道：“那必然是大大有名之人了，他们是谁？”

项青阳道：“他们是谁这就难说了，在下只知道他们的浑号，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柳媚撇撇嘴道：“项兄久走江湖，咱们也不是初出道的雏儿，知道浑号而不知姓名，这话怎能叫人相信！”

项青阳面色一沉道：“我说的是实话，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庄璇玑道：“不要紧，项总管请说吧，如果他们是江湖上的知名之士，咱们也可以由浑号知道他是何等人物。”

项青阳道：“柳姑娘适才说过，在下也走过不少时日的江湖，姑娘如是想由浑号找出他们的来龙去脉，只怕会叫你大失所望。”

庄璇玑道：“好吧！咱们不必争论这些了，就算猜不出他们的来龙去脉，能够知道浑号也是好的”项青阳道：“他们是阎君、死神、铁判。”

庄璇玑道：“好凶恶的浑号，我想他们的长相也必然人如其名吧？”

项青阳道：“很抱歉，这一点在下无法回答。”

庄璇玑道：“这也有顾虑？”

项青阳道：“那倒不是，只是在下从来没有瞧过他们而已。”

庄璇玑道：“原来如此，哦，我想他们既是黑道奇人，贵组合又要他们负责训练火焰奇功，那么他们的地位必然颇为崇高，贵组合总不能只称呼他们的浑号吧？”

项青阳道：“姑娘说的是，咱们是称他们为山主，阎君是大山主，死神是二山主，铁判为三山主。”

庄璇玑哦了一声道：“多谢项总管，注意，火焰的间歇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已提足全身功力，目注烈焰，待机而动。

庄璇玑忽然娇叱一声道：“走。”

第九章 风雨同舟 涉险蹈火

足尖一点石地，娇躯凌空而起，以乳燕穿惊之势，向洞口投了进去。

身形穿入洞口，立即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温度之高，与洞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不过她身负上乘武功，温度虽是极高，还不至到达无法忍耐的地步。

洞口之后，是一条长长的火巷，两侧壁间，及火巷的地面都有很多裂隙。

每一条裂隙都在喷着火焰，只见满洞烈火，热浪逼人，这当真是一个死亡地带。

庄璇玑身在空际就已瞄准了落脚之处，以及如何通过这条火巷的身法。

她知道项青阳已经跟在她的身后，口中喝了一声“跟我走”，便向选定之处落。

地呈红色，热度极高，如是停留稍久，脚底就可能受到伤害。

因而她一沾即起，身如游龙，在烈火之间穿行，约莫五十余丈的火巷，终于被她穿了过去。

火巷之后是一片广大的庭院，庄璇玑与项青阳刚刚踏上庭院的土地，难耐的热力已然大为减轻。

她回头对项青阳瞥了一眼道：“还好么？项总管。”

项青阳苦笑一声道：“托姑娘的福，在下这条老命，总算火里逃生，暂时是死不了的了。”他的确是火里逃生，情形显得颇为狼狽，他的头发原是梳理得颇为整洁的，此时已满头蓬飞，显得十分紊乱。

他的衣衫之上，也是焦点处处，后襟已被烈焰烧去一截，看起来倒是有点好笑。

庄璇玑自然不便笑他，而且她也无暇顾及这些，因为眼前的奇景已引去她全部注意力。

庭院中没有花瑞草，亭台水榭，但那片景色，却动人已极。

院中的山石土地，全是一片殷红，使人隐隐觉得，这片庭院，似乎隐藏着无比的杀机。

庄璇玑虽是暗暗心惊，但吸引她注意的并不是这个。

院中有十几条火柱，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火焰由地面向空中喷出，大小不等，高低不一，它的形象却完全一致。

火柱的顶端向四外炸开，但见光芒四射，星飞丸掷，宛如火树银花，实在美麓无比。

那些火柱之间，有一条通路可以通过庭院，但也要经过两条火柱，可

以说依然是一条难以通行的险路。

项青阳似乎已经没有胆量再通过那两条火柱了，呆了一呆才苦着脸道：“庄姑娘，你当真想害死在下了，那火柱，在下实在没有跃过去的功力。”

庄璇玑道：“你是怎么啦？项总管，那火柱难道比火巷还要危险？”

项青阳道：“火巷中的火焰较小，还可以利用身法躲避，这两条火柱全在五丈以上，在下实在没有一跃而过的把握。”

庄璇玑道：“既然如此，你就待在这儿好了。”

项青阳道：“在下怎敢丢下姑娘，咱们一起回去吧，现在还来得及。”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既入宝山，焉能空回，咱们已经通过火巷了，退回去岂不太过可惜！”

项青阳道：“在下认为，姑娘已经进入火洞，应该满足好奇之心了，再待下去，不见得会有什么好处，依在下相劝，咱们最好适可而止。”

庄璇玑道：“你错了，项总管，这火巷火柱，只是引起我更大的好奇之心而已，咱们只不过才进洞门，怎能就此半途而废？”

项青阳想不到庄璇玑会如此固执，只得叹息一声道：“姑娘既是如此坚持，在下只好舍命相陪了，请！”

庄璇玑道：“好，咱们走。”

庭院的温度虽是低于火巷，如非运功相抗，只怕也会汗湿重衣。

现在他们踏上那条唯一可以通行的道路，逐步接近那烈焰狂喷的火柱，身躯上所受的热力，自然也在逐渐增加。

及到达火柱近丈之处，已是热浪迫人，连呼吸也感到困难起来了。

庄璇玑脚下一停，道：“项总管，咱们谁先过去？”

项青阳道：“在下笨鸟先飞，还望姑娘助在下一臂之力。”

庄璇玑道：“项总管太谦虚了，请。”

项青阳轻身提气，双臂猛的一拔，便像弹珠一般的弹了起来。

在通过火柱之时，热浪直扑口鼻，他几乎晕了过去，好在热浪也送来一股浮力，使他通过了这条火柱。

他的双脚刚刚找到地面，一声轻笑已由身后传来，道：“好功力，要不要调息一下。”

说话的自然是庄璇玑了，除了她，谁还能说出如此动听的言语？

她说的话的确动听，无论说些什么，都能使人如饮醇醪，有一种晕陶陶的感觉。

如若天天听她说话……

如若天天都饮醇醪……

此人如非铁石心肠，必然会变做她裙下的不贰之臣。

项青阳和庄璇玑接触未久，他的内心已经产生一种异样的感受，他觉得反对庄璇玑的言语，将是一种十分困难之事。

此时庄璇玑问他要不要调息，他却精神一振，接着哈哈一笑道：“不必了，姑娘，咱们走。”

他们驰出不远，又遇到第二个火柱，项青阳眉头一皱，面上同时现出为难之色。

前面这条火柱十分惊人，勿怪项青阳会现出难为之色。

它喷起的火焰几乎高达八丈，火焰喷出之处也极为广大，声势之猛，实在惊人已极。

庄璇玑知道项青阳已有怯惧之意，遂微微一笑道：“项总管，我有点不解。”

项青阳道：“姑娘是说……”

庄璇玑道：“项总管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了，这话不错吧？”

项青阳面色一红道：“在下只是浪得虚名，姑娘不要见笑。”

庄璇玑道：“名无幸致，项总管无须客套，否则这活人家的总管之职，也就不会落到你的头上了。”

项青阳不明白在这进退皆难的处境之中，庄璇玑何以说些无关紧要之话，因而呐呐道：“姑娘，在下不懂……”

庄璇玑道：“我是说以项总管这身成就，对跃过火柱都感到有些困难，那般前来练功之人，他们是怎样过去的？”

项青阳啊了一声道：“在下明白了，姑娘是说通过这座庭院，可能别有径？”

庄璇玑道：“不错，我正是这个意思。”

项青阳道：“姑娘智慧之高，可当得无人能及，但在下愚昧，瞧不出秘道设在何处。”

庄璇玑道：“如是轻易教人瞧出，就不能称为秘道了，可惜咱们进洞之前没有想到，现在为时已晚，只得勉为其难了。”

项青阳道：“姑娘说的虽是不错，只是在下却有自知之明……”

庄璇玑道：“不要紧，这回还是你先过，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项青阳虽是心存怯意，却对庄璇玑具有十分强烈的信赖之心，庄璇玑说不要紧，他必然就会安全的通过。他吸进一口长气，将真力提到极限，弹身一跃，迳向火柱跃去。

火柱高约八丈，他至少要高过五尺以上，才能避免被烈焰灼伤，而且前后距离也在十丈之外，任丞测验，那么能够录取的就为数不多了。”

庄璇玑道：“稍有成就的年轻高手，多半心性骄傲，眼高于顶，他们不见得会接受这项训练。”

郝大魁道：“姑娘说的对，这就是他们功力不足的原因了。”

庄璇玑道：“这项训练还在继续么？”

郝大魁道：“是的，现在九十六人参加这项训练，第一阶段淘汰了七个，第二阶段淘汰了七十九个，现在只剩下十人了。”

庄璇玑道：“所谓淘汰就是死亡么？”

郝大魁道：“是的。”

庄璇玑道：“这项训练为什么如此残酷？难道被淘汰的就不能留下生命？”

郝大魁道：“他们都是在体力不支之时死去，谁也救他们不得。”

此时庄璇玑已走近一幢石室，郝大魁道：“姑娘，第一阶段的火人就在此处训练。”

庄璇玑瞧那石室并无门无窗，如果说它是一块巨石倒还恰当一点。

她不明白火人如何在这石室之内练功，瞧了一阵，道：“火人在里面如何练功？”

郝大魁一愣，道：“咱们这火焰洞中，除了身历其境的火人，就只有三位山主才能知道。”

庄璇玑道：“哦，我想进去瞧瞧可以么？”

郝大魁道：“对不起，庄姑娘，这石室的门户是以机关操纵的，只有三位山主才知道怎样开启。”

庄璇玑想不到火人练功之处竟是如此严密，不觉有点失望，好在郝大魁已说明火人的一切，此行虽是不能尽如人意，收获总是有的。

郝大魁似已瞧出庄璇玑心中不快，急得搓着双手道：“姑娘，在下……唉，实在心余力绌，爱莫能助。”

庄璇玑道：“郝大侠勿须不安，我不会怪你的。我想咱们不必再看了。另外两处大概跟这儿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郝大魁道：“是的，姑娘，不过……”

庄璇玑道：“不过怎样？郝大侠请说。”

郝大魁道：“咱们可以去瞧瞧火人，只是对姑娘有点不便。”

庄璇玑道：“怎样不便了？你说。”

郝大魁道：“火人衣履不周，对姑娘将是一种褻渎，而且这般人的性格异于常人，在下担心会发生意外，因而……”

庄璇玑道：“不要紧，咱们只是瞧瞧，如是情形不对，咱们尽快退走就是。”

郝大魁犹豫半晌，道：“姑娘，除了三位山主，没有人接近过火人，在下带姑娘去瞧，实在担着极大的干系。”

庄璇玑道：“这个我知道，如若当真有事，我替你担当就是。”

郝大魁道：“多谢姑娘。”

他带着庄璇玑盘旋曲折的经过几条通道，最后到达一个红色的月洞门，门上一块横匾，写着“火人窝”三个擘窠大字，两旁是一幅“洞中无日月，寒尽不知年”，的对联。

郝大魁在门外停下脚步，神情紧张的呐呐道：“姑娘……咱们……就在外面瞧瞧……你看可好？”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郝大侠，你也是成名已久的人物了，为什么会如此胆小害怕？”

郝大魁道：“这个……咳，姑娘，在下是替你担心。”

庄璇玑道：“不必担心，郝大侠，我说过，咱们只是瞧瞧。”

语音一落，莲步轻移，迳向月洞门内垮了进去。

庄璇玑进去了，郝大魁纵使万分不愿，也只得进去再说。

他们只不过刚刚跨进院门，一股灼热无比的劲力，突然扑面而来。

首当其冲的是庄璇玑，她虽是心头一凛，仍能临危不乱，口中低叱一声“郝大侠快退”，身形一晃已旁移三尺。

郝大魁在庄璇玑示警之下总算逃过了一次大劫。

庄璇玑立定身形之后，目光一抬，向热风来路投下一瞥。

这一眼瞧出，她竟然身不由己的再退三尺。

其实她瞧到的只是一个人。

以她那身功力和机智，一个人怎能使她如此害怕！

敢情她瞧到的不是一个常人。

那人全身赤裸，只有一条短裤遮着要紧的部位。

赤裸只是使庄璇玑感到尴尬，但他那付长像，实在惊人已极。

红发火眼，面如猿猴，肌肤赤红，遍布褐色斑点，像他这等长相之人，实在是举世罕见，如果说他是怪物倒还恰当一点。

他自然不是怪物，只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火人罢了，不过一个人变成这般形像，说他是怪物并不过份。

那名火人适才一掌没有伤到庄璇玑，火眼神光暴射，面现诧异之色，此时他在缓缓移动脚步。向庄璇玑逼了过来。

郝大魁道：“快走吧，庄姑娘，火人掌力怪异，中上一下就没有命在了！”

庄璇玑道：“不，你先出去，我还要仔细瞧瞧。”

郝大魁不明白庄璇玑还要瞧什么，但她不走，他就不便独自退出。

此时火人已渐渐迫近，庄璇玑道：“郝大侠，你如果不愿出去，也该退远一点，快！”

郝大魁的确心存畏惧，只得依言再退数尺，不过他虽是明知庄璇玑身负绝学，功力比他高出颇多，仍然提功戒备，准备必要时出手抢救。

这是他对庄璇玑的关心，只不过这项关心是多余的。

因为他脚跟还未立稳，一片带着奇热的红光，已向庄璇玑压体而来，他与庄姑娘相距八尺以上，竟然立身不住。

所谓土地公公遭蛇咬，自身都难保，一个无力自保之人，如何还能比救别人？

其实庄璇玑勿须他的抢救，火人的掌力虽是凌厉，却一点也伤她不到。

虽然如此，郝大魁仍然瞧得目眩神摇，一颗心几乎提到口腔来了。

敢情火人每出一掌，无论山石土木，只要被掌力击中，必然现出像被烈火焚烧之后的痕迹，如若掌力击中血肉之躯，那该是何等可怕的惨状！

庄璇玑自然不敢硬接火人的掌力，她只是以奇妙的身法尽量闪避。

闪过数十招，火人的速度慢了下来，庄璇玑如若趁机反击，必然可以将这名火人除去。

不过她不愿打草惊蛇，而且毁掉一个火人于事无补，那么对她今后的行动将会发生严重的不利。

这名火人也知道他碰到一个罕见的强敌，因而纵声急啸，发出了求援的讯号。庄璇玑知道不能再斗下去了，回头向郝大魁招呼一声道：“郝大侠，快退。”

待郝大魁退出院门，她地弹身而起，以天马行空之势，由月洞门跃了出来。

郝大魁见火人没有追来，才安心的吁出一口长气道：“庄姑娘，适才差点吓死在下了。”

庄璇玑道：“是的，想不到火人掌力竟然如此歹毒！”

郝大魁道：“待会见到二山主，姑娘千万不要提及恶斗火人之事，否则，一旦二山主怪罪下来，在下实在担当不起！”

庄璇玑道：“好吧，我不提就是。”

郝大魁不敢提，正合了庄璇玑的心意，于是他们由原路退回，迳向前厅奔去。

此时四凶煞四公子也被接入前厅，陪伴他们只有一个项青阳，他们见到庄璇玑无恙归来，全都为之精神一振。

项青阳趋前数步，接着庄璇玑道：“姑娘，你可回来了，没有什么吧？”

项青阳是活人冢约二总管，他与庄璇玑之间，处境十分微妙，既非敌人，也不是朋友，只是奉命领导她参观而已。

领导参观，也负有暗中监视的特殊任务，但他言词之间，却显出一份

发自内心的关怀。

柳媚撇撇嘴道：“别演戏了，项大总管，该怎样你说吧！”

项青阳面色一变道：“柳姑娘，你这是找碴？”

马鹏哼了一声道：“别说的那么难听，项总管，咱们虽是有点累，但也不怕别人的威胁！”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对不起，让各位等得太久，这是小妹的错。”

柳媚马鹏原是有些不满的，但经庄璇玑如此一说，他们那一点不满立刻烟消云散了。

马鹏双拳一抱道：“姑娘好说，其实咱们没有什么，倒是姑娘比咱们辛苦多了。”

龙公子道：“马兄说的是，咱们等了一下算得什么，只不过咱们……”

庄璇玑道：“咱们应该歇息一下了，项总管，二山主呢？”

项青阳道：“被大山主叫去了，二山主临走时曾经交代在下，请郝兄送姑娘从秘道出去，并请姑娘随时光临。”

庄璇玑道：“哦，大山主出关了？”

郝大魁道：“不，大山主每月闭关一次，开关之后必然会找二山主有所垂询。”

庄璇玑道：“原来如此，那就有劳郝大侠带咱们出去吧。”

郝大魁道：“好，在下替姑娘带路。”

这是一条半由天生，半由人工做成的甬道，由火焰洞通到一个小山之后。

山洞之后，郝大魁双拳一抱道：“本洞欢迎姑娘再度光临，你只要按一下这块黑石，洞内必然有人接应，在下不远送了，告辞！道，洞门也缓缓关了起来。

庄璇玑叮了一口气道：“天地之大，当真无奇不有，此次火洞之行，的确使我开了一次眼界。”

鼠公子道：“咱们秃子跟看月亮走，沾了庄姑娘的光，只可惜出入经过秘道，眼界开的不高，说来倒是有点可惜。”

项青阳道：“这个眼界不开也罢，如非庄姑娘几度伸手援助，在下只怕早已骨无存了。”

虎公子道：“够刺激，庄姑娘，咱们兄弟来日无多，死了也不算可惜，今后如若再有开眼界的机会，在下倒想跟去瞧瞧。”

庄璇玑道：“那要看情势了，如是情势许可，自然不会叫你失望。”

虎公子道：“多谢庄姑娘。”

庄璇玑道：“项总管，咱们回去歇息，应该如何走法？”

项青阳道：“此间道路错综复杂，不明内情者行动十分不易，有些地方还设有机埋伏，姑娘请龙虎蛇鼠四公子服了她了，四大凶煞又何尝不钦服得五体投地？”

庄璇玑似乎是一个无往不利的女孩子，但她却不敢放松每一个细微末节，她考虑未来的时日，将是惊涛骇浪，与不断的艰苦奋斗，因而他们必须保持充沛的精神与体力。

于是她要他们立即睡眠，松弛心情好好的睡上一觉，直待客舍的大门被人一脚踢开，他们才被惊醒过来。

第十章 生死之搏 兔死狐悲

“姓龙的，你给老娘滚出来！”

尖叫之声十分刺耳，听来好像是个女人。

庄璇玑与四公子四凶煞先后奔出客舍，只见客舍之前已立着十多名满面怒火的男女。

领头的是一名面如秋月的紫衣少妇，另有八名红衣绿裙，背负长剑的少女，及两名面容冷肃的黑衣大汉。

庄璇玑双拳一抱道：“姑娘是找咱们？”

紫衣少妇冷哼一声道：“不错，除了你还有姓龙的。”

庄璇玑道：“姑娘，咱们有过节？”

紫衣少妇冷冷道：“庄璇玑，你少跟本夫人装凯卖傻，血债血还，你纵然舌粲莲花，本夫人也不会饶你！”

庄璇玑道：“如此说来，咱们之间是有什么过节了，但夫人总得说明白。”

紫衣少妇道：“好，你一定要我说我就告诉你吧，姓龙的杀了我的兄长，你庄璇玑就是帮凶！”

庄璇玑啊了一声道：“夫人是……”

紫衣少妇道：“追魂毒花杜怜怜，夺命毒心杜寒就是本夫人的兄长。”

庄璇玑道：“原来是杜氏夫人，失敬，令兄英年不永，咱们感到十分惋惜，而且，在道义上咱们也有些不安。”

杜怜怜哦了一声道：“什么？你们只是在道义上有些不安？”

庄璇玑一叹道：“想不到令兄还是一位守信的君子，为了当日的誓言，他竟然自尽而死，咱们一时抢救不及，在道义上自然有些不安了。”

杜怜怜道：“什么誓言？你说。”

庄璇玑道：“夫人，令兄已然去世，咱们何必再揭一个死人的疮疤！”

杜怜怜道：“不，姓龙的，你说。”

龙公子道：“对不起，夫人令兄既已慷慨就义，在下岂能再说它的短处。”

杜怜怜道：“姓龙的，你最好说个明白，否则本夫人会叫你生死两难的。”

龙公子道：“夫人既是如此坚持，在下倒是不能不说了。”

杜怜怜道：“好，你说，不过你说话可得当心一点。”

龙公子道：“当年在湖南武冈，令兄奸杀一名女子时，失手被愚兄弟所擒，当时他立下重誓，永不再出现江湖，今后如若遇到咱们兄弟，他就自戕以谢，不幸他昨晚遇到在下……”

杜怜怜怒叱道：“家兄是何等人物，岂会被你们所擒，我不信。”

龙公子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令兄虽是不凡，谁又能保证他永不失手？在下说的是实话，夫人如是不信，在下也无可奈何。”

杜怜怜身后的一名黑衣大汉道：“龙公子，你可认识咱们兄弟？”

龙公子道：“听说关洛道上有双锤兄弟，如是在下猜的不错，阁下大概

就是关洛双锤吧。”

黑衣大汉道：“不错，在下是双锤的老大袁萱，他是舍弟袁葆，咱们兄弟与夺命毒心杜寒有过命的交情。”

龙公子道：“难得，杜寒一向独来独往，居然能交到关洛道上的两位高人。”

袁萱道：“袁某对你适才之言也有些不信。”

龙公子道：“那一点袁大侠不信？”

袁萱道：“你说你擒住杜兄？”

龙公子道：“不错，那只是杜寒一时失手。”

袁萱道：“袁某还是无法相信，所以要出手试试。”

龙公子道：“袁大侠，兵凶战危，咱们素无恩怨啊！”

袁萱道：“袁某要替亡友报仇，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正当他们剑拔弩张之际，一条人影忽然急驰而来，同时大声呼叫道：“住手！”

龙公子举目向那人一瞥，原来是二总管项青阳。

双拳一抱，项青阳对杜怜怜道：“项青阳见过夫人。”

杜怜怜道：“你来做什么？想管我的事？”

项青阳道：“属下不敢，属下是奉命引导庄璇玑姑娘去参观的。”

杜怜怜哼了一声道：“你先退过一边，待此间事了，你再带她参观也不为迟。”

项青阳道：“夫人，庄姑娘是咱们的贵宾，如有什么不当之处，还望夫人原谅一二。”

杜怜怜撇撇嘴道：“贵宾？哼，她杀了我的兄长，我也要原谅她么？”

项青阳道：“夫人，属下听说……”

杜怜怜叱喝道：“听说家兄是自杀的，哼，此事如果轮到你，你会自杀么？”

项青阳道：“这个么？各人的心境不尽相同，如是轮到属下，那就很难说了。”

杜怜怜怒叱道：“我一定要替家兄报仇，任何后果由我承担，谁要阻止我替家兄报仇，我就将他当作仇人看待。”

项青阳道：“既是如此，属下不管就是。”

袁萱道：“龙公子，没有人再能救你们了，还是咱们较量一下吧。”

龙公子道：“在下说过，袁大侠尽避划下道来就是。”

庄璇玑道：“慢点，龙公子，你退下来，这一场让给蛇公子吧。”

龙公子不知道庄璇玑为什么要换蛇公子上阵，但他对庄璇玑已生出无比的信赖，因而毫不犹豫的退了下来。

蛇公子踏前几步，双拳一抱道：“袁大侠，蛇老三不成材料，只是出来应个景儿，怎么打法袁大侠请命题。”

袁萱道：“咱们不是比武，蛇公子何必代人受过！”

蛇公子道：“你错了，袁大侠，龙老大的事就是蛇老三的事，阁下不必客气。”

袁萱道了一声“好”，一片金光已向蛇公子压体而至。

关洛双使的是重兵刃，使重兵刃的多半是天生神力，如若龙公子与他过招，必然互不相让，硬打硬接，所谓两虎相斗必有一伤，结果将是一个惨

烈的血腥场面。

现在的形势就不同了，蛇公子身法之巧妙，应属四公子的翘楚，用他来对付袁萱是再好不过。

果然，金光压体并未沾到蛇公子一丝衣角，他那如同灵蛇一般的身形，只是轻轻一扭便已让过。

同时白虹如电，冷焰砭肌，袁萱的金不仅未能伤到蛇公子，倒被迫得连退两步。

一招甫接，袁萱就吃了一点小亏，他面上的杀机更浓了，口中一声暴吼，双有如惊雷骤发，向蛇公子展开一轮猛攻。

只不过无论他的攻势如何猛烈，蛇公子依然有惊无险，而且一时半刻很难分出胜负。

关洛双的老二袁葆忽然大喝一声道：“虎公子，袁老二向你讨教。”

鼠公子哈哈一笑道：“慢来，袁二侠，要找咱们老二必须先过我这一关再说。”

袁葆道：“好吧，二爷就先除鼠辈，再屠老虎，接招。”

袁葆所使用的一对银，招沉力猛决不亚于乃兄，但鼠公子也是一只灵鼠，灵鼠对敌自有他一套特殊的打法。

有利就进攻，无利则走避，得到机会就咬对方一口，咬了一口就逃。

这种打法十分刁顽，但对以力取胜的关洛双正是再好不过。

袁氏兄弟遇到了克星，再打下去，他们必然会落个灰头土脸。

此等形势杜怜怜瞧得十分明白，因而娇叱一声道：“住手！”

袁氏兄弟应声收招，同杜怜怜躬身一礼道：“愚兄弟无能……”

杜怜怜道：“两位不必难过，你们并未输给他们。”

袁氏兄弟面带愧色道：“多谢夫人。”

杜怜怜双眉一挑，道：“庄璇玑，此事不必假手他人，咱们何不自行了断？”

庄璇玑道：“夫人既是执意如此，恭敬倒不如从命了。”

龙公子道：“庄姑娘，事由在下而起，还是让在下向杜氏夫人领教吧。”

龙公子语音甫落，那名中年美妇忽然匆匆奔来，他举起一面金牌，向杜怜怜一照道：“属下奉命请夫人回去，夫人请。”

杜怜怜一呆道：“不，杀兄之仇焉能不报，我不回去。”

中年美妇冷冷道：“不服从金牌令者以叛逆论，请夫人三思！”

杜怜怜面色一变，终于纤足一跺道：“妊，庄璇玑，除了今天还有明天，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咱们走。”

待杜怜怜一行撤走，中年美妇面色一萧道：“庄姑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庄璇玑道：“不要紧，大姐请说。”

中年美妇道：“你虽是咱们的贵宾，但树敌太多对你并无好处！”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大姐看的明白，咱们一直是为情势所迫，情非得已。”

中年美妇神情冷漠的说道：“庄姑娘，别认为你的骗术已经成功，其实，昨天，在现场我已经瞧出来了，杜寒虽是死在自己的兵刃。毒针之下，但他决不是自裁而死，而是姑娘龙公子的杰作，我不肯揭穿真像，就是不愿把事情扩大，你们身在活人冢，仍敢随便出手杀人，这份胆气虽然叫人佩服，但

也会因此结下了很多的仇恨，这些事情一旦揭穿了，将使维护你们的人，十分为难。”

龙公子道：“杜寒死在自己的夺命毒心之下，总不能硬指我们是杀死他的凶手。”

中年美妇道：“凭你龙公子一个人，自然杀不了他，封开他夺命毒心的是庄璇玑，你只不过是补上一掌，把夺命毒心拍入他前胸之中罢了。”

龙公子冷笑一声，道：“听你口气，好像是亲自所见一样。”

中年美妇道：“一个人要敢作敢当，既然敢杀人，为什么不敢认账。”

龙公子还想发作，庄璇玑却已经抢先说道：“不论杜寒的死因如何？但大姐替我们解了围，这一份情意，我们总是感激，不知大姐可否以姓名见告？”

中年美妇冷冷说道：“不必啦！你虽是贵宾身份，但也不能随心所欲，活人冢内，情势很复杂，那维护你的人，虽然很有权势，但也不能纵任你胡作非为，他对你，已尽了很大的心力，你总不能不替他想想了。”

庄璇玑道：“金玉良言，字字动人，小妹会深记在心中，不过，我们也不会因为受到一点礼遇，而屈辱自己。”

中年美妇脸色一变，道：“这么说来，你庄姑娘是觉着很委屈自己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不要误会，小妹不是觉着委屈，而是小妹为人，有一定的分寸，逾我分寸，小妹宁可玉碎，不愿瓦全。”

中年美妇一扬双眉，道：“庄姑娘，这几句话，是否有些过份呢？”

庄璇玑道：“没有，小妹是诚心诚意的说明这件事情，也很担心，因双方不能相知，闹出不欢之局。”

中年美妇双目圆睁，盯在庄璇玑的脸上良久，才缓缓说道：“姑娘，很有性格。”

庄璇玑道：“我们进入了活人冢之后，大姐照顾我们很多，这一点，小妹心中十分感激，这一份情意，小妹日后一定补报，但小妹不会因此迎合大姐，你如觉着小妹，朽木难雕，尽可和我们疏远一些。”

这几句话，说的很重，中年美妇一张粉颊，变成了铁青之色，但她还是忍下去没有发作，冷哼一声，转身而去。

望着那中年美妇的背影，项青阳微微一笑，道：“璇玑姑娘，你把她气坏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项总管，这位大姐的脾气很坏。”

项青阳点点头。

柳媚道：“你好像很怕她。”

项青阳叹息一声道：“她是大总管的身份，自然是管到我了。”

柳媚道：“哦！原来她是大总管，无怪那样趾高气扬了！”

项青阳笑道：“在活人冢，敢顶撞她的人，真还不多，今天，她算碰到钉子了。”

马鹏道：“项兄，这位大总管，是怎么一个出身？怎的如此气焰？”

项青阳道：“江湖上有一个勾魂手，马兄听过没有？”

柳媚道：“什么？她就是勾魂手欧阳凤。”

项青阳道：“对，在江湖上的名气，相当的响亮，而且，她也确有过人之能。”

柳媚点点头，道：“我知道，听说她脾气很坏，一怒就要杀人？”

项青阳道：“不错。”

王杰冷冷说道：“今天，她很识相，没有杀人，也没有出手。”

项青阳道：“欧阳凤这样负气而去，竟然忍下了没有发作，实是从未有过的事。”

高空道：“人贵知机，勾魂手，能在江湖上闯出来如此大的名气，又能活了这样久的时间，自然是有她知机的能力。”

项青阳笑一笑，道：“在这活人冢内，很少有人敢顶撞她，今天，她忍气而去，虽是少见，但对诸位而言，却不是什么好事？”

柳媚道：“她又能怎么样？”

项青阳道：“只要她稍作安排，诸位在活人冢内，就会多遇上很多的麻烦。”

柳媚道：“璇玑姑娘是此地贵宾，难道他还敢轻犯不成。”

项青阳道：“看样子，她不会明目张胆的侵犯，璇玑姑娘，事实上，也用不着明目张胆的侵犯，活人冢内有的是高手，她以大总管的身份，只要松松手，那就是很大的麻烦了，何况，她如再稍作示意，那就够你们麻烦了。”

庄璇玑道：“怎么一个麻烦法？”

项青阳道：“姑娘，这里有很多的高手，也有很多的奇士能人，诸位就算是武功很高强，也是防不胜防。”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项总管，一个大总管的身份，竟然能够为所欲为么？”

项青场道：“主要的原因，她的权势太大。”

庄璇玑道：“权势太大，难道凭欧阳凤这个人，就能统治活人冢不成？”

项青阳道：“她还不够那个条件，不过，活人冢的几位首脑，都在作某些准备。”

庄璇玑道，“准备什么？”

项青阳自知失言，一时之间，呆在那里。庄璇玑笑一笑，道：“项总管，你已经说了，为什么不完完全全的说出来？”

项青阳道：“这个，这个……”

庄璇玑低声道：“项总管，我知道，你有很多的顾虑，不过，就目前而言，你已经和我们有了很深的交往，现在，你就算想回头，也是有所不能了。”

项青阳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接道：“小妹的意思很简单，项兄既然和我们合作了，希望能给我们合作的更澈底一点了。”

项青阳道：“姑娘，在下并没有和你们合作啊！”

柳媚道：“项青阳你似乎是很胆小？”

项青阳道：“柳媚姑娘，这不是胆大、胆小的事，而是在下只是在很忠实的执行令谕而已。”

庄璇玑笑道：“项兄说的不错啊！你是在很忠实的执行令谕……”

项青阳接道：“在下对这工作，一直十分忠诚的执行，庄姑娘是我们的贵宾，所以，在下，虚心的接待。”

马鹏一皱眉头，似想发作，但却被庄璇玑示意阻止。

项青阳越说越有气，提高了声音，道：“我项某人奉命接待庄璇玑姑娘，只不过尽我二总管的责任，但有些事，不是区区这个身为二总管的人，可以知道，所以，对姑娘有些问题，在下爱莫能助。”

“庄璇玑道：“项总管，我们并没有逼你作什么，我们只想你能够作到一个尽职的接待人员了。”

项青阳笑一笑，低声道：“好危险啊！我们这位大总管，实在是阴险的很。”

庄璇玑笑一笑，道：“现在，二总管可以说了吧！”

柳媚道：“原来她派了人在偷听。”

项青阳叹息一声，道：“璇玑姑娘，由此刻开始，你们要多多小心啊！”

庄璇玑低声道：“项总管，如是大总管勾魂手欧阳凤不幸死了，放眼这活人冢内高手，有何人可以继任大总管的身份？”

项青阳摇摇头道：“欧阳凤在这里有很大的实力，近一年来，都是她主持大局，决定这里的大事，如若诸位杀了她，或是和她正面为敌，只怕立刻会引起轩然大波。”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欧阳凤是活人冢内的手握大权的人物了。”

项青阳道：“这一年来，确实如此，但她也是奉命行事的人，只不过，三位……”

三位什么？却突然住口不言。

庄璇玑笑道：“项总管，莫非大总管又派人来了？”

项青阳道：“有些话，在下实在不该说出来，日后，在下漏隐秘的事，一旦传了出去，只怕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项兄，其实，你已经说出来了。”

项青阳道：“我说了什么了？”

庄璇玑道：“活人冢内，三个首脑人物因故不能主持大局，这生杀予夺的大权，就落在大总管的手上了，对么？”项青阳叹息一声，低声道：“大概是这样了，目下，这活人冢内的人手，都听她的调动，在下的意思，最好别和她造成正面冲突。”

庄璇玑道：“多谢指教。”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项总管……”一面举步向外行去。

项青阳紧随庄璇玑的身后，向外行去。

没有跟过来，大家心中都明白，项青阳如若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可能会多回答庄璇玑一些问题。

转过了一个屋角，庄璇玑停了下来，道：“小妹想问一件和我本身有着很多关联的事，不知道项兄是否可以见告？”

项青阳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什么人下令把我当作贵宾看待？”

项青阳道：“是二爷。”

庄璇玑道：“二爷的称呼，是不是太过笼统了。”

项青阳道：“虽然笼统一些，但他代表了一个人。”

庄璇玑道：“欧阳凤手中那一面金牌，代表了什么？”

项青阳道：“那是二爷的金牌令符。”

庄璇玑点点头，道：“我们相处的很好，……”

项青阳道：“在下一直在善尽着接待姑娘的责任。”

庄璇玑道：“我如还想去参观一些地方，不知道你能不能带我同去？”

项青阳道：“那要看什历地方了。”

庄璇玑道：“我看过了火焰洞，所以还希望看看……”

项青阳接道：“寒冰穴。”

庄璇玑道：“对！寒冰穴。”

项青阳道：“姑娘，寒冰穴这地方，在下希望姑娘不用去看了。”

庄璇玑道：“为什么？”

项青阳道：“火焰洞虽然在大火之中，但火中还有生机，可是寒冰穴就大大的不同了。”

庄璇玑道：“怎么不同？”

项青阳道：“那里面滴水成冰，寒气透肌肤，而且，愈向里走，寒气愈重。”

庄璇玑道：“项总管怎生知晓呢？”

项青阳道：“因姑娘想去寒冰穴，不过是想见识一下，寒冰武士的情形，他们就住寒冰穴外的石室之中，如像火焰洞一般，洞中别有天地，他们也不会住出来了。”

庄璇玑道：“项总管，我只希望进去瞧瞧。”

项青阳道：“姑娘，如若你肯听听在下的意见，……”

庄璇玑接道：“项总管，我很希望去看看，不过，这一次，你可以不用跟着我去。”

项青阳道：“一定要去么？”

庄璇玑道：“对！”

项青阳道：“好吧！泵娘如是一定要去，在下只好陪你去了。”

庄璇玑突然回过身子，高声说道：“高空、柳媚，两位请过来。”

项青阳道：“叫他们一起去。”

庄璇玑道：“至少我要带两个人去。”

项青阳道：“好吧。”一面说，一面微微侧身，眨动一下眼睛。

庄璇玑心中一动，暗暗忖道：这位大总管好生厉害。

高空、柳媚疾快而至。

庄璇玑道：“高空，好好的留守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要单独离开。”

高空点点头，道：“是！”

庄璇玑道：“柳媚，跟我去冰穴开开眼界。”

项青阳道：“庄姑娘，只有你们两个人去么？”

庄璇玑道：“对！我和柳大姐一同去。”

柳媚道：“璇玑姑娘，不要这样叫我，我当受不起。”

庄璇玑笑一笑，道：“咱们都是好姐妹，不用客气了。”

柳媚笑一笑，道：“璇玑姑娘，我现在才发觉了一件事……”

庄璇玑道：“什么事？”

柳媚道：“不论什么人，好人、坏人，只要能和姑娘相处下去，就会被姑娘风度、才智折服。”

庄璇玑笑一笑，道：“项总管，咱们走吧。”

项青阳点点头，举步向前走去。

柳媚忽然间变的很有礼貌起来，微一躬身，走在庄璇玑的后面。

项青阳一面走，一面低声说道：“姑娘，看起来，大总管已经对我有了怀疑。”

庄璇玑道：“哦！”

项青阳道：“如若她不敢直接对付你姑娘时，一定会迁怒于我了。”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岂不是我们害了你二总管。”

项青阳道：“好像是害了我，不过，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庄璇玑道：“项总管，她会不会杀了你？”

项青阳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很难说了。”

庄璇玑道：“项总管，由现在起，你最好和我们走在一起。”

项青阳道：“这一个，让在下想一想再说了。”

庄璇玑道：“她存心杀你，我们已经很不安了，如若你真的被她杀了，不但使我们不安，而且，我们一定会替你报仇。”

项青阳笑一笑，道：“咱们之间，有这深厚的交情，连在下也有些怀疑！”

庄璇玑道：“不是交情，你难道没有瞧出来么？跟我同来的人，不论他们在江湖的声誉如何？至少，他们都还有血性。”

项青阳点点头，道：“也许他们的处境所逼，都还表现出来了一付休戚相关的样子。”

庄璇玑笑道：“他们目下已把生死之事，早已看开，自我们进入了这活人冢之后，你又一直对我们友好，你如一旦遇害，我们这些人必然十分悲伤，不知道会引起什么风波了。”

项青阳道：“姑娘对我如此关注，在下实在有些受宠若惊了。”

庄璇玑道：“不是我，而是我们所有的人。”

柳媚突然接道：“项总管，你要相信庄姑娘的话，拿小妹做个比喻吧！我心里就十分喜欢你，你如受了什么伤害，小妹第一个替你报仇。”

项青阳道：“柳姑娘说笑了。”

柳媚道：“我说的很真实，咱们刚刚和你见面之时，对你这个人，确实有不太好的印象，不过，相处了这些时间之后，心中已经有了一点，至少，活人冢的人，你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

项青阳道：“柳姑娘……”

柳媚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不喜作伪，也不太喜欢讨好别人。”

项青阳道：“这个在下相信。”

柳媚道：“你如真的相信，那就投身过来，我们这么多条命，难道都没有你重要么？”

项青阳道：“在下不是这个意思，庄姑娘是贵宾，你们都是庄姑娘的朋友，但我就不同了，我是这里的总管，不能背叛活人冢。”

庄璇玑道：“没有人劝你背离活人冢，小妹的意思，只是希望让你知道，我们大家对你的观感，如是项总管，需要我们帮手之处，大家都不会推辞。”

项青阳道：“姑娘的盛情，在下会记在心中，如有需要之时，自会向姑娘求援。”

说话之间，人已到了一堵山壁之前。

项青阳停下脚步，道：“到了，再往前走，就是冰穴了。”

庄璇玑凝神听去，只觉水声淙淙，如鸣佩环，不禁微微一笑道：“项总管，这地方距间火焰有多远？”

项青阳道：“不足三里，一面火热，一面冰寒，造物的神奇，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项总管，我们去过火焰洞，那里山石坚厚，那股火力，还不能破山而出，所以，我想，必然用人工引出了那股山心藏火，地心蕴热。”

项青阳道：“璇玑姑娘的意思，在下还是不太了解。”

庄璇玑道：“我是说，这火焰寒冰，都深藏在山腹之内，但却用人工的力量，把它引发出来，用作了练功的地方。”

项青阳点点头，道：“不错，火焰洞、寒冰穴，都是人工开出来的。”

庄璇玑道：“这个人是谁？”

项青阳笑一笑，道：“姑娘转弯磨角说了半天，原来，只是想问明白什么人开辟了火洞、冰穴。”

庄璇玑道：“这工程不算太大，但却十分艰巨，非要有很渊博智识，才能动工，对地理的研究，更要十分深入。”

项青阳道：“璇玑姑娘不用找这个人了。”

庄璇玑道：“为什么？”

项青阳道：“因为他已经死了。”

庄璇玑道：“死了？”

项青阳道：“对，他的坟墓，就在冰穴前面。”

庄璇玑默然不语。

项青阳绕过一个弯，到一个天然的谷口前面。

柳媚道：“这地方好生阴寒。”

原来，一近谷口，立时感觉到阵阵寒意，袭了过来。

项青阳指着谷口处一座突起的青冢，缓缓说道：“那就是吴学究的坟墓。”

庄璇玑看着那青冢只不过二尺多高，方圆还不及丈，不禁叹息一声，道：“这个人，为活人冢建了不少的功业，只为他建了一座如此一个坟墓。”

项青阳道：“姑娘，这已经格外优待了，你进入活人冢来，可曾见过坟墓？”

柳媚接道：“没有见，难道你们这里的人，不会死么？”

项青阳道：“这里死过不少人，但大都被送入火焰洞飞灰，也有些拿去了……”

苦笑一下，住口不言。

柳媚道：“唉！青阳堡主，在江湖上也是大有名望的人，怎么变得这样吞吞吐吐起来。”

项青阳道：“柳姑娘，在下突然觉着，漏的隐密太多了。”

柳媚道：“其实，你已经说了，为什么不说不出来，项总管，你已是船行江心难回头了。”

庄璇玑低声道：“柳大姐，项总管有意告诉我们的，如若他不是有心，以他的深沉城府，怎会轻易漏。”

柳媚道：“原来如此。”

项青阳脸色上泛现出了紧张之色，四顾了一眼，低声道：“事实上，我也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庄璇玑微微一愣，道：“哦！怎么回事？”

项青阳道：“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洞口，只看到把死人送入了洞中，至于那洞中养些什么？在下就不知道了。”

庄璇玑道：“一定要人肉么？”

项青阳道：“不一定，有时间，也一些猪肉、羊肉。”

庄璇玑神情凝重，道：“那座山洞在什么地方。”

项青阳道：“姑娘，听在下一劝告，那地方绝对不能去，你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行了。”

庄璇玑点点头，道：“多谢项兄了。”

项青阳道：“姑娘知道了这件事情，最好不要说出去，以免惊世骇俗。”

庄璇玑道：“这么看起来，这活人冢内的神秘地方，实在不少。”

项青阳道：“还是先看看冰穴吧？”

庄璇玑点点头，行到了青冢之前，只见青冢之前，一个小小的墓碑，上面写着：吴学究之墓。不禁一皱眉头，道：“学究二字，只是他的绰号，难道这个人，连名字也没有么？”

项青阳道：“没有人问他的名字，他也不愿告诉人家姓名，别人叫他学究，他也就以学究自居，在他的指导下，开辟出火焰洞，寒冰穴。”

庄璇玑道：“项总管，你还记得这个人的形貌么？”

项青阳道：“我进入活人冢时，火焰洞已经辟成，寒冰穴也将完工，但吴学究还活着，我见过他，也和他说过了几次话，还能很清晰的记得他。”

庄璇玑忽然取出一支黛笔，一片白绢，道：“说出来他的样子，越清楚越好。”

项青阳道：“他很瘦，但很高，有些驼背，双颧有些突出，眉长掩目，生像有些怪，他很少说话，走路很慢，举止间，有些老态龙钟，看上去，似乎超过了他的年龄。”

庄璇玑道：“他不会武功么？”

项青阳道：“好像不会。”

庄璇玑把手中的白绢交给了项青阳，道：“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项青阳接过白绢，着了一眼，笑道：“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淡淡几笔，传神的很。”

庄璇玑道：“有什么不妥之处？”

项青阳道：“姑娘几笔速写，完全描绘出了吴学究的特徵。”

庄璇玑道：“他完全是这个样子么？”

项青阳道：“就在下记忆所及，一点不错。”

庄璇玑突然对青冢跪了下去，恭恭敬敬拜了三拜。

柳媚看的呆了一呆，低声道：“项总管怎么回事？”

项青阳道：“我不知道，不过，那位吴学究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实在是一位胸罗玄机的高人，值得受人崇敬。”

柳媚冷笑一声，道：“哼！他辟建了火焰、冰穴，让活人冢训练奇功武士，纵然有呼风唤雨之能，也不值得人去敬重。”

这时，庄璇玑已站起了身子，只见她双颊上泪痕宛然。

庄璇玑突然哭了。

这位表面上美丽、温柔，笑起来娇媚动人的姑娘，内在却有着无比的坚强，她似乎有着卓绝的武功，但不在危险关头时，却从不轻露。

她沉着、深博，使人有些难测高深。

不论遇上了什么艰难、凶险，她都能保持着一种镇静。

柳媚绝对想不到庄璇玑会哭。

但她竟然是真的哭了。

脸上的泪痕是那么清晰。

柳媚呆了一呆，道：“璇玑姑娘，你是不是哭了？”

庄璇玑道：“是！”

柳媚道：“为什么呢？”

庄璇玑道：“我觉着这位吴学究太可怜了。”

柳媚道：“想不到你也会哭，而且，这样轻易的就流下了眼泪。”

庄璇玑抹去脸上的泪痕，笑了一笑，道：“柳大姐没有哭过么？”

柳媚道：“有！不过，次数不多。”

庄璇玑道：“咱们究竟是女孩子嘛，有些地方，免不了儿女情长。”

柳媚道：“说的也是，有些时间，我一口气杀了几个人，连眉头也不皱一下，但有时候，受到一点小委屈，就忍不住流下眼泪。”

庄璇玑道：“看来，柳大姐比小妹强多了……”

柳媚急道：“姑娘，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和璇玑姑娘比呢？”

庄璇玑道：“至少，我杀人没有你多？”

柳媚愣了一愣，道：“小妹记下了，以后，非必要，我不再杀人。”

庄璇玑道：“有些时候，杀人也是情非得已，但最重要的是别错杀好人。”

柳媚一躬身，道：“多谢指教，感激不尽。”

庄璇玑道：“柳大姐，倒是深具慧眼。”

柳媚道：“我也不是天生的女强盗，只因幼失怙恃，后来的遇合又充满着玄奇、诡秘，善良的一面，受到了强烈的抑制，却把人性中恶毒的一面，完全的发挥了出来，就这样变成了一枝毒花，江湖上的人看到我，像看到了毒蛇、子一样，无不急避、远离，敢于接近我的人，都自觉着是有一点本领的人物，就这样，我学会了和他们互斗心机，互斗智略，也逐渐学的心狠手辣，因为我不杀人，敌必杀我，久积成习，沦作杀手。”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柳大姐，善恶之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界限，夜阑人静，扪心自思，那会分得出来，只不过，人性潜在着丑恶的一面，那一面如果发挥得过大，就掩去了人性善良。”

柳媚道：“我碰到的坏人太多，相处之间，互施暗算，弄成了我的以牙还牙性格，觉着非如此不足以自保，直到遇上了璇玑姑娘，才使我感觉人之相处，原来还有情、义二字，也感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

庄璇玑道：“江湖上，有很多地方，也实在险诈，如不能小心应付，难免受到暗算，但以偏盖全，也不是行事之道。”

柳媚笑道：“这么说，璇玑姑娘，也赞成以牙还牙了？”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柳大姐，这要酌情而定了，如若能够给人以自新的机会，最好不要骤下杀手。”

柳媚点点头。

庄璇玑又回头望了吴学究的坟墓一眼，双目中又涌现出了泪水。

但她却张自忍下，举步向前行去，一面说道：“走！进去瞧冰穴武士是什么样子。”

项青阳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他本来想劝阻庄璇玑，阻止她进入冰穴某地，但话到口中，却又了下去。

他已经明白，这位表面上温柔和蔼的姑娘，意志力却坚强无比，她决定了要作的事，谁也劝阻不了。

项青阳紧随在庄璇玑的身后，他虽然没有开口劝阻，但却一直皱着眉

头。

他知道，那是个很凶险的地方，这一次，决不会像进入火焰洞一样那么幸运。

一个人，不能永远有很好的运气。

入谷三丈，立刻感觉到阵阵的阴寒之气，直袭过来。

柳媚只觉阵阵寒气逼人，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赶忙运气，以抗阴寒。

庄璇玑目光转动，四下打量，发觉阵阵阴寒都由两侧山洞中喷冒出来。

愈向前走，阴寒之气愈重。

两侧山壁间的山洞，愈向里洞口也愈大，又深入了两三丈后，两测的洞口，已可容人出入了。

但谷中却一片幽静。不见人踪。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山谷，两侧山壁愈向上，愈形狭窄，顶端处，只有数寸左右。

严格点说，这道峡谷，有如是人工开出的一个山洞。

但日光，却能透射进来。

所以，洞中景物清晰可见。

庄璇玑停下了脚步，低声道：“项总管，这就是寒冰穴了？”

项青阳吸了一口气，道：“这地方是寒冰谷，寒冰穴就是两侧的山洞。”

庄璇玑道：“项总管，那些寒冰武士，就在这寒冰穴中了。”

项青阳道：“是！这两侧山壁一共有百零八十个山洞，但只有二十四个山洞之中有人。”

庄璇玑道：“哦！”

项青阳道：“这道山谷，一共有六里半长，愈深入，寒气越重，武功差的人，走到一半，就会被冻僵而死，就算是内功有点基础的人，也很难支撑下去。”

庄璇玑道：“以你的武功，能支撑多久？”

项青阳道：“现在，我已经有着寒意袭人的感觉，而且，我已经运功抗拒了。”

庄璇玑道：“这里的冷，冷的很阴，是那种透骨的阴寒。”

项青阳点点头，道：“在下也有这种感觉，这里的冷不太正常，只不过，不像姑娘说的如此透澈。”

庄璇玑道：“这地方不会常冷下去，也许三五年，至多七八年，就不会再冷了。”

项青阳、柳媚，都听得楞住了，望着庄璇玑，脸上是一片茫然之色。

他们绝对相信庄璇玑，但实在又想不通原因何在？

不待两人发问，庄璇玑已缓缓说道：“明白点说，这里阴寒之气，不是真正的冷，而是一种地底的阴寒湿毒，所以，它的寒气刺心，也是练阴寒武功的好地方。”

项青阳道：“这么说来，吴学究这个人，实在了不起，他能洞查山腹，一面开出地火，一面开出地下的阴寒。”

庄璇玑道：“他本来就是胸罗万有的绝世高人，已然能默查地理形势，洞澈生物变化之妙。”

柳媚道：“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会为活人冢所用？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庄玑玑皱皱眉头，道：“柳大姊，这比喻，有些不伦不类。”

柳媚道：“小妹读书不多，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比喻了。”

庄璇玑神情肃然的说道：“这样一位人才，屈为此事，必有原因，他自称学究，不肯把名字说出来，想来，他内心之中，对此事，也极不愿为。”

柳媚道：“这倒也是，玑玑姑娘，咱们要不要找两个寒冰武士瞧瞧？”

庄玑玑道：“不用了，咱们退出去吧。”

这倒大出了项青阳意料之外，愣了一愣，道：“姑娘，咱们就这样退出去，岂不是……岂不是……”

柳媚道：“入宝山空手而回，虚此一行。”

庄璇玑道：“如若咱们要找寒冰武士，那就要一股气的，把他们全数歼灭，只对付一两个人，对咱们有害无益。”

柳媚道：“项总管，她们怕不怕毒？”

项青阳道：“这个么？在下不清楚。”

庄璇玑道：“用毒对她们的效用不大，就算他们中了奇毒，也不会很快的发出来，这里的阴寒之气，本来就含有奇毒。”

柳媚笑一笑道：“璇玑姑娘，有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庄璇玑道：“太多了，拿我和那吴学究比，我就难及十之一二。”

项青阳道：“璇玑姑娘，恐早已胸有成算，既然要退，咱们就早些退出去吧！”

转身向外行去。

柳媚笑一笑，道：“老项啊！这一次，你自动替我们带路了。”

项青阳脸上一热，道：“璇玑姑娘，既无意和寒冰武士会面，早走一些，免去不少麻烦。”

柳媚道：“他们会出来么？”

项青阳道：“会，每天，他们都出来一个时辰，只不过，那一个时辰，就不知道了。”

庄璇玑道：“每一个阶段的时间，都不相同，自然很难草率了。”

三个人很快的行出了寒冰谷。

回到了原来的厅中，群豪都在静静的等待。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活人冢内的秘密，咱们已经看的差不多了。”

项青阳楞了一楞，道：“璇玑姑娘这句话的意思是……”

庄璇玑接道：“多谢项总管对我们的热情招待，我们既不是活人冢的人，也不是被他们抓来的囚犯，我们要告别了。”项青阳苦笑一下，道：“告别，姑娘难道真的想走？”

庄璇玑道：“我们去过逍遥堂，也见过了南宫世家两代主人，参观了火焰、冰穴，这里，再也没有可以留恋的地方了。”

项青阳愣了一愣，道：“姑娘，你聪明绝世，难道还要在下说明么？”

庄璇玑道：“说吧！事无不可对人言。”

项青阳道：“你走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觉着太容易了一些。”

庄璇玑道：“这都是总管的照顾。”

项青阳道：“我，你看看，我有这么大的苗头么？”

庄璇玑道：“所以，在下也不想太麻烦你项兄了，所以，我们准备告辞。”

项青阳道，“告辞，唉！泵娘，你想想，能走得了么？”

庄璇玑道：“我是你们的贵宾，我要走，你们总不能强行把我留在这里吧？”

项青阳道：“这个，姑娘，行不通啊！”

庄璇玑道：“项总管，有以教我么？”

项青阳道：“有。”

庄璇玑道：“请教高明。”项青阳道：“去告诉那个请你进来的人，只要它同意，你就可以走了。”

庄璇玑道：“那个人是谁？现在何处？我要如何才能见到它？”

项青阳道：“他很有权势，至于他是谁，姑娘见他之后，自然就知道了。”

庄璇玑道：“我归心似箭，希望能早些离开，不知几时才能见到他？”

项青阳道：“我立刻替你通报，最迟一个时辰，就有消息奉告。”

他心中实在很焦急，说完话，也不待庄璇玑答话，转身大步而去。

望着项青阳的背影，庄璇玑轻轻吁了一口气，道：“唉！这些时光中，实在很难为他。”

柳媚道：“姑娘，咱们真的要走么？”

庄璇玑道：“自然是真的要走，难道，咱们能长期留在这里么？”

柳媚道：“其实，项青阳这个人，不算很坏。”

庄璇玑道：“至少，他对我们不坏。”

柳媚道：“他要去见什么人？”

庄璇玑道：“大概是活人冢的首脑之一吧？”

柳媚微微一笑道：“璇玑姑娘，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要咱们进来么？”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你说呢？”

柳媚道：“我说错了，你可不要生气。”

庄璇玑道：“好！”

柳媚低声道：“因为你，他看上了你，所以，把你待如贵宾，要咱们看了这么多的东西，那是他要咱们知道，他有多强大的实力。”

庄璇玑道：“哦！”

柳媚望了龙公子一眼，道：“很明显的，他不会放我们走。”

庄璇玑道：“柳大姊，怎知那个人，一定是男人呢？”

柳媚微微一笑，道：“这一点，小妹有十成把握，我保证他是男人。”

庄璇玑道：“等项总管回来之后，咱们就可以知道了。”

高空突然接口说道：“庄姑娘，如若他不放咱们走，姑娘要作何打算？”

庄璇玑道：“这就是我要问你们的了，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高空道：“唉！这个，我要姑娘决定了，留这里，日子不会好过，想雕开，怕也是件困难事。”

庄璇玑道：“不但很困难，而且，充满着凶险。”

项青阳来的很迅快，快的出了人的意料之外。

庄璇玑吁一口气，道：“你通报过了？”

项青阳道：“对！”

庄璇玑道：“他怎么说？”

项青阳道：“他说，看在庄姑娘的份上，放他们离开此地，只要他们识时务些，活人冢不会再找他们，但庄姑娘必须留下来……”

柳媚接道：“项总管，你这不是废话么？庄姑娘不走，我们怎么能走？”

项青阳道：“唉！柳媚姑娘，有些事，你还不太清楚，应否留下，还是

让璇玑姑娘决定吧！”

鬼刀马鹏突然接口说道：“项青阳，留下庄姑娘，等于是把我们全都留下了，再说，项总管，没有庄姑娘同行，我们也很难离开活人冢。”

项青阳道：“就在下所知，放你们离开此地，倒是一片诚意。”

庄璇玑似是一直在想着如何应付。

这件事虽在他预料之中，但她明白，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很重要，也许无法避免一场血战，但血战的时间和地点，如何选择的最为有利，却是很重要的事。

庄璇玑终于开了口，轻轻叹息一声，道：“项总管，只有这一条路么？”

项青阳道：“只有这一个办法，在下觉着，这已经是最完美的办法了。”

庄璇玑道：“只要我一个人留下来？”

项青阳道：“要姑娘留下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其他的事，咱们都好商量。”

高空道：“要留下，咱们完全留下来如何？”

项青阳道：“可以，只要璇玑姑娘同意就行。”

庄璇玑道：“唉！这地方，并不是人久居之地……”

项青阳接道：“姑娘，骤然间，也许不太习惯，但住久了，自会适应。”

庄璇玑道：“项总管，可是要说服我么？”

项青阳道：“姑娘只怕早已胸有成竹了。”

庄璇玑道：“没有，不过，事情既然发生了，总要有一个决定才行。”

项青阳道：“对，在下正在恭候姑娘的决定。”

他言语间，虽然是尽量的温和，但眉宇之间，却是一片焦急之色。

庄璇玑道：“我可以考虑留下来。”

项青阳道：“那是说还没有决定留下来了。”

庄璇玑道：“此事重大，总得让我慢慢的想想才行，不过，眼下倒有一件很重大的事，必须要立刻行动？”

项青阳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先送他们离开此地。”

柳媚接道：“庄姑娘……”

庄璇玑摇摇头，阻止柳媚说下去，道：“项总管，咱们走吧？”

项青阳脸色一变，道：“璇玑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道：“我要亲眼看着他们离开此地，然后，才能决定我的事，应不应该留这里。”

项青阳道：“不，姑娘留此之事，绝无商量余地。”

王杰冷冷说道：“项青阳，我看这倒未必，大不了，大家放手一并。”

项青阳道：“拼不过的。”

龙公子道：“拼不过，也要拼一场，至少，你项总管，先咱们而死。”

庄璇玑道：“不要难为项总管，他已经帮了咱们不少的忙。”

项青阳道：“在下实无和诸位为敌之心，凡是我能力所及之处，无不替诸位方便……”

一个冷漠清脆的声音，接道：“但别人一点也不感激你。”

说话的是大总管勾魂手欧阳凤，正缓步行了进来。

庄璇玑道：“大总管来了……”

欧阳凤接道：“我来告诉你一件很不好的消息。”

庄璇玑道：“莫非大总管变了卦，不想放他们离去了。”

欧阳凤道：“岂敢，岂敢，我这个大总管，管的事虽然不少，但却管不到璇玑姑娘。”

庄璇玑道：“哦！”

欧阳凤道：“璇玑姑娘不但要留这里，而且，还要答应一个条件，才能使他们离去。”

庄璇玑道：“什么条件？”

欧阳凤道：“以璇玑姑娘的聪明，大概不会不明白吧！我们为什么把你当贵宾接待呢？”

庄璇玑道：“我看不用再打哑谜了，大总管想什么？还是直说的好。”

欧阳凤微微冷笑，道：“姑娘长的很漂亮？”

庄璇玑道：“哦！”

欧阳凤道：“咱们活人冢内，有人看上了你，那个人很有权势，所以，你才能在活人冢内无往不利，轻松自如的走来走去。”

庄璇玑道：“有一件事，欧阳大总管还不知道。”

欧阳凤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小妹已经有了婚约。”

欧阳凤脸色一变，道：“就我所知，你还是待字闺中。”

庄璇玑道：“这件事，也是在接引山庄内匆促决定……”

欧阳凤接道：“那是说，你的未婚夫婿也在此地了。”

庄璇玑道：“是。”欧阳凤道：“什么人？”

庄璇玑道：“龙公子。”欧阳凤格格一笑，道：“这个容易，杀了龙公子，这婚约不是就失效了么？”

龙公子冷冷说道：“咱们兄弟效力接引山庄有年，还不知道大总管有如此大的权力。”

欧阳凤道：“接引山庄，不过是活人冢下一个小小的分舵，看守门户而已，你这让法身份，也不过是接引山庄的护法吧了……”

目光转注庄璇玑的身上，道：“姑娘，你和这么一个人，订下婚约，岂不是，错把凤凰配乌鸦了庄璇玑道：“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大总管，天下事，总讲究一个缘字。”

欧阳凤放声大笑，道：“龙公子，在活人冢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貌无貌，才无才，论武功，那更是八流以下身手，你是怎么看上他的？”

庄璇玑道：“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就是这么简单，千拙者总有一巧，大总管怎能如此论人。”

欧阳凤叹口气，无限惋惜的道：“看来，你倒很认真，常听人言，巧妇常伴拙夫眠，想不到，世上竟然是果有其事。”

庄璇玑道：“市井隐大智，深谷育幽兰，小妹不妄自菲薄，也不把婚嫁着作大事，人如浮云，弹指百年间，又何苦为此煞费心机？”

欧阳凤道：“你错了，良缘匹配，讲究是才貌相对，你不但容色绝世，而且才高八斗，你不觉太委屈自己。”

庄璇玑道：“大总管盛情心领，小妹嫁给什么人？那是我个人私事，和别人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欧阳凤道：“璇玑姑娘，你也许是大智之人。已经勘破了生死之关，等闲风月事。可能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不过。勘破归勘破，事实归事实，想想

看，数十年日夕相对。同榻共枕，那日子岂会好过，闺房中，怎会有画眉之乐。”

庄璇玑笑一笑，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大总管如不着像，怎会有苦乐之别？”

语意之间隐含禅机，不但欧阳凤听得一呆，高空、龙公子、项青阳等，心中对那庄璇玑暗生慕恋的人，似乎都受到了一下撞击。

但他们能够悟得多少，那就要看他们自己的慧根了。

欧阳凤沉思了良久，才黯然一叹，道：“真金受得烘炉火，万里冰雪松柏心，姑娘敢进活人冢，果然是非常人物。”

庄璇玑笑道：“大总管夸奖了，最难风雨得知己，清风明月一片心。”

欧阳凤道：“十年风尘十年恨，别把俗人作故人，活人冢内纲千层，岂容浪里遁蛟龙。”

轻轻吁了一口气，接道：“我无慧根，没有璇玑姑娘的超凡胸襟，你虽无物不容，却不愿有人搅局，龙公子，你过来。”

龙公子大步行近欧阳凤，道：“大总管，有何指教？”

欧阳凤道：“人贵自知，你自己为什么不用镜子照照，你凭什么和璇玑姑娘订定婚约。”

龙公子冷笑一笑，道：“这似乎是和你大总管无关吧！”

欧阳凤道：“关系很大，关系到你的生死。”

龙公子道：“大总管，有一件事情，你可能忘了。”

欧阳凤道：“什么事？”

龙公子道：“你是活人冢的大总管，但我已不是活人冢的人了。”

欧阳凤道：“别说，你身还在活人冢内，就是凭我在江湖上的身份，我要管这件事，你也要俯首听命。”

龙公子冷冷说道：“对这桩婚事，我自己也觉着有些高攀，而且，和她相处越久，也觉着我们之间有一种距离，她是当空皓月，我不过是萤火之光，但那是我们的事，我不想受你的干涉。”

欧阳凤道：“你敢如此对我说话，已是罪无可恕了，项青阳，给我拿下。”

龙公子道：“大总管，咱们兄弟不会束手就缚，要拿下我们，只怕得费一番手脚。”

欧阳凤道：“你们如敢出手抗拒，那是公然抗命，那是死罪。”

龙公子道：“咱们已成了敌对之势，谈不上公然抗命。”

欧阳凤回顾了庄璇玑一眼，道：“我要处置龙公子，这是我们的私事，不知姑娘有什么意见？”

庄璇玑道：“大总管如此处事，使小妹好生为难……”

龙公子接：“璇玑姑娘，这不关你的事，她要找上我们兄弟，你不用多管了。”

欧阳凤道：“那很好，这么看起来，你龙公子还算有点英雄气概……”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冲着璇玑姑娘的面子，和你龙公子这点英雄气度，我给你一个机会。”

龙公子道：“什碍机会？”

欧阳凤道：“你们龙、虎、蛇、鼠四个人联手，如若能在手下走过一百招，我就放你们离开此地，而且，活人冢除了你们的名籍，此后，也不会追杀你们。”

虎公子道：“我们身中之毒呢？”

欧阳凤道：“也给你们解了，从此，恢复你们的自由之身。”

蛇公子道：“你能作得了主？”

欧阳凤道：“以大总管的身份答应你们，说话算话，不过，这约定是限于你们四个人联手，不能请人帮忙，更不许牵扯上璇玑姑娘。”

龙公子哈哈一笑道：“行，咱们兄弟答应了……”

庄璇玑接道：“龙公予，你……”

龙公子笑一笑，接道：“这是我们的机会，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庄璇玑道：“龙公子，你们的机会不大。”

龙公子哈哈一笑，道：“璇玑姑娘，我当时随口胡说，只不过想要挟你，但我想不到，你竟然会答应了。”

庄璇玑道：“到现在为止，我并无反悔之心。”

龙公子道：“但我却有些反悔了。”

庄璇玑道：“为什么呢？”

龙公子道：“你是天人，瑶池中九品莲花，我呢？只不过是江湖上一个杀手，和姑娘相处这段时间，更使我感到惭愧……”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龙公子，不要说下去了，不论你当时的用心如何，但我已经答应了你：……”

欧阳凤冷冷接道：“龙公子，这是赌你们脱离活人冢的代价，不要扯到庄璇玑身上去。”

庄璇玑道：“大总管……”

欧阳凤冷笑一声，接道：“庄姑娘有什么事，等我处理过本门中私事之后，咱们再说，龙、虎、蛇、鼠四公子联手的威力很大，我也没有十分把握在一百招胜他们，他们的机会，占有一半。”

柳媚道：“大总管，你们动手，可有什么限制。”

欧阳凤道：“没有，随便他们，暗器、兵刃，甚至用毒，在动手过程中，都可以施展，我只用一双空手对付。”

柳媚愣了一愣，道：“这话是真的？”

欧阳凤道：“是的，立刻就要兑现，我犯不着说谎，你们如若看到用兵刃，或是用毒，用暗器，你们可以出手帮忙。”

柳媚道：“话是你说的，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

欧阳凤笑道：“不后悔，但有条件，我如只用一双手对他们，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都不许出手。”

柳媚道：“那是当然，你能守约就好。”

欧阳凤目光转注到龙公子的身上，道：“你们也听到了，我对你们，已极宽厚能事了，给你们很大的机会，现在，你们可以准备出手了。”

龙公子道：“你为什么对我们如此宽厚呢？”

欧阳凤道：“因为活人冢组成到现在为止，还没人敢背叛过，你们是第一批背叛的人手，我恨佩服你的豪气。”

这时，鼠公子、蛇公子，都已放下了背负的生命之泉。

四个人脸上，都有着微微的喜悦之色，似乎是对这一战，有着很强的信心。

欧阳凤神情冷漠，瞧不出她心中的感受如何。

虎公子大喝一声，首先发难，一个箭步冲上去，迎胸一拳。

欧阳凤身躯疾退，险中险的避过一拳。

似乎是虎公子的拳势再稍快一步，就可以击中了欧阳凤。

虎公子连连发拳，一口气，连攻了二十四拳。

每一拳，都是那么凶险，但每一拳，都没有打中，就是差了那么一点。

虎公子陡然停住了攻势，冷冷说道：“你怎么不还手？”

欧阳凤道：“我不喜欢出手落空，我在等机会，出手的机会。”

虎公子道：“你不出手，这算不算约定的招数？”

欧阳凤道：“算，你发了二十四拳，自然算二十四招了。”

虎公子道：“哦！这么说来，用不着他们出手，我一个人撑过一百招，也非难事。”

欧阳凤道：“最好你们四个人一齐出手，刚才，如是你们四个一齐出手，现在，已经有九十六招了。”

蛇公子侧身攻上，连发十二索。

像虎公子的拳法一样，每一索，都是差那么一点点，没有击中。

鼠公子像老鼠一样，忽然出索。

龙、虎、蛇、鼠四公子的造诣，各有专学，一出手，就是连环十余招。

鼠公子也攻了七指、六索。

三个人加起来，已经有五十九招。

欧阳凤一直没有还手。

事实上，这三人连环攻势快速至极，一轮攻势未完，敌对之人，很少有还手的机会。

柳媚行到了项青阳的身侧，低声道：“项总管，欧阳凤为什么不还手？”

项青阳摇摇头，道：“不知道。”

柳媚道：“她的身法不错，每一招都是险险避过。”

项青阳嗯了一声。

对欧阳凤的事，他似乎不愿多开口。

庄璇玑望了柳媚一眼，皱皱眉头，却忍下未言。

欧阳凤目光一掠龙公子，道：“已经五十九招，你能再攻十招，然后，四人联手，闯过一百招的机会很大。”

龙公子冷笑一声，欺身而上。

连环十二拳。

欧阳凤闪过了十二拳，却突然还手，只一掌，印在龙公子的前胸。

那是又快速，又轻飘的一掌，但龙公子却是承受不起，身子摇了两摇倒摔在地上。

他达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口鼻间已然涌出了鲜血。

勾魂手，从不轻易出手，出手一击，必然勾魂、夺魄。

虎、蛇、鼠愣住了。

四大凶煞也愣住了。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欧阳凤，你用心就在诱杀他。”

缓步行了过去，蹲下身子，扶起了龙公子。

欧阳凤笑一笑，道：“不错，我不喜欢牛粪上插一朵鲜花，我不能伤害踏损鲜花时，只有把牛粪抛走。”

直到此刻，场中群豪，才明白了欧阳凤的用心。

庄璇玑缓缓由怀中取出一粒丹丸，投入了龙公子的口中。

欧阳凤道：“庄姑娘，别费心了，没有人能在勾魂掌下，还保全性命，我已经震碎了他的内腑五脏，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无法使他还魂重生了。”

庄璇玑道：“本来，他能躲开这一掌的，但你使他忘了防范。”

欧阳凤笑道：“我倒不是怕他有所防范，就凭他那点武功，我量他也闪避不开，我这么煞费心机，是为了防范另外一个人……”

庄璇玑道：“谁？”

欧阳凤道：“你，我怕你出手救他，所以，才用点心机。”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我认为你在卖弄，要在最后几招才杀他们，想不到，你……”

欧阳凤笑一笑，接道：“璇玑姑娘，进入了活人冢之后，你已经大展了你的才智，使我们开了不少眼界，我们不会再把你当一个美丽的小泵娘看待，我欧阳凤好歹比你大上一截，总不能事专都被你料中……”

目光一掠虎、蛇、鼠，冷冷说道：“你们听着，我不杀你们，并不是我心底仁慈，完全是看在璇玑姑娘的份上，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虎公子道：“不！我们要替龙老大报仇。”

欧阳凤道：“报仇，就凭你们么？”

蛇公子道：“龙老大大意了一些，才会被你杀了，再说，就算我们非你之敌，战死于此，也算尽了兄弟的道义。”

鼠公子道：“欧阳凤，你准备，这一次，我们三个人一齐出手。”

欧阳凤目光转注到庄璇玑的身上，道：“庄姑娘，情势迫人，他们找我拼命，可不能怪我嗜杀了庄璇玑道：“虎公子，你们不是欧阳大总管的敌手，不用拼了。”

虎公子道：“龙老大理骨此地的难道我们能不闻不问？”

庄璇玑道：“明知难敌，何必送死呢？”

蛇公子道：“三个火拼她一个，难道全无一点机会么？”

鼠公子道：“我们拼了三条命，只要能打她一拳，或是踢中她一脚，也算消了心头之恨。”

庄璇玑道：“就算你们只有这一点愿望，也是无法完成。”

鼠公子道：“至少可以和龙老大死在一处了。”

庄璇玑道：“三位的盛情可感。不过，无谓之争，又何苦来呢？”

虎公子道：“姑娘的意思呢？”

庄璇玑道：“你们好好去吧！保留有用之身，这样，龙公子才死的有价值，他的人虽死了，但他却永远活在你们心中。”

虎公子道：“姑娘如此说，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短短的相处之中，他们已对庄璇玑生出了无比的敬重之心。

事实上，任何和庄璇玑相处过的人，都会对她生出一种敬重。

目光转注到欧阳凤的脸上，道：“大总管，是不是要替他们解毒？”

欧阳凤道：“如是庄姑娘提出来了，我们自然会答应。”

庄璇玑道：“那是说，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是。”

欧阳凤道：“一切交情，都卖在你庄姑娘的身上，这是活人冢内从未有过的事。”

庄璇玑道：“你们答应的事，是不是一定可以兑现。”

欧阳凤道：“是！我们说过的话，一向是言而有信。”

庄璇玑道：“现在，该送他们离开了。”

欧阳凤笑一笑，道：“你信得过项青阳吧，要他送他们离开这里。”

庄璇玑道：“不行，我要亲眼看到他们安全的离开这里，而且，我希望他们能在离去之前，先解去身上之毒。”

欧阳凤道：“只有一件事情很为难。”

庄璇玑道：“哦？”

欧阳凤道：“姑娘亲自送他们离开，只怕是有些困难，除了这田点之外，其他的都可照办。”

庄璇玑道：“好像这件事，不太重要……”

欧阳凤接道：“所以，姑娘如肯让步一些，什么就好说了。”

庄璇玑道：“我担心的是他们无法安全的离开活人冢，看到他们出了活人冢，我才能放心。”

欧阳凤道：“姑娘，你觉着，咱们都不可信任么？”

庄璇玑道：“如若易地而处，你们能够相信我么？”

欧阳凤道：“咱们对你庄姑娘表现出的信任，已经相当的深刻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大总管，有些事，似乎是并非出自你的决定。”

欧阳凤脸色一变，似想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叹了一口气，道：“庄姑娘，你口舌如剑，难这就不怕伤害到别人么？”

庄璇玑道：“大总管，有些事，不是意气之争，也不能轻易让步，如若我要求的事，超过了你大总管的权力，为什么不去请示一下？”

欧阳凤道：“请示，向谁请示？”

庄璇玑道：“你既然不敢决定，我亲自送他们离开活人冢，那就只有向上面请示了。”

欧阳凤冷笑一声，道：“庄姑娘，你未免太过低估了我这个大总管的权力了。”

庄璇玑道：“你能决定？”

欧阳凤道：“对！我已经决定了答应你的请求，要你亲自送他们离开此地，看他们离开活人冢。”

庄璇玑道：“大总管这样决定，难道你不怕受到惩罚么？”

欧阳凤道：“庄姑娘，看来，你对活人冢大总管的权力，估计的太低了。”

庄璇玑笑道：“大总管不是冒险吧？”

欧阳凤道：“咱们立刻可以试过。”

语声一顿，伸手由怀中取出三粒药丸，道：“虎、蛇、鼠你们听着，你们真要替龙公子报仇，那就放手和我一战。”

虎、蛇、鼠齐声应道：“好！大不了一条……”

就在三人口齿启动的一刹，欧阳凤一扬，三粒丹丸分别射入了三人的口中。

欧阳凤接道：“是解药，吞下去，立刻可解去身中之毒，此后，就不用再仗凭生命之泉。”

庄璇玑道：“三位吞下解药吧！大总管不会骗你们。”

三个人不相信欧阳凤，但他们相信庄璇玑，依言吞下了解药。

庄璇玑道：“欧阳大总管赠给了你们的解药，也给了你们一点说明，三位不用再存替龙公子报仇之心了。”

欧阳凤道：“庄姑娘，现在，是不是就要送他们走了？”

庄璇玑道：“还有一事请求，能不能再给我一粒解药？”

欧阳凤目光一掠，见那大汉孟雷，缓缓说道：“他也要一粒么？”

庄璇玑道：“是！”

欧阳凤点点头，道：“冲着你庄姑娘，我答应了。”

送过去一粒解药，接道：“现在，是不是可以送他们走了？”

庄璇玑道：“是！”

欧阳凤道：“项青阳，你在前面带路。”

项青阳应了一声，转身而行。

他走的是捷径，速度又快，不过盏茶时光，已到了大门口处。

两房大门已开。

欧阳凤道：“庄姑娘准备要那些人走，出了这座大门，就算离开了活人冢？”

庄璇玑道：“接引山庄的人，会不会拦截他们？”

欧阳凤道：“不会。”

庄璇玑挥挥手，道：“诸位请吧。”

虎、蛇、鼠和孟雷鱼贯而出。

四大凶煞却在庄璇玑的身侧未动。

庄璇玑回顾了四人一眼，道：“怎么？你们不走了？”

马鹏道：“总要留下几个人来，陪陪庄姑娘。”

高空道：“璇玑姑娘既然决定留这里了，咱们自然也要留下。”

欧阳凤道：“诸位这决定，实在是明智的很。”

柳媚道：“怎么说了？”

欧阳凤道：“活人冢很快就要公开江湖，四位留在活人冢，日后定有很大的好处。”

柳媚道：“什么好处？”

欧阳凤道：“活人冢统率了武林之后，用人正多，诸位随便可以混一个堆踞一方的舵主，好好干干了。”

王杰冷冷说道：“咱们傲游四海，自由自在，南面为王未必肯干，何况一个舵主了。”

欧阳凤道：“活人冢一旦在江湖上公开露面，那个舵主的身份与众不同。”

高空道：“怎么一个不同法呢？”

欧阳凤道：“很有权威，一个舵主控制的地方相当大，也是一方雄主。”

高空笑一笑，道：“大总管，我们是生就的劳碌命，一方雄主的身份，对咱们不太适合，对咱们也没有什么诱惑了。”

欧阳凤笑一笑，道：“看来，诸位都是不慕名慕利的人了。”

高空笑道：“大丈夫有所不为，生死平常事，大总管不用为我们想的太周到。”

欧阳凤冷冷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诸位既然不识时势，我看咱们也不用谈下去了。”

目光转注至庄璇玑的身上，接道：“璇玑姑娘，你现在是不是有所决定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大总管准备如何处理？”

欧阳凤道：“原则是你庄姑娘留下来。”

庄璇玑笑一笑，道：“大总管是否答应了送他们离开呢？”

欧阳凤沉吟了一阵，道：“如果你庄璇玑姑娘答应留下来，我们就可以答应你送他们离去。”

高空道：“璇玑姑娘，你还要送走什么人？”

庄璇玑笑道：“你们，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四位大杀手，突然在江湖上失踪，必然会引起武林中一阵骚动。”

柳媚道：“我们已经决定留在这里陪你。”

庄璇玑道：“谁要你们陪我了。”

举步向前行去。

四大凶煞愣了一愣，紧随着步田大门。

欧阳凤道：“璇玑姑娘，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姑娘何不留步呢？”

庄璇玑人已经行出了大门外面。笑一笑道：“大总管，小妹想看到他们都很安全的离开接引山庄。”

欧阳凤道：“不可要求太过份，那对姑娘和他们都不太妙。”

庄璇玑神情突然变的十分严肃，道：“你杀了我未婚的夫婿，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待。”

门外，是一片数丈见方的平地，虽然还要登上百层石阶，才算离开活人冢。

但这里以无什么埋伏。

欧阳凤举步跨出大门，笑一笑，道：“璇玑姑娘，变脸未免太早了一些，虎、蛇、鼠，走了不多远，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立刻会被追回来，就不是活的，但至少可以带回他们的人头给姑娘瞧瞧。”

庄璇玑冷冷说道：“大总管，不用转变话题，我没有坚持要走，但咱们必须先把龙公子的事说清楚。”

欧阳凤笑道：“庄姑娘，龙公子实在不配你，我明白，你心中也明白，再说，你们只不过是敌对间一句戏言，如何能当真？”

庄璇玑道：“他如不死，有一天，我会真的嫁给他。”

欧阳凤道：“幸好，它死了，世间少去一件惨事。”

庄璇玑道：“至少，他罪不该死，而且，也不该由你来杀它。”

欧阳凤道：“我杀他，也并非全为了你，你用不着对我心存感激……”

庄璇玑道：“大总管，我不会感激你，我心中对你充满着一种仇恨。”

欧阳凤道：“你的意思是……”

庄璇玑道：“报复。”

欧阳凤道：“怎么一个报复法？”

庄璇玑道：“办法之一是，我会要一件聘礼。”

欧阳凤道：“那容易，说，要什么？”

庄璇玑道：“你的人头。”欧阳凤呆了一呆，道：“问谁要？”

庄璇玑道：“出得起这个礼品的人？”

欧阳凤道：“放眼当今武林之世，出得起这个聘礼的人，只怕不多。”

庄璇玑道：“很不幸，我就可能碰上一个！”

欧阳凤道：“你说，那人是谁？”

庄璇玑道：“活人冢留下我用心何在？”

欧阳凤道：“因为有人看上你。”

庄璇玑道：“那个人出不出得起那份聘礼？”

欧阳凤呆了一呆，道：“庄璇玑，你真的那么恨我？”

她终于明白了庄璇玑的用意。

庄玑玑冷冷说道：“你杀了龙公子，就该付出代价。”

欧阳凤沉吟了一阵，道：“你真愿意留下来？”

庄璇玑道：“只要那个人肯出我需要的聘礼。”

欧阳凤淡淡一笑，道：“他不是不讲理的人，如若它知道了我杀龙公子的原因，大概，他会谅解这件事！”

庄璇玑道：“龙、虎、蛇、鼠四公子，不会放在你欧阳大总管的眼中，他们的生死不过等闲事耳，但你欧阳凤这个总管身份，在他们眼中能有多少份量呢？”

欧阳凤神情一变，道：“庄璇玑，你不要逼人过甚。”

脸上泛起一片浓烈的杀机。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你可是准备把我也杀了？”

第十一章 舌辩斗智谷显神通

欧阳凤道：“如花容貌，绝世美艳，活色才能生香，如是死了，还不是一坯黄土，几根白骨。”

庄璇玑道：“你自信有把握杀我？”

欧阳凤道：“虽不中亦不远矣！就算我杀不了你庄璇玑，这活人冢内还有的的是人。”

庄璇玑道：“你敢招他们助拳？”

欧阳凤道：“如是逼得我作个抉择，也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看来，你真是有些无法无天。”

欧阳凤道：“你是什么身份，竟对我如此说话？”

高空冷冷说道：“璇玑姑娘，不要被她威吓住了，咱们放手和她拼了。”

欧阳凤笑道：“好！你们四凶煞联合出手，四十招内我如是杀不了你们，那就算你们胜了。”

柳媚道：“我们胜了又如何？”

欧阳凤道：“你们胜了，我当场自绝一死。”

王杰冷冷说道：“好大的口气，马兄，咱们试试看。”

庄璇玑摇摇头，道：“别中她激将之法，大总管，说说看，我能接你几招？”

欧阳凤道：“非必要，我不愿和你动手？”

庄璇玑道：“眼下的情势，是否算是必要呢？”

欧阳凤道：“这要你庄姑娘，自己决定了……”

语声一顿，接着道：“项青阳，你过来，向庄姑娘讨教几招。”

项青阳缓步行了过来，道：“大总管，我……”

欧阳凤接着道：“现在，还没有离开活人冢，再说，庄璇玑恨的是我，她不会杀你的。”

项青阳苦笑一下，道：“大总管一定迫在下出手，那只有从命了。”

鬼刀马鹏突然向前两步，拦在庄璇玑的身前，道：“项总管想和璇玑姑娘动手，只伯还得先过了找这一关才行。”

项青阳道：“大总管……”

欧阳凤接道：“杀！你杀不了庄璇玑，应该杀得了马鹏吧？”

高空冷笑一声，道：“欧阳凤，咱们三个人闲在这里。”

欧阳凤格格一笑道：“如若以多为胜，我可以立刻招请二十个人来帮忙。”

柳媚几次想打出毒粉，但她想到了庄璇玑的嘱咐，对方如不出手时，千万不可轻易出手。

王杰也受了这个吩咐的约束，全身暗器，不能施放。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大总管如是准备豁出去了，小妹奉陪。”

突然举步，行向了欧阳凤。

欧阳凤冷冷的站着，双目凝注着庄璇玑。

她不亏是大总管，庄璇玑重大的心理压力之下，仍然能保持着冷静。

庄璇玑道：“大总管，你是很喜欢和人赌，咱们要不要也赌一下？”

欧阳凤道：“赌什么？”

庄璇玑道：“咱们动手十八招，我要胜你。”

欧阳凤格格一笑道：“有这种事？”

庄璇玑道：“对！大总管可愿接受？”欧阳凤道：“姑娘，你的赌注是什么？”

庄璇玑道：“一条命，任你处置。”

欧阳凤道：“如是我要把你留下来嫁人呢？”

庄璇玑道：“任你处置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我作什么，我都答应。”

欧阳凤道：“哦！这倒值得考虑了。”

语声一顿，接道：“璇玑姑娘，我要付些什么代价呢？”

庄璇玑道：“一样，如若十八招内，我胜了你大总管，你大总管也要凭我来处置。”

欧阳凤沉吟了一阵，道：“庄姑娘，你难道真有把握胜我么？”

庄璇玑道：“不知道，我们在赌，赌胜，赌败，那就要各按天命了。”

欧阳凤道：“璇玑姑娘，你这么步步逼近，倒使我有些考虑了。”

庄璇玑道：“考虑什么？”

欧阳凤道：“你好像已有胜我的把握了。”

庄璇玑冷冷说这：“没有，不过，我有赌的勇气。”

欧阳凤道：“为什么会定出十八招这个数字。”

庄璇玑道：“我只有十八招掌法、指法，如若十八招内不能胜你，那就永远不能胜你了。”

欧阳凤微微一笑道：“璇玑姑娘，你太急了一点，如若这件事由我提出来，那就行了，可惜是你提了出来。”

庄璇玑道：“你提我提，有何不同？”

欧阳凤道：“不同之处很大，你如不是早有计较，怎肯以生死冒险。”

庄璇玑道：“大总管是不敢赌了？”

欧阳凤道：“不是不敢，而是不要，我一向是一个谨慎的人。”

庄璇玑道：“大总管，可惜，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作主了。”

欧阳凤道：“庄璇玑，你难道不想想，我这样大的年岁了，真会栽在你

这个小丫头的手中么？”

庄璇玑突然一上步，扬起了右手。

欧阳凤却在庄璇玑一动时，突然向后退开了五步，闪入了门内。

庄璇玑道：“马，快上石阶，我断后。”

欧阳凤道：“庄姑娘，晚了一步。”

随着语声，四条人影，像怒矢一般，冲了出来，拦在了登上石阶的洞口。

是四个身着蓝衣，手执长剑的年轻人。

他们年龄大约在二十四五岁左右，但神情冷肃，深沉，都像是很老练的剑手。

欧阳凤淡淡一笑，道：“庄姑娘，你低估了活人冢内大总管的权限，所以，你该受到一些困扰，但是，我还要替你介绍一下他们的身份，使你有些准备。”

庄璇玑看得出来，这四个年轻人，已在剑术上有了很深的造诣，他们形诸于外那股沉稳，已深得剑术的神髓。

只听欧阳凤说道：“这四位，都出身武富门下，而且都是幼小入宫三清子弟，转入了活人冢之后，又得峨嵋三子的指点，所以，他们的剑法中，深得武富、峨嵋之长。”

庄璇玑道：“哦？”

欧阳凤道：“这像一席丰富酒席，只要庄姑娘有兴罄品尝下去，这才不过是四个冷盘。”

庄璇玑道：“看来，大总管要准备尽出八宝，和我们一决胜负了。”

欧阳凤道：“我们训练了很多的后起之秀，也希望测验一下他们这些年的成就，难得遇上你姑娘这一个高人，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磨练机会。”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大总管别打算的太如意，小妹也会杀人，出手无情，不是他们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他们，我不会给他们磨练的机会。”

欧阳凤道：“活人冢内训练的人才很多，如若他们是完全经不起考验的庸才，杀之不惜，我担心的倒是他们伤到你，那就有些麻烦了。”

庄璇玑心中暗道：这欧阳凤当真是一头狡猾无比的老狐狸，不易对付。

这是她出道以来，遇了的第一个运用谋略上的劲敌。

只听欧阳凤接道：“自然，他们如一剑把你给杀死了，我想，就算有人责怪下来，我也准备替他们承担起来，万一你是受了一点伤，那就要他们自己去负担后果责任了。”

话说的曲折有致，但开宗明义一件事，那就是你庄璇玑如下尽力，他们一样敢杀你，伤你。

庄璇玑为难了。

只看那四个人的沉稳气势，就可以看得出，这四个人的剑术精湛。

何况，这四个人，只不过一个开始。

她明白，欧阳凤的话，决非威吓。

马鹏哈哈一笑，道：“欧阳凤，只怕你的心机白费了，就凭他们四位么？还用不到庄姑娘出手。”

欧阳凤道：“我没有忘记你们四位，谁出手都是一样，只要你们有信心胜过这四个剑手。”

其实，四大凶煞都是走江湖的人，他们也瞧得出来这四个人都是有着

相当成就的高手。

真要一刀一剑的拼搏，四大凶煞自知也没有胜人的把握。

但如四人合作出手，那就情况不同了。

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各有奇技绝招，如若这四人相互支援出手，威力何止增强十信。

这一趟活人冢之行，使四人开了眼界，也杀了他们心中的傲气，彼此都已明白了，四个人的合作，或能和真正高手一搏。

这也是庄璇玑选上他们的原因，传他四人合搏之法，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各去傲气，衷心合作。

四个人低声计议了一阵。

仍是由马鹏开口，说道：“大总管，他们四个人，对我们四人，不论用什么方法动手都行了。”

欧阳凤道：“不错，我听说暗箭王杰的一身都是暗器，柳媚的弹指飞毒，也是武林一绝，你们尽管施展，就算杀了他们四人，也只怪他们学艺不精。”

马鹏道：“好，话是你说的，大总管不要后海。”欺身而上，一拳击出。

马鹏出的是拳，但对方的还击却是剑。

但见寒芒，长剑后发先至，攻到了马鹏的前胸。

马鹏吃了一惊，扭腰转身向一侧让去。

他在江湖上走动，身经百战，却从来没有遇上过如此的快剑。

他应变虽已够快，但要真正的避过这一剑，还不是那么容易。

幸好高空及时出手，当的一声，封开了长剑。

那是一把量天尺，长度一尺三寸三分。

四大凶煞和人动手，很少使用兵刃，但他们并非是没有兵刃。

只不过，在最需要的时候，才会亮出来。

尤其是高空，他一双妙手，有一十三招空手入白刃的奇妙招。平常，根本不用亮兵刃和人动手。

但敌势太强，逼的高空也亮出了兵刃。

妙手高空一双手，实在妙的利害，一尺封开的长剑之后，量天尺，也同时消失不见。

庄璇玑和欧阳凤，也都看的暗暗赞赏。

只听金风破空，十几枚银针，破空袭去，分射向四个剑手。

王杰出手了，没有人知道他身上有多少暗器，只觉无穷无尽，似乎是永远也用不完。

疾劲的银针，阻止了四个剑手的反击。

原来这四个快剑手，也有一套合搏之术，准备出手还击，但却被王杰一把飞针，迫的他们不得不各自举剑封挡飞针。

就是这一阻之势，马鹏又搬回了主动。

柳媚疾快的冲过来，双手扬动，金银双剑，疾刺胸腹。

但对方的还击之势，更是快如星火。

只见寒光闪转，锵锵两声，柳媚的金银双剑，尽为震开。

忽然间，刀光如电，马鹏的鬼刀，侧袭而至。

鬼刀穿心，一刀毕命。

三把长剑，交错而至，有如一片剑网，罩向马鹏。

武当剑术，加上峨嵋三子的剑术奇招，一旦施展，果非小可。

这三个剑手，诚心要把马鹏分剑下，三支交织成一片剑网，封死了马鹏的退路。

柳媚的金银双剑，高空的量天尺，都已不能救鬼刀马鹏。

但王杰能。

只见一片轮月大小的金芒，突然飞起，旋转而上，迎向剑网。

金铁交鸣声中，三剑齐落，斩碎那飞起的金芒。

那是一面铜钹，王杰的暗器之一。

铜钹虽被三剑分裂，但却救了马鹏。

在一个武林高手而言，已足可逃出危境了。

柳媚的弹指飞毒出手了。

在高空的掩护之下出手了。

那是一种奇绝的毒药，三个剑手中毒之后，立刻就倒了下去。

四个第一流的剑手，就这样倒了下去。

欧阳凤点点头，道：“高明，高明。”

庄璇玑道：“大总管，动手搏杀，不完全要靠一个人的武功，搏斗的经验，十分重要，他们的武功，虽然不如四大剑手，但他们严密的配合，却弥补了他们的武功不足。”

欧阳凤道：“如若他们分开动手，我相信四大凶煞，决非他们的敌手。”

庄璇玑道：“对！他们合起手来，那就不是四大凶煞之敌了……”

语音一顿，接着道：“这四个剑手，成就都很高，他们这样死了，你大总管有什么感觉？”

欧阳凤道：“四大凶煞，虽然杀了四个剑手，但他们也暴露了他们的弱点。”

庄璇玑道：“大总管，我希望你要明白一件事。”

欧阳凤道：“哦！”

庄璇玑道：“就算你再找一批人来，也未必是他们的敌手，他们四个人具有的特技，和他们的丰富经验，佳妙的配合，就算是武功强是他们很多的人，也不是他们的敌手，这四个人享有的盛名，也不是容易得来。”

欧阳凤笑一笑，道：“不过，我看这四个人也不是什么很有用的大才，他们杀人的方法，并不是凭仗武功，而是他们的特殊方法和技术。”

庄璇玑道：“江湖上的对敌搏杀，讲究的是应用实效，正像你那四个剑手一样，他们练的什么剑法，出手剑招凌厉无匹，完全是以杀人为主。”

欧阳凤道：“不错，但那总还是他们本身的武功，凭仗着实际的功力，比起四大凶煞，似乎是高明多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他们把剑招变化的美感已经完全抛去，每一剑，都带着致人于死的凌厉霸气。”

欧阳凤淡淡一笑，道：“这正是活人冢对属下的要求，庄姑娘，他们虽然杀了四个剑手，但事情并未了结。”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我知道，欧阳大总管还有什么花样，尽避施出来。”

欧阳凤道：“这活人冢内，我们训练了不少的高手，各有所长，各有所专，能遇上璇玑姑娘这样的高手，正好用他们来测验一下他们的成就。”

不论处境如何的凶险、尴尬，庄璇玑一直保持着平静的神情，纵然是和人有所争执，也是心平气和。

但此刻，庄璇玑的脸色上，第一次泛起了浓重的杀机。

四大凶煞第一次看到她这种脸色。

欧阳凤也有了警觉，吸一口气，暗中运气戒备。

庄璇玑双目盯注在欧阳凤的脸上，缓缓说道：“大总管，如此的步步逼逼，那就别怪小妹要反击了。”

欧阳凤道：“哦！璇玑姑娘给在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击呢？”

庄璇玑一面举步向欧阳凤行去，一面缓缓说道：“大总管技艺绝世，我这一点艺业、成就，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了。”

忽然间，欧阳凤有着一种震懾的感觉，只觉庄璇玑给人一种莫可预测的感受。

庄璇玑人已行近了欧阳凤身前三尺左右，一抬右手，劈出一掌。

这一掌轻飘、虚无，完全不带一点掌风、力道。

但欧阳凤对这一掌，却是完全没有轻视，身子陡然间向后退出了八尺。

四大凶煞和项青阳，都很注意这一掌，但他们实在看不出来，这一掌有什么奇怪的威力。

欧阳凤又为什么不肯硬接这一掌，而闪避开去。

淡淡一笑，庄璇玑缓缓说道：“大总管为什么不接我这一掌？”

欧阳凤道：“我是很小心的人，不愿轻易冒险，没有把握的事，一向不愿出手。”

庄璇玑道：“现在，欧阳凤大总管有把握了？”

欧阳凤冷笑一声，道：“现在，我还看不出庄姑娘掌势的变化之妙。”

庄璇玑道：“那很好，马鹏，你们先走一步，欧阳大总管既然不愿和我放手一战，大概我可能挡关了……”

马鹏接道：“庄姑娘，我们不会走，这活人冢内的剑手确然是凶厉无匹，但庄姑娘指点我们合作的拒敌手法，充分发挥了我们的特长，我们一个人只有一分力量，但我们四个人加起来的力量，却又不止十分。”

高空道：“面对着适才四个武当弟子的扎实基础，和峨嵋三子传授的快剑，我们几乎溃不成军，但幸得姑娘指点的分进合击之术，使我们得以反败为胜，老实说，以对方剑上的造诣，和剑招的凌厉变化，我们如若单独和他们动手，只怕很难撑过十招，但四人合手的力量，却在短短几招，击毙强敌，这是一次凶险的考验，它已经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姑娘使我们四个人，成了真正的朋友，那一套奇妙合搏之术，使我们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强烈。”

柳媚道：“对！璇玑姑娘，高空说的不错，我们四个人本来还心存敌对，至少，互有防范之心，现在，我们四个人，成了生死相共的朋友。”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你们都有着强大的潜力，那是你们各人具有的一种特殊技能，把这些融合为一，就成了一个牢不可破强固之体，主要的还是你们本身具有的特技功力，和丰富的对敌经验，我只不过是，把你们这些能与力，想出一个联合之法罢了。”

王杰道：“所以，我们很感激姑娘，我们希望能为姑娘略尽棉力。”

庄璇玑道：“四位如若真能从此同心合力，虽然不致放眼江湖再无敌手，但必可闯出另一个不同的局面，这里太凶险……”

马鹏哈哈一笑，接道。“我们四个人能够衷诚合作，那全是因为你姑娘的关系，如若我们离开璇玑姑娘，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局面？只伯，我们四

个人都不敢保证。”

高空道：“咱们是一片诚意，姑娘就答允我们留下吧！”

欧阳凤突然叹息一声，道：“庄璇玑，我看你这统驭人的手法，倒也是高明的很。”

庄璇玑道：“这不是统驭术，我只是和他们真诚的相处。”

欧阳凤回顾了项青阳一眼，低声道：“能不能通知二爷一声。”

项青阳摇摇头，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欧阳凤道：“要等到那一个时刻？”

项青阳道：“子时。”

欧阳凤突然用更低的声音，和项青阳交谈，低的只有站在欧阳凤对面的项青阳可以听到。

项青阳回答的声音也很低，只有欧阳凤可以听到。

庄璇玑和四大凶煞都无法听到，但他们可以看到。

看到了欧阳凤的脸色。

她的脸色很难看，轻蹙着双眉，似乎是在思索着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项青阳神情很严肃，但却并无为难之色，似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已交到了欧阳凤的手中。

欧阳凤终于有了一个决定，淡淡一笑，道：“庄璇玑，你决定要离开活人冢了？”

庄璇玑道：“大总管是不是也决定把我们留下来呢？”

欧阳凤道：“不，我已决定放诸位离开此地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大总管又要耍出什么花样了。”

欧阳凤道：“我不能杀你，但你又倔的利害，似乎是只有放你们离开一途了，不过，庄璇玑，当活人冢决心要追你回来时，庄姑娘就会感觉到，你离开活人冢是一件很不智的举动了。”

庄璇玑道：“欧阳凤，有一天，我真的再回到活人冢时，希望你还能安于现位。”

欧阳凤道：“庄姑娘，咱们走着瞧吧！你好像和我已经势不两立了。”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小妹觉着，你这个总管管事太多了。”

欧阳凤道：“庄璇玑咱们是立场不同，你既然一定要和我拼个结果出来，咱们就试试看，姑娘请吧，恕我不送了。”

突然转过身子，行人了活人冢内。

项青阳紧随在欧阳凤身后而入。

活人冢的大门，突然关闭起来。

马鹏低声说道：“奇怪呀！他真的放我们走了。”

庄璇玑道：“欧阳凤这个人，相当利害，不可轻敌，咱们走吧！”

登上石阶，庄璇玑和四大凶煞，都不自觉的抬头望望那无际蓝天，悠悠白云。

短短一两天的时间，五人都有着很长很长的感觉。

景物依旧，青翠林木中仍然掩映着幢幢的瓦舍，但却一片幽静，不见人影。

进过了活人冢，再看那些控制在生命之泉下的武林人物，已然全无神秘之感，既然无人现身拦阻，庄璇玑自然也不会再去招惹他们。

日路行去，穿过了接引山庄，仍不见有人阻止，既未见虎公子等三人，

也未见打斗痕迹。

好一片安适、宁静的庄院，谁又会想到这地方，曾经是杀人的屠场。

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并未因这片宁静，松懈了戒备。

四人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他们明白，对方如若要出手拦截，必然是凶厉无比的一击。

四个人没有交谈，但却很自然的分散在庄璇玑的四周，形成了一个保护面。

短短几日的相处中，庄璇玑已经征服了他们，四个人由内心中发出的忠诚敬重。

没有任何事故，五个人，就这样平平安安的走出了接引山庄。

柳媚第一个忍不住，吁一口气，道：“我一路在想，越想越糊涂？”

一向冷冰冰的王杰，突然笑了起来，道：“柳家大妹，你在想什么？越想越糊涂了？”

庄璇玑把四个骄狂、自私的人，揉合生死与共之中，使他们很自然的有了一种改变，潜移默化之中，使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们不是强者，就活人冢内的高手而论，他们只能算三流人物，但他们四个人各有专精的艺业，如若真的能衷诚合作，足可和第一流的强者一搏。

四大凶煞，内心都有了一个观念，合则互利，分则败亡。

柳媚笑一笑，道：“我在想那位欧阳凤，她怎么会真的让我们离开活人冢？这岂不是纵虎归山了么？”

高空道：“柳姑娘，这里没有山，而且，咱们也不是虎。”

柳媚道：“就算不是虎，该是四头豹子吧！他为什么要放了咱们？”

高空叹了一口气，道：“我看咱们四个人，也不能算豹子，所以欧阳凤才放了咱们。”

柳媚道：“你怎么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不是虎，不是豹，你说咱们是什么？”

高空道：“什么也不是，欧阳凤根本没有很看重咱们。”

马鹏道：“见过活人冢的高手，在下确有萤火不足与皓月争明之感，但咱们也不能太过妄白菲薄，至少，咱们四个人合起来，算是一个豹子。”

高空道：“不错，在下正是此意，如是咱们四个人分开了，我看就变成了一种小青蛙，一口就被人吞下去了。”

王杰道：“咱们一散伙，我看谁也活不过三天，除非活人冢，真的肯放咱们一马。”

柳媚道：“幸好咱们都没有作青蛙的打算，还是作一头豹子的好。”

高空道：“也许咱们四个人合起来真算一头豹子，只伯这头豹子的眼睛瞎了，看不到危机、陷阱。”

柳媚道：“姓高的，你是怎么啦！住日豪气干云，今天，变成了一头小老鼠似的。”

高空笑一笑，道：“我的眼睛虽然不怎么好，但我的嗅觉很敏锐。”

王杰道：“哦！你嗅到了什么？”

高空道：“死亡的气息，在咱们的周围，满布着这种味道。”

庄璇玑一直静静的听着，不插一言，也未回顾四人一眼。

马鹏道：“生死等闲事？我相信咱们四个人，都不伯死，但如是死的窝窝囊囊，那实在死不瞑目。”

柳媚道：“我还不死，所以，能不死，最好别死。”

高空道：“千古艰难唯一死，所以，柳姑娘如是不想死，最好先想个不死的办法出来。”

柳媚道：“什么办法？”

高空道：“办法是要大家想的，我一个人如何想的出来。”

柳媚道：“马老大，你一向是咱们的头儿，你说说应该怎么办？”

马鹏道：“我看只有一个办法。”

柳媚道：“什么办法？”

马鹏道：“唉！我看只有追随庄姑娘一个办法。”

这四个人，绕了半天圈子，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希望庄璇玑能听懂弦外之音。

但庄璇玑置若罔闻，听见装作未听见，四个人的一番心机算是白费了。

庄璇玑缓缓回过头，望了马鹏等一眼，道：“四位的意思是……”

马鹏笑一笑，接道：“我知道，咱们四个人在江湖的声誉太坏，常随姑娘，只怕是有些不便。”

庄璇玑道：“这倒没有什么，但我希望这是出于四位本愿。”

高空道：“一片衷诚。”

柳媚道：“至少，你璇玑姑娘要把我们带到活人冢瓦解冰消为止。”

庄璇玑道：“四位一向都是独来独往人物，一旦和小妹同往，只怕会受到很多的束缚。”

王杰道：“咱们这些年来，一直没一个使我们由内心里敬重的领导人，才这么各自为政。”

高空道：“最重要的活人冢不会放过我们，姑娘把我们带入了活人冢内，结下了一场深仇大恨，但姑娘却准备撒手不管了。”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四位如真是愿和小妹合作，咱们之间，必须得有一个约定。”

高空道：“什么约定，姑娘只管吩咐！”

庄璇玑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四位和小妹合作之后，不得再作杀手。”

马鹏、王杰、高空、柳媚，四个人对望了一眼，道：“那是自然，咱们追随姑娘；必须要有些改变才行。”

庄璇玑道：“诸位，有一个基本的想法，要改变过来，否则，四位和小妹的合作，不但难以相处得愉快，只怕也很难继续下去；诸位过去是杀人，计价取命，只要有人付银子，不管对方是何许人物，四位都照杀不误，但现在，四位是要救人……”

柳媚接道：“璇玑姑娘，要救人，是不是就不能杀人了？”

庄璇玑道：“能，不过对象不同了，不能以银子计价取命，而是要杀那些应该杀的人。”

柳媚笑道：“璇玑姑娘，以后，我们不会再为银子杀人，至少，在追随姑娘之时，我们不会重操旧业，问题是，如是有一个人要杀我们，而且，又不是太坏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应付？”

庄璇玑道：“他们如是来自活人冢的杀手，诸位可以放手对付，如是他们为的其他恩怨，小妹还是希望四位能多多的忍耐。”

高空道：“对！咱们劝他把恩怨情仇，挪后一些，等活人冢事了之后，

再作了断不迟。”

四大凶煞之中，高空杀人最少，也是结仇最少的一人。

柳媚道：“如是他非要拼命不可呢？”

庄璇玑道：“四位在作大事，行侠救人，别人的性命很宝贵，四位的性命更宝贵，如若真的遇上了那样不讲理的人，柳大姊就放手杀了他。”

柳媚笑一笑，道：“对，璇玑姑娘的决定，没有一样不合情理。”

马鹏轻轻咳了一声，道：“柳大妹子，有一件事，我也要你说说了。”

柳媚道：“什么事？”

马鹏道：“没规矩不成方圆，过去，咱们各行其是，每人头上一片天，天是老大，咱们就是老二，此后，要追随庄姑娘，行事不能那么随便了，必得有些规矩才行。”

柳媚道：“对！你是咱们推出来的老大，你就想几条规矩吧！不过，咱们都是随便惯了，想的规矩，可不能太过严苛。”

马鹏笑一笑，道：“我先提出来几样，如是不够，再请庄姑娘补充。”

庄璇玑道：“如若要有什么规矩，事前大家都要同意，到时间才无怨言。”

最后这句话，虽然说的很婉和，但却带着一股很严厉的杀气。

马鹏道：“咱们敬佩璇玑姑娘的才华，才自愿追随，所以，这第一条，要唯命是从，不得阳奉阴违。”

王杰道：“这一条，是咱们四人的心愿，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了。”

马鹏道：“第二条，咱们要多多忍耐，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出手就要杀人。”

柳媚道：“这一点，璇玑姑娘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咱们自当遵守。”

马鹏笑一笑，道：“其实，只有这两条也就行了。”

庄璇玑道：“还有第三条，那就是四位要密切合作，需知四位各自具有的特技武功，合而为一，才是强大无匹。”

马鹏道：“这一点，姑娘放心，我们四个人，都已经明白了，只有严密合作，生死与共，才可和活人冢内的高手拒抗。”

柳媚道：“唉！真想不到鬼刀、妙手、暗箭、毒花，竟而能溶成一个拒敌之体。”

高空转过头来，低声道：“璇玑姑娘，有了这些规矩，咱们以后，对姑娘要如何自持礼数？”

庄璇玑笑道：“一样啊，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你们现在如何对待我，以后，还是这样，有些原则，咱们要共同遵守，私底下，咱们还是好朋友。”

柳媚道：“这样很好，小妹一直担心，有了这些规矩，咱们以后对姑娘，要奉命唯谨，不能随便说话了。”

马鹏突然一转话题，道：“姑娘，我一直不相信，欧阳凤肯甘心让咱们离去。”

庄璇玑道：“不会甘心的，她不能强留咱们在活人冢内，那是因为他们内部在作一种调整。”

马鹏道：“调整什么？”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欧阳凤对咱们已恨之入骨了，但她不致全力对付咱们，所以，只好先放咱们离开，她要如何措词，那就成了她一面之词”

的说法，要等他们内部一致了，她就会对咱们展开追杀。”

柳媚道：“对！庄姑娘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她不致放手对付庄姑娘，因为，邀请你的，显然是比她身份更高的人。”

这一解释，自然是十分清楚了，那就不便再深谈下去。

高空生恐柳媚再问下去，吁了一口气，道：“璇玑姑娘，现在，咱们要到那里去？”

庄璇玑道：“目前，我也在想这件事，如若没有适当去处，只有回璇玑堡了。”

高空道：“回璇玑堡，……”

庄璇玑点点头，道：“是！我想不出更好的地方，那就只有回璇玑堡了。”

马鹏道：“姑娘，这一点，在下倒是有些想不明白，你可知道，咱们的行踪所到之处，很可能会替那里带去一场血雨腥风。”

庄璇玑道：“我知道，但我想不出更好的地方，原来，我想到少林寺去，但现在，我又改变了想法。”

马鹏道：“少林寺，一向被武林视作泰山、北斗，这件事，他们也应该出面管管才是。”

庄璇玑道：“我们事先既然没有和少林寺谈好，一旦引狼上门，少林寺可能全然无备，那时，不知道会闹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

马鹏道：“少林寺就算没有什么准备？但他们人手众多，活人冢内的杀手，就算拥到了少林寺，他们也可以应付。”

庄璇玑道：“不，我想过了，活人冢，就在嵩山附近，他们怎会不注意少林寺的举动，而且，活人冢内有很多高僧，我想，少林寺可能早已被暗中控制了。”

马鹏点点头道：“这倒也是，如若少林寺不被控制，活人冢的消息，也许早已经传扬于江湖之上了。”

高空道：“璇玑姑娘，璇玑堡内是否早有准备了呢？”

庄璇玑道：“不管是否有准备，放眼江湖，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活人冢，对么？”

马鹏道：“这倒也是。”

庄璇玑道：“所以，不论到那里，都是一样。”

马鹏道：“姑娘，璇玑堡如若亦是全无准备，对贵堡，岂不是损失太大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璇玑堡已花费了不少苦心，而且，也有了一些安排，只不过，活人冢实力强大的完全出了人意料之外，璇玑堡自然也无能抗拒，只是除了璇玑堡外，一时间，难再找出一个适当的地方。”

马鹏很少留心庄璇玑，这一次，却是对面相注。

他看到了庄璇玑的笑容。

只觉她笑的如花盛放，不禁心头一震，急急别过头去。

柳媚忽然说道：“不知道虎公子等几个人那里去了？”

庄璇玑道：“接引山庄，也没有留难他们，我想他们就在前面。”

高空道：“柳媚，由他们去吧！希望这一次教训，能使他们真的摆脱了活人冢……”

柳媚道：“不，高兄，我觉着，他们几个人的武功不错，单打独斗，他们可能不会输给咱们。”

庄璇玑道：“不错，他们单打独斗，个人的造诣上，不会和你们相差很远，但他们缺少了那一份特有的技能，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练成的技能，时间，加上天赋，和授艺人技巧上指导，造成了你们特殊成就，……”

高空道：“庄姑娘，我们能够和活人冢的人对抗，就是因为我们各自具有那点特殊技能？”

庄璇玑道：“是的，活人冢训练成的高手，每个人，都到了第一流的境界，他们的组合，不但庞大，而且，领导人又是极具头脑的人物，他们选择出适当的人手，又适当的调配了武功，使他们造就出来的杀手，各有超等成就，这是武林中从未有过的事，以掠夺方式，培养出超级人才。”

高空道：“那是除了我们各人具有那一点特殊的造诣之外，很难和人抗拒了。”

庄璇玑道：“别小你们那一点特殊的成就，那虽然只是一点，但却是极峰的一点，你们就仗凭这一点，纵横江湖。”

高空道：“可惜的是，我们这一点特殊的成就，已经无法对付髡活人冢的人了。”

庄璇玑道：“所以，你们要配合，只要四位能佳妙配合，我想，在相当时间之内，诸位可以和他们保持一种平衡。”

王杰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说，我们四个人联手，暂时还可以和活人冢的杀手一战。”

庄璇玑道：“我想在相当的时间内，你们暂时还可以和他们抗拒。”

马鹏道：“我明白姑娘的意思，在整个敌对之中，我们只有一点，可以强过他们。”

庄璇玑道：“如若你们四个人拼命施展，你们都可以杀一个敌人，但杀了敌人之后，你们也就死于对方之手。”

王杰道：“姑娘，欧阳凤已了解了这个形势，我相信，她必然会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

庄璇玑道：“所以，你们的配合也要更为圆熟，我也希望你们的武功，再不停成长。”

马鹏道：“姑娘，这个可能么？”

庄璇玑道：“可能，你们四个人，都是极具才慧的人，又有着很好的基础，如有一种适当的指导，我相信，你们会很快更上层楼。”

马鹏道：“还望姑娘成全。”

庄璇玑道：“不论你们过去如何？但现在，你们却是对抗历来武林中一个最凶恶组合的先锋，江湖上，应该给你们一种酬报，你们帮助我，小妹也应该给你们一些酬谢。”

高空道：“多谢璇玑姑娘。”

庄璇玑道：“小妹看四位的天份，还有成长的可能，但个人技艺的精进，在目前的处境，似乎是还无法抗拒对方涌来强大的压力，所以，小妹建议四位，应该在整体的合作上，更上层楼。”

马鹏道：“体会合作的经过，在下感觉到，已不是一种力的旋动，在技艺结合的过程中，溶进去的智慧，似乎是超过武功上的需要，至少是，双方面保持个平均的等数。”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四位技能的联合，自然要化费去不少心血，但最重要的是四位的绝奇技艺，溶合于一种分檐和突破之点，由三位或两位分

担了对方武功造诣形成的压力，而另一位，或两位，却及时发挥出突破的能力，而获致胜利，自然，四位武功造诣，能维持在联合动作中的平衡，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我会尽我智能为诸位筹思整体运转的合作之法。”

这时，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心中都明白，庄璇玑口中虽然说的客气，但所作所为，却无疑是传授四人的武功。

行出十余里，到了一座小镇之上。

那是一座不过百十户人家的小镇。

但却临近行往古都洛阳的大道。

所以，这一座小镇上，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有两处很像样的客栈。

庄璇玑行到了一家客栈前面，道：“咱们住下来吧？”

天色还早，她竟然要住店了，马鹏等四人，心中都为之大惑不解。

不解尽避不解，但四人却未多问。

天色还早，客人不多，庄璇玑要了一座很大的跨院。

庄璇玑美丽耀目，使得迎接客人的店小二，也看的为之一呆。

但回头看见了王杰的那股冷厉之气，赶忙低着头替几人带路。

那座跨院很大，除了正房之外，还有两个厢房，柳媚有幸，和庄璇玑同住在上房。

店小二送上了茶水离去之后，庄璇玑才微微一笑，道：“这一座客栈，可能和活人冢有所关连。

“柳媚心中付道：既知有所关连，为什么还要来往这里来，这不是自投罗网么？”

高空道：“姑娘可有用心？”

庄璇玑道：“咱们住在了他们有关的客栈之中，他们就不会暗中窥视咱们了，我们可以利用一两天的时间，四位练好一两种武功，再行上路不迟。”

马鹏道：“原来，璇玑姑娘已想出了新招？”

庄璇玑道：“现在，天色还早，咱们吃点东西，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今夜初更时分，集中上房，我想尽一夜之功，告诉诸位对敌方法，四位都是聪明人，有一夜工夫，应该够了。”

柳媚笑一笑，道：“璇玑姑娘，可别把我们估计的太高。”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我相信你们，也相信自己的看法，一夜时间，可竟全功，但要练得纯熟，使你们合作无间，那就要靠你们自己练习了。”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这地方既和活人冢有关，他们定然会把咱们行踪，告诉活人冢了。”

庄璇玑道：“不错，他们会很快的得到消息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很放心，只要咱们不离开，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事，咱们到这里来，就是争取这一夜安静。”

高空道：“怎么？咱们的处境，如此危险么？”

庄璇玑道：“也许他们不会这样快发动，不过，咱们不能不准备一下。”

高空点点头，道：“有一点，在下想不明白，璇玑姑娘怎会知晓这个客栈和活人冢有关呢？”

庄璇玑道：“问的好，看来，高空是个很细心的人。”

高空尴尬一笑；道：“在下只不过是随便问问罢了？”

庄璇玑道：“我不知道，诸位是否注意到，活人冢有一个特别的标帜。”

马鹏道：“什么样的标帜。”

庄璇玑道：“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个三根小刺交织而成，似花非花的标帜。”

马鹏道：“姑娘这一提，在下似乎也见到过了，但不知三根根小刺，代表着什么么？”

庄璇玑道：“代表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它们是一种标帜，大概是不会错了。”

柳媚道：“这座客栈中，也有那种标帜么？”

庄璇玑道：“有！只不过，它藏在不容易发现的地方罢了，而且，它的颜色很黧淡；不留心很难发现，但如是早知这个秘密，那又另当别论。”

柳媚道：“璇玑姑娘，你怎么能发觉呢？”

庄璇玑道：“我一直在想，活人冢这样大的一个组合，有不少人在江湖上行走，怎么他们的行踪，一直未在江湖上漏过，我想，他们一定有一个掩护的地方，最好的掩护，就是客栈，任何人都可以出入，而且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一直留心客栈，这座小镇，是活人冢的大门口处，一定也有一座可以公开连络的地方，终于就发现了这座客栈。”

高空道：“姑娘，这座客栈中的店伙，都是武林高手了？”

庄璇玑摇摇头，道：“一件事情要隐留，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尽量少让人知道，活人冢一直能保持着相当的机密，我想知道的人，不会太多，他们可能只是在暗中主持，店中的伙计，很可能都不知道内情。”

马鹏道：“姑娘高见。”

XXXXXXXXXX

半宵深谈，庄璇玑把几式变化，很详尽的解说给四大凶煞。

自然，这中间还传了四个人一种身法。

庄璇玑传授四人武功时，一点也不严肃，轻声笑语，就像在叙谈家常一样。

但她口齿清晰，解说的十分清楚。

她的美艳，加上那动人的声音，四个人都听得全神贯注。

那虽是几式很巧妙的变化，但四个都能听得很了解。

授艺解惑，本不是一件很容易的是情，但庄璇玑却是很好解惑老师。

一些很困惑的事，经过庄璇玑深入浅出的清楚解说，四个人都能体会要旨，立即被引入了那些巧妙的变化之中。

四大凶煞一夜没有休息，但他们有了很丰富的收获。

直到天色大亮，四个人才相视一笑，各自回房休息。

四个人，都感觉很累，但内心中，都充满着兴奋。

极度消耗脑力的疲劳，使四个都睡的很甜，直到天色过午，才醒了过来。

庄璇玑已叫了酒饭。

马鹏道：“姑娘，咱们几时动身。”

庄璇玑笑道：“明天。”

马鹏道：“为什么要多留一宵呢？”

庄璇玑道：“似乎是，活人冢已经有了反应，我想至迟明天，他们就可能有人追上来了。”

柳媚道：“这地方是他们的客栈，为什么咱们在这里等他们。”

庄璇玑道：“现在，敌暗我明，我们要掌握主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发

现他们。”

高空道：“对！然后，才找一个地方，把他们一举歼灭。”

庄璇玑道：“这要看情形了，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有时候，不能全力施展，要藏锋敛刃，勉求自保，不能让敌人一下子摸清楚实力。”

柳媚道：“对！就像你姑娘一样，越和你相处下去，越是难测高深。”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柳大姊，从另一个角度看，你就会很快的了解我了。”

柳媚道：“哦！什么样子的角度呢？”

庄璇玑道：“柳大姊，好好的用心想一想，如是真的想不出时，再来问我。”

突然举步向外行去。

四大凶煞都在房中，但却没有人再多一言。

直到庄璇玑踪影消失不见，柳媚才轻轻吁一口气，道：“嗨！你们三个，谁能了解庄姑娘言中之意？”

马鹏道：“柳大妹子，庄姑娘的为人，恐怕不是咱们能够了解的。”

高空道：“马兄，兄弟对庄姑娘的为人，倒有一种看法。”

柳媚道：“哦！你有什么看法？”

高空道：“庄姑娘也是人，只不过她思虑深远，志行高洁，超过了常人很多，所以，她的想法，有起和常人不同。”

柳媚点点头，道：“高空，你可知道她现在心中想些什么？”

高空道：“别看她表面上那么平静，但她内心之中却是波翻浪涌，难得有片刻安静，不过，她想的都是江湖大事，万民苍生，江湖同道上的安全。”

王杰道：“江湖上高手千百，却要一个十几岁的大姑娘为我们劳心，说起来真是惭愧的很。”

柳媚叹口气，道：“马老大，你说，咱们算不算江湖上的高手？”

马鹏道：“单以咱们一般的武功造诣而言，也许算不得一流高手，但如加上了咱们某些特种的技能，如不妄自菲薄，总可以算个高手了。”

柳媚笑道：“想想也好笑，咱们四个人，被江湖上称作四大凶煞，但咱们现在却做的是拯救江湖同道上的工作。”

马鹏笑道：“唉！说起来，人生的转变，际遇，也真是难以预料，谁想到，咱们奉命去捉庄姑娘，竟然会卷入了这么大一个漩涡之中，而且，也了解了这么大一个秘密，现在，咱们已经是马临悬崖，船到江心，只有放手撑下去了。”

高空笑一笑，道：“马兄，不论咱们在对抗活人冢这一战之中，是成是败，后世武林同道，对咱们四个人，下一个什么样子的评论？”

柳媚道：“大概是盗亦有道吧！”

王杰摇摇头，道：“不通，不通。”

柳媚道：“怎么不通，你有什么高见，说出来听听看。”

王杰道：“我看咱们是盗中之侠。”

马鹏笑道：“想咱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实在富不到侠字之称。”

高空道：“不过，咱们现作的事，确是博大尊高，又何至可当一个侠字之称呢？”

柳媚笑一笑，道：“不管人家是不是称我们是大侠，但以后，大概不会再称我们是凶煞了，现在，咱们该回去休息一下了，也许，活人冢的人，很

快就会追过来。”

高空突然站起身子，道：“马兄，庄姑娘离开很久了吧！”

柳媚抬头向外瞧了一眼，道：“高空，咱们这一段时日中，我们相处的一向不错，我要劝你几句话了。”

高空道：“什么话？”

柳媚道：“庄姑娘是瑶池中的九品莲花，不是凡间人可以追取的。”

高空道：“柳媚，你在胡说些什么？”

柳媚道：“我只是奉劝你几句罢了，庄璇玑太美好了，任何男人，都不配接近她。”

高空道：“柳媚，你可不可以少胡说八道。”

柳媚不理睬高空，却缓缓说道：“你听着，龙公子就是最好一个例子，龙、虎、蛇、鼠四个人，为什么虎、蛇、鼠三个人，没有死，单单死了一个龙公子呢？”

王杰笑道：“那是为什么呢？”

柳媚道：“因为，龙公子冒渎了庄姑娘，所以，他要死。”

高空冷冷说道：“至少，我没有冒渎庄姑娘。”

柳媚笑道：“高空，你只是不敢表现出来罢了，我说的是真是假，你心中明白，不过，我也明白，甚至，庄姑娘也知道。”

高空的脸红了，双目中也暴射出湛湛神光，似乎是有些恼羞成怒了。

柳媚却格格一笑，道：“高空，别发脾气，你见庄姑娘发过脾气么，纵然是生死大事，她也是那么温柔和婉。”

高空只好叹口气，道：“我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吧？”

柳媚道：“你一向对我很好，我才提醒你一声，你如是对我不好，我才不管你死活的。”

王杰淡淡一笑，道：“高兄，柳大妹子说的没有错啊！她倒是一片好心，可也表现出了对高兄的关心，柳家大妹子，我说的对是不对？”

柳媚道：“是啊！斑兄，说我故意损他，那才是天大的冤枉。”

王杰道：“可是话又说回了头，你柳家大妹子，为什么这么关心高兄呢？”

王杰是一个很冷厉的人，而且，一向不苟言笑，这几天，似乎也性情有了转变，居然有说有笑起来。

柳媚的俏脸上，居然升起了两片红晕，有了娇羞之态。

这就使王杰更加得意，道：“柳媚，你怎么不说话了。”

柳媚撇撇嘴，道：“你要我说什么呢？我只要稍不留心，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啊！”

王杰道：“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杀你柳媚？”

柳媚道：“你、高空，那个不敢。”

王杰微微一笑，道：“马老大，你瞧出来没有？”

马鹏道：“瞧出什么？”

王杰道：“咱们四大凶煞之中，高老弟是一表人才，柳家大妹子娇艳如花，我看你马老大和兄弟，只有作媒人的份了。”

高空道：“王兄，你开什么玩笑？”

王杰道：“这等终身大事，我能开什处玩笑，我说的句句真实，其实，你和柳媚是很相衬的一对，马老大你觉着怎么样？”

马鹏道：“这倒也是，但这等事，不能勉强，总得先问问柳大妹子和高兄弟的心意才行。”

王杰又恢复冷厉的神情，缓缓说道：“咱们四个人，在江湖上走动，可是属我手段最辣，出手也最不光明，所以，被人称做暗箭，也骂我是一块冰、一块铁石，我活了快四十年，除了授业的恩师之外，也确实没有一个朋友，我不喜欢和别人交往，别人也不愿和我这庆一个人交朋友，所以，就这样，我没有一个朋友。但这些日子和你们相处，使我觉着朋友有根多的好处。”

马鹏道：“彼此，彼此，人家既然称咱们为四大凶煞，又有谁肯和咱们交往呢？”

高空道：“小弟倒交过一位好友，可惜被人杀了，那一次，我真的火了，一口气杀了七个人，算是替我那位朋友报了仇，但从此之后，也没有人跟我交朋友了，我也不敢和人交往。”

柳媚道：“你才杀七个人呢？连我伤的人零头也不够。”

马鹏笑道：“所以，咱们四个人，才是天生的朋友，只可惜，过去，我们互不信任，如若不是庄姑娘，我看咱们也无法交成朋友。”

高空道：“其实，咱们过去的作为，才是咱们交不到朋友的原因，以后，咱们改过了……”

柳媚道：“高空，你别作梦了，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你交了一个朋友，就被人杀了，难道还不够你警觉么？”

高空点点头，垂首无言。

马鹏道：“说的也是，就算咱们整日吃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怕，也不会有人敢和咱们交往，除非，那人是非凡的人物……”

王杰接道：“家庄姑娘那样出类拔萃的超人。”

马鹏仰脸吁一口气，道：“也许，这次江湖大劫之后，咱们四大凶煞，会变四大侠客了。”

高空道：“有一件事，可以确定，这次江湖大劫过去之后，如若咱们还没有死，至少，咱们会有一些朋友。”

柳媚道：“那倒未必，如是咱们被活人冢抓过去，只怕一个个都会变成了行走肉。”

高空道：“柳媚，你好像是专门找我抬子了。”

王杰道：“马老大，你确定没有？”

马鹏道：“确定什么？”

王杰道：“我们这个媒，看样子非做不可了。”

马鹏叹息一声，道：“高兄弟，柳大妹子，咱们四个人能够合在一处，老实说，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王杰说的不错，咱们四个人臭名相同，你们两个，也确实是很相称的一对，承蒙你们看得起，称我一声马老大，但我自己知道，我不过是痴长几岁，四大凶煞是悉两均称，不过，你们两位如若都不太反对，我和王杰，都愿意作一个现成的媒人。”

柳媚双颊泛红，淡淡一笑，道：“马老大、王兄，你们不用多费心了，高空一颗心，早已经牵绕在庄姑娘身上，如蚕吐丝，不死不休，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姿色平庸，声名狼藉的女人。”

高空叹口气，道：“柳媚，人贵自知，我很了解自己，凭我这付德性，老实说，也不敢妄动痴念，高攀庄姑娘，至于你柳姑娘，不论姿色、武功，都叫兄弟敬慕，只不过，你那个倔脾气，实在叫人害怕，说不定，咱们那一

天吵一架，你来弹指飞毒，岂不是要了我的老命。”

王杰笑一笑，道：“说的也是，柳大妹子，身上常佩一朵毒花，也实在有些叫人提心吊胆。不过，我王某有个心愿，不能不说出来，你们两个人不能配对，也就作罢，如若真能结成夫妇，将来不论生儿生女，都要承继我王某的衣钵，咱们四个人，如将各有的绝技，集中于一个人身上，那人就算比不上庄姑娘，但放眼武林，也足以争个一席之地了。”

马鹏道：“好办法，我这『穿心一刀』，也不想绝传，如若高兄柳家大妹子真能一双两好，我也会把这一刀传给你们的儿女，不过，两位的事，我不想勉强，你们自己想想再作决定。”

高空道：“马兄，这件事，目前还言之过早，等应付过活人冢这场劫难，再说不迟。”

柳媚没有说话，缓缓垂下了头。

她终于发觉了一件事，高空并不是真的很厌恶她。

也同时，生出了极大的警惕，一个女人，应该温柔一些，柔能克刚。

马鹏伸头向门外望了一眼，道：“三位，庄姑娘去的时间不短了。”

柳媚突然站起身子，道：“对！咱们去找找她。”

庄璇玑道：“不用了。”一面答话，人已行入了室中。

马鹏道：“璇玑姑娘……”

庄璇玑接道：“我出去瞧了一下，正赶上活人冢的人来。”

马鹏吃了一惊，道：“活人冢有人来？”

庄璇玑道：“是！有人来了。”

王杰道：“怎么这样快？”

柳媚道：“咱们要怎么迎敌？”

庄璇玑道：“他们改扮成一般行旅，所以，他们不会在这客栈之中动手。”

柳媚道：“哼！想不到活人冢这么大一个组合，做事情，竟也是鬼鬼祟祟。”

庄璇玑道：“他要钉死咱们，既能派出第一批人手，自然也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王杰道：“他们是准备暗中行动了。”

庄璇玑道：“也不尽然，他们能发觉咱们，也会想到，他们会被发觉，而且，他们的行踪，也并没作很谨密的掩护。”

柳媚道：“这算什么手段，明不明，暗不暗。”

庄璇玑道：“他只要钉紧咱们，并不怕漏身份，也许，他们会派出三五粗人，也会有十组八组的人。”

柳媚道：“咱们要怎么应付？”

庄璇玑笑一笑道：“四倍只要暗中严作戒备，别中他们暗算，看情形，再作应对之策。”

柳媚道：“璇玑姑娘，既然已经知道他们是活人冢的人，为什么不给她们来一个快刀斩乱麻，一网打尽？”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人死了还有什么用？”

柳媚道：“死了，死了，一了百了，自然没有用了。”

庄璇玑道：“死人既没有用，自然是留下他们的好。”

柳媚道：“留下他们？”

庄璇玑道：“是的，放眼当今江湖之上，已无人能和活人冢一较长短，咱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以敌之矛、攻敌之盾，用他们自己的人，对付他们。”

高空道：“不错，不过，这只怕不太容易。”

庄璇玑叹口气，道：“高兄，是不太容易，但咱们别无他法，四位准备一下，咱们立刻上路。”

XXXXXXXXXX

官道上，车马往来，行人不绝。

庄璇玑等一行，走的很慢，他们近午离店，直到日落时分，才走了十几里路。

但就有那样一批人，竟然也走的很慢，而且也是五个人，三男两女。

就算是天下最蠢的人，也能瞧出来，那一批人，是故意跟踪。

因为，没有人走的那么慢，庄璇玑等故意走的很慢，但一外一批人，自然也是有意走的那么慢。

柳媚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低声道：“璇玑姑娘，那五个人，像在脸上刻了字一样，故意跟踪我们，难道我们不理他们么？”

庄璇玑笑一笑，道：“柳大姊，你发觉了有几批人在盯咱们？”

柳媚怔了一怔，道：“不是只有这一批么？”

庄璇玑道：“不！至少有三批人，他们准备的很充分，有步行的人，马队，还有三辆篷车，不论咱们走的快慢，都无法避的开去。一顿，接道：“诸位瞧，左面有一个岔道，看红墙隐隐，小径上却是荒草没径，想来那是一座很荒凉的庙宇，如今已夕阳衔山，咱们稍为走快一些，可能在夜幕低垂之前，赶到那座庙中。”

柳媚道：“他们会不会追过去呢？”

庄璇玑道：“会，这一夜，对咱们很重要。”

柳媚道：“好！这五个死不要脸的，盯梢盯成这个样子，真叫人心头发火，到了那座古庙之后，先把他们宰了。”

庄璇玑道：“免不了要动手一战，不过，这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

马鹏道：“柳媚，别问的太多了，到时间，咱们听命行事就是。”

柳媚回眸一笑，道：“马老大说的是，我说话是多了一点。”

这和过去的柳媚完全不同，她心一直想着应该变得温柔一些，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改变。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柳大姊，你心中有什么不了解的，尽避请问，不过，我无法保证能够给你很满意的答覆。”

柳媚笑道：“我只是多口而已，事实上，我向璇玑姑娘请教的事，也都是他们心中想知道的事，不过，他们的耐心都比我好一些，所以，他们不肯问，只有我的性子急，忍不住。”

高空道：“柳媚，你心中聪明的很啊！”

柳媚道：“怎么？你一直认为我很笨么？”

高空道：“我知道你聪明，但我却想不到你聪明的如此利害。”

柳媚笑一笑道：“高空，你不要讥笑我，我虽然不够你聪明……”

高空接道：“言重，言重，小弟怎么讥笑你……”

这时紧随在几人身后的五个人，突然加快了脚步，越过了庄璇玑等，直向那红墙隐隐的古庙中行去。

片刻工夫，已越过庄璇玑等五人身前十余丈。

王杰也有些火了，冷笑一声，道：“这几个人，不是追踪，盯梢，简直是目中无人，反正早晚免不了一战，何不现在动手？”

高空道：“咱们现在转头上路，不到那古庙中去如何？”

庄璇玑道：“不好，咱们要和他们接触，那古庙中是很理想的一个地方。”

马鹏道：“好！见面就动手呢？还是等姑娘的令谕？”

庄璇玑道：“最好能不动手……”

目光一掠柳媚，接道：“柳大姊……”

柳媚接道：“别这么叫我，当受不起，以后，你叫我柳媚。”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我刚刚约略看一眼，似乎那五人之中，也有一个用毒的高手。”

柳媚道：“哦！”

庄璇玑道：“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一些。”

柳媚道：“好！我会注意他。”

庄璇玑道：“他们忽然之间，要抢在我们的前面，我想可能就是想在那古庙中布毒。”

高空道：“不错，咱们也走快一些，不给他们机会。”

庄璇玑道：“天下用药高手，无人能胜过回春手，我想活人冢的用毒人，必和回春手有所关连的了。”

马鹏道：“极可能，出自回春手的门下。”

庄璇玑道：“马兄，很多事，咱们不能抱着太大的希望，但也不用太失望，整个的江湖情势，笼罩在一种诡密的阴云之中，诸位何辜，却被我拖入了这个漩涡中，但诸位何幸，能够振袂先起，跃马前锋。目前，我们的处境，只能求尽我心力，却无法计算是成是败。”

马鹏笑道：“我们四个人，谈不上什么一流身手，也不是什么胸怀大志的人，只是有那么一点狂放，别说和人相处了，就算我们四个人，也很难相处一起，但自遇上了姑娘之后，似乎是有了很大的改变，姑娘使我们内心中由衷的生出了敬服，也使我们四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王杰道：“对！我们过去，生活在一种狂傲、自私，合成的枷锁中，现在，姑娘改变了我们，今后，我们私底下已经有了一个决定，只要璇玑姑娘肯用我们，咱们决心追随，终生不渝。”

庄璇玑笑了，笑的如花盛放。

晚霞绚烂，余晖映照，庄璇玑如花笑容在余晖中，是那么甜美动人。

四大凶煞看的为之一呆。

庄璇玑若有警觉，收敛了笑容，轻轻吁了一口气，道：“小妹很感激四位对我如此信任。”

这时，那荒凉的古庙，已然清晰可见，抢行庄璇玑等前面的五个人，已然进入了庙中。

第十二章 强敌窥伺 何去何从

这是一座古寺规模也不大，寺门的前面，长满了及膝的荒草。横挂在寺门的金字匾额，仍然清晰可见，写着青云寺三个大字。这座寺院虽然很荒凉，但建的时间却并不大多。

不知何故，这座建不太久的青云寺，如何会变得如此荒凉。寺门大开。

一眼可看到大雄宝殿。

青云寺只有一进院子。

大门内就是一座庭院，两侧各有一座厢房。

两侧的厢房。也不过是只有两间大小。

四个厢房之外，就是那一座大雄宝殿。

两侧的厢房虽然有些残破，但大雄宝殿，却仍完整。

那五个新来的人，已经进入了大雄宝殿。

庭院中，仍然长满了荒草。

马鹏皱皱眉头，低声道：“姑娘，他们已占住了大雄宝殿，咱们是不是到厢房中去？”

庄璇玑道：“不！咱们也到大雄宝殿中去，和他们越接近越好。”

马鹏点点头，当先举步行去。

柳媚急行一步，追在了马鹏的身侧，道：“我走前面。”

马鹏道：“行！柳家大妹子可是怕我中毒。”

柳媚笑一笑道：“马老大，咱们现在是四位一体，要是死了一个，那就等于一张桌子缺了一条腿，怎么摆，就很难摆的四平八稳。”

马鹏道：“不管怎么说，你能这么关心我，总是一件叫人快乐的事。”

柳媚嫣然一笑，未再发言，一马当先，直奔大殿。

高空突然加快脚步，越过了马鹏，紧迫在柳媚身后。

马鹏、王杰，相视一笑。

原来，相互之间，冷冰冰的四大凶煞，现在，却变的相互关心起来。

柳媚突然回头，望了高空一眼，喜上眉梢的微微一笑，心中泛起了一股甜意。

高空却莫名其妙的脸上一红。

几个本已进入大殿的三男二女，忽然间一齐出现，五人并肩而立，挡在了大殿门口。

柳媚一扬秀眉儿，似想发作，但却强自忍了下来，向后退了两步，道：“高兄，麻烦你去问问他们。”

高空淡淡一笑，道：“这座大殿很宽敞啊！”

对方五人居中一个，是个三十四五的削瘦中年，也似是五人中的首脑，笑一笑，道：“是啊！三二十个人，可以挤得下。”

高空道：“哦！可是五位挡在殿门口处，似乎是不让咱们进去了。”

削瘦中年人穿着一身灰色裤挂，形貌中自然有三分冷厉，但却堆下满脸笑容，道：“好说，好说，不过，大家都是在外面跑跑的人，总该知道有一个先来后到吧，再说，这座古寺，除了大殿，还有两个厢房，咱们都带着女眷同行，大家挤在一块，只怕也不太方便。”

两个厢房的门窗，都未关闭，高空走过来时，落日仍有余晖，匆匆一眼间，看到了两个厢房中都放着棺材。

想来，这座古寺中如此荒凉，和那两厢停棺，也有些原因。

吁一口气，高空缓缓说道：“说的也是，但大家出门在外，予人方便，也就是对己方便，两厢停棺，坐卧不便，大殿中容得下很多人，多我们一行五个，也占不了多大地方。”

削瘦中年笑一笑，道：“活人比死人可怕的多……”

高空冷笑一声，接道：“诸位是不是有些可怕呢？”

这几句话，说的很直接，隐隐间，有着一种挑战的味道。

削瘦中年却淡淡说道：“诸位也许不怕我们，但人心难测，我们对诸位，却是有很多的顾虑，长夜漫漫，古庙荒凉，大家同处一室之中，一旦要发生了一些什么误会，岂不是一桩恨事。”

庄璇玑突然接口，淡淡一笑，道：“高兄，人家说的也有理，咱们既然不能在大殿中挤一挤，又怕两厢停棺，夜凉好赶路，咱们走吧！”

削瘦中年人呆了一呆，一时间，有着无所措施的感觉。

站在削瘦中年左侧的一个俏丽妇人，突然开了口，道：“我说陈老二，你这就不对了，出门在外，谁没有一点难处，同船共渡，还要五百年的姻缘，何况，大家在这座古寺中碰头，两侧停了那么多棺材，男子汉、大丈夫，身强胆壮，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但人家两位大姑娘，可不能挤在那种地方，大雄安殿，但宽敞，就算再多上几十个人也没有关系，何况，对方只有五个人，你怎么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陈老二笑一笑，道：“四娘说的对，五位请进吧。”

这人台阶下的很快，口中说话，人已闪到旁边，拱手让客。

高空忖道：这陈老二把弓拉的很满，我要和他争论，只怕吵了半天，也难有一个结论，但庄璇玑轻描淡写几句话，却把一件很棘手的事，给摆得平平正正，判事的正确，实在叫人敬服。

马鹏笑道：“夜路难走，既然这陈兄，肯让给咱们一席之地，咱们就在这歇息一宵吧！”

当先举步行入大殿。

十个人，分成两批各占一方。

双方面似乎是都有着很充分准备，都带有火烛，大殿上东西两角，各燃有一处融融红烛。

一根索绳牵起的布幕，分开了男女的界限。

借布幕掩遮，庄璇玑低声说道：“马兄，想法和他们交往，摸摸他们的底。”

马鹏低声道：“那位陈老二不知真名，那个叫四娘的，顶门上那颗朱砂红痣，看上去很熟悉，似乎是听人说过，但我却一时想不起来了，他们都有了准备，想摸他们的底子，只怕不容易。”

庄璇玑道：“本就是虚与委蛇，以你们的江湖经验，总不能被他套出什么？”

马鹏道：“对！等一会，我过去和陈老二说说看。”

庄璇玑道：“只记着两件事情，一是多听少讲，因为言多必失，二要尽量容忍，不可发火。”

马鹏道：“我们四个人，都犯不能容忍事物的毛病，在姑娘指教下，我们会尽力去改。”

幕布后，传来了柳媚的声音，道：“马兄，小心一些，那位叫四娘的女人，是一个用毒的高手。”

“马鹏道：“哦！”

柳媚道：“所以你要小心一些。”

马鹏笑一笑，道：“柳媚，我看，你跟我一起去。”

柳媚道：“好啊！不过，小妹不说话。”

马鹏站起身子，缓步行了过去。

陈老二忽然变的很客气，笑一笑，道：“两位这里坐吧！”

这大殿上，没有桌椅，幸好这些都带了行李。

他们似乎是已经准备的很完美，地上了很厚的手毡，虽是睡在地上，但却很舒适。

马鹏没有坐下，笑一笑，一抱拳，道：“在下等承蒙兄台相让，得谋一夜栖身之处，心中十分感激，特来致谢。”

人家既然不坐，陈老二也只好站了起来，笑道：“那里，那里，适才兄弟讲话，多有得罪，兄台不要记在心上才好。”

马鹏道：“大家素不相识，难免会有些怀疑，江湖上风险重重，自是都该小心一些。”

陈老二笑一笑，道：“由现在开始，大家已是熟人了，人熟好办事，兄台，有什么需要兄弟帮忙之处，尽避开口。”

马鹏道：“目下还没有借重之处，日后，如是需要，定当向陈兄请益...”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陈兄的大名是.....”

陈老二道：“兄弟陈振东，请教兄台.....”

马鹏道：“在下马鹏。”

对方既然是追踪而来，自然是早已知道了庄璇玑和四大凶煞的姓名，马鹏觉着实已无隐瞒的必要了。

陈振东哦了一声，道：“鬼刀马鹏。”

马鹏道：“正是区区。”

陈振东目光一掠柳媚，道：“这位是.....”

柳媚道：“小妹是毒花柳媚。”

那俏丽的小熬人格格一笑，道：“哎哟，久仰了，久仰，今日有幸一会。”

柳媚道：“这位大姊，怎么称呼。”

俏丽妇人道：“郎四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柳媚确盲没有听过郎四娘这个名字，也许，他们都用的假名。

事实上，目前的处境，知道对方是谁，重要的是要分辨出敌我。

柳媚淡淡一笑，道：“原来是郎大姊？”

郎四娘道：“不敢当啊！不敢当，柳姑娘的大名，早已哄动江湖，想不到竟然是如此和气的一个人，如果柳姑娘不见弃，小妹倒要交交你柳姑娘这个朋友，这也算是我们女人之光了。”

柳媚道：“那敢情好。”

陈振东轻轻咳了一声，道：“马兄一行，准备到那莫去？”

马鹏叹道：“兄弟等一行目下是行无定址，天下虽大，但可使我们容身之处，实在不多了。”

陈振东道：“有这等事，以马兄在江湖上的声誉，还有人敢轻持虎须么？”

马鹏道：“有！我们得罪了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实力庞大，派出了无数的人手在追杀我们。”

陈振东道：“哦！那是个什么样子的组合？”

马鹏道：“活人冢，不知道陈兄听人说过没有？”

陈振东未想到，马鹏一下子就坦坦白白的说了出来，不禁微微一呆。

但他很快的恢复了如常的神色，道：“没有听过，想是江湖上新近崛起的组合了。”

马鹏道：“这个组合，由来已久，只不过，它充满着神秘，而且隐藏于幽暗之中，江湖知道的人，不大多吧。”

陈振东道：“哦！”

马鹏道：“陈兄，可知道那地方，怎会称作活人冢么？”

陈振东道：“这名字实在有些怪，想来，它定有奇妙之处了。”

马鹏道：“听说，被引入活人冢这个组合之内的人，虽然人还在活着，但活着的只是一具躯体，他的思想和行动，被控制了。”

陈振东道：“听起来，真是叫人难信，世上竟会有如此神秘的事？”

马鹏笑一笑，道：“如非兄弟亲眼所见，也无法相信，但它却是事实，兄弟进过活人冢，看到了很多高手，那些人都是在江湖上人人敬慕的人，但他们在活人冢，却只是一具行走肉。”

陈振东道：“活人冢如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就很难在江湖上活动了。”

马鹏道：“可惜，活人冢还有两种人，可以在江湖上走动，一种是他们亲手训练出来的弟子，他们有着绝对的信任，一种是江湖上的高手，被他们用一种生命之泉所控制，这两种人，可以随意行走江湖。”

陈振东道：“这么说来，活人冢的确是可怕的很啊。”

马鹏道：“前一种人，是他们的主力，后一种人，只不过是暂时收罗来的爪牙，一旦活人冢有所成就，就算那些是百战余生，替活人冢建立汗马功劳，还是逃不过死亡的命运。”

陈振东道：“阁下可是活人冢的人？”

马鹏道：“在下只是见识过活人冢。”

陈振东道：“那马兄又怎么知道活人冢会诛杀功臣呢？”

马鹏道：“想当然耳！”

陈振东道：“马兄不觉着说的太过武断么？”

马鹏笑一笑，道：“这也许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了。”

陈振东淡淡一笑，道：“对！对！马兄说的不错，当局者迷，他们看的太短，看的人近，只觉着眼前繁花似锦，却不知道世界是那么广大，天地是那么壮丽、辽阔。”

两人的说话，听起来，是那么不着边际，但想起来，却又是若有所思。

陈振东哈哈一笑，突然改变话题道：“马兄是江湖大豪，兄弟倾慕已久，能和马兄走在一起的人，只怕都是江湖上的风云人物了。”

马鹏笑一笑道：“说起来，都是小有名气，一位是妙手高空，还有一位暗箭王杰。”

陈振东道：“了不得，四位竟然会集合于一处，不知那位年轻姑娘是……”

马鹏接道：“你是说那位庄姑娘？”

陈振东道：“你是说庄姑娘，这个，在下倒未听人说过了。”

马鹏道：“满瓶不响，半瓶幌荡，真正的高人，大都是深藏不露啊！”

陈振东道：“怎么？那位庄姑娘也是高人？”

马鹏笑一笑，道：“她藏锋敛刃，深博如海，实在叫人难测高深。”

陈振东道：“有这等事，实在叫人看不出来。”

郎四娘道：“我说陈老二啊！你这就不对了，人家马兄是何等身份，说出来的话，自然不会有错了。”

陈振东笑一笑，道：“四娘说的对，今后咱们还要追随马兄，只是不知道马兄肯否答允。”

马鹏道：“陈兄有什么话，只管请说。”

陈振东道：“咱们五个人，也是被人到处追杀，如若马兄肯和我们同行，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马鹏道：“好啊，咱们同病相怜，正应该相互照应，但不知诸位是被什么人所追杀？”

陈振东道：“说起来，可能就是活人冢的人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人追杀我们。”

马鹏道：“唉！看来，诸位，比我们还要可悲了，被人追的天涯流浪，竟然还不知道敌人究竟是谁。”

陈振东道：“唉！说起来，也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咱们被追杀了半年之久，竟然不知道追杀我们的是什么人？如若世上真有活人冢那个地方，那定然是他们了。”

马鹏哈哈一笑道：“这么说来，咱们不但是同病相怜，而且还是敌忾同仇了。”

陈振东道：“对！日后，咱们如是遇上了什么危险，还望诸位能助一臂之力。”

马鹏道：“义不容辞。”

陈振东道：“多谢马兄。”

马鹏道：“一日劳碌，诸位也该休息了，在下告退。”

四大凶煞，忽然间变得如此自谦，实是从未有过的事。

马鹏回到了自己的殿角，低声道：“姑娘，他们似乎是跟定我们了。”

庄璇玑道：“瞧出他们的底细没有？”

马鹏道：“没有，这几个人面目陌生，又用的假姓名，不过，有一点，在下可以肯定的，他们都是久历江湖的人物。”

庄璇玑道：“那是说，他们并不是活人冢训练出来的人？”

马鹏道：“大概不是，他们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只不过，我们认不出他们的真实身份罢了。”

庄璇玑道：“柳媚，瞧出了什么破绽没有？”

柳媚道：“不像是被毒药控制，也没有看到生命之泉。”

庄璇玑道：“好！明天日落之前，如不能收服他们，那就只好杀了他们。”

看上去，庄璇玑实在是一个很温柔的人，至少，她给人外型的印象是那么温柔。

但她遇上事，却又是那么果敢、决断。

柳媚心中暗暗佩服，忖道：庄姑娘这个人该温柔的时候温柔，处事明快，实在有很多的地方，值得人学习。

这一夜风平浪静，那只是表面上的安静，骨子里，双方面的人，都没有好睡。

双方都在提防，提防对方的暗算。

最可怕的暗算，就是放毒。

两个女人，柳媚和郎四娘，都是用毒的高手，两个女人也最辛苦。

柳媚几乎是一夜没有睡，瞪着眼监视着郎四娘，她已经学会了关心别人。

柳媚如此，郎四娘也是如此，她也是瞪着柳媚，毒花的弹指飞毒，可伤到七八尺以外的人，郎四娘自然是也放不下心。

直到天色大明，柳媚才闭上双目。

大家都是和衣而卧，日光透进了大殿，双方都还睡着未起。

表面上看去，大家都睡的很好，骨子里是谁也没有睡着。

陈振东最先起身，伸了个懒腰。

就是那么巧，陈振东人刚起来，马鹏也站起了身子，笑一笑，道：“好睡啊！好睡。”

陈振东道：“也许是沾了诸位的光，这一夜，我们睡的很平安。”

马鹏道：“怎么？追杀诸位的人，一步也不放松么？”

陈振东道：“何止是不放松，简直是亦步亦趋，奇妙的是，白天，不见他们的人，晚上，不论我们住在那里，他们都会找到。”

马鹏道：“哦，陈兄等一行几个人？”

陈振东道：“就是我们五个人啊！”

马鹏道：“他们追你们好久了？”

陈振东笑一笑，道：“开始在两个多月前吧，但紧追不舍的，还是近半个月的事。”

马鹏道：“有过不少次恶战吧？”

陈振东道：“十几次总是有了。”

马鹏道：“唉！看来，诸位的武功，实在不错。十几次恶战。都没有伤亡。”

陈振东道：“主要的是，我们五个人很团结，彼此之间，互相支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五个人生死一致，力量自然不小。”

马鹏道：“哦！”

陈振东道：“幸好今夜，他们没有找上来，否则，打搅了你们，就叫我们很难安心了。”

马鹏道：“其实，他们真要找来了，咱们自然也会助陈兄一臂之力。”

陈振东笑道：“当初在下拒绝诸位进入这大殿之中，就是怕牵累了各位，此刻，想必诸位已经了解在下的用心了。”

马鹏道：“原来，陈兄拒我们进入大殿，竟是一片好意，在下竟然是误解了陈兄一片好心，当真是惭愧的很。”

陈振东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现在，咱们不是交上了朋友么？”

两人谈话的时间，双方的人，都已起身，整理行装。

柳媚举手掠一掠鬓边散发，高声说道：“郎大姐，你们今天往那里走呐？”

郎四娘笑道：“柳大妹子，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的处境了，咱们一直在被人追杀，往那里去，实在很难说啊。”

柳媚道：“哦，那是说，诸位去无定址了？”

郎四娘叹息一声，道：“是啊！天地虽大，竟然没有我们几个人，安身立命之所。”

柳媚笑一笑，道：“原来如此啊。”

郎四娘道：“柳大妹子，你们准备到哪里去啊？”

柳媚道：“说起来，咱们可算得同病相怜，活人冢的杀手。随时可能出现，咱们不得不随时小心应付，至于行踪何处，实在是很难说了。”

郎四娘道：“我心中有几句话，真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柳媚道：“同是天涯沦落人，郎大姐，有什么话。请当面讲。”

郎四娘道：“我说出来。大妹子你愿不愿意，都没有关系，我们被人追杀，你们也是被人追杀，咱们为何不合在一处呢？咱们双方都是五个人，合十人之力，不是强大了很多么？”

柳媚道：“郎大姐想的主意，实在不错，我们合在一处，大家不但多了几个朋友，也增加了不少的力量，不过，小妹只担心一件事。”

郎四娘道：“什么事？”

柳媚道：“小妹担心，一旦先遇上活人冢的人，你们和我们走在一起，岂不是你们太吃亏了。”

郎四娘道：“咱们处境相同，都在被人追杀，至于先遇上那一方面的敌人，那就只好各凭运气了，这种事谁也无法预料。”

陈振东哈哈一笑道：“鬼刀、妙手、暗箭、毒花，是何等身份的人，咱们如能交上这种朋友，追杀咱们的人，大概就会被咱们这个气势吓跑了。”

郎四娘道：“陈老二，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还怕人家会占我们的光？”

陈振东笑一笑，道：“四娘，你误会了，我们只能占四大凶煞的光。”

马鹏淡淡一笑。道：“其实，也不尽然，追杀诸位的人，既然多次都未能成功，那就证明了诸位的能力，足以应付敌人的围攻。”

陈振东道：“马兄的意思是……”

马鹏道：“不论追杀诸位的是些什么人物，但我相信，合咱们十人之力，都可应付下来，在下担心的是，万一遇上了活人冢的人，诸位该如何应付呢？”

陈振东道：“那自然是投桃报李，咱们也算一份了。”

马鹏道：“好！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

柳媚笑一笑，道：“难得啊！咱们在患难中交上了朋友，从今之后，定然会常相往来。”

郎四娘道：“只有一件事，咱们就没有办法常相往来了。”

柳媚道：“什么事？”

郎四娘道：“咱们这些人中，最好一个个都能长命百岁，谁要先死了，那人就失去了九个好朋友柳媚一蹙秀眉儿，道：“这倒也是，咱们应该多多保重。”

这时，高空突然叹息一声，道：“现在有人来了。他们是活人冢的杀手呢？还是追杀陈兄的人。

在下……”

陈振东道：“追杀我们的人，一直阴魂不散，只怕他们追过来了。”

柳媚探首向外看出，果见五个人，鱼贯行了进来。

五个人一色的灰色劲装，三个佩刀，两个挂剑。

马鹏道：“看衣着。很像是活人冢的杀手。”

陈振东道：“未必吧！追杀我们的人，也似是一个很有势力的组合。”

五个人很快的到了大殿前面，而且，一字排开。挡在了大殿门口。陈振东打量了五个人一眼，道：“马兄，认识他们么？”

马鹏摇摇头。道：“不认识。”

陈振东道：“可惜，在下也不认识，这五人之中，没有一人追杀过我们，看样子，真是活人冢的杀手了。”

这五个灰衣人的年龄也相差不多。都在三十左右，每个人，都蹦着一张脸，不见一点笑容。

马鹏轻轻呼一口气，道：“他们也不像是活人冢的杀手。”

敌人未到之前，双方争论来人一定是敌人，但来人到了之后，双方又在争相推拒。

陈振东道：“咱们既然无法认出来，只有让他们自己说了。”

马鹏道：“陈兄说的也是，不论他们那一面的人，咱们都应该先问清楚。”

陈振东望望一排横立在大殿前面约五个人，道：“说说看，你们是什么人？”

五个灰衣人就像是木头雕的一样，每一个人，都不愿开口。

好像，陈振东和马鹏，根本不是在说的他们。

陈振东长长叹息一声，道：“大概，这五个人都是哑巴！”

马鹏一笑，居然没有接口。

陈振东道：“佩服，佩服。”

柳媚却接了口，道：“你佩服什么？”

陈振东道：“我佩服马兄的镇静工夫，他好像也变的不愿说话了。”

柳媚道：“沉默是金啊！再说，你和别人说话，他也不太好意思插口。”陈振东笑一笑，道：“是极，是极，看来，我也要少说几句话才好。”

他果然闭上了嘴。

五个灰衣人虽然不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却是冷厉的很。

好像，他们的目的，只是堵着大门，只要大殿中的人不出来，他们就不会出手。

但马鹏发觉了一件事，那就是，五个灰衣人的目光，一向都投注在讲话的身上，那个人讲话时，五个人的目光，都会投注过来。

那十道目光投注在什么人的身上时，那个人，就会有着很不舒服的感觉。

马鹏心中暗暗忖道：谁说话太多时，这些人就可能会对谁出手。

陈振东的用心，已经很明显，他似是一而在逗马鹏对五个灰衣人说话。

可惜，马鹏很快的发觉了这个秘密。

现在，双方隔着殿门对峙。

那是一座很宽大的殿门，而且，殿门已毁，就算五个灰衣人一齐走进来，也不是难事了。

但五个灰衣人，却是若有所思。

高空笑一笑，低声道：“璇玑姑娘，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大殿中，分成了两面，一面是陈振东等五人，一面是马鹏等。

在两般人手之间，居然空了三尺左右的距离。

庄璇玑低声道：“马鹏应付的很好。”

殿中十人，虽然都已在严作戒备，但真正面对着殿外的，只有四个人。

陈振东、郎四娘、马鹏和柳媚。

柳媚发觉了郎四娘也是个用毒的高手时，就选择她作了目标。

她一直留心着郎四娘的一举一动，郎四娘行近陈振东时，柳媚也走到了马鹏的身侧。

高空目光一掠五个灰衣人，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并没有出手之意。

果然，五个人是在等人。

一个文文秀秀的中年人。

这个人。举止文雅。眉目清秀，像一个饱读诗书的中年秀才。

他脸上带着一抹微笑，第一眼的印象，他是和蔼可亲的人。

唯一不像个秀才的地方，是他手中像拿一支金鞘短剑。

因黄金打成剑鞘，不但使人觉着他很阔气，而且也使人觉着他很有身份。

黄金剑鞘。迎着日光，发射出耀眼的金芒。

他走的很慢，是那种标准八字步的走法。

但终于走到大殿前面。

五个冷厉、木呆的灰衣人，好像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走过来，连头也未回过一次。

马鹏见多识广，但他却认不出这个人是谁。

这样的举止、打扮，如若是很有名气的人，马鹏就算没有见过，也该听人说过。

但马鹏细数回忆，完全没有这个人的印象。

只有活人冢那个充满着奇异、诡密的地方，才能训练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人来。

青衣中年文士，终于走到大殿前面，而且，越过了五个灰衣人，面对着马鹏与陈振东，笑一笑，道：“你们那一个认识我。”

陈振东立刻摇摇头，道：“我不认识。”

马鹏道：“没有听过你这个人。”

中年文士叹口气，道：“你们真是孤陋寡闻，连我金剑掩月云在天都不认识么？”

马鹏道：“甚么？你是云在天，云老前辈？”

云在天道：“怎么？你可是是不相信？除了我手中的黄金剑鞘之外，你只有出手试试看，我是真是假了。”

云在天，实在大大有名，二十多年前，曾经出现过江湖。

挟金剑游行江湖，名噪大江南北。

他有如雾中神龙，忽隐忽现，两年之间，击败了江湖上八十八位高手，由江南打到江北，没有败过一次。

但他的出现，像一道强烈的闪光一样，明亮耀目，但却一闪而逝。

他来似急风骤雨，去如狂飙掠空，忽然间不见了。

江湖上，传说这个人，但却没有留下他的举止、形像。

云在天打败了八十八个高手，但他却没有杀过一个人。

只有两次比试中，伤到了对方。

对这么一个人物，江湖中是怀念多于记恨。

没有人知道他从何处来，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何处？

想不到二十几年之后，这个人竟然出现，而且，在一座荒庙之中。

四大凶煞都听过这个人的事迹，不自禁都把目光投注过去。

马鹏叹口气道：“想不到，竟然在这里遇上了前辈高人。”

他口中说的很客气，但心中实在是有些不太相信。

除了他手中的黄金剑鞘之外，实在无法肯定他就是云在天。

云在天目光一掠陈振东，道：“你相不相信。”

陈振东道：“在下相信。”

云在天笑一笑，道：“马鹏，你心中还有些疑问，是吧？”

马鹏道：“是，有些疑点，在下想不明白。”

云在天哦了一声，道：“你要怎样才可以明白。”

马鹏道：“这个么，在下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了。”

云在天道：“有一个很妙的办法，不过，只是付出一点代价。”马鹏道：“哦！什么办法？”

云在天道：“听说你们有四个人，都是近年中崛起江湖的后起之秀，不过，声誉都不太好？”

马鹏道：“惭愧，惭愧，咱们没有老前辈当年闯荡江湖的那份修养。”

云在天道：“哦！你们几位都在这里？”

马鹏道：“不错。”

云在天道：“老夫如若和你一对一的动手，未免有以大压小之嫌。”

口气托大，一派老气横秋的样子。

马鹏笑一笑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云在天道：“老夫想掂一掂。你们四大凶煞，究竟有多少斤两。”

马鹏一皱眉头，正想发作，忽然间想到庄璇玑讲过的一句话，应该忍耐的时候，要多多的忍耐，这时间，是不是应该忍耐的时候？

但马鹏还是忍了下去了，一展眉头，笑道：“江湖上，没听说过老前辈的风采，所以，骤然间见了面，使咱们无法相信。”

云在天笑道：“年轻人，理当如此，不太明了的事情，应该求证，但老夫在江湖上留下的，只是这一双金剑，你们如果不相信这柄金剑，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你们四个人一起出手试试看老夫的能耐。”

马鹏笑一笑，道：“老前辈武功卓绝，在下怎是敌手？”

云在天道：“不是你，是你们四个，难道四大凶煞，竟都是如此的怯弱么？”

马鹏的胸中泛起了怒火，但他还是强自忍了下去，笑一笑，道：“老前辈这一次重现江湖，大概不是专门为了找我们比武吧？”

云在天道：“那倒不是，不过……”

马鹏接道：“只要不是专门为了找我们比武，咱们就忍了，老前辈不论如何相激，咱们也不会出手。”

云在天道：“如是老夫要勉强出手呢？”

马鹏道：“咱们也不会还手。”

云在天道：“就老夫的经验，一个在确定可能被伤的时候，很少会不出手的。”

马鹏道：“老前辈当年闯荡大江南北，击败武林高手八十八人，就没有杀过一人，为什么重出江湖，就胸怀杀机？”

云在天竟然怔住了，楞了一阵，才缓缓说道：“你们四大凶煞，在江湖上杀人无数，老夫杀了你们，有何不可。”

马鹏淡淡一笑，道：“老前辈真的是如此么？”

云在天道：“不论怎么说，老夫今天要开次杀戒，杀了四大凶煞，替江湖除害。”

庄璇玑缓步行了出来，接道：“云先生，只杀他们四个么？”

云在天道：“不错啊！”

庄璇玑道：“但我们一行五人，云先生杀了四个，留我一人，岂不是人孤单了？”

云在天道：“姑娘的意思呢？”

庄璇玑道：“一不作，二不休，何不把我也杀了？”

云在天道：“老夫本无杀你之意，但你既如此说，老夫也只好成全你了。”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那很好，云先生就先对我下手如何？”

云在天道摇摇头，道：“不！我先杀四大凶煞。”

庄璇玑道：“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排在最后才杀呢？”

云在天道：“因为，老夫并无杀你之心，是你逼着我如此做的。”

庄璇玑四目一顾陈振东等四人，道：“他们五个呢？云先生准备如何处置。”

云在天道：“这五个，和你们不是一起的？”

庄璇玑笑道：“云先生真的不认识他们？”

云在天道：“老夫如是认识他们，怎么还会有此一问？”

庄璇玑道：“他如和我们同属一体，云先生准备如何处置？”

云在天道：“和四大凶煞在一起的人，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了。”

庄璇玑笑道：“那就请云先生先把他们杀了吧！”

陈振东大声说道：“胡说，咱们昨夜在此相遇，怎么会是一起的。”

马鹏冷冷说道：“陈兄，咱们不是有了约定，彼此要互助合作么？”

陈振东笑道：“说是说过，不过，咱们还没有说出一个结果啊。”

马鹏道：“陈兄，我看，咱们互助之约，用不着谈下去了，五位可以请便了。”

陈振东冷冷说道：“这地方，只是一座很荒凉的寺院。”

庄璇玑道：“对！这地方只是一座荒凉的寺院，任何人要留这里都可以。诸位既然要留这里，咱们就先走了。”

陈振东道：“诸位先走，请便，请便。”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云先生，你现在了解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云在天道：“老夫已看出来，你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合。”

庄璇玑道：“云先生，我们不是一个组合，只是几个孤独无依的为江湖正义奋斗的人，我们很希望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们结合起来，我们也需要有几个德高望重的人，给我们指点一二。”

云在天道笑道：“指点什么？”

庄璇玑道：“云先生，似乎是别有用心。”

云在天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庄璇玑道：“晚辈的意思，很明白，云先生陡然在此出现，是不是有为而来呢？”

云在天道哈哈一笑。道：“你这小泵娘当真是聪明的利害，老夫来此的用心，好像被你猜中了。”

庄璇玑道：“猜中了怎么样？”

云在天道：“猜中了，那老夫也就不好再装作了。”

马鹏道：“这么说来，云先生是特地来此地杀我们？”

云在天笑道：“不错，如不是为了杀你们，老夫怎会跑到这样荒凉的寺庙中来？”

庄璇玑道：“他们呢？是不是也在被杀之内。”

一面说话，一面伸手指着陈振东等五个人。

云在天回顾了陈振东等一眼，笑道：“小泵娘，你想证明什么？”

庄璇玑道：“证明一下，他们是不是和你们一夥的人。”

云在天道：“可惜，老夫不能给你答覆。”

庄璇玑道：“哦！”

云在天道：“因为，我现在就要动手了！”

说动就动，金剑一闪，化成了一道寒芒，刺向庄璇玑的前心。

太快了，快的庄璇玑有些闪避不开，只是一侧，避开了要害。

云在天那一剑，竟然刺中了庄璇玑的左臂。

四人一声怒叱，同时响起，马鹏、高空、王杰、柳媚齐齐扑了上来。

但四个人来如弩箭的身躯，在将近庄璇玑时，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庄璇玑仍然好好的站着，而且，似乎是移动了身躯，正好挡住了四人向前奔冲之势。

这就使逼近的四个人，硬生生的收住了向前冲奔的身子。

高空的去势最快，而且柳媚在前，挡住了他的视线。

柳媚忽然停住了。

高空怕撞上柳媚，只好把急急向前冲的身子微微一偏越过了柳媚，却撞向庄璇玑。

庄璇玑左臂微伸，挡住了高空。

如若他再冲过去，飞向云在天，以云在天出剑的速度，高空十九必死。

高空情急之下，伸手一抓，抓住了庄璇玑的左腕，滑腻的肌肤，柔软中，却有着很大的力道，拦住了高空。

高空人是停住了，但却像触了电一般，呆在了那里。

庄璇玑收回左臂时，他才急急放开了手。

云在天也楞住了，楞楞的望着庄璇玑，呆了良久，才缓缓说道：“你没有死？”

庄璇玑道：“你几时见过死人还会站着。”

云在天道：“你也没有受伤？”

庄璇玑道：“我很好。”

云在天道：“老夫剑下从没有不见血的人。”

庄璇玑道：“这一次，你没有刺中。”

云在天望望手中金色的剑鞘，剑已入鞘，道：“不，老夫刺中你了。”

庄璇玑道：“也许你的剑太钝，伤不了人。”

云在天道：“老夫手中就算是一段枯枝，也有着致人于死能力。”

庄璇玑道：“人生总不能无往不利，最好的证明，我还是好好的活着。”

云在天道：“所以，老夫觉着很奇怪？”

庄璇玑道：“天下事，有很多，本就很难解释，我看，这一点，云先生不用费心了。”

语声一顿，接道：“现在，云先生还要不要杀人？”

云在天的脸色。突然间变的十分严肃，冷冷的说道：“老夫来此杀人的，怎可空手而回？”

庄璇玑笑一笑，道：“云先生，你已经证明了，你没有杀人的能力，难道，你还要继续求证下去么？”

云在天道：“这个，这个，……”

庄璇玑接道：“目下的情形，很明显，你要杀这些人，必需先把我杀了，如若你杀不了我，就没有杀这些人的机会了。”

云在天道：“老夫要杀的是四大凶煞，至于你，杀不杀都不重要。”

庄璇玑道：“云先生既然能装糊涂，看来，我也只好说明白了。”

云在天道：“哦！”

庄璇玑道：“你杀不了我，就杀不了任何人，因为，我会阻拦你杀人。”

云在天道：“这一剑，未能把你杀死，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怪事情，不过，老夫只要刺中你一剑，必可看出原因。”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第一，你未必能够再刺中我一剑，第二，我可能还手，第三，你如很不幸的败在了我的手下，你这一世英名，只怕要付于流水了。”

云在天愣了一愣，道：“你说，老夫真的杀不了你？”

庄璇玑道：“你已经试过一次了，可以再试一次。”

美丽的脸上，泛现出一抹杀机，冷冷接道：“云在天，你受到了什么威胁？”

云在天道：“老夫，老夫……什么人能威胁老夫？”

庄璇玑道：“活人冢。”

云在天道：“你，你……”

庄璇玑道：“你本来可以一剑刺中我的要害，但是，你没有，原因是，你并不想一剑杀死我。”云在天道：“哦！你一个小冢娘家，老夫和你何仇何恨，老夫要杀的是凶名卓着的四大凶煞。”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暮鼓晨钟，惊不醒你云先生，那只有在武功上，放手一搏了。”

语声一顿，接道：“马鹏，你们四个人对付那五个杀手。”

马鹏道：“姑娘一个人对付云在天，岂不是实力太过单薄了一些。”

庄璇玑道：“我可以对付得了，你们想帮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了五个杀手，再来帮我。”

马鹏道：“好！”

好字出口，鬼刀突出，一个灰衣人应手栽倒。

马鹏这一刀，天下多少人能够防得。

鬼刀出手，柳媚的弹指飞毒，王杰的“夺魂金针”同时出手。

这五个灰衣人的武功，相当高明，但他们反而慢了一些。

就是那一步之慢，四个灰衣人各中了两枚金针，而且，也中了柳媚的弹指飞毒。

四个灰衣人，突然一齐倒了下去，高空还没有来得及出手，四个人一齐倒了下去。

庄璇玑轻轻吁了一口气，道：“云先生，你看到了没有？”

云在天脸上变了颜色，点点头，道：“好快的手脚。”

庄璇玑道：“生死存亡之间，大家都不会手下留情。”

云在天右手缓缓握住了剑柄，道：“姑娘，亮兵刃？”

庄璇玑笑一笑，道：“云先生，只管出手，该亮兵刃的时候，我自会亮出来。”

云在天道：“老夫在江湖上，走了几十年，第一次，遇上了像你姑娘这样的狂人。”

庄璇玑肃然的说道：“云先生，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物必自腐，而后虫蛀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你云在天，本是一代大侠，在江湖上留下了很好的声名，你满腹经纶，一身武功，留给江湖的，本是一片怀念、恩慕，你不该再出山的，……”

云在天神情木然，呆呆在望着庄璇玑。

庄璇玑冷冷接道：“你晚节不保，再次出现江湖，竟然作了一个杀手……”

云在天如梦初醒般，突然大声喝道：“住口，你敢污藐老夫。”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云在天，你手中有剑，为什么不出手呢？”

云在天握剑的手突然抖动起来。

似乎是那柄名闻天下的金鞘剑，突然间变的重逾万斤。

庄璇玑叹息一声，接道：“你奉到的令谕。是杀了四大凶煞，把我生擒回去，对么？”

云在天脸上一片苍白，竟然答不出一句话。

庄璇玑嫣然一笑，道：“你也许真有困难，你出手吧！不过，你必须先制服我，因为，我会阻止你，伤害他们。”

云在天没有回答，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他步履蹒跚，似乎是这一刹那，他突然老了很多。

马鹏低声道：“姑娘，他似乎是被你说服了。”

庄璇玑道：“没有人说服他，我只是让他自己认明了是非。”

柳媚低声道：“看样子，他真的是活人冢派来的杀手？”

庄璇玑点点头。

高空道：“璇玑姑娘。他真的就这样走了么？”

庄璇玑摇摇头，道：“他还会回来的，再回来，可能是一场生死恶战，也可能……”

也可能怎么样，她没有说出来。

马鹏等也未追问。

王杰突然转过头，望陈振东等，说道：“姓陈的，这地方很荒凉，厢房还有棺材，咱们可以作个了断。”

陈振东呵呵一笑，道：“了断！了断什么？咱们无怨无仇啊。”

柳媚道：“那位云在天云大侠，是不是追杀你们的人？”

陈振东道：“不是，不是。”

柳媚道：“看来，追杀你们的人，大概是不会来了。”

陈振东道：“怎么不来，大概是看到我们和四位交上了朋友，所以，他们不敢来了。”

柳媚笑一笑道：“说的有理啊，郎四娘，你出来。”

郎四娘嗯了一声道：“柳大妹子，你找我干什么？”

柳媚道：“咱们一见如故，要好好的亲热一番才行。”

郎四娘道：“这么说来，柳大妹子和我是一见如故了。”

柳媚道：“这就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郎四娘脸上带着一种笑容，那是勉强装出来的笑容，看上去，笑的比哭还难看。

但她还是缓步行了出来。

柳媚叫道：“你们走远一点，我这位郎大姊，可是一个用毒的高手。”

口中说话，右手一扬，“弹指飞毒”突然出手。

就在柳媚扬手的同时，郎四娘的右手，也抬了起来。

一道寒光，直飞过来。

但柳媚抢先了一步。

郎四娘身子一颤，停了脚步。

柳媚却一闪身避开了袭来的寒芒。

郎四娘道：“柳大妹子，这是什旗意思？”

柳媚道：“以牙还牙。”

郎四娘道：“你先出手。”

柳媚道：“咱们同时出手，只不过，小妹快了一点点而已。”

如综论功力技艺的平衡，四大凶煞算不得顶尖高手，但马鹏的“穿心一刀”，高空的“空手取物”，柳媚的“弹指飞毒”，王杰的“暗器手法”却是登峰造极的奇学。

他们各具技艺的一点，绝非江湖上一般高手能及。

四大凶煞中除了高空之外，每人都杀了不少人。

那一种磨练出来的机警和速度，又非一般人能及万一了。

郎四娘道：“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要伤害我么？”

柳媚道：“云在天没有杀了我们，五位也该出手了，咱们这叫做先下手为强。”

马鹏道：“陈振东，该咱们两个了，你也出来吧！最好你先拔出兵刃，我出刀很快，但最快的是“穿心一刀”，你小心一些。”

陈振东笑一笑。道：“阁下，咱们无怨无仇的，为什么一定要动手拚命。”

马鹏笑道：“陈兄，昨夜豪壮之气，那里去了？”

陈振东道：“拔刀拚命，实非君子行径，马兄有什么话，只管吩咐，何苦一定要动刀呢？”

马鹏笑一笑，道：“陈兄，不愿和我区区动手，那是觉着在下不够份量了。”

陈振东道：“那倒不是，马兄在江湖上的声誉，谁人不知，兄弟怎能和马兄相比呢？”

马鹏道：“陈兄这么客气，倒叫兄弟有些想不通应该如何了。”

陈振东道：“其实，事情很简单，我不愿和你马兄动手，甘愿忍受一些羞辱，那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么？”

马鹏道：“在下脑筋不太灵光，我看要陈兄说个明白才好。”

陈振东笑一笑，道：“看来，马兄对名气十分重视了，那兄弟也只好明明白白说出来了。”

马鹏冷冷的嗯了一声。

陈振东道：“在下自知不是马兄的敌手，不想放手一战，这个总行了吧！”

马鹏脸上杀机闪动，冷冷说道：“如若在下非要你出手呢？”

陈振东笑一笑，道：“如若马兄逼着兄弟，非要出手不可，那在下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马鹏道：“好！你出来呢？还是我过去。”

高空突然接了口，道：“马兄，我看算了。”

马鹏哦了一声，道：“为什么？”

高空道：“杀人也不过头点地，既然这位陈兄不愿和你动手，又何苦强人所难呢？”

马鹏心知如若不是庄姑娘的授意，高空定有别的作用，哦了一声，道：“那么，高兄的意思呢？”

高空道：“在下的意思，既然是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似乎是不用打了。”

高鹏道：“高兄说的也是，彼此之间，动手相搏，难免有人受伤了。”

高空道：“陈兄，兄弟高空，希望化解去两位这一场纷争。”

大家都在作戏，每个人心中都明白，只是这一场戏要如何演下去，大家都在动心机。选择自己最有力的决定。

陈振东笑一笑道：“好极，好极，高兄出面，那等于是救了兄弟。”

这是由衷之言，他自知很难避开穿心一刀。

四大凶煞本就是反应机警过人的杀手，这些日子中，在庄璇玑指点之下，更是有了很大的进境。

他们出手的霸气，已然震住了陈振东等，再加上郎四娘出手受制，四个人，已明白四大凶煞的利害，暗作衡量，绝非对手之敌。

他们看到了那五个灰衣人之死，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就倒了下去。

四大凶煞的利害，见面尤胜闻名。

高空微微一笑，道：“陈兄，其实，咱们用不看这样做作的。”

陈振东道：“哦！”

高空道：“我们早知道你是在追踪我们，大家只不过，都装着不提这件事罢了。”

陈振东笑一笑，道：“高兄，快人快语。”

高空道：“现在，事情既然揭穿了，我想，诸位可以坦然承认了。”

陈振东道：“事实上，我们的追踪方法，别说五位了，就是从没有在江湖上走动过的人，心中也会明白。”

高空点点头，道：“陈兄肯认账，咱们就好谈下去了。”

陈振东道：“在下洗耳恭听。”

高空微微一笑，道：“诸位追踪我们，总该有一个目的吧！”

陈振东道：“咱们只是钉着五位的行动，老实说，咱们心中很明白，凭我们五块料，绝对无法拦住五位。”

高空道：“只是如此么？”

陈振东道：“有一点，和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早就自知非敌，但却未料到五位身手，如此了得。”

高空道：“不用戴高帽子，咱们不吃这个，所以，谈正经事。”

陈振东道：“我们奉命盯着几位，如此而已。”

高空微微一笑，道：“云在天在这里截杀我们，诸位想来是早知道了。”

陈振东道：“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有很多截击诸位的安排，但来的是

些什么人，他们用的什么方法，我们事先毫无所知。”

高空道：“很不幸，云在天未能得逞，五位，现在作何打算呢？”

陈振东道：“继续盯紧你们。”

高空笑道：“大家既然都已经揭穿了，陈兄怎知我们还能容忍。”

陈振东叹息一声，道：“我知道，这是一个困难，不过，我实在想不出解决办法。”

高空道：“五位奉到的令谕是……”

陈振东道：“盯紧各位不放。”

高空道：“事实，贵组合派来监视我们的人，又何至五位，就算五位撤走了，我们仍然在你们监视之下。”

陈振东道：“唉！我们奉到的令谕不同，我们是死盯，只要我们还活着，那就要一定紧紧的盯住五位。”

高空道：“死盯两个字用的很妙，那是说诸位只要还活着，那就是寸步不离我们了。”

陈振东道：“正是如此。”

高空微微一笑道：“那么？现在，诸位作何打算呢？”

陈振东苦笑一下，道：“好像，我现在什么打算都没有用了。”

高空道：“阁下的意思是……”

陈振东道：“我的意思很明显，你们出手，可以杀了我们，但如我们不追踪阁下，我们也是死路一条。”

高空点点头道：“陈兄，肯这么坦然说出来，咱们就好谈下去了……”

目光一掠郎四娘等，接道：“这四位，是不是都很听阁下的话。”

陈振东道：“他们四位，都是我的好朋友，经历过不少次生死与共的事，但现在，面对生死大事，他们是否还会听我的话，在下心中实无把握。”

这时，郎四娘等四人，齐声说道：“陈老大，你只管作决定，咱们羽个人生死相随。”

陈振东道：“我恨惭愧，两面都是坚石、铁壁，我们却是五个鸡蛋，不论往那一方面碰，却完全没有生望。”

高空笑一笑，道：“陈老大，人生难免一死，至少，要选一件值得去死的事，死的才能心安理得，对么？”

陈振东点点头。

高空道：“我们四个人，被江湖上称作四大凶煞，杀人取酬，恶名在外，但我们现在所作所为，岂又具江湖上一般人所能明白的。”

陈振东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他承认高空的话很对，但却又无法表达称颂之意。

高空道：“陈老大，你看咱们能不能合作？”

陈振东愣了一愣，道：“合作，怎么一个合作法呢？”

高空道：“这细节，就要我们商量的了，我们绝对尊重五位，也希望五位诚意和我们谈谈，如是五位不愿合作，咱们绝不勉强，也不会因此出手，但如对我们是处于委蛇，那就别怪我们出手无情，对各位不利了。”

陈振东沉吟了一阵，道：“我想先了解一下内情，才能作个决定？”

高空道：“各位既已暴露了身份，而且，也证明了你们无法杀了我们，余下的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陈振东点点头。

高空道：“那就是和我们合作，大家走在一起，不过，这必须有一个条件。”

陈振东道：“什么条件？”

高空道：“证明一下诸位的诚意。”

陈振东道：“这要如何证明呢？”

高空道：“这个，要诸位自己决定了，但一定要显示出诚心诚意。”

陈振东沉吟不语。

高空笑一笑，道：“如若诸位实在有苦衷，现在，诸位可以离开，告诉派你们来的人，要他再换一批人手来。”

陈振东叹息一声，道：“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痛苦，而且，这件事，关系看我们的生死，在下一个也作不了主，所以，在下要和他们商量一下。”

高空道：“好！诸位请入殿中慢慢商量，柳姑娘，解开郎姑娘的穴道。”

柳媚笑一笑道：“郎大姊，刚刚对不住，你多多包涵。”

拍活了郎四娘的穴道，又给了她一粒丹丸，道：“吞下去，其毒自解。”

一番深长的商谈之后，陈振东缓步行了出来，道：“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高空道：“在下洗耳恭听。”

陈振东道：“咱们决定和诸位同行，不过，我们只有数日可活，只求诸位尽力使我们死的安静一些。”

高空道：“怎么？诸位事先先服了毒药。”

陈振东苦笑一下，道：“他们不会很放心我们，所以，派我们来此之前，我们都被下了蛊毒...”庄璇玑愣了一愣，接道：“蛊毒，他们也养蛊么？”

陈振东道：“不错，他们随时掌握着我们的生命。”

庄璇玑道：“你们知道他们下的什么蛊么？”

陈振东道：“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蛊毒发作之后，十分痛苦，所以，我们请求，一旦蛊毒发作时，请诸位出手点我们的死穴。”

高空道：“这个，这个.....”

庄璇玑接道：“这样吧！你们还是按照他们的吩咐行事。”

陈振东道：“我们奉命紧钉诸位，每两天要有一次报告说明你们这两天的作为。”

庄璇玑道：“你们照令行事，跟着我们就是，马鹏，咱们走吧！”

柳媚笑一笑，道：“陈老大，你现在是不是觉着腹内有蛊虫在蠕动。”

陈振东道：“事实上，感觉不到，不过，心理上，总有着很严重的威胁，感觉中，真有蛊虫在腹中蠕动。”

柳媚道：“陈老大，你知道如何才能解去身上的蛊毒？”

陈振东道：“知道，不过，知道了和不知道，没有什么不同？”

柳媚道：“这话怎么说呢？”

陈振东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下蛊的人，才知道解救之法，但他绝对不会帮助我们。”

柳媚道：“哦！”

陈振东道：“所以，我们的生死，完全被控制在别人的手中，我们明白随时可以死亡，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柳媚低垂道：“陈老大，你们碰碰运气吧！如若庄姑娘也无法救你们，你们就只好死了。”

郎四娘道：“难道庄姑娘有办法解去蛊毒么？”

柳媚道：“不知道，不过，她不能办好的事，这个世上，能干好的人，就不会太多了。”

郎四娘道：“柳大妹子，实在说，我有些怕死，尤其是不愿死在蛊虫折磨之下。庄姑娘如若真能够救了我们，她会有五个很忠心的部属。”

柳媚道：“也许你还不明白，像我过去一样，对很多事，都一知半解，庄姑娘使我们了解了生死的意义，所以，我们变的比过去更勇敢，当我们面对着死亡时，我们就想到了死的价值，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怕。”

郎四娘道：“哦！有这样的事？”

柳媚道：“对！这些事，我过去也不太懂，只有这种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味道。”

庄璇玑缓步行了过来，道：“陈兄，能不能告诉我，那位下蛊的人，是什么样子？”

陈振东道：“是一个女人。”

庄璇玑道：“苗疆一带，养蛊的人，大都是女子，那位姑娘，长的什么样子？”

陈振东道：“她青纱蒙面，看不出她的形貌年龄。”

庄璇玑道：“活人冢内，罗致了不少武林高手，但我想不到，他们竟然会把苗疆的养蛊人，也罗致手下。”

目光一掠陈振东，接道：“诸位只要有弃暗投明之心，小妹绝对不会勉强诸位什么，在我们还没有办法疗治好诸位身中蛊毒之前，暂时还请维持现状，诸位照常跟他们联络，也确实报告我们的行踪，至少可以先保住诸位的性命，云在天锻羽而去，大约他们不会太过荷责你们了。”

陈振东笑一笑，道：“对！像云在天这样的人，就失败归去了，我们这几块料，又岂是庄姑娘和四大凶煞的敌手。”

庄璇玑道：“你们根本不是来和我们动手的，你们只是来看着我们，对么？”

陈振东道：“对！我们只是来看着你们。”

庄璇玑道：“所以，你们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良好的相处关系。”

陈振东道：“对极，对极，我们很和气，你们也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大家相处的很好。”

庄璇玑道：“是啊！我们彼此没有一点争执，只有互相提防着。”

陈振东道：“这就天衣无缝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陈振东道：“诸位先走！我们一直在后盯着几位。”

出了荒寺的大门，柳媚低声说道：“璇玑姑娘，事实上，咱们可以很轻易的杀了他们。”

庄璇玑道：“杀了他们，只不过双手多沾一些血腥，于事何补。”

柳媚道：“他们来一批，咱们杀一批，看看活人冢，究竟能派多少人来。”

庄璇玑道：“那不是办法，咱们杀人愈多，仇人也愈多，活人冢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他们也只有和咱们拼命一途了，如若咱们收服了他们的心，利用他们，广为宣传，那就不同了，他们会了解活人冢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他们还有一个去处。”

柳媚道：“哦！属下明白了。”

第十三章 智除蛊毒

陈振东等一行人，仍然紧跟在庄璇玑等身后，双方保持七八丈的距离。登上官道，庄璇玑突然下令，加快了速度。

大道上车马往来，行人如梭。

庄璇玑等一阵紧走，到太阳下山时分，竟然赶了六七十里。

而且，庄璇玑故意的错过了宿头，过了一个宿头，行向郊野中。

到了掌灯时分，庄璇玑等一行五人，还在一片荒野中。

陈振东等人，似是已被甩掉了。

这是一片荒凉的郊外，前不着村，后不临店。

幸好今夜有明月。

柳媚笑一笑，道：“看样子，他们不会追来了。”

语声甫落，耳际间，已响起了急促的步履之声。

陈振东等五个人，竟然快步如飞的追了过来。

柳媚站在路中，一下子拦住了陈振东的去路，道：“站住，不用再跑了，我们在这哀恭候各位大驾。”

陈振东收住急奔之势，吁一口气，道：“柳姑娘，庄姑娘呢？”

柳媚道：“在！有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目光一掠陈振东身后，不禁一呆，接道：“怎么回事，你们只有三个人了？”

陈振东道：“一言难尽……”

庄璇玑缓步行了过来，道：“什么事？”

陈振东道：“姑娘看到了没有？”庄璇玑道：“你们只有三个人了？”

陈振东道：“是！另外两个人死了。死在蛊毒之下。”

庄璇玑道：“蛊毒发作了，是不是很苦？”

陈振东道：“我在江湖上走动，见识过不少很悲惨的死状，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个悲惨的死法。”

庄璇玑道：“他们已经知道了你们的事？”

陈振东道：“我想他们还不知道，如若知道了，只怕，我们谁也活不了。”

庄璇玑道：“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陈振东接道：“我想，他们只是内心中有些怀疑，主要的是让我们见识一下利害，那两个朋友，也够够意思，忍受着毒蛊噬心之苦，竟然未说什么。”

庄璇玑道：“以后呢？”

陈振东道：“以后，我看到他们口鼻中涌出血来，逐渐的停止了挣扎。”

庄璇玑道：“死亡的很痛苦？”

陈振东道：“我看到他们咬牙苦忍，忍受着那种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但他们没有说出来什么，我知道，他们面对着死亡痛苦时，也会极力忍受，就算是断去他们一臂、一腿，也不会哼一声，但蛊毒，却使他们满地乱滚。”

庄璇玑道：“除了你们之外，还有些什么人在场？”

陈振东道：“一个黑衣人，一个蒙面的青衣女人。”

庄璇玑道：“就是那位下蛊的女人？”

陈振东道：“好像是她。”

庄璇玑道：“你们三位，现在准备作什么打算？”

陈振东道：“咱们匆匆追来，特地要向姑娘请教？”

庄璇玑道：“先说说，你们有些什么准备？”

陈振东道：“我们没有什么准备，只是来向姑娘告别。”

庄璇玑道：“你们准备死？”

陈振东道：“对！我们只求见姑娘一面，告别姑娘之后，我们就要自绝而死。”

柳媚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们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死？”

陈振东道：“柳姑娘，放手一战。”

金素花道：“我带他们离去。”

庄璇玑道：“那姑娘又如何向别人交代呢？”

金素花道：“那是我的事了，总不致于要向姑娘仔细的报告一番吧。”

庄璇玑道：“王杰，起下他们身上暗器，给他们一粒解药。”

王杰唯命是从，立刻动手，片刻工夫，已起下了六人身上的暗器，并给他们各自服下解药。

六个人很快的清醒过来。

两个黑衣人忽然拔出佩刀，冲向庄璇玑。

高空快如闪电，右手一挥之间，已然夺过了一个黑衣手中佩刀。

王杰同时出手，金光一闪间，一枚金镖，电射而至，击中了另一个黑衣人的右腕。

金镖由右手背上射入，直透掌心。

当的一声，黑衣人手中的腰刀落地。

两个黑衣人呆了一呆，同时停下脚步。

马鹏冷冷说道：“如是诸位想活命，最好不要妄动。”

金素花微微一笑，道：“当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璇玑姑娘这几个从人，都高明的很。”

马鹏道：“璇玑姑娘很仁慈，如若她稍存仇恨之心，咱们已经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王杰道：“璇玑姑娘，化外之民，不懂教化，陈振东等两个同伴之死，已可证明，姑娘似是用不着再对他们存什么仁义之心了。”

庄璇玑道：“算了，金素花，你可以请了。”

这时，两个红衣老妪，怒目注视着马鹏、高空，一付跃跃欲试的样子。

金素花冷冷喝道：“你们退下来，用不着给我丢丑现眼了。”

人却离开软榻，直对庄璇玑行了过来。

柳媚身子一闪，拦住了金素花，笑道：“要动手么？先过我这一关。”

金素花冷笑一声，道：“你不是我的敌手，退开去吧！”

柳媚道：“边区南蛮，还会有什么露人之艺，小妹倒是有些不信了。”

金素花道：“庄璇玑，要她让开。”

柳媚道：“先胜了我，再夸口不迟。”右手一抬点了过去。

金素花右腕疾疾迎了上去。

柳媚易劈为抓，变化擒手，反向金素花右腕上扣去。

忽然间，金芒一闪，金素花袖口之中，飞出了一条金色的心蛇，一下

子缠花了柳媚的右腕之上。

柳媚微微一呆，金蛇已紧缠右腕，同时蛇口张启，露出了两颗毒牙，贴在了柳媚白嫩的右腕之上。

柳媚一皱眉头，暗自咬牙，左手二指，向蛇头上捏去。

金素花冷然喝道：“不要动。”

右手迅如电火的速度，扣住柳媚的左腕。

四大凶煞虽然身经百战，但却从未见金蛇缠腕的事，全都不禁一楞。

高空双目炯炯，盯住在柳媚腕上蛇头。

马鹏右手握住了刀柄向不虚发的穿心一刀 | 已随时可以出手。

王杰双手中，各握了三种不同的暗器。

但几个人，都忍住了没有出手。

因为，柳媚的处境，太凶险了，那贴在腕的蛇口，随时可以把毒牙咬入柳媚的肌肤之中。

金素花道：“这是南疆五大奇毒之一金线蛇，如是被它咬上一口，我也无法解救，柳姑娘如是不想死，最好乖一些，免招死亡之祸。”

庄璇玑道：“金姑娘现在，准备如何应付。”

金素花道：“念在你不肯伤害我从属的份上，我也手下留情，不过……”

她沉吟一下接道：“我要和你放手一搏，不许他们在暗里插手。”

庄璇玑道：“好，你先收回金线蛇，放了柳媚。”

金素花道：“不知道庄姑娘是否已经明白了，我所谓不许他们插手的意思？”

庄璇玑道：“我明白，不论咱们胜负如何？都不许他们出手。”

金素花道：“也不能施放暗器，伤我从属。”

庄璇玑点点头，道：“好！我答应。”

金素花道：“我如制住了你，你要跟我走。”

金素花左手伸出，一拂柳媚的右腕，收回了缠在柳媚腕上的金线蛇。

右手忽然一提一甩，柳媚竟被她抛了出去。

但柳媚调息极快，身在空中，人已复元，轻飘飘落着在实地之上。

高空冷冷的望了金素花一眼，心中暗道：这女人虽然黑了一点，但黑里娇俏，而且，带着一股野性的魅力，自成一格，但她身上藏了很多条蛇，想想实在呕心，如此女人，不知什么样的男人，才敢和她接近。

金素花目光一掠高空，微微一笑，道：“你退开一些，我和庄姑娘约好了，不许你们插手。”

她笑的很甜，而且很大胆，和中原的女孩子，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完全不同。

高空吁一口气，按下震动的心情，缓缓说道：“再过我一关试试。”

金素花摇摇头，道：“我不会和你动手。”

高空冷冷说道：“姑娘可是觉着在下不配和你动手么？”

金素花摇摇头，道：“我不愿伤害你，何况，我和庄姑娘早约好了。”

高空道：“不行，……”

庄璇玑接道：“高空，你让开，我既然早和她约好了，不能失约。”

对庄璇玑的令谕，高空绝对服从，立刻向旁边闪去。

金素花缓步行了过来，道：“庄璇玑，你懂不懂放蛊？”

庄璇玑道：“所知有限的很。”

金素花道：“我可以告诉你。”

庄璇玑道：“小妹洗耳恭听。”

金素花道：“大体来说，放蛊的手法，有三种，把蛊毒放在食物中，那是最下等的办法。”

庄璇玑道：“还有两种比较高明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金素花道：“最高的是活蛊，可以伤人于十丈之外。”

庄璇玑皱皱眉头，道：“第二种高明办法呢？”

金素花道：“隔物传蛊，就像我和你这样的距离，或是稍为远一些，我可以放出蛊毒。”

庄璇玑道：“我现在是不是已经中了蛊毒？”

金素花道：“庄姑娘的感觉呢？”

庄璇玑道：“实在说，我感觉不出什么？”

金素花道：“那是说，姑娘并没有中毒的感觉。”

庄璇玑道：“金姑娘说完了没有？”

金素花道：“说完了。”

庄璇玑道：“我也有几句话，奉告姑娘，我们无怨无仇，你却苦追不舍，我不喜欢杀人，但也很讨厌用蛊的人，我的忍让，有一个限度，如若你金姑娘逼人过甚，我也会出手杀人。”

她说的声音，一点也不凶厉，但她那种严肃的态度，给人一种很认真的感觉。

金素花忽然间感觉到一股寒意，由心底直泛土来。

庄璇玑冷冷接道：“金姑娘，最好你还没有放蛊，如是很不幸你已经放了蛊，你和你的从人，都难再生离此地。”

金素花道：“璇玑姑娘人美如花，但口气却对我如此的威胁。”

庄璇玑道：“我说的是实话，我第一次感觉到由胸中涌出来一股杀机。”

金素花道：“庄姑娘可是有把握杀了我？”

庄璇玑道：“有！绝对的把握。”

金素花冷笑一声，道：“可惜庄姑娘已经中了蛊毒。”

忽然间一吸真气，向后退开了一丈多远。

庄璇玑神情冷肃道：“你走不开的。”

举步一跨，身子忽然飘起，直向金素花迫了过去。

这时，两个红衣老妪，快速迎了土来，两个人同时拔出了兵刃。

庄璇玑双手一扬，两个老妪刀还未离鞘，人已经倒了下去。

没有人看清楚，庄璇玑用什么方法，杀死的两个红衣老妪。

两个红衣老妪，倒摔在地上之后，咽喉之间，才冒出鲜血。

那是一种尖厉的器具所伤。

两个红衣老妪倒摔在地上之后，庄璇玑也同时冲近到金素花的身侧。

金素花肃立戒备，双手平举胸前。

她似乎是自觉无法逃过庄璇玑的追袭，所以，干脆蓄势待敌。

庄璇玑在冲近金素花时，突然停了下来，并未立刻出手。

金素花神情肃然，冷冷说道：“很快的剑法，我见过中原不少高手，但像你这样的身手实在不多见。”

庄璇玑道：“我说过，我能杀死你，这就是证明。”

金素花道：“不错，你已经证明了，你确有这种能力。”

庄璇玑道：“很可惜，你这位南荒公主，竟然埋骨中土。”

金素花神情肃冷，身躯还有些微微的发抖，也不知道她是害怕，还是生气。

望了地上雨具体一眼，缓缓说道：“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出手？”

庄璇玑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和我们作对？”

金素花道：“我……我……”

庄璇玑接道：“你连命都不顾惜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什么人要你来对付我们，是不是活人冢的主持人？”

金素花道：“活人冢？”

庄璇玑道：“对！那是中原武林道上一个很邪恶的组合。”

金素花道：“我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有这个人。”

庄璇玑道：“咱们无怨无仇，你又为什么如此的对付我们呢？”

金素花道：“你知不知道多情公子？”

庄璇玑道：“多情公子，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金素花道：“就是他，他要我对你们下蛊。”

庄璇玑道：“为什么，你要听他的？”

金素花道：“因为，因为，我……我……”

长叹一声，接道：“你动手吧？为他而死，死而无憾。”

庄璇玑呆了一呆，道：“金素花，难道你只是为了喜欢他，就听了它的话，对我们下蛊。”

金素花突然闭上双目，道：“是为了喜欢他，你可以出手了，他会赶来为我收，而且，会在我的坟墓上，插上一束鲜花。”

庄璇玑道：“就是那一束鲜花，就可以买你的性命了。”

金素花仍然闭着双目，脸上是一片自怜自惜的神色。

庄璇玑轻轻叹息一声，道：“金素花，多情公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金素花道：“一个多情、英俊的男人，他心中好恨你。所以，我只要把你生擒活捉之后，他就可以和我长相守了。”

庄璇玑道：“哦！他心中那么样恨我么？”

金素花道：“不错，他恨你，恨的椎心刺骨。”

庄璇玑笑了，大笑一阵之后，才缓缓说道：“金姑娘，请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么？”

金素花道：“我不用睁开眼看你了，你出手之快，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明，我绝对不是你的敌手。”

庄璇玑道：“金素花，希望你相信我，我根本不认识多情公子。”

金素花道：“他说过，你没有见过他，他恨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杀了他的亲人。”

庄璇玑道：“我杀了他的亲人？”

金素花道：“对！你出手吧！”

庄璇玑道：“我这一生才杀了六个人，包括刚才被的几个人，金素花你听着，我不认识多情公子，也没有杀过他的亲人，你被他利用了。”

金素花道：“就算是利用了我，也是我心甘情愿，我心中好后悔……”

柳媚冷冷说道：“你后悔什么？”

金素花道：“我太倔强，太任性，没有早些对你下手，我如暗中放蛊，

你们都已在我的蛊毒控制之下了。”

庄璇玑道：“怎么？你刚才没有对我下蛊。”

金素花道：“我试过了。”

庄璇玑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金素花道：“很奇怪，蛊毒竟然伤不了你。”

庄璇玑道：“真有这等事么？”

金素花道：“不错啊，你练的什么武功，我放出金蚕蛊，竟然攻不入你的身上。”

庄璇玑道：“所以，你已经自知没有能力和我对抗了。”

金素花道：“是！所以，只好任你杀了。”

庄璇玑道：“金素花，告诉我，能不能带我去见见多情公子。”

金素花摇摇头。道：“不！我不能带你去见他。”

庄璇玑道：“为什么？”

金素花道：“因为，你太美丽了。”

庄璇玑苦笑一下，道：“你认为我会和你争多情公子。”

金素花道：“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们汉人比我们狡诈，所以，我不能不防你们一着。”

柳媚冷笑一声，道：“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还谈的什么情，说的什么爱？”

金素花脸上泛起了满足的笑容，缓缓说道：“你不懂，一个人的幸福必须要紧紧的抓着，你不懂，因为你没有遇上过你喜欢的人。”

柳媚道：“哼！你这人真是死在眼前，还不自知。”

金素花道：“不错，你们会杀死我，不过，我会死的很快乐。”

柳媚道：“我可以让你死的一点都不快乐。”

金素花道：“唉！我说你不懂，你真的不懂，不论你用什么方法杀死我，但只能在我肉体上，加诸很多的痛苦，你没有办法使我精神上痛苦，肉体的痛苦，是可以抗拒的。”

柳媚道：“我告诉你，江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多情公子。”

金素花道：“为什么没有，他是个活蹦乱跳的人，我和他相处了数日之久，不过，你们没有见过他罢了，也幸好你们没有见过他，因为，你如见了他，你也会和我一样。”

柳媚目光一掠高空，冷冷说道：“和你一样没有出息。”

庄璇玑挥挥手，示意柳媚退下，道：“金姑娘，你现在可以走了。”

金素花呆了一呆，道：“真的。”

庄璇玑道：“是的，不过，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金素花道：“什么事？”

庄璇玑道：“你要解去我们身中的蛊毒。”

金素花道：“你们现在，都没有中蛊毒。”

庄璇玑道：“以后呢？”

金素花道：“以后，我就知道了。”

庄璇玑道：“小妹的意思是，你离开之后，今后别再对我们放蛊。”

金素花道：“这个，我当然答应，其实，你百毒不侵，就算我对你放蛊，也是枉然。”

庄璇玑道：“如是很不幸的被我发觉了你还要对我们下蛊，很抱歉，找

就非要取你性命不可了。”

金素花点点头。

庄璇玑道：“你走吧！不过，你带的人，死了的，已不能和你回去，活着的也要留下来。”

金素花道：“为什么？”

庄璇玑道：“我希望姑娘证实一下，你那位多情公子，对你是不是还很多情。”

金素花愣了一愣，转身快步而去。

马鹏低声道：“姑娘，真的放了她么？”

庄璇玑点点头，道：“陈振东，杀了她留下的从人。”

陈振东、郎四娘，一齐出手，攻向两个抬轿的大汉。

庄璇玑却一招手，唤过来高空，低声吩咐了几句话。

高空点点头，转身而去。

陈振东、郎四娘施出了全身解数，十个回合，已然把两个大汉毙于掌下。

庄璇玑望望地上的尸体，道：“把他们埋起来吧！”

埋好了地上尸体，柳媚缓缓说道：“姑娘，高空去追踪那丫头去了。”

庄璇玑道：“是啊！你要不要去接应他？”

柳媚道：“我担心金素花对他下毒。”

庄璇玑道：“那就快去接应他吧！”

柳媚道：“多谢姑娘。”

放腿如飞，疾奔而去。

望着柳媚去势如飞的背影，马鹏笑一笑，道：“看来，柳媚真的是学会关心别人了。”

王杰道：“说不定咱们真会喝一杯喜酒，这三十几年来，我吃尽了天下的美酒，就是没有吃过喜酒，总要吃一次，看看什么味道。”

郎四娘笑道：“高公子和柳姑娘，实是天生佳偶，郎才女貌。”

马鹏道：“姑娘，那多情公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

庄璇玑道：“我想那位多情公子，一定是活人冢制造的人物。”

马鹏道：“活人冢制造的人物？”

庄璇玑道：“对！活人冢不但可以制造活死人，而且，也可以制造出一个多情公子。”

马鹏道：“姑娘，他们用什么方法制造出多情公子？”

庄璇玑道：“他们不是制造出一个人，而是改造一个人。”

马鹏道：“怎么一个改造法？”

庄璇玑道：“回春手，不但是一个很好的用毒高手，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术医师。”

庄璇玑道：“他可以改造一个人的面目，一个人的体型。”

马鹏道：“有这等事。”

庄璇玑道：“不论制作的如何精巧的人皮面具，只能掩遮去一个人本来的面目，但却无法改变一个人的美与丑，只有精巧的手术，可以巧夺天工，把一个人的外型，改造的很完美。”

王杰道：“父母生我如斯，再高明的手术，改造出来的美丽，也不足以动人。”

庄璇玑笑道：“再精巧的人工手术，都有破绽可寻，问题对方并不知道……”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幸好，这等精于手术的人才不多，千年以来，只有出过三五个人而已，精于手术的人，必需精通医理，回春手，就是那三五个人中的一个。”

马鹏道：“姑娘能肯定那多情公子，就是改造的人么？”

庄璇玑道：“不错，十之七八，是改造的人，如若不是，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人物。”

马鹏道：“对！江湖如若真有一个使女人疯魔的多情公子，咱们必然是早已知道了这个人。”

王杰道：“早有此人，可能早已死在咱们的手下了。”

马鹏道：“这为什么？”

王杰道：“如此人物，风流成性，不知害了多少妇女，总有人重金礼聘咱们，取他性命。”

马鹏笑一笑道：“倒也有理。”

庄璇玑道：“我留下金素花一条命，希望她能回悟过来，帮助咱们，我杀死她的属下，也有两个原因。”

马鹏道：“杀人也有道理？”

庄璇玑道：“第一，我怕他们落入敌人手中，对金素花构成一种威胁，使她欲拔不能，第二，我要证明给她看，她除了用蛊之外，武功上的成就，在中原武林道上，只是微不足道。”

马鹏道：“不错，姑娘一言，使咱们茅塞顿开。”

郎四娘突然接了口，道：“咱们承蒙姑娘相救，愿意追随左右，远望姑娘收录！”

庄璇玑道：“这个……”

郎四娘接道：“我们请求追随姑娘，也就是自保，如若我离去，必难逃对方的追杀。”

庄璇玑道：“郎大姊如此说，我倒不好不答应了，不过，我们这里有规矩，而且很严厉。”

郎四娘道：“什么规矩，妾身可否知道，也好循规行事。”

王杰道：“规矩很简单，第一要忠实，第二要听命，除了璇玑姑娘的命谕之外，还要听马老大的，他是咱们的领班头儿。”

郎四娘笑一笑，道：“这规矩实在很简单，而且，我们保证可以作到。”

马鹏道：“现在，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郎四娘道：“很感激璇玑姑娘，也很感激诸位，给我们一条最好的路走。”

马鹏道：“有一件事情，我想先对三位说明白？”

郎四娘道：“请说！”

马鹏道：“我们人手不多，所以，一个人要作很多人的事。”

郎四娘道：“是！我们看到了。”

马鹏道：“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不怕死。”

郎四娘道：“我明白，我们要以少胜多，一个人要当几个人用。”

马鹏道：“对！这是原则，还有方法。”

郎四娘道：“这方法，要马头儿指点了。”

马鹏道：“我们的人太少，除了璇玑姑娘身怀莫测的武功之外，我们这些人也都只有一两招……”

郎四娘道：“我们见识过了，那是最好的一两招。”

庄璇玑道：“天下最好的方法，也无法和穿心一刀相比。”

马鹏道：“可惜只有那一招。”

郎四娘笑一笑，道：“但贱妾等三人，只怕连一招也没有，不过，我们有勇气，也有决心，虽死无憾，不死不休。”

马鹏点点头，道：“好！这就是我们的精神，以少胜多，我们随时准备死，所以，敌势虽然强大，但我们却没有被他们的气势所慑，固然，庄姑娘算无遗策，使我们常常在危险中脱身而出，但我们每一个在执行任务时，却是勇往直前，向无回顾。”

郎四娘道：“这一点，马头儿可以放心，咱们得庆重生，全赖璇玑姑娘之力，我们是已经死过的人，死后重生，我们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马鹏道：“郎姑娘，还有一件事，在下也必须说明白。”

郎四娘道：“小妹洗耳恭听。”

马鹏道：“我可能有什么疏忽的地方，如若传令不当时，希望你能立时提出来，问个明白。”

郎四娘微微一愣，道：“怎么，令谕下来，还可以问的？”

马鹏道：“对，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令谕，如若我说的不对，你们可以反驳，如若你们接受了，那就要全力以赴。”

郎四娘道：“多谢指教。”

陈振东突然叫道：“咱们去看看。”

马鹏道：“看什么？”

陈振东道：“我担心他们设有埋伏，柳姑娘和高兄会遇上伏击。”

马鹏道：“对！老五，咱们去接应一下。”

陈振东道：“我也去，这些天来，我对他们有了一点认识，也许可以帮一点忙。”

马鹏道：“璇玑姑娘，我们走一趟。”

庄璇玑摇摇头，道：“不用去了。”

马鹏道：“为什么？柳媚、高空都可能遇上危险。”

庄璇玑道：“他们都很灵巧，如若他们陷身危境了，你们就算赶去了，也未必来得及了。”

马鹏道：“姑娘，难道我们能坐视不管么？”

庄璇玑道：“再等片刻，我相信，就算他们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他们也不会杀害高空和柳媚。”

马鹏道：“为什么？”

庄璇玑道：“因为，他们会留下两个人的性命，想办法要胁我，如若他们杀了柳媚和高空，只不过是伤害他们两个人而已。”

马鹏道：“姑娘的意思是……”

庄璇玑接道：“我的意思是不论他们是否遇上了危险，但他们不会死亡，你们去救他，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杀机，那反而害了他们，如若他们没有事，又何用你们去帮忙。”

话虽说的很婉转，但却很明朗。

马鹏点点头，道：“姑娘说的是。”

王杰道：“还有一点，庄姑娘没有说出来。”

马胆道：“哦！”

王杰道：“他们如是不幸遇害了，咱们追过去，也是白送了一条命。”

庄璇玑道：“别小觑柳媚、高空，就算武功强过他们很多的人，也很难伤害他们。”

马鹏道：“那为什么？”

庄璇玑道：“因为他们一技之精，已超越了极限，只要运用得当，总有还手的机会。”

王杰道：“何况，庄姑娘还传了咱们不少的武功，在下已经思索很久，感觉出那都是武林中的绝技奇学。”

只听衣袂庄风，柳媚疾如流星一般，飞驰而至。

高空紧追柳媚身后。

柳媚一口气冲到了庄璇玑的身前，道：“姑娘，我们中了埋伏。”

一头向地上栽去。

高空满身是血，但他仍然一伸手，抓住了柳媚的衣衫，道：“振作些，快些告诉庄姑娘，伤在什么地方？”

柳媚已经闭上了眼睛。

她脸色苍白，已经看不到一点血气，但嘴角间却已经流出血来。

庄璇玑道：“你伤的也不轻，快些坐下，运气调息。”

高空道：“我不要紧，先救柳媚。”

庄璇玑已伸手握住了柳媚，轻轻的放在地上，检看她的伤势。

她实在伤的很重，气若游丝，这口气，随时都可以断绝。

郎四娘看着地上的柳媚，突然回头和另一个同伴低声数语。

那人摇摇头，突然转身而出。

但行了不足百步，突然大喝一声，捧胸蹲了下去，道：“郎四娘，你对我用了毒。”

郎四娘道：“百步断肠散。”

陈振东道：“四娘，你怎么可以对自己人下毒手。”

郎四娘叹口气道：“他一直在出卖咱们，暗中把咱们的一切报告过去，如若不是庄姑娘那次装作中毒的启发，我还想不透澈，你想想看，每一次，蛊毒发作的情形，他呼痛之声最大，但每次，他都复元的最快。”

陈振东沉思了一阵，道：“嗯！的确可疑。”

郎四娘道：“他收藏了一个千年雪莲子，我要他出来，救柳媚姑娘，他不但不允，却回头就走，咱们五个人中，他是最怕死的一个，如非他早有去处，怎么敢离开我们。”

陈振东道：“埃！事实上，那雪莲子也不是他的，老四、老五，加上我，四个人合作，才找到它，如今，老四、老五去了，想不到，他竟然也不把我这个老大，放在眼中了。”

马鹏道：“诸位可是岭南五友？”

陈振东道：“正确的叫法。应该是岭南五凶。”

语音一顿，接道：“我去找雪莲子来。”

郎四娘道：“应该他是四凶，后来，加上了我，才凑成五个人。”

庄璇玑道：“郎大姊，还是你们心细，你竟也早发觉了，据我暗中观察，也对你们那位老二动疑了。”

郎四娘道：“这是姑娘的启发，没有你装出中蛊的样子，我也想不明白，直到他不肯交出雪莲子，转身而去，我才确定了他出卖了我们。”

陈振东已行了回来，道：“也许他是被逼如此，情不得已。”

一面把手中的雪莲子奉上。

庄璇玑道：“这么名贵的东西，万金难求，还是你们留下吧。”

陈振东道：“雪莲子，不能解蛊毒，但姑娘却帮我们解了蛊毒，奉上雪莲子，不过，表达我们一分诚意，听说，雪莲子疗治内伤，效用很大，姑娘请收下吧。”

庄璇玑心中明白，柳媚的内伤，实在很重，除了云莲子之外，想救她，恐怕还要大费一番手脚。

陈振东表现出了诚意，庄璇玑也未再推辞。

千年雪莲子，采日月之精华，汇千年冰雪之精气而成，坚硬如铁。

庄璇玑伸出右手，纤纤的玉指，轻轻一捏，雪莲子应手裂成了四块。

她不但捏开了雪莲子，捏的是那么均匀。

右手食中二指，捏起一块雪莲子，却把余下三块收起来，腾出左手，耗开了柳媚的牙关，把一块雪莲子，投入了柳媚的口中。

说也奇怪，那坚硬如铁的雪莲子，投入了柳媚的口中之后，得口津之热，立刻化作了琼浆玉液，流入了咽喉之中。

庄璇玑盘膝而生，纤巧的手指，开始在柳媚的身上移动。

玉指压点处，立时有一股热力直流入肌肤之内。

就在庄璇玑替柳媚疗治伤势的同时，马鹏也扶起了高空，道：“兄弟，你身上有几处刀伤。”

高空笑一笑，道：“七八处吧？”

马鹏道：“躺下去，我替你敷药。”

高空道：“我不要紧，几处伤痕，都是肌肤之伤。”

他伤的不算太重，但也不轻，仗一口真气，强自支持着，放腿奔走，失血很多，如今，一口真气松下来，人已有些昏迷。

马鹏道：“不用担心柳媚，柳媚已交给了庄姑娘，快闭上眼睛，先效药止血，四大凶煞已经一体合用，少一个会减掉大部份威力，你不能死，也不能残废，我相信庄姑娘也能保住柳媚。”

高空苦笑一下，道：“马兄，谢了。”

缓缓闭上双目。

王杰已寻得了一瓦罐，提来了半罐清水，马鹏撕下了衣衫一角，蘸水洗去高空身上的血污。

洗去血污，看清了高空身上的伤痕。

八处刀剑之伤，每一处伤口，都有两寸多长。

奇怪的都不太深，也未伤及筋骨。

这绝对不是运气，而是高空武功上的修养，和轻巧身法造成，他虽然身被刀剑劈中，但灵巧的运转，减少了刀剑在他身上所造成的伤害。

王杰帮忙，两个人很快的替高空敷好药，包扎好伤势。

陈振东和郎四娘也未闲着，全神戒备，监视四方。

幸好，这一段时间中无人来犯。

第十四章 遭暗算 误饮化功散

足足有半个时辰之间，庄璇玑才停下了手。但美丽的脸儿上，已然满是汗珠。

只见她举手挥一下脸上的水，缓缓说道：“好好的照顾着她，让她休息一下。”

突然转身而去。

马鹏急急说道：“姑娘，你要到那里去。”

庄璇玑道：“我去去就来。”

马鹏未再追问。

庄璇玑很快消失在林中不见。

王杰吁一口气，道：“高空，你怎么样了？”高空道：“我很好，柳媚呢？”马鹏道：“庄姑娘交代了，已无大碍，等她清醒过来就行了。”

这些人，都是久闯江湖的高人，也都是独来独往的人物。

但自和庄璇玑结伴同行之后，不知不觉间，都被她绝高的智慧征服。

现在，庄璇玑离开了一下，大家都有着失落的感觉。

陈振东回顾了马鹏一眼，道：“头儿，你看，咱们是不是需要一辆马车？”

马鹏道：“自然需要。”

陈振东道：“不远处，就是官道，我去找一辆马车来。”

王杰道：“去借，还是去抢。”

陈振东道：“去买一辆。”

王杰道：“陈兄，我告诉你，过去，咱们什么都可以干，杀人放火，都没有关系，但现在，为了庄姑娘，咱们一切都要仔细小心一些。”

陈振东道：“是，是，在下明白。”

马鹏道：“别人的车子，在路上行走，怎会卖给咱们？”

陈振东道：“头儿，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付他十倍价钱，我想，他会卖了。”

马鹏点点头，道：“记着，千万不可勉强别人，能买到更好，买不到时，别动强。”

陈振东道：“我知道，四娘，你留这里。”

高鹏道：“不！带着四娘一起去，也好有一个帮手。”

郎四娘道：“好！我跟你一起去。”

马鹏道：“对，两位早去早回。”

陈振东点点头，带着郎四娘飞步而去。

柳媚突然睁开了眼睛，挺身坐了起来。

马鹏道：“你醒了？”柳媚道：“高空怎么样了？”马鹏道：“满身刀伤。”

柳媚急道：“伤的重么？”

马鹏笑一笑，道：“不太重，也不太轻，唉！你们两位倒是不约而同啊！”

柳媚道：“什么不约而同？”

马鹏道：“高空带着一身伤，但他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伤势，一直嚷着要救柳媚。”

王杰道：“咱们四大凶煞，一向是互不相关，现在好像很关心高空。”

柳媚道：“王杰，别说风凉话，过去的不谈，现在，我不但关心高空，你们受了伤，我也一样关心。”

一向冷若冰霜的王杰，忽然间也有了笑容，笑一笑，道：“大妹子，别担心，我们担心的是你，高空流了很多血，但他的伤不太重，他一直关心你。”

柳媚道：“高空，高空，你在那里？”

马鹏抱起柳媚，轻轻一转。

柳媚看到了高空。

高空静静的躺在地上，微闭着双目，似乎是睡的很熟。

高空自然不会睡着，但他不好意思再睁开眼睛。

马鹏知道，王杰自然也知道。

但两个人都不肯说出来。

柳媚却不知道，急急叫道：“高空，高空，你听到我说话没有？”

高空只好睁开眼睛，笑一笑道：“我很好。”

柳媚突然笑了，道：“你会不会变成残废？”

高空道：“我不知道。”

王杰道：“难说啊！庄姑娘说，他那条右腿，很难复元。”

柳媚道：“王杰，你是说，他会变成跛子？”

王杰道：“这就很难说了。”

柳媚吁一口气，道：“高空，你放心，就算你断了两条腿，我也会背着你在江湖上闯荡。”

高空脸一红，道：“柳媚，我一条腿也不会断，你可以放心。”

柳媚愣了一愣，道：“庄姑娘说的还会错么？”

高空道：“庄姑娘没有说，王杰骗你的。”

柳媚道：“王杰，你要死了。”

王杰笑道：“柳大妹子，这些日子我们和你相处的很好，忽然间，发觉了一件事。”

柳媚道：“发觉什么了？”

王杰道：“发觉你可爱。”

柳媚嗤的一笑，道：“现在你才发觉啊！本来我就很可爱啊。”

马鹏道：“柳大妹子，看你有说有笑。好像是完全好了。”

柳媚道：“对啊！我记得伤的很重，怎么一下子好像全好了，小妹又欠了庄姑娘一条命。”

马鹏道：“柳媚，你的运气实在很好，你伤势之重，连庄姑娘也有些发愁，但你刚才吃下了半颗雪莲子。”

柳媚道：“雪莲子，那也是庄姑娘的了。”

马鹏道：“那倒不是，是陈振东和郎四娘的。”

柳媚呆了一呆，道：“他们的。”

马鹏说明了经过。

柳媚吁了一口气。道：“马老大，我看咱们也不用怕他了。”

这一句话，没头没脑，马鹏、王杰，都听得楞住了。

马鹏愣了一愣，道：“怕什么人？”

柳媚道：“那个人啊！带着一个怪怪面具的人，不是要咱们掳走了庄姑娘。”

马鹏哈哈一笑，道：“柳媚，这件事，咱们早就决定了。”

柳媚道：“决定什么？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老掌柜道：“如若你们肯听老夫的话，老夫已经说了很清楚，如是你不肯听，老夫说了也是白说啊！”

庄璇玑笑一笑，道：“多谢指教。”转身向外行去。

马鹏紧随在庄璇玑的身后，低声说道：“姑娘，咱们现在应该如何？”

庄璇玑道：“回去再说吧！”

高空、王杰、柳媚、都在门口等着。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高兄，咱们走不走？”马鹏摇摇头，道：“问庄姑娘。”

马鹏的神色，柳媚已知道了情形不对，闭上嘴不再多问。

庄璇玑行到房中，沉声说道：“诸位，咱们准备离开。”

高空第一次看到了庄璇玑脸上一片沉重。

不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庄璇玑都能够保持着相当的镇静。

但这一次，庄璇玑却有些沉不住气了。

虽然，她尽量保持着镇静，但高空却看出来庄璇玑神情间有着很大的不安。

庄璇玑整理了一下简单的衣物，道：“整好兵刃，咱们随时可能遇上凶险。……”

目光一掠高空、柳媚，接道：“你们的伤势如何？”高空道：“大体上都复元了。”

庄璇玑点点头，神情肃然的说道：“这一次，咱们会有很凶险的际遇，很可能，会造成大伤亡，也可能全军覆没。”

王杰哈哈一笑，道：“咱们早已经玩过几次了，都是被姑娘救了回来，早已不把死亡之事，放在心上了。”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们都是勇士，不过，咱们的担子很重，能不死，最好别死。”

陈振东道：“璇玑姑娘，在下一向觉着，千古艰难唯一死，所以，我有些怕，别人千方百计的对付我，希望我死，但我千方百计逃避不死。”

庄璇玑道：“一个人总要设法保护自己。”

陈振东道：“在下追随姑娘的时日极短，但我却有了一个很大的收获。”

庄璇玑道：“什么收获？”

陈振东道：“在下忽然间变的不太怕死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都是诸位肯帮我忙。”

郎四娘轻轻吁一口气，道：“我现在才明白了潜移默化，竟有这么大的力量。”

马鹏道：“姑娘，是不是福、禄、寿三星会截杀咱们？”

庄璇玑道：“照理说，他们不会，但目下情形，却变的十分可疑，连我也测想不出他们怎么打算了。”

马鹏道：“姑娘，请恕在下多口，姑娘是不是认识他们呢？”

庄璇玑道：“见过一面，不过，那时间我的年纪很小，但他们老态龙钟，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我还能认识他们。”

怎么一个情形下认识他们，庄姑娘没有说下去。

王杰道：“咱们现在，是不是立时动身？”

天仍然下着雨，但天空的乌云，却消了很多。

似是，已有放晴的样子。

庄璇玑静静的站着，仰望天空，口中喃喃自语。

四大凶煞，看出了这位才慧绝世，胸怀大仁的姑娘，确然陷入了一种极深痛苦之中。

她习惯于自己承受，不愿把痛苦分担到别人身上。

庄璇玑缓缓收回凝注在天空的目光，笑一笑，道：“现在，咱们走！”

举步向前行去。

马鹏招招手，高空、柳媚、王杰，全都聚拢了过来。

陈振东、郎四娘互望了一眼，也行了过来。

马鹏低声道：“你们瞧出来没有？”

柳媚道：“瞧出什么？”

马鹏道：“姑娘似乎是有很沉重的心事。”

柳媚道：“对！泵娘，看上去有些忧苦。”

马鹏道：“咱们追随姑娘历经火洞、冰穴，从没有看到她有过愁容，这一次，姑娘好像是遇上了困难。”

王杰道：“她在为咱们担忧。”

马鹏道：“对！所以，咱们不要再给姑娘找麻烦。”

王杰道：“马兄的意思是？”

马鹏道：“我是告诉诸位，不可称能，遇上敌人时，不许单独出手。”

高空道：“联手合击。”

马鹏道：“过去，咱们坐井观天，不知天下之大，现在，咱们心中都该明白，如若和人单打独斗，能胜过咱们的高手，俯仰皆是，但咱们四个人合起来，大概可以算一个高手了。”

柳媚道：“我明白了，马老大的意思是，不许咱们逞强好胜，轻身涉险。”

马鹏道：“你们都该明白，璇玑姑娘绝对不会去下咱们不管，不论那一个受了伤，对她都是一种拖累。”

王杰、高空、柳媚，齐齐点头。

他们试过联手的威力，佳妙的配合，等于四个人的总和力量，还要加上十倍。

马鹏的目光一掠郎四娘和陈振东，接道：“你们两位也是一样，不可逞强，最好，和我们四人在一处。”

陈振东道：“咱们一切听命。”

马鹏道：“咱们走！”

几人放步赶上了庄璇玑。

庄璇玑已行到了店门口处。

那坐在柜台后面的店掌柜，突然睁开了微闭的双目，道：“女娃儿，要走么？”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不肯慈悲，晚进只好求去了。”

掌柜的笑一笑道：“老三，守住大门口。”

那坐在柜台旁边打盹的店小二，忽然一长身，像一只离弦之箭般，别的一声，由几人身边飞掠而过，脚落实地，人已挡在门口，伸了一个懒腰，直直的站在门口，又闭上双目。

庄璇玑走在最前面，面对着那个店小二，深深吁一口气，道：“老前辈，

当真要拦阻我们么？”

店小二双目未睁，笑一笑，道：“姑娘，这是老二的命令，谁叫我是老三呢？老三当然要听老二的了。”

庄璇玑冷冷说道：“三位老前辈都是我十分敬重的人，我也相信三位老前辈留我们在此地，也没有什么恶意……”

店小二笑一笑，接道：“慢一点，你要清楚，我们是什么人？”

庄璇玑道：“福禄寿三星，阁下如是老二，就应该是寿星南长命。”

南长命笑道：“不错，不错，你果然是认识我们。”

庄璇玑道：“福星顿顿美食，禄星有十二美女侍候，寿星手中应执着一根勾魂，行有驼轿，三位老前辈都是大富大贵的人，怎会一下子落魄到这种地步？”

南长命道：“你对老夫们的事，似乎是清楚的很。”

庄璇玑道：“所以，晚进才觉着很奇怪。”

南长命道：“什么奇怪？”

庄璇玑道：“三位都是我很敬仰的人，也是讲求美食衣着的人，为什么会住到王家老栈来。”

南长命道：“锦衣玉食，人人喜爱，咱们兄弟一向是享受惯了，但我们却跑到了这里受苦，这中间自然是有原因了。”

庄璇玑道：“什么原因？”

南长命哈哈一笑道：“咱们兄弟，要请小女娃儿帮个忙了。”

庄璇玑道：“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南长命道：“要你留下来。”

庄璇玑道：“我在王家老栈，就能使福、禄、寿三星恢复旧观么？”

南长命道：“这个忙，普天之下，也只有你能帮得上忙。”

庄璇玑道：“哦！”

南长命道：“所以，咱们需要你姑娘留在这里。”

庄璇玑道：“晚进已经留在这里很多天了。”

南长命道：“但事情没有一个结果之前，咱们还是希望你留下来。”

庄璇玑道：“现在，晚进总算明白了！”

南长命道：“明白了，又如何呢？”

庄璇玑道：“我们如是一定要走，你又能怎么样呢？”南长命叹口气，道：“这就很难说了，你如一定要走，老夫只有出手拦阻一途了。”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我们之间，难免一战了。”

南长命道：“不对，你们如果留下来，这一战就可以避免了。”

庄璇玑道：“很可悲的是，我们非走不可。”

南长命道：“这就麻烦了，老实说，我们三个老兄弟，对你的印象不错，实在不希望和你动手拚搏的。”

庄璇玑道：“咱们也没有和三位老前辈动手的意思，晚辈已不望会得到什么帮助，但只望能不和你们动手。”

南长命平板的脸上，忽然间有了表情，是隐隐激动的表情。

不知道他是受了庄璇玑的感动，还是内心中有什么感触，脸上的肌肉不停的跳动。

良久之后，才停了下来。

庄璇玑一直很沉着，静静的站着。

她心中明白，这一阵激动过后，必然会有一个决定。

所以，她一直在静静的等着。

足足有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南长命才重重的咳了一声，道：“女娃儿，你真的拼上了。”

庄璇玑道：“晚进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事情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境地了。”

南长命道：“女娃儿，你自己掂量一下吧！如若硬要和我们冲突，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庄璇玑道：“除非我能知道，我们这样等下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南长命道：“什么样的结果，我不能奉告，老夫只能说明白有两种好处。”

庄璇玑道：“愿间其详。”

南长命道：“第一，你们可以不必和我们冲突，第二，老夫三个从不欠人的情意，我们会有报答的。”

庄璇玑道：“你们三位老前辈，武林大名鼎鼎的三星奇人，留下了我们，可是为了等一个人么？”

南长命道：“不错，我们留下诸位，就是要等一个人。”

庄璇玑道：“什么样的人？”

南长命道：“如若老夫能知道是谁，那就不会留下诸位了。”

庄璇玑愕然道：“你们不知道？”

南长命道：“千真万确。”

庄璇玑道：“晚进不解的是，你们既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替他效命。”

南长命道：“这就是我们难处，也是留下你们的原因，我们也想见见他，是一个什么样来历的人物。”

庄璇玑道：“嗯！是这么回事？”

南长命道：“咱们本来不想告诉你，但也不愿和你们冲突。”

庄璇玑道：“三位为什么一定要留下我们呢？”

南长命伸了一个懒腰，道：“女娃儿，你不觉着问的太多了么？”

庄璇玑道：“不多，老前辈，不论你们用心多么的善良，不论你们的设计多么精密，但我们还没有答应和你们配合。”

南长命呆了一呆，道：“你说什么？”

庄璇玑道：“晚进的意思是，我还没有答应你们合作。”

南长命冷笑一声，道：“女娃儿，你好大的胆子。”

庄璇玑道：“老前辈，晚进的胆子本来就不小。”

南长命道：“女娃儿，你是逼老夫出手了。”

庄璇玑道：“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我们没有招惹你老前辈，而是你们招惹了我们……”

语声一顿，接道：“就目下情势而言，我们没有需要三位帮忙的地方，我们受人追杀，一直自己应付，我们住在王家老栈，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我们站在一个理字上，如若三位肯讲理，就应该和我们谈谈条件。”

南长命冷冷说道：“想不到，你这女娃儿竟然是这么难缠。”

庄璇玑道：“老前辈，难缠的不是我们，至少，我们讲理。”

南长命突然高声说道：“老二，这女娃儿很难对付，我看咱们很难谈的

拢了。”

坐在柜台后面的老人，长长吁一口气，道：“老三，既然谈不好，你看着办吧！”

南长命道：“只怕这件事很难善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请让开去路，我们要走了。”

南长命道：“女娃儿，你好放肆。”

庄璇玑道：“老前辈，我敬重你，你怎么能出口伤人？”

南长命道：“女娃儿，你要再不听话，老夫还要出手教训你了。”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你最好出手试试。”

南长命愣了一愣，道：“什么？你要老夫出手？”庄璇玑道：“不错，我想看看三位不讲理的前辈奇人，有什么杀人奇招。”

南长命冷冷说道：“女娃儿，不要得寸进尺，老夫对你的容忍，是有一定的限度。”

庄璇玑道：“当我决心要离开此地时，已经没有太多的顾虑了。”

南长命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庄璇玑道：“我尊重福、禄、寿三星的为人，所以，我们很耐心在这里等了几天。”

南长命道：“武林道上，只要认识我们三个老人家的人，又有谁不尊重我们。”

马鹏道：“福、禄、寿三星的名气虽大，但江湖上认识你们的人，实在不多。”

南长命道：“老夫三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一旦能遇上我们的人，他们就是很有造化的人。”

庄璇玑道：“三位老前辈，也就凭仗这一点神秘之感，造成了声誉，造成了江湖上人人冀求得以遇上的福星。”

南长命道：“但老夫三人，确然能够给他们一种幸运的感觉。”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幸运是三位创造盛誉的标志，三位也因此成名，但我们却很不幸运，我们遇上了福、禄、寿三星之后，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幸运，而且我们因为遇到了三位，变的十分倒楣。”

南长命道：“你这丫头，如此放肆，越说越不像话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我很尊重你，但你一定要有使我们尊重的条件。”

南长命道：“老夫们那里不值得你们尊重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对我们而言，三位不但对我们没有帮助，而且，对我有害，世上，也许有很多人，碰到了诸位真的会有什么幸运，但我们没有。”

南长命怒道：“小女娃儿，老夫三人虽不杀人，但我们也和你一样，忍耐有限，惹得老夫动了火，我们也一样会杀人。”

庄璇玑冷冷说道：“话不投机半句多，老前辈既然要仗势欺人，只怕咱们已经无法谈下去了。”

南长命冷冷说道：“女娃儿，你要逼老夫出手了。”

庄璇玑道：“老前辈如不肯让路，咱们只有冲出去一条路了。”

南长命冷笑一声，道：“好！你冲一下试试看。”

庄璇玑回顾了马鹏等一眼，道：“你们向后退开。”

马鹏低声道：“姑娘，交给我们试试吧？”

庄璇玑摇头道：“不！我来领教。”

马鹏等的人相望了一眼，缓缓向后退了五尺。

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食、中二指并在一处，缓缓向右一指，道：“老前辈先出手呢？还是晚辈先出手？”她摆出了一付奇怪的姿势，马鹏等四个人，完全看不明白。

但南长命看的明白。

原来带着有点懒的面色，突然间变了。

变的有些惊异。

庄璇玑冷冷接道：“老前辈，决定了没有。”

南长命呆了一呆，道：“女娃儿，一定要动手么？”忽然之间，南长命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庄璇玑道：“老前辈不愿意动手也好，那就让开去路。”

南长命道：“女娃儿，你这招九龙会中州的起手式，是跟什么人学的？”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我不会告诉你，除了我们能站在绝对平等的地位上，相互商量事情。”

南长命道：“女娃儿，这可是要挟。”

庄璇玑道：“不论你怎么想，现在你只有两个决定，一个是立刻让路，一个是出手一搏。”

南长命脸上忽然间泛起了一片怒色，道：“九龙会中州这一招，未必能伤得老夫。”

庄璇玑道：“你如能避开这一招，下一招，我会用，拨云托日擒明月。”

南长命的脸色，一下子变成了一片黯灰，道：“你……”

庄璇玑道：“我说的句句真实，你如是不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南长命沉吟了良久，突然向旁侧闪开了一步，道：“好！你可以走了。”

庄璇玑道：“包括所有的人？”南长命道：“不是，只有你一个，因为，因为，你……”

庄璇玑接道：“我不会一个人走…要走，他们要跟我一起走。”

南长命道：“那也成，除你之外，谁要想离开王家老栈，只要能接下我三招就行。”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不用那么费事了，老前辈，准备如何，干脆，划出道子就是。”

南长命脸色一变，道：“老二，我看今日之局，已难善罢，势非要大开杀戒了。”

坐在柜台里面的老者，缓缓站起身子，缓步向前行来，一面说道：“老三啊！听说庄璇玑那丫头，是很讲道理的人，你怎么不和她好好说呢？”

南长命道：“小丫头，口舌如刀，我已经忍耐再三了。”

两人一问一答之间，那柜台老人，已经行到了大门口处，回头对庄璇玑道：“姑娘一定要走？”

庄璇玑道：“对！晚进一向讲道理，不过，要遇上讲道理的人才行。”

南长命道：“姑娘言下之意，似乎是我们不讲理了。”

庄璇玑道：“确然如此。”

南长命道：“老二，你听听，这是多武断的说法。”

老人笑一笑，道：“璇玑姑娘，你学过九龙会中州？”

庄璇玑道：“不错，先生问这话，是何用心？”

老人点点头，道：“你可知道老夫三人的来历么？”

庄璇玑道：“福星水长流，禄星余长贵，寿星南长命。”

余长贵道：“不错，这是我们三人的姓名、绰号，但我们三个人的出身呢？”

庄璇玑道：“一定要我说，也不是什么难事，三位出身南海门下……”

余长贵呆了一呆，道：“你怎么知道的？”

庄璇玑道：“因为你会知道“拨云托日摘明月”这一招武功名称。”

余长贵道：“姑娘，在那里学到这两招武功呢？”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两位难道就不会猜一猜么？”南长命突然附在余长贵的耳边，说了数语。

庄璇玑冷冷一笑，道：“两位大约不愿意再问下去了，那会使大家没趣的很。”

余长贵道：“年纪轻轻，口舌如此刁利，不怕有伤天和么？”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两位，可是想等福星水长流赶到。”

马鹏道：“姑娘，为什么要等三星会齐呢？”庄璇玑道：“不等他们，只怕还要多一场搏杀，那就不如等三星会齐一战了。”

余长贵冷冷说道：“那很好，水老大很快就会赶到。”

“老夫已经到了。”水长流不知何时，已经到了大门口处。

他年纪很大，看上去，已经很老了，头发，胡子，连眉毛都已经白了。脸上皱纹堆累，看上去，实在老的很厉害。

余长贵冷冷说道：“璇玑姑娘，现在咱们人手会齐了。”

谈话之间，水长流已经和余长贵、南长命，并肩而立。

三星并肩，摆出了一付联手而战的姿态。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看样子，三位是一定要和我动手一战了。”

水长流道：“女娃儿，我们不希望你动手，但老夫们忍受力也有一定的限度。”

庄璇玑道：“老前辈之言差矣！形成今日之局，完全是三位老前辈的责任，我们住在王家老栈，是三位老前辈的安排，但三位老前辈，却不肯和我们仔细的商量……”

水长流接道：“老夫们有老夫们的打算，必须要委屈你姑娘多留几日。”

庄璇玑道：“除非我们知道留下来的原因，而且，我们又同意这个原因，才会留下来。”

水长流道：“如是，你不同意，你们就不会留下来了。”

庄璇玑道：“对！”

水长流冷冷说道：“女娃儿，听说，你艺出南海门？”

庄璇玑道：“不错，老前辈还要知道什么？”水长流道：“姑娘，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师承？”庄璇玑道：“不能，除非你能告诉我，你和南海门的关系。”

水长流沉吟了一阵，低声道：“庄姑娘，老夫可不可以和你谈谈？”庄璇玑点点头。

水长流举步向前行去。

庄璇玑紧随身后，向前行去，两人转过了一个弯子，消失不见。

片刻之后，两个人同时转了回来。

但相处两人的情势，却是大不相同了，庄璇玑走在前面，水长流却跟在身后，神态间一片恭谨。

马鹏等看得呆住了。

余长贵、南长命也看得呆住了。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马兄，你看出来没有？”

马鹏道：“什么事？”

柳媚道：“看样子，有点不大对？”

马鹏道：“是不太对，情形有些变了，只是不知道变的是好是坏？”

余长贵、南长命看的更是呆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

马鹏轻轻吁一口气，道：“咱们大家戒备，只要我一声令下，咱们一齐出手。”

庄璇玑和水长流到了客栈门。

水长流的神态很严肃，目光一掠余长贵和南长命，肃然说道：“快些给庄姑娘见礼。”

余长贵道：“老大，你说什么？”

水长流道：“我说给庄姑娘见礼。”

余长贵、南长命相互望了一眼，同时一抱拳，道：“璇玑姑娘。”

庄璇玑微微躬身，道：“不敢当。”

水长流道：“咱们多有冒犯姑娘，十分抱歉，日后，咱们兄弟还能有效命之处，定当全力以赴。”

庄璇玑道：“但愿很快能再见到福、禄、寿三星丰末。”

陈振东只看的惊奇不已，忖道：这庄璇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人物，竟然是，江湖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幸运三星，对他如此的敬重。

只听庄璇玑接道：“三位前辈，需不需晚辈留下来，相助一臂之力。”

水长流道：“不敢有劳，不敢有劳，已委屈了数日，诸位请上路吧！”

庄璇玑道：“三位保重。”带着四大凶煞，陈振东，郎四娘，举步向前行去。

福、禄、寿三星并排而立，以目相送，直到庄璇玑等身影消失之后，才缓缓退回王家老栈。

回头不见王家栈，柳媚才低声道：“高空，我心中毙死了，想问问庄姑娘，可以么？”

高空道：“你要问什么？”

柳媚道：“问问福、禄、寿三星的事？”高空道：“这个么……。”

庄璇玑接道：“柳大姊，你想问什么？小妹能说的，一定奉告，不能说的，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柳媚道：“三位老古董前倨后恭，是怎么回事？”庄璇玑道：“他们三位，和我有点渊源，大家没有碰过面，刚才，大家把话说清楚了，误会也随着冰释了。”

高空笑一笑，道：“璇玑姑娘，他们留咱们在王家老栈，究竟是用何心何在？”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这个，他们没有说清楚。”

高空道：“不肯说？还是不能说？”

庄璇玑道：“过去，他是不肯告诉我，现在，好像是不愿告诉我。”

淡淡一笑，接道：“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诸位，也不用放在心上了，倒是现在，咱们需要找一个很好的饭馆，好好的吃上一顿。”

柳媚道：“好啊！这几天饿的实在难受。”

幸好陈振东这地方很熟，很快的找到了一座小镇，镇上最好的一间饭馆，就是四季春。

其实，四季春也只有八张桌子，上满了客人，也只能坐上二十几个。

这本是一座小镇，一共，只不过三四百户人家。

现在，四季春已坐了三桌客人。

除了庄璇玑等一桌之外，还有两桌。

四季春的酒菜不算很好，但比起王家老栈，那就强过百倍了，所以，这一餐，都吃的很舒服，也吃的很多。

这样农村的小镇，而且，已经有人在大吃大喝，连四大凶煞，陈振东这样的江湖人物，也都忘了戒备。

任何一个微小的疏忽，就很可能造成很大的失败。

何况，这疏忽实在很大。

还是郎四娘有警觉，霍然站起身子，道：“店伙计，过来。”

店小二应声而至，笑一笑，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郎四娘道：“你，这菜里面是什么味道。”

店小二摇摇头，道：“小的不用，我已经知道它的味道了。”

郎四娘道：“哦！那是——”店小二道：“毒药，一种很奇怪的毒药，叫作化功散。”

王杰冷冷说道：“你小子相当的笨，为什么不把它放在酒菜中，却把它放在汤里。”

店小二道：“因为，酒菜里放过了。”

柳媚怒道：“什么？你在我们食物中下了毒？”

店小二道：“时间差不多了，就算这位姑娘不会问，我们也该找个机会告诉你们了。”

柳媚站起来，就想动手，但却被高空伸手拦阻，道：“柳媚，不要太莽撞，他们可以骗过咱们，但绝对骗不过璇玑姑娘。”

庄璇玑道：“这一次诸位猜错了，我也没有准备，而且，我也一样中了毒。”

店小二道：“好极，好极。”

柳媚怒道：“什么好极，好极，你想找死……。”

店小二笑一笑，接道：“姑娘，你也许真有杀死我的能力，不过，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特制的强烈化功散，任何人只要服用下去，全身的功力，就会立刻消退。”

柳媚道：“就算我功力正在消退，也一样可以杀你。”

右手一挥，拍出一掌。

在柳媚的感觉之中，拍出这一掌的速度，并不太慢，而且，也击中了那店小二。

可是，那店小二竟然若无其事一样，仍然站在那里不动。

柳媚呆了一呆，道：“你……。”

庄璇玑道：“柳媚，不是他太强，而是，你确然已经丧失了功力。”

柳媚急道：“姑娘，这要怎么办……。”

庄璇玑接道：“等待，我们已确知没有反击的能力，那就只有等待变化。”

店小二道：“还是璇玑姑娘聪明，化功散虽然能化去一个人的功力，但它却不会伤害到人，诸位尽避放心，只要你们不做无谓的反抗，诸位都会是我们的贵宾，但如诸位要逃走，那就不能怪我们不客气了。”

柳媚道：“不客气又能怎样，大不了杀了我们吧！”

高空道：“柳媚，镇静一点。”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这是什么时间，你还能沉得住气。”

高空道：“我们现在，只能想一件事。”

柳媚道：“什么事？”

高空道：“如何才能使得我们身中之毒，早日解去。”

店小二道：“那是不可能的。”

高空道：“所以，你要慢慢的去想。”

柳媚闭上嘴巴口庄璇玑站起身子，道：“现在，我们该如何行动？”

店小二道：“跟我们一起走。”

庄璇玑道：“我想，应该有一个领队的人。”

店小二道：“就是不才区区在下。”

庄璇玑道：“武功消散的人，是否还能有行路的能力。”

店小二道：“和普通人一样，所以，我替你们准备了代步。”

庄璇玑低声道：“马鹏，耐心一些，和他慢慢的谈谈。”

马鹏低声道：“属下遵命。”

抬头望了店小二一眼，道：“阁下的身份，大概不是店小二吧？”

店小二道：“不是，区区范震，为了扮作店小二，已经下了半年工夫。”

马鹏道：“阁下用心良苦啊！”

范震笑一笑道：“不劳而获的事，毕竟不多。”

马鹏点点头，道：“范兄给我们准备了些什么代步？”

范震哈哈一笑道：“保证适用，在下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在下替诸位准备的是两辆代步的马车。”

马鹏道：“果然是准备的很周到。”

范震道：“如若诸位已经感觉到酒足饭饱，咱们是不是可以上路了。”

马鹏道：“可以上路了，但不知道范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范震道：“这个，诸位最好别问，诸位虽是我的贵宾，但那只是我对诸位的尊重，事实上，诸位只不过是阶下之囚，所以，也很希望诸位能够和在下一合作，那才能使咱们这一段旅程平安、愉快。”

他实在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充满的威胁之言，也被他说的婉转动听。

但软中带硬，却也能达到了威胁的用心。

范震轻轻叹息一声，接道：“诸位，车马已准备好了。”

马鹏道：“姑娘，可要上路。”

庄璇玑点点头，当先站起身子，向前行去。

除了庄璇玑一片冷肃、端庄，给人一种无法预测的感觉外，其余的人，也有着几种不同的表情。

有懊丧、有窝囊、有忿怒、也有悔恨的表情。

郎四娘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住心中一股忿慨之气，冷笑一声，道：“这才叫阴沟里翻船，栽的实在是窝囊的很啊！”

柳媚道，“是啊！一刀一枪的拼个胜负出来，咱们也输的心服，竟然被人在酒菜中给毒了。”

郎四娘道：“最难过的是，我们还是会用毒的人。”

柳媚道：“大江大海都过了，我不信这一道小水沟，真能把咱们淹死。”

范震回头望了两人一眼，只是笑一笑，没有反唇相激，也没有说什么！

第十五章 潜移默化 有惊无险

店门外面，果然已经停好了两辆带篷马车，而且，已打开了垂。

庄璇玑举步登上了第一辆篷车。

柳媚、郎四娘，紧快的跟了上去。

庄璇玑回目一笑，道：“你们要不要再过来一个人？”

马鹏一堆道：“高兄去。”

高空举步行了过去。

马鹏、王杰、陈振东，并未立刻上车，只是静静的站着，看着车放下，篷车向前行去，才举步登车。

范震背着手，站在两丈外，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

马鹏看了一头火，冷笑一声，道：“好神气的小子，早晚，我要他试试我穿心一刀。”

赶车的是两个穿蓝衣大褂的年轻人，两个人很冷漠，死板板的脸，紧闭着嘴巴，似乎是，一张嘴就会被人割去舌头。

这样的一种人，自然，别期望他会开口说什么话。

两辆篷车，有着相当的默契，马鹏等一登车，篷车立刻向前驰去。

直到追上了第一辆篷车，才缓了下来。

车中着厚厚褥子，没有什么豪华设备，但坐的很舒服。

车行了四五里，王杰突然说道：“马老大，你相信不相信？”马鹏道：“相信什么？”王杰道：“璇玑姑娘也中了毒，这件事，打死我我也不信。”

马鹏道：“至少，咱们是真的中了毒。”

王杰道：“窝囊，窝囊，想起这件事心里就疼的利害。”

陈振东道：“这种毒，好像有着一点怪味道，奇怪的是，咱们竟然没有吃出来。”

马鹏道：“咱们太大意了一些。”

王杰道：“我要问问他那小子.....”

提高了声音，道：“姓范的，你跟来没有？”

“来了，来了。”范震的声音，传入了篷车中接道：“兄弟就跟在几位篷车的后面。”

王杰道：“你小子也是活人冢的人了？”

范震道：“在下难非活人冢的人，但却和活人冢有关。”

王杰道：“江湖上，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人，才会让奸邪横行。”

范震笑一笑道：“王兄，心中不痛快，尽避骂骂山门，兄弟的修养，一向很好。”

王杰冷哼一声，道：“你小子要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

范震道：“不太远，摸黑赶路，三更之前准到。”

马鹏突然间变的十分客气，道：“范兄，那是什么地方？”

范震道：“马兄何必问呢？你如是不愿意去，也无法不去，何苦早一刻

自寻烦恼呢？”

王杰冷笑一声，道：“王大爷见过的事情多了，就算是刀山油锅吧！也不过是一条命。”

范震道：“四大凶煞，果然是豪壮人物，就凭这几句话，就叫人生出几分敬意。”

王杰道：“你小子少耍嘴皮子，王大爷被你坑死了，那只好认命，如是我解去了身中之毒，你小子就非死不可了。”

范震道：“啊！咱们有这么大的仇恨么？”

王杰道：“你对王大爷下毒，我倒不放在心上，咱们杀的人多了，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最不可原谅的是，你小子竟然敢对庄姑娘下毒。”

范震道：“在下也是情非得已呀！我是奉命行事。”

王杰道：“哼！奉命行事，也不能冒渎庄姑娘，你小子等着报应吧！”

范震道：“就算有报应，只怕你们也看不到了。”

王杰道：“姓范的，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很快会解去身上之毒。”

范震沉吟了一阵，道：“有可能，因为，你们去的地方，有解毒药物。”

王杰道：“用不着他们的解药。”

范震道：“王杰，别希望出现奇迹。”

王杰道：“奇迹也是人创造的，你小子不信，等着瞧好了。”

范震道：“你能创造奇迹？”王杰道：“我不能，但有人能。”

范震道：“谁？”

王杰道：“璇玑姑娘。”

范震没有再接口，王杰也未再多问。

但陈振东却以极低的声音在和马鹏交谈，道：“马兄，这化功散，实在很利害，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功力。”

马鹏道：“我试过了。”

陈振东道：“咱们总不能就这样任凭他们宰割啊！”

马鹏道：“陈兄，相信璇玑姑娘，她会想办法的，如若她也想不出办法了，咱们只好认命了。”

陈振东道：“不知道范震那小子身上有没有解药？”

马鹏道：“这件事，只怕我们无法判断，等璇玑姑娘安排吧，咱们听命行事就是。”

神态肃然，表现出了内心中至诚的崇敬。

陈振东心中暗道：“看来，这四大凶煞，对庄璇玑的崇敬之心，已经到了绝对信仰的境界，不允许任何人对她有半点轻侮。”

双方突然间静了下来，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

天色黑了下来，篷车仍然保持着正常的速度。

庄璇玑自从登上了篷车之后，就闭上双目，靠在车栏上养神。

她不开口，柳媚、郎四娘，也不便多说什么。

高空一个大男人，陪了三个女人坐在一处，更也是不便多言。

所以，只好装哑巴。

篷车在沉默中，加快了速度。

郎四娘忍了又忍，到最后，还是忍耐不住了，低声说道：“柳姑娘，我想问几句话，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柳媚道：“你要问谁？”

郎四娘道：“问你呀！”

柳媚笑一笑，道：“好啊！不过，你会很失望，因为，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了。”

郎四娘道：“不要紧，你知道好多，就说好多吧！”

柳媚回顾了高空一眼，道：“那你就问吧！”

郎四娘低声道：“庄姑娘是不是睡着了？”

柳媚心中好笑，暗道：“原来她问的是这件事。”

回头望望微闭双目的庄璇玑，低声道：“好像是睡着了，不过，璇玑姑娘内功精湛，已到了可以控制自如的境界，她需要醒过来的时间，就会醒过来了。”

郎四娘道：“庄姑娘既然睡觉了，那就请柳姑娘指点一下了！”

柳媚道：“不敢当，不敢当，你有什么事，只管吩咐！”

郎四娘道：“我出身湘西五毒门，柳姑娘只怕还不晓得吧？”

柳媚道：“那是用毒高手了。”

郎四娘道：“所以，咱们被范震毒了，我心中难过的很。”

柳媚道：“那也不算什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范震那小子根本不会用毒，如若他是个用毒的人，咱们提高了警觉，他就无法得逞了。”

郎四娘道：“但外行整了内行，总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刚才一路在想，想出了一个法子，但却不知道能不能解去化功散的毒性。”

柳媚道：“有这种法子，快快请说。”

郎四娘道：“柳姑娘，咱们都是用毒的人，如若咱们中了毒，没有解药时，你会怎么处置？”柳媚道：“听说用陈年老醋，可以把毒性逐逼出来。”

郎四娘道：“还有一种方法，叫做以毒攻毒，是么？”

柳媚道：“对！有这么一种方法，不过，那要医道很高明的人才能用！”

郎四娘道：“柳姑娘医道如何呢？”柳媚道：“我的弹指飞毒，只会用来杀人，距离以毒攻毒的医道，还远的很。”

郎四娘道：“我倒是略知一二，我身上也带有一十二种毒药，我想用来试试看。”

柳媚道：“用谁试试？”

郎四娘道：“我！请柳姑娘助我一臂之力。”

柳媚道：“要我如何帮助呢？”

郎四娘道：“我把毒药分类，一样一样的吃下去，万一中毒，我毒性发作，无法自己服下药物时，要你柳姑娘多多帮忙了。”

柳媚道：“这个，不太好吧？”

郎四娘道：“你放心，我被毒死的机会不大。”

闭目而坐的庄璇玑，突然开了口，道：“不用试了，那不但很危险，而且，完全没有用处。”

柳媚低声道：“姑娘，郎四娘的办法，虽然不好，不过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庄璇玑睁开眼睛，微微一笑，道：“这不用你们多费心了。”

柳媚低声道：“姑娘，我们身上的毒性不解，全无闪避反击之力，他们如是要击杀我们，只不过举手之劳，那岂不是太过危险了么？”

庄璇玑道：“这一点，我会想到。”

她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坐在车辕上赶车的人，也听不到。

突然间，柳媚揭开了车，道：“停车，停车。”

赶车人倒是听话的很，立刻收住了马车。

高空缓缓下了篷车。

柳媚指着高空道：“臭男人，就该去跟男人坐在一起，挤到我们车上来，就该守我们女人的规矩滚过去。”

窝里翻，敢情，高空在车上不守规矩，给赶了下来。

篷车又向前行去。

范震快步行了过来，笑一笑，道：“怎么！斑兄被撵下来了。”

高空笑一笑，默然不语。

范震哈哈一笑，道：“这就是失去武功的好处了，如若你们武功还在，这一下子，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了。”

语声一顿，又道：“男不跟女斗，还是坐在第二辆车上吧！”

高空回顾了范震一眼，冷冷说道：“阁下作的好事。”

范震道：“多多原谅！”

高空冷哼雨声，登上了第二辆篷车。

马鹏淡淡一笑，道：“高兄弟，我听到柳媚大喝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敢情马鹏等也把此事当真了。

高空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直红到耳根后面，口中却说道：“那女人不可理喻，完全胡说八道。”

一面连连以手势向几人示意。

高空转达了庄璇玑的逼毒方法，而且，每人送一粒解药。

一阵吵闹之后，第二辆篷车也静了下来，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马鹏、王杰等都服下了药物，盘膝而生，运气逼毒。

高空却圆睁双目，全神贯注，替三人护法。

马车在平静中加快了速度。

辘辘轮声中，车身不停的颤动。

显然，篷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之上。

马鹏、王杰同时睁开双目，对高空微微领首，表示毒性已解。

片刻之后，陈振东也清醒了过来。

快速行进中的篷车，突然停了下来。

紧接着听到木门的开动声音。

篷车似是行入了一座院落之中。

车中人都保持了绝对的镇静，直到垂被打开之后，一道灯光，直射了进来，车中人都还在倚栏闭目而生。

一道灯光射出车中，耳际之间响起了范震的声音，道：“几位，请下车吧，已经到了。”

柳媚当先行下篷车，四顾了一眼，道：“这是什么地方？”

范震道：“厅中已替诸位摆下了丰盛的夜点，请入厅中坐，咱们边吃边谈。”

庄璇玑、郎四娘、马鹏、高空、王杰、陈振东鱼贯下车。

篷车就在大厅前面。

很大的一座大厅，厅中灯火高烧，照的一片通明。

这好像是一座僻处郊野，四周荒凉的一座庄院。

但建的却很宏伟，两侧厢房，不下数十间，中间大厅，相当的大。

柳媚第一个行入厅中，才发觉大厅中一座圆桌上，早已摆好酒菜，而且，座位上已坐了一个人。

那个人的衣着很奇怪，穿着一件杏黄色的长衫，头带金冠，端端正正的坐着，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

柳媚直行到圆桌前面，道：“喂！你是干什么的？”金冠人冷冷的看了柳媚一眼，道：“站开去。”

柳媚呆了一呆，道：“你要我站开去？”

金冠人闭上双目，索性不再理会柳媚。

如若在过去，谁要敢对四大凶煞中人，说出这样的话，柳媚第一个反应，就会给他一词“弹指飞毒”。

但现在，柳媚忍下去没有发作。

庄璇玑加快脚步，行近了圆桌，道：“晚进庄璇玑，被邀而来，不知有何见教？”

金冠人缓缓站起身子，道：“咱们约庄姑娘来此，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庄璇玑道：“什么事件？”

金冠人道：“自然是婚姻大事了。”

庄璇玑道：“谁的婚姻大事？”

金冠人道：“庄姑娘的。”

庄璇玑道：“我！”

金冠人道：“对！咱们现在就要接庄姑娘回去。”

庄璇玑不愠不火的说道：“接我回去，回到那里去？”

金冠人道：“姑娘由什么地方来，就回什么地方去。”

庄璇玑道：“我来自洛阳璇玑堡，现在是否回璇玑堡去？”

金冠人道：“不！绑下来自活人冢。”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是什么人？”

金冠人道：“你看我头上戴的什么？”

庄璇玑道：“束发金冠。”

金冠人道：“那就叫我金冠先生吧。”

庄璇玑望望那桌上的酒菜道：“这桌酒席，是给什么人准备的？”

金冠人道：“给你庄姑娘。”

庄璇玑笑一笑，道：“金冠先生，你也是来自活人冢了？”

金冠人点点头，道：“不错。”

庄璇玑道：“看你黄衣金冠，大概在活人冢的身份不低吧？”

金冠人道：“嗯！”

庄璇玑道：“活人冢由三个人组成了统制的首脑，阁下排列第几？”

金冠人道：“璇玑姑娘嫁到活人冢之后，自然就会知道了。”

庄璇玑缓缓在金冠人的对面坐下，笑一笑，道：“看来，那个人在活人冢内，一定很有权威。”

金冠人道：“是！他的权威很大。”

庄璇玑道：“比你如何？”金冠人笑一笑，道：“比我么？还要高上一等。”

庄璇玑道：“如若很不幸的，我真的嫁给了那个人，我想，我就会杀了你。”

金冠人呆了一呆，道：“杀了我？”

庄璇玑道：“不错啊！他如是身份高过你很多，又如果对我有一点崇爱，

我就有办法让他将你处死。”

金冠人道：“你如能嫁到了活人冢，我的功劳很大，你应该对我感谢才对，为什么竟然要将我杀死？”

庄璇玑道：“因为，嫁到活人冢不是我的心愿，是你们逼我的。”

金冠人哈哈一笑，道：“这么说来，姑娘也明白，你已无反抗能力了。”

庄璇玑答非所问，道：“现在，你准备如何处置我们？”金冠人道：“这里有酒有菜，姑娘先请进餐，然后，休息一宵，明日登程。”

庄璇玑道：“再到那里去？”金冠人道：“一个美好的地方，那里已经张灯结彩，正在等候新人。”

庄璇玑回顾了四大凶煞一眼，道：“我能不能带他们同去？”金冠人摇摇头，道：“不能，我已经替姑娘准备了四个伺候你的丫头，她们一个个都长的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必能使你在旅途中愉快。”

庄璇玑望望面前的酒菜，道：“这酒菜之中，是否有毒呢？”

金冠人道：“没有。”

庄璇玑道：“我们已经为化功散化去了功力，如是这酒菜之中再有毒……”

金冠人淡淡一笑，接道：“诸位到此之后，就算功力未失，也最好能老实一些，免得自讨苦吃，找罪受。”

庄璇玑道：“你这人口气实在很大，很大。”

金冠人道：“一个人的能力，并不是口气能办得到。”

庄璇玑道：“这话的意思是……”

金冠人道：“在下意思是，我是真才实学的人，你这次劳我大驾亲自出动，把你带回去，足证对你是多么重视了。”

庄璇玑道：“活人冢中三个首脑，你是不是其中之一？”

金冠人道：“不是。”

庄璇玑道：“据我所知，活人冢内武功最高的就是三个首脑人物，你既非那三个首脑人物，最多也不过是第二流的人物罢了。”

金冠人淡淡一笑，道：“庄姑娘，一个人的武功上造诣的高低，并不能以做的地位去论断，我想这中间应该有很大的差别。”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在你们活人冢内，我会过不少高人。”

金冠人道：“可惜，在下却和姑娘缘吝一面。”

庄璇玑道：“现在时犹未晚。”

金冠人道：“只是化功散，化去了你的功力，我无法一展身手，让你开开眼界。”

柳媚暗暗忖道：这个人实在狂傲的利害。

庄璇玑道：“本姑娘倒是想一试锐锋，只可惜，你如真有自信，就该拿出解药。”

柳媚突然说道：“金冠人，咱们四大凶煞，在江湖上作了不少年的杀手，也见识过比我们武功高强过很多的，但他们还是死在了我们的手下，这就和你刚才说的道理一样，地位很高的人，未必武功就很高，武功高强的人，动手拼，也不一定能会胜过武功不如他的人。”

金冠人哈哈一笑，道：“有道理，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

柳媚道：“那一半错在何处？”

金冠人道：“那是指武功在有限差距之内，才可能发生的事，但你们和

我的武功，却有着很大的差距，那是说，只要我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把你们制服。”

柳媚道：“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金冠人冷冷说道：“我说的句句真实。”

柳媚道：“我倒真想试试看，你究竟有什么过人的本领。”

金冠人道：“你，庄璇玑，我都会给你们一个机会。”

柳媚道：“现在么？”金冠人道：“不是，等回到活人冢之后，我会给你们一个机会。”

柳媚冷冷说道：“到了活人冢，你姑奶奶只怕没有那份兴致了。”

金冠人怨道：“丫头放肆，我要毙了你。”

右手一扬，准备拍出。

柳媚也摆出了迎敌的架式。

马鹏已握住了鬼刀的刀柄。

王杰他扣了一把暗器。

金冠人只要一发动，立刻是一场激烈绝伦的搏杀、群攻。

庄璇玑却突然横移身躯，挡在柳媚的前面，道：“有胆的，一掌把我打死。”

金冠人气的脸色发青，双眉齐动，但他缓缓收了掌势。

庄璇玑道：“阁下为何不肯出手？”

金冠人道：“因为，我不能杀了你。”

庄璇玑道：“其实，你也未必能杀得了我。”

金冠人大声喝道：“庄璇玑，你究竟要证实什么？你功力未复，我要杀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庄璇玑笑一笑，道：“你吼叫什么？你自视很高，飞扬跋扈，但你还不是别人的一个听差跑腿的罢了。”

金冠人怨极而笑，道：“你说，我是什么人的听差？激怒了我，我真会先毙了你。”

庄璇玑道：“好！你回答我的问话，你就会明白了，你是不是别人的听差？”

语声一顿，道：“你到此作甚？”

金冠人道：“抓你回去。”

庄璇玑道：“抓我回去作什么？”金冠人道：“拜堂成亲，作人妻子。”

庄璇玑道：“为什么一定要抓我？”金冠人道：“因为，他们看上了你。”

庄璇玑道：“世上女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看上我？”

金冠人大吼道：“因为你的漂亮，你还要问什么？”

庄璇玑道：“你觉着我如何？”

金冠人双目突然注到庄璇玑的脸上，仔细的打量了一阵，道：“你是不错，如花生香。”

庄璇玑道：“可是由衷之言么？”

金冠人道：“不错。”

庄璇玑道：“你见过比我更美丽、更好看的女人么？”

金冠人摇摇头。

庄璇玑道：“那你为什么自己不要我，却为了别人来抓我回去？”

金冠人呆了一呆，道：“你说什么？”

庄璇玑笑一笑，道：“想想看，你是不是别人的听差？”

金冠人闭口不语。

不说话，自然是默认了。

庄璇玑道：“我没有说错你，所以，你也不用生气了。”

金冠人道：“我，我……我一向不喜女色，丫头，你们如是不饿，咱们可以上路了。”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你有什么缺憾，被人家掌握了。”

金冠人道：“没有。”

庄璇玑道：“可惜啊！可惜！”

金冠人道：“可惜什么？”

庄璇玑道：“可惜你一身武功，但仍然为人役用，依人作嫁。”

金冠人冷冷说道：“姑娘不觉得问的事情太多了么？”

庄璇玑道：“阁下，咱们既然要谈，就该谈个清楚。”

金冠人道：“我看咱们用不着谈下去了。”

庄璇玑道：“你好像信心已失，锐气已挫。”

金冠人怨道：“不要激起我杀人的怒火。”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你心中也许真有杀人的怒火，但你却不敢动手杀人。”

金冠人道：“你，你——”他实在气极了，你了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庄璇玑道：“金冠人，不用生气，你如若愿意想一想，我说的完全是真话。”

金冠人有着哭笑不得的感觉。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金冠人，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我说的是否有错。”

金冠人冷笑一声，道：“咱们不谈这些事了，庄姑娘如若不吃东西，咱们可以走了。”

庄璇玑道：“金冠人，如是我们决心不走了，你又准备如何？”金冠人道：“什么，不走啦？”

庄璇玑道：“我们希望能说服你，如若说不服，那只有……”

金冠人接道：“只有怎样？”

庄璇玑道：“要看你阁下的作法！”

金冠人道：“好！我告诉你们我的作法。”

庄璇玑道，“我们洗耳恭听？”金冠人道：“我不能杀你，但我可以杀死他们。”

庄璇玑道：“谁？”

金冠人道：“除了你之外，我可以杀死所有的人！”

庄璇玑道：“金冠人，问题就在这里了，你在杀死他们之前，必得先杀了我！”

金冠人哈哈大笑，道：“庄璇玑，你要保护他们？”庄璇玑道：“对！”

金冠人道：“好—我先证明给你看看。”

右手一探，疾向庄璇玑左肩抓去。

庄璇玑左肩一缩，突然间，向后退出了八尺。

金冠人呆了一呆，道：“你……”

庄璇玑道：“很意外，是么？”

金冠人道：“你们都没有中毒？”

庄璇玑道：“他们是否中了毒，我不知道，但我中了毒。”

金冠人道：“怎么可能？”

庄璇玑道：“不过，你这化功散，只怕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金冠人道：“为什么？”

庄璇玑道：“因为，我虽然中了化功散，但却没有化去我的功力。”

金冠人道：“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是他们骗了我！”

庄璇玑道：“谁骗了你？”

金冠人突然提高了声音，道：“范震，你过来。”

范震应声打了过来。

金冠人冷冷说道：“他们是不是中了化功散？”

范震道：“都中了化功散。”

金冠人冷冷说道：“庄璇玑功力未失。”

范震道：“不可能。”

金冠人道：“你敢不相信我说的话？”

范震道：“属下不敢。”

金冠人道：“那你就试试看，去把庄璇玑给我抓来。”

范震应了一声，目光转到庄璇玑的身上，道：“姑娘，你的功力未失么？”

庄璇玑道：“你何不出手试试？”

范震冷笑一声，道：“姑娘，这件事已经有过充分的证明，你心里大概有数，你可以唬唬别人，但唬不过我。”

庄璇玑道：“也许我真的骗你，你为什么不求证一下呢？”范震笑一笑，道：“姑娘大概知道了一件事！”

庄璇玑道：“什么事？”

范震道：“我们不能杀你，所以，姑娘才敢如此狂放。”

回顾了金冠人一眼，接道：“属下可以换个人试试？”金冠人冷冷说道：“随便什么人都好，我只要你证明他们都中了化功散的毒。”

范震道：“属下保证。”

金冠人道：“但愿你能保证。”

范震目光转到柳媚的身上，道：“你过来，我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

柳媚应声行了过来，笑道：“好极，好极，你小子在我们身上下了毒，我也正想找你算账。”

范震哈哈一笑，道：“很好啊！你出手先打三拳如何？”

柳媚道：“你不还手？”范震道：“你打过三拳之后，我再还手不迟。”

柳媚道：“希望你说话算数。”

范震道：“在下说话，决无不算之理。”

柳媚笑一笑，道：“好！你小心了。”

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范震的脸上，还带着微笑，但掌势击中了范震的前脚之后，范震笑不出来了，不但笑不出来，而且，变的比哭还难看。

只见他身躯颤抖，似乎是受了极重的伤害。

一张脸，变成了青紫之色，鼻孔，嘴角间，流出鲜血。

柳媚这一掌，竟然用出了八成真力。

柳媚扬起右手，道：“现在，我要打出第二拳了。”

只听一声：住手。

紧接着微风飒然，响起了两声波波的轻响。

柳媚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局势又静了下来。

转头看去，只见金冠人和庄璇玑相对而立，两个人，已经对了两掌。

但闻蓬然一声大震，范震的高大身躯，突然间倒了下去。

金冠人道：“原来，你们都没有中化功散。”

庄璇玑道：“别冤枉范震，他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金冠人道：“他该死。”

庄璇玑道：“就算他还活着，只怕也已经伤的很重了。”

金冠人原本满脸怒容，此刻却突然间怒火消失，缓缓说道：“据在下所知，那化功散没有别的解药。”

庄璇玑道：“没有别的解药，并非就不能解去。”

金冠人道：“你们又如何解去了身中之毒？”

庄璇玑道：“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们想该知道，化功散并非绝世奇毒，至少，在我们之中，就有人可以解去它。”

金冠人道：“听说你智慧绝世，这解毒之人，应该是你了！”

庄璇玑道：“柳媚、郎四娘，都是用毒的高人，如若你们这代功散可以配制出解药，我们也能配制出来。”

金冠人道：“不大可能吧！”

庄璇玑道：“金冠人，现在我们已经作成了，难道你还不相信？”

金冠人道：“在下实在是很难相信。”

庄璇玑冷笑一声，道：“相信不相信是你的事了，但我们的确是服下了你们的化功散，而且，也解去了我们身中之毒。”

金冠人道：“这是说，你们在不足一夜的工夫，就造出解除化功散的解药了。”

庄璇玑道：“配制成解药的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解去化功散的毒性。”

金冠人道：“这么说来，我们如若想把诸位带回去，只有凭藉武功了。”

庄璇玑道：“不错，先胜了我，再胜他们，你能把我们一一击败，就算我们不想跟你走也不行。”

金冠人点点头，道：“好，咱们先分胜负。”

双手一错，左掌迎胸劈了过来。庄璇玑屈指轻弹，一缕指风，直袭过来。

金冠人左手疾缩，避开一指，忽然间掌如落英，疾攻过来。

庄璇玑一侧身子，忽然间卷了上去。

但见金冠闪闪，衣袖飘动，两个人一动上手，就卷作一处，已然无法分辨敌我。

在旁观战之人，都算得武林高手，但却没人看清楚两个人动手的拳、掌攻拒之势，也无法看清楚两人的招术变化。

但却感觉到这是一场罕见的激烈搏杀。

忽然间，两个人，霍然分开。

金冠人冷冷的望着庄璇玑，脸上是一片愕然、惊异之色。

庄璇玑缓缓说道：“咱们好像还没有分出胜负，阁下为何停手不战了。”

金冠人道：“你！你是南海门下……”

庄璇玑接道：“我什么都不是。”

金冠人道：“但你用的南海武功。”

庄璇玑冷冷说道：“武功一道极刚则柔，极柔则刚，天下事端万千，道理则一，阁下如是不愿再战下，咱们可以握手言和。”

金冠人道：“握手言和？”

庄璇玑道：“对！我们之间，一无深仇大恨，二无恩怨纠缠，你只不过是想要把我们抓住，我们不肯束手就缚而已。”

金冠人突然叹息一声，道：“我如不能把你们生擒入活人冢，就无法救得舍弟之命。”

庄璇玑道：“舍弟？”

金冠人道：“是，舍弟陷身活人冢内，只有庄姑娘可以交换他的性命。”

庄璇玑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我去换回令弟的性命，只怕令弟也会活的十分不安。”

金冠人道：“我不会让他知道。”

庄璇玑道：“这件事，你无法堵悠悠之口，他们会把这些事张扬于江湖之上。”

金冠人道：“在场之人，除你之外，我不会留下一个活口。”

庄璇玑道：“你可以杀死在场之人，但你杀不完活人冢内人，他们一样会张扬出去。”

金冠人道：“这些都已成镜花水月，我已感觉到制你已非易事。”

庄璇玑道：“金冠人，不是已非易事，而是你全无机会。”金冠人道：“我好惭愧，平日自负英雄，竟然连自己的弟弟都无法拯救。”

柳媚突然接了口，道：“掳走你弟弟的是活人冢，为什么你不去活人冢找他们算帐，却来找我们的麻烦。”

金冠人道：“我去过活人冢。”

柳媚道：“打不过他们。”

金冠人道：“活人冢不但高人如云，而且，地方太大，根本找不到舍弟藏身之处。”

柳媚道：“所以，你就来找我们的麻烦。”

金冠人道：“这是我救出舍弟唯一的机会。”

柳媚道：“现在，你已经证明了，你唯一的机会也没有了。”

金冠人道：“我想不到世上真有武功还高过我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一位姑娘。”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看样子，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很好。”

金冠人道：“兄弟如手足，何况，舍弟才华绝世，是一位百年难得的人才。”

庄璇玑道：“你是说他武功很好。”

金冠人道：“舍弟不肯习武，却喜欢读书，人说读过万卷书，舍弟读书，可不止万卷了，乡试、大考，只不过是牛刀小试，现已高中首榜，御笔钦点状元……………”

柳媚接道：“原来，令弟是个状元郎，现在做的什么官哪？”金冠人道：“舍弟赴试，用心只在游戏，无意于功名科场，被钦点状元之后，留诗而走，浪游江湖。”

庄璇玑道：“这是那一年的事情。”

金冠人道：“去年。”

庄璇玑道：“原来去年失踪的状元，就是令弟，你可知道，他这一逃，害了多少官员。”

金冠人道：“舍弟写了一道辞王本章，我夜入皇宫，送入大内，皇帝看到了那道本章，对他的才华极为赏识，已下旨免去了所有官员之罪。”

庄璇玑道：“这么说来，令弟不算是江湖中人了？”

金冠人道：“他本来就不是江湖中人，只是他喜欢游山、玩水而已。”

庄璇玑道：“既非江湖中人，为什么活人冢会找到他的头上？”

金冠人道：“因为他有一个江湖人物的哥哥，我害了他。”

庄璇玑道：“他们为了利用你，所以，掳走了令弟？”金冠人道：“表面上是这个原因，事实上，舍弟的才华，对他们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庄璇玑道：“如若他们是为了令弟的才华，就算我跟你同回活人冢内，他们也一样不会放了令弟的。”

金冠人道：“目前，他们的说法是只要把庄姑娘带回活人冢，就可以放回舍弟。”

庄璇玑道：“你相信他们的话么？”

金冠人道：“我没有选择的机会。”

庄璇玑道：“金冠人，你来此之时，是否还有第二步打算？”

金冠人道：“没有，我是个充满着信心的人，我相信，一定能把你们生擒回去。”

庄璇玑道：“现在，你已经失望了。”

金冠人道：“对！这也无法怨天尤人，只怪在下学艺不精，低估了姑娘的造诣。”

庄璇玑道：“现在，你准备如何去救令弟。”

金冠人道：“没有，我想不出解救舍弟的办法，但我还要全力而为。”

庄璇玑道：“我知道你的心情，不过，金冠人，我们爱莫能助。”

金冠人道：“我知道，在下也不敢心存此想。”

庄璇玑道：“你现在，算不算是活人冢的人。”

金冠人道：“在下无法把姑娘带入活人冢内，只有另外一个办法了。”

庄璇玑道：“什么办法？”金冠人道：“只有把我自己押在活人冢内，看看能不能把舍弟换回来了。”

庄璇玑道：“如若不能呢？”

金冠人道：“姑娘，我无法回答你什么，我对弟弟的情意深厚，所以，不论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救出弟弟，我都会答应。”

庄璇玑道：“我明白了。”

金冠人道：“姑娘毒性已解，可以请便了。”

庄璇玑道：“你身上带有解药么？”

金冠人摇摇头，道：“没有。”

庄璇玑道：“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金冠人道：“多谢姑娘，我看不用劳动大驾了。”

庄璇玑道：“金冠人，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希望能对你稍尽绵力。”

金冠人道：“我知道，不过，在下想不出你能帮上什么忙？”

庄璇玑道：“金冠人，你不能把我带回活人冢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呢？”

金冠人道：“不知道，他们对我表面上很客气，但我未能完成任务之后，回去不知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望望躺在地上的范震一眼，道：“他是什么人？”

金冠人道：“我的从人。”

庄璇玑道：“他不是活人冢的人？”

金冠人道：“不是。”

庄璇玑道：“你能救他么？”

金冠人道：“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试试看。”

庄璇玑留下一颗灵丹，道：“这粒丹药，给他服下去。”

金冠人接过丹丸，道：“姑娘请吧！恕我不送了。”

庄璇玑道：“不敢有劳。”

转身举步而去。

四大凶煞和陈振东、郎四娘紧随身后而去。

行出了宅院大门，庄璇玑轻轻吁一口气，道：“你们有什么感受？”

高空道：“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庄璇玑道：“你们再运气试试，是不是真的解了。”

高空道：“是啊！”

庄璇玑道：“我相信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马鹏道：“为什么？”

庄璇玑道：“因为，那不是对症之药，所以，我怀疑它真能解毒。”

郎四娘道：“姑娘，用毒一道，贱妾也小有经验，我就想不通，你怎么配出了解药。”

庄璇玑道：“是你郎大姊的启泼。”

郎四娘道：“不敢当，不敢当，我自不明白，那里启发了姑娘。”

庄璇玑道：“因为，你说出了以毒攻毒的办法。”

郎四娘道：“你也会用毒？”庄璇玑道：“略知一二，但是，我未想到，竟然会真的配出解药。”

郎四娘道：“用毒药配的？”

庄璇玑点点头。

郎四娘道：“当真是能者无所不能。”

庄璇玑道：“我只是碰巧罢了。”

柳媚大步行了过来，低声道：“姑娘，咱们就这样走了？”

庄璇玑道：“柳大姊的意思呢？”柳媚道：“姑娘，那金冠人的武功不弱，如是能把他收了过来，咱们岂不是多了一个帮手。”

庄璇玑笑一笑，道：“这个人很孤傲，如若他没有和咱们合作的意思，咱们如若提出来，咱们必须要作到一件事情。”

柳媚道：“什么事？”庄璇玑道：“救出他的弟弟，但救出他弟弟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柳媚道：“那只怕不太容易。”

庄璇玑道：“所以，咱们不能提出来。”

柳媚笑一笑道：“姑娘，这个人大概是天下最好的哥哥了。”

高空道：“他弟弟是一科状元之才，竟然弃官不为，那岂不是有负了十年寒窗之苦。”

庄璇玑道：“我想有所保留，或是，他根本还不完全了解自己的弟弟，

就算我们跟他到了活人家，对方也未必肯放了他弟弟。”

马鹏道：“姑娘，属下倒有一个看法。”

庄璇玑道：“什么看法？”

马鹏道：“这个人武功之高，不是一般的武林高手所能抗拒，如若不能为我所用，何不借今日机会把他除去。”

庄璇玑道：“马鹏，你的说法不错，但我们今日的处境不同。”

马鹏道：“怎么说？”

庄璇玑道：“放眼江湖，我们没有可用之兵，也没有可用之将，杀了一个敌人，我们只是少了一个敌人，但如能把他收服过来，我们不但少了一个敌人，而且多了一个帮手。”

马鹏道：“但这个人.....”

庄璇玑接道：“这个问题很大，问题不在他，而在他弟弟身上。”

王杰冷冷说道：“你们别问东问西，璇玑姑娘早已胸有成竹，由她带着我们走，自然不会错了。”

忽听蹄声得得，三匹长程健马，如飞而来。

这地方太辽阔，急骤的蹄声，传出了老远。

庄璇玑一皱眉头，道：“只怕咱们走不成了。”

但闻衣袂飘风，金冠人疾如流星般的冲了出来，抢在了庄璇玑等几人的前面。

三匹健马也同时赶到了庄院前面。

第一骑马上，是一个五十以上的老者，留着花白长髯，身躯修伟，穿一件蓝缎子长袍。

身后两骑快马上，是两个二十七八岁的大汉。

这两人，身着劲装，腰佩长剑。

很明显的两个佩剑人，是老者的侍卫。

蓝衣老人没有下马，望了金冠人一眼，道：“我奉命来带人。”

金冠人摇摇头道：“只怕很困难！”

蓝衣老者目光投注到庄璇玑的身上，道：“她就是庄璇玑了？”

金冠人道：“不错。”

蓝衣老者道：“既然在此，为什么带不走？”金冠人道：“因为我败了。”

蓝衣老者愣了一愣，道：“什么败了？”金冠人道：“在下和庄姑娘动手，不幸落败。”

蓝衣老者一皱眉头，道：“为什么？他们不是中了化功散么？”金冠人道：“化功散，却无法化去庄璇玑的武功。”

蓝衣老者道：“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金冠人冷冷说道：“邱老的意思，可是说我说的谎言了？”

蓝衣老者道：“化功散，百试百验，怎会有这等事情。”

金冠人道：“事实如此，这责任不能加诸在我的身上。”

蓝衣老者笑道：“你夸下海口，不用化功散，也可以生擒庄璇玑，言犹在耳。”

金冠人道：“不错，在下说过这样的话，只可惜，你们不肯相信，坚持要用化功散，想不到你百试百验的化功散，竟然会全无效用。”

蓝衣老者道：“这只有一个可能。”

金冠人道：“愿闻高论。”

蓝衣老者道：“那就是庄璇玑根本没有服下化功散。”

金冠人脸色一变，道：“阁下可是不相信我。”

蓝衣老者道：“老夫无法相信？”

庄璇玑突然接口，道：“阁下可带有化功散。”

蓝衣老者道：“有。”

庄璇玑道：“好：那就很容易证明这件事情了。”

蓝衣老者道：“如何一个证明法？”

庄璇玑道：“咱们一起服下毒药，然后，你再服下解药，解了你服下之毒，我服下自己配制的解药，那就可以证明了化功散是不是无药可解之毒。”

蓝衣老者道：“只为了证明这件事，就要服下奇毒之药，岂不是太过轻贱自己。”

庄璇玑道：“你知道世上有轻贱二字么？”

蓝衣老者道：“小丫头，你敢对老夫如此无礼。”

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我想阁下如若知道轻贱这两个字，我倒想和你谈谈。”

蓝衣老者道：“老夫想不出，我们有什么好谈的事？”

庄璇玑道：“要谈的事情很多，第一件，我想请教阁下的是，你尊姓大名。”

蓝衣老者冷笑一声，道：“老夫无意和晚辈论交，不用通名报姓了。”

庄璇玑道：“其实，阁下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就算不肯通名报姓，我也会认识阁下。”

蓝衣老者道：“你认识老夫么？”

庄璇玑道：“百步凌波邱独，江湖上谁不认得。”

邱独纵声而笑，道：“想不到啊，你竟认识老夫。”

庄璇玑道：“一举成名天下晓，本来是一件荣宗耀祖的事，但如所作所为，都令祖先蒙羞的事情，那就又另当别论了。”

邱独脸色一变，道：“你骂老夫。”

庄璇玑道：“我说的是那些半生任侠，流血流汗，争来的一世英名，却因老德不修、暮年、晚岁，尽辟前誉，这一点，好不叫人伤悲，难道你邱老前辈，自认是这样的人物么？”

邱独冷厉一笑，道：“女娃儿，词锋如刀，穿心入骨，怒恼老夫，当心我活劈了你。”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看来，邱老还有是非之心，好恶之念了。”

邱独究竟是久历江湖的人物，心中怒火虽然高烧，但表面上，却保持了极度的镇静。

暗暗吁一口气，缓缓说道：“金冠人，你答应下来的事，应该办到。”

金冠人道：“邱兄的意思是……”

邱独接道：“我的意思很明显，阁下出手，在下协助。”

金冠人道：“在下不能出手。”

邱独道：“为什么？”

金冠人道：“在下已和庄姑娘动过手了。”

邱独道：“你败了？”

金冠人道：“对！我败了，败了要认，所以，我不愿再和庄姑娘动手。”

邱独微微一笑，道：“如若老夫助你一臂之力，保证你不会再败呢？”

金冠人冷冷说道：“我还是不会出手。”

邱独冷冷说道：“擒获庄璇玑是你的事，老夫肯帮你的忙，那对你是一种恩德，你竟然反对。”

金冠人怨道：“在下从不接受别人的恩德。”

邱独道：“阁下别忘了，擒回庄璇玑是你的责任。”

金冠人道：“既是在下的责任，也用不着向你邱兄交代吧？”邱独道：“就算用不着对在下交代，但你总要对人交代吧！老夫协助你有什么不好？”

金冠人道：“不敢有劳。”

邱独冷冷说道：“这么说来，阁下是彻底和我们不合作了。”

金冠人道：“在下这一生中，从未和人合作过。”

邱独道：“好！绑下如此狂妄自负，希望你不要后悔。”

突然一勒马头，纵骑而去。

望着邱独的背影，金冠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庄姑娘，你们可以去了。”

庄璇玑道：“阁下得罪了百步凌波，难道还准备回到活人冢么？”金冠人道：“在下非回活人冢不可。”

庄璇玑道：“为了令弟。”

金冠人点点头。

庄璇玑道：“阁下多保重。”

金冠人道：“谢谢姑娘。”

庄璇玑回顾了四大凶煞一眼，道：“咱们走吧！”

柳媚急步追上了庄璇玑道：“姑娘，为什么不把那老小子留下来？”

庄璇玑道：“百步凌波邱独，岂是好对付的人？”

柳媚道：“那金冠人好像会帮助我们。”

庄璇玑笑一笑，道：“他会阻止这一场搏斗，如是我们坚持的太厉害，或是先行动手，金冠人就不会帮助我们了。”

柳媚道：“那金冠人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庄璇玑道：“这个人在江湖上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却是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对活人冢十分的不满，但他却愿为弟弟牺牲。”

马鹏道：“手足之情，如此深厚，这个人也值得叫人敬重。”

庄璇玑笑一笑道：“他是个可用之人，但活人冢也不会放过他，敌友之间，还无法作个定论了。”

王杰道：“他是可爱的朋友，但也是个可怕的敌人，如若他不能和我们合作，应该先把他除了。”

庄璇玑道：“这一点，我们不能作。”

王杰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们不能留下一个强敌，说不定，我们四个人之中，日后的敌对搏杀，就会有人伤亡在他的手中。”

庄璇玑沉吟了一阵，道：“王杰，你说的不错，不过，环境和情势，对很多的问题，都会有着很大的影响，目前，咱们正受着这种影响。”

柳媚皱皱眉头，道：“姑娘，能不能解说清楚一些。”

庄璇玑道：“我记得，告诉过诸位，目下江湖之上，已无可用人，咱们需要的人手，必需要来自活人冢。”

柳媚道：“嗯。”

庄璇玑道：“咱们要传出去一个名声。”

马鹏道：“什么名声？”

庄璇玑道：“不杀人。”

王杰道：“杀人才可以立威，不杀人，如何能够扬名于江湖之上。”

马鹏道：“但杀人也会招致对方拼命的反抗，咱们也会付出同等的代价。”

柳媚道：“姑娘说的是啊！如若咱们生性嗜杀，此讯传入了活人冢内之后，必然会招致他们拼命的想法，怎的反为我们所用？”高空道：“事实上，庄姑娘一直在施用这种办法，由龙、虎、蛇、鼠四公子开始，到放走那金冠人为止，我们竟然还看不出来。”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这方法，已经由陈兄和郎大姊证明了还可应用。”

郎四娘道：“十分的有效，我相信，活人冢内，已经展开了耳语传说。”

柳媚道：“璇玑姑娘，有一件事，我一直在想，但却想不明白。”

郎四娘道：“什么事？”

柳媚道：“一个文弱书生，就算满腹经纶，在江湖上，又有什么用呢？”

高空道：“对一个江湖人言，也许他没有什么用处，但对他哥哥，却是有十分的价值。”

庄璇玑道：“高空，你的话没错，不过，这中间，可能有一点不同。”

高空道：“姑娘指教。”

庄璇玑道：“他可能有另外一种价值，所以，他们才会把他留在了活人冢。”

高空道：“他们留下了金冠人的弟弟，难道还别有作用么？”

庄璇玑道：“金冠人的武功虽然不错，但他还不值得活人冢对他用那么大的心机。”

高空道：“姑娘的看法呢？”

庄璇玑道：“金冠人的弟弟，能入选为新科状元，自然有非常才华……”

柳媚接道：“他只不过读的书多一些罢了，他可能胸怀安民定邦之策，但他和咱们江湖人却没有有什么关系，他和我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就算他学丰五车，才高八斗，但对活人冢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庄璇玑道：“金冠人的弟弟，具备了些什么条件，我们不知道，但我猜想到，他留下金冠人弟弟的用心，绝对不至是为了控制金冠人，金冠人的弟弟必然还有一种作用。”

柳媚轻轻吁一口气，道：“什么作用呢？”

庄璇玑道：“什么作用，我一时间也想不出来。”

柳媚道：“唉！泵娘，不是我柳媚多口，我想我心中的疑问，也都是大家心中的疑问，只不过他们不肯开口而已。”

庄璇玑笑一笑，道：“不要紧，你们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提出来，大家研商一下。”

柳媚道：“姑娘，怎会推想出一个读书人，在江湖上有很高的价值？”

庄璇玑道：“一般的读书人自然不会，但金冠人的弟弟却不同一般的读书人。”

柳媚道：“怎么说呢？”

庄璇玑道：“一般的读书人，十年寒窗苦，目的就是要求取金榜题名之乐，但他却在钦点了状元之后，弃职而逃，所以，他不是一般的读书人。”

柳媚道：“这倒也是，中状元是每一个读书人乞求的荣誉，他在取得之后，但却又弃职而逃，又为了什么？”

庄璇玑道：“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屑为官，一个是不肯为官。”

柳媚道：“那他读了很多年的书，又为了什么呢？”

庄璇玑道：“这就是我们要查的原因了。”

柳媚道：“哦！”

庄璇玑笑一笑，道：“柳媚，你可是不同意我的解说？”柳媚道：“解说的不太清楚。”

庄璇玑道：“读书人有两种，一种是要用读的书，求取斑官厚禄，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柳媚道：“还有一种呢？”

庄璇玑道：“还有一种读书人，他读了很多的书，但他读书的作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求知欲望，他有过人的才慧，超异常人的理解能力，他读了很多的书，很杂的书，涉猎奇广，学究天人，如若他把聪明用于正途，可能成为一代大儒，传薪解惑，立名千秋，可惜这种人，太聪明了，四书五经之中，最能吸引他的，是易经，已入易学，那就很容易进入旁门，两个结果，一个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一个是穷毕生精力，沉醉于学理之中，到头来仍是一事无成。”

柳媚道：“金冠人那个弟弟，是属于那一种人呢？”

庄璇玑道：“很难断言，我听说过，上一科弃职而逃的状元，是一位很有才气的人，活人冢能把 he 留下来，我想，他应该是属于有成就的人。”

柳媚笑一笑，道：“姑娘，你好像是很注意金冠人的弟弟。”

庄璇玑道：“对！这个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值得注意……”

语音一顿，接道：“如若我的推想不错，活人冢掳去了金冠人弟弟的价值，只怕还要超过金冠人多多。”

柳媚道：“姑娘，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庄璇玑淡淡一笑，道：“柳大姊，我只是这样推想，我相信我的推想，有十之七八的正确性。”

高空冷冷说道：“柳媚，不用再问了。”

柳媚道：“为什么？”

高空道：“璇玑姑娘胸罗万有，她对事情的看法，岂是我们所能了解的。”

柳媚居然笑一笑，道：“不问就不问嘛，我自己也觉着话多了一些。”

庄璇玑道：“高空，不要责备她，让她尽量问，事实上，她问的事，都是你们想知道的事，而又不愿问出来，是么？”高空道：“我们也不想太过困扰姑娘。”

庄璇玑笑道：“现在，我要问问诸位的意见了。”

马鹏愣了一愣，道：“问我们？”

庄璇玑道：“对！鳖人冢对我们的截击，大概也差不多了。”

马鹏道：“以后不会再有了么？”

庄璇玑道：“我想是不会有，如若再有，那可能就是一一场败激烈的火拼了。”

马鹏道：“一旦发生了，咱们要如何应付呢？”

庄璇玑道：“吧们还有一些时间，所以，我想回璇玑堡去，以逸待劳，再和他们动手一战。”

马鹏道：“姑娘改建璇玑堡，似乎是化费了不少的心机，可见早已经有了准备。”

庄璇玑微微一笑，道：“璇玑堡，集合了江湖上不少第一流的才智人士建成，除了你们看到的之外，还设有很多机关，对抗活人冢，总要有一个会聚的地方才行。”

陈振东突然接口道：“放眼江湖，只怕除了璇玑堡之外，再也没有可以和活人冢对抗的地方了。”

庄璇玑道：“少林、武当，已不足恃，其他的地方，又过太远，璇玑堡唯一的好处，是地方很适中。”

高空道：“姑娘，既然决心对抗活人冢，咱们应该号召天下武林同道合力施为才行。”

庄璇玑叹息一声，道：“就算咱们高举旗帜，招兵买马，又有什么人敢来投效，但咱们走了这一趟活人冢，收获很大，彼消此长，增加了咱们不少实力。”

马鹏道：“有一件事，在下想不明白，虎、蛇、鼠三位，充满着敌忾同仇之心，而且，武功也不错，姑娘如肯再指点他们一下，必可担当大任，目下，咱们又是需人孔急的时刻，为什么姑娘竟然放了他们？”

庄璇玑道：“没有放他们，我要他们自甘效命，咱们回到璇玑堡时，只怕他们早已在堡中等候咱们了。”

马鹏哈哈一笑道：“佩服，佩服，姑娘的神机妙算，真是叫咱难揣测。”

庄璇玑道：“目下的关键，是那金冠人，他如能收为我们所用，会增强咱们不少的实力。”

柳媚低声道：“姑娘，福、禄、寿三星，好像也被姑娘收服了。”

庄璇玑道：“他们三位老人家，辈份太高，肯不肯和咱们合作，还很难说，不过，他们至少不会再帮助活人冢了。”

陈振东道：“关键在活人冢内的人，如被控制了，如若他们能够自主选择，必是活人冢的死敌。”

庄璇玑笑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才可骤出奇兵。”

她没有说的很清楚，但陈振东已明白了不少，没有再问下去。

事实上，再问下去，庄璇玑也不会说出来。

高空道：“姑娘，我们都还有几个故旧、朋友，要不要请他们来相助一臂之力。”

庄璇玑道：“武林中有大部份的人手，都被拖入了这个漩涡之中，没有被卷入这个漩涡的人，最好不要把他们也拖进来，那也许于事无补，反而会累了他们。”

言下之意，已十分明显，江湖上已经很少有可用之人。

马鹏道：“有心之士，自含在璇玑堡举起了正义的大旗时，相继投效。”

柳媚道：“敢来的人，都是自觉有几式绝招的人。”

庄璇玑道：“我们无法预料这一战的胜负如何，希望这一次大劫之后，还能为武林保留一点点元气。”

马鹏道：“我们不能只要凭仗一腔热血的武林豪士，白白送死。”

庄璇玑道：“诸位如若没有别的意见，就跟我一起回璇玑堡去。”

马鹏道：“姑娘，旅途之中，再无拦截之人么？”

庄璇玑道：“我想不会再有了，除非，他们亲自出动。”

马鹏道：“姑娘，活人冢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领导。”

庄璇玑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真正认识他们，只能猜测，他们用各种方法，一直保持着身份的神秘。”

陈振东道：“能够役使三星的江湖人物，在下实在想不出会是什么人？”

庄璇玑道：“这个人，也许，我们都听过他的名气，只不过，我们猜不透他的身份罢了。”

马鹏道：“姑娘，现在，咱们直接回到璇城堡去？”

庄璇玑点点头，道：“对！我们直接回璇玑堡去，而且，我们要快马加鞭的赶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璇玑堡。”

这地方离洛阳并不太远，第二天中午时分，庄璇玑等一行，已然赶到了璇玑堡。

但璇玑堡的情势，却和第一次来时大不相同了。

第一个迎出璇玑堡的，竟然是长安城中第一花花公子花满楼。

花满楼已经脱去了长衫，换穿了一身劲装，一身蓝色的劲装。

他长的本来就恨英俊、潇洒，此刻，换穿劲装，更显得猿臂蜂腰，英风飒飒。

这位着名的花花公子，此刻的神情，竟然十分严肃，而且，对庄璇玑也十分敬重，微一躬身，道：“姑娘回来了。”

庄璇玑点点头，道：“璇玑堡出了事情？”

花满楼道：“三日之前，来了一批蒙面人，夜袭璇玑堡……………”

庄璇玑接道：“堡中有多少伤亡？”

花满楼道：“死了十二个武士，老堡主也受了伤。”

庄璇玑道：“伤的很重么？”

花满楼道：“伤在左臂，如若疗治不当，可能会变成残废。”

庄璇玑道：“来人呢？”

花满楼道：“走了两个，余下的全部死亡。”

庄璇玑道：“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花满楼道：“十八个，死了十六个。”

庄璇玑道：“十六个人中，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么？”

花满楼苦笑一下，道：“他们口中都含有奇烈的毒药，受伤之后，立刻咬碎了毒药而死。”

庄璇玑道：“他们的武功如何？”花满楼道：“高明的很，十八个人中，九个人用刀，九个人用剑，每个人都很杰出，璇玑堡中的武士，没有一个人能接过他们十招。”

庄璇玑道：“如何阻止了他们的攻势呢？”

花清楼道：“姑娘制造的机关，再加三个不知来历的助拳人。”

庄璇玑道：“三个助拳人？”

花满楼道：“他们在我们处境最危险的时候，突然出现，武功怪异，飞跃搏击，杀伤了不少的敌人。”

柳娉道：“花公子，他们打起来的举动，是不是有些像老虎、毒蛇、老鼠？”

花满楼沉吟了一阵，道：“柳姑娘这么一提，在下倒是有些记忆了，就像柳姑娘说的一样，他们的武功，似乎是和姑娘说的一样。”

柳媚道：“那是虎、蛇、鼠三位公子。”

庄璇玑道：“他们人在何处？”

花满楼道：“走了。”

庄璇玑道：“你没有留他们？”花满楼道：“璇玑姑娘，璇玑堡这次被袭，伤亡很惨重，老堡主受伤之外，你几位师兄，全数战死，……”

庄璇玑叹口气，流下来两行清泪。

入非草木，孰能无情，庄璇玑虽然智慧超俗，但她仍然是人，人总归有情。

拭去了脸上的泪痕，庄璇玑缓缓说道：“花兄，告诉我实在情形，我承受得了，我知道，璇玑堡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花满楼道：“姑娘，璇玑堡除了一些堡丁之外，全堡中武功过得去的人，都在这一战中，非死即伤，如若他们再来一次突袭，璇玑堡即无可用人，只有凭仗姑娘布下机关拒敌了。”

庄璇玑道：“只有你一个没有受伤？”花清楼道：“内宅女眷，未受惊动，在下虽然也受点伤，幸好伤的不重。”

柳媚道：“花公子可知道那三个助拳人，现在何处？”

花满楼道：“他们在我们危机中突然出现，在血战之后的混乱中俏然而去。”

庄璇玑道：“花公子辛苦了……”

一面举步，直入堡中。

原来，几人还站在璇玑堡的门口。

花树整齐，青草如茵，房舍排列整齐的璇玑堡。此刻看上去，仍然有些零乱，一些倒在地上的花树，受到碰撞的房舍，尚未修整，复旧。

庄璇玑行人了大厅之中。

虽然她心中有极度的哀伤，但仍然能保持着相当的平静。

四大凶煞、陈振东、郎四娘，也都因为这件事，变的神情严肃。

庄璇玑四顾了一眼，缓缓说了下去，道：“花兄，还有多少事没有告诉我？”

花满楼道：“事实上，我说的，都是实话，只不过，没有说的很清楚罢了。”

庄璇玑道：“好！现在，你说说看，要说的很清楚。”

花满楼道：“死了十二个武士，一个是堡主的拜弟彭大侠，你的二师兄韩义……”

庄璇玑接道：“彭叔战死了。”

花满楼道：“是！当场死亡。”

庄璇玑道：“韩二师兄也战死了。”

花满楼道：“对！矮义死的很壮烈，他和一个用刀的杀手同归于尽。”

庄璇玑道：“大师兄于佩呢？”

花满楼道：“身受重伤，奄奄一息，如非姑娘及时赶回来，他好像是死定了。”

庄璇玑叹口气道：“伤了几个？”

花满楼道：“重伤十九人，包括于佩在内，轻伤二十八人。”

庄璇玑道：“果然已再无可用的兵将了。”

语声一顿道：“有没有女子伤亡？”

花清掬道：“没有，你那四个女婢，一直守在璇玑厅门口处，敌人一直未能攻入璇玑厅中。”

庄璇玑道：“堡中的机关，可有损害？”

花满楼道：“大部份都已发动，敌人大都死在机关消息，璇玑厅外约两个石狮子内藏的机关，一下子杀死了八人，才使他们知难而退。”

庄璇玑道：“当年装设那处机关时，我觉着它太过歹毒，想不到，只有歹毒，才能制敌。”

花满楼道：“堡中还有二十四名弩箭手，我已把他们埋伏在要道上……”

庄璇玑道：“召他们回来吧！”

花满楼道：“堡中机关消息，大都用过，敌人如若再来……”

庄璇玑接道：“我会立即整修，现在，先去看于师兄的伤势。”

于佩的伤势实在很重，幸好庄璇玑的医道很高明。

河洛大侠庄冠宇虽然只伤了一条手臂，但却是骨折、筋断，尽避庄璇玑的医术高明，也无法使庄冠宇断去的筋、骨重续。

庄璇玑哎哎牙，竟然动手齐肘间切去了父亲的右小臂。

经过了一番止血包扎的手续，庄冠宇倒减去了伤臂的痛苦。

四大凶煞和陈振东及郎四娘，分别负起了巡卫的责任。

庄璇玑回到了璇玑堡，有如春回大地，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化了七天的时间，立时使有着破坏感觉的璇玑堡恢复了旧观。

各处的消息、机关，重新整好，而且，还加强了一些威力。

能者无所不能，修复机关埋伏，大都由庄璇玑亲自动手，四女婢梅、兰、竹、菊，都很聪明，也是庄璇玑很好的助手，五个人，动手修护了全部的机关、消息。

四大凶煞和陈振东、郎四娘，也都成了璇玑堡中的主要人物。

花满楼却在庄璇玑回入璇玑堡后第四天便告辞而去。

马鹏虽然觉着奇怪，但庄璇玑没有留他，四大凶煞只好眼看着他离去。

陈振东成了堡中的总管，负起了各种杂务工作，郎四娘是副总管，帮助陈振东处理各种事务。

四大凶煞成了璇玑堡中的警卫领队，事实上，璇玑堡中除了二十四个弩箭手之外，已经别无可用之人。二十四个弩箭手，除了弩箭射的很准之外，武功却不太好。

马鹏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璇玑堡的范围很大，咱们的人手太少。”

